

御制周易折中序

易学之广大悉备，秦汉而后无复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来，周邵程张阐发其奥，唯朱子兼象数天理，违众而定之，五百余年无复同异。宋元明至于我朝，因先儒已开之微旨，或有议论已见，渐至启后人之疑。朕自弱龄留心经义，五十余年未尝少辍，但知诸书大全之驳杂，奈非专经之纯熟。深知大学士李光地素学有本，易理精详，特命修《周易折中》，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众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越二寒暑，甲夜披览，片字一面，斟酌无怠，康熙五十四年春告成而传之天下后世，能以正学为事者，自有所见欤！

康熙五十四年春三月十八日书

奉

旨开列

御纂周易折中总裁 校对 分修 校录 监告造
诸臣职名

总裁

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臣李光地

御前校对

翰林院侍讲 臣魏廷珍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 臣何国宗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 臣吴孝登

翰林院庶吉士 臣梅珏成

举人 臣王兰生

南书房校对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 臣蒋廷锡

翰林院侍讲学士 臣张廷玉

翰林院侍讲学士 臣陈邦彦

翰林院侍读 臣赵熊诏

候补翰林院侍讲 臣杨名时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 臣王图炳

分修

翰林院编修 臣储在文

翰林院检讨 臣胡煦

翰林院庶吉士 臣何焯

户部主事 臣李鼎征

进士 臣蒋杲

举人 臣陈万策

贡生 候选知县 臣王之锐

监生 臣陈汝楫

生员 臣李清植

生员 臣郭珣

生员 臣李玘

武英殿校对

翰林院编修 臣张起麟

翰林院编修 臣徐用锡

举人 臣成文

武英殿缮写

翰林院修撰 臣王世琛

翰林院编修 臣嵇曾筠

翰林院编修 臣蒋漣

翰林院编修 臣徐葆光

翰林院编修 臣刘於义

翰林院编修 臣潘允敏

翰林院编修 臣狄貽孙

翰林院编修 臣薄海

翰林院编修 臣任兰枝

翰林院检讨 臣陈世侃

原任光禄寺署丞 臣伊都立

候补翰林院待诏 臣曹曰瑛

留京食俸知县 臣王曾朝

进士 臣张荣源

在馆校对缮写

翰林院编修 臣缪沅

翰林院编修 臣李钟侨

原任翰林院编修 臣程梦星

翰林院检讨 臣张照

翰林院检讨 臣董宏

原任内阁中书 臣阎詠

武英殿监造

总监造兼佐领 臣张常住

总监造 臣李国屏

监造兼骁骑校 臣巴实

监造 臣神保

引用姓氏

汉

董氏仲舒

孔氏安国 子国

司马氏迁 子长

京氏房 君明

刘氏向 子政

杨氏雄 子云

班氏固 孟坚

马氏融 季长

服氏虔 子慎

荀氏爽 慈明 一名谡

郑氏玄 康成

宋氏衷 仲子 一作忠

虞氏翻 仲翔

陆氏绩 公纪

王氏肃 子邕

姚氏信 德祐

王氏弼 辅嗣

翟氏子玄 未详世次，见荀爽《九家易》。今附于此。

晋

范氏长生 蜀才 一名贤

韩氏伯 康伯

齐

沈氏骅士 云祯

北魏

关氏朗 子明

隋

王氏通 仲淹 文中子

唐

陆氏玄朗 德明

孔氏颖达 仲达 一作冲远

房氏乔 玄龄

侯氏行果 李鼎祚集解作侯果

陆氏贄 敬輿

韩氏愈 退之

王氏凯冲

崔氏憬 以上二人未详世次，见李鼎祚《集解》。今附于此。

李氏鼎祚

陆氏希声 君阳遁叟

刘氏蛻 复愚

宋

王氏昭素 酸枣

句氏微

代氏渊 仲颜

范氏仲淹 希文

刘氏牧 长民
胡氏瑗 翼之 安定
王氏逢 会之
石氏介 守道 徂徕
欧阳氏修 永叔 庐陵
苏氏舜钦 子美
周子敦颐 茂叔 濂溪
邵子雍 尧夫 康节
王氏安石 介甫 临川
司马氏光 君实 涑水
张子载 子厚 横渠
程子颢 伯淳 明道
程子颐 正叔 伊川
苏氏轼 子瞻 东坡
吕氏大临 与叔 蓝田
杨氏绘 元素
陆氏佃 农师
沈氏括 存中
晁氏说之 以道 嵩山
龚氏原 深父 括苍
薛氏温其
卢氏

集氏 以上三人未详世次，见房审权《义海》。今附于此。

谢氏良佐 显道 上蔡
游氏酢 定夫 广平
杨氏时 中立 龟山
尹氏焞 彦明 和靖

郭氏忠孝 立之 兼山

耿氏南仲 希道 开封

李氏元量

阎氏彦升

李氏彦章 元达

李氏开 去非 小舟

张氏浚 德远 紫岩

刘氏子翬 彦冲 屏山

郑氏刚中 亨仲

沈氏该 守约

朱氏震 子发 汉上

郭氏雍 子和 白云

程氏迥 可久 沙随

郑氏东卿 少梅 合沙

郑氏汝谐 舜举 东谷

杨氏万里 庭秀 诚斋

兰（蘭）氏廷瑞 惠卿

冯氏当可 时行 缙云

王氏宗传 景孟 童溪

林氏栗 黄中

袁氏枢 机仲 梅岩

郑氏樵 渔仲 夹漈

朱子熹 元晦 紫阳

张氏栻 敬夫 南轩

吕氏祖谦 伯恭 东莱

陆氏九渊 子静 象山

李氏舜臣 子思 隆山

项氏安世 平父 平庵

易氏袞 彦章 山斋

赵氏彦肃 子钦 复斋

蔡氏元定 季通 西山

陈氏淳 安卿 北溪

黄氏干 直卿 勉斋

董氏铎 叔重 磐洞

陈氏埴 器之 潜室

杨氏简 敬仲 慈湖

蔡氏渊 伯静 节斋

李氏过 季辨 西溪

冯氏椅 仪之 厚斋

毛氏璞 伯玉

柴氏中行 与之

真氏德秀 希元 西山

魏氏了翁 华父 鹤山

赵氏汝腾 茂实

赵氏汝楫

李氏心传 微之 秀岩

刘氏弥劭 寿翁 习静

钱氏时 子是 融堂

饶氏鲁 仲元 双峰

税氏与权 巽父

潘氏梦旂 天锡

杨氏文焕 彬夫 释褐

徐氏几 子与 进斋

翁氏泳 永叔 思斋

邱氏富国 行可 建安

吴氏绮 终亩

田氏畴 兴斋 云间

徐氏直方 立大 古为

陈氏友文 隆山

王氏应麟 伯厚 深宁叟

吴氏应回

郑氏湘乡

陈氏

刘氏

董氏

杨氏

郑氏 以上五人未详其世次或失其名字，今附于此。

金

单氏沔

雷氏思 西仲

元

许氏衡 平仲 鲁斋

李氏简 蒙斋

王氏申子 巽卿 秋山

熊氏朋来 与可

胡氏方平 师鲁 玉斋

吴氏澄 幼清 草庐 临川

龚氏焕 幼文 泉峰

胡氏允 潜斋

齐氏梦龙 觉翁 节初

胡氏一桂 庭芳 双湖

鲍氏云龙 景翔 鲁斋
徐氏之祥 麟父 方塘
胡氏炳文 仲虎 云峰
张氏清子 希猷 中溪
熊氏良辅 任重 梅边
万氏善 明复
余氏芑舒 德新 息斋
龚氏仁夫 观复
黄氏瑞节 观乐
董氏真卿 季真 番阳
保氏八 公孟 普庵
俞氏琰 玉吾 石润
明
梁氏寅 孟敬 石门
蒋氏悌生 仁叔
薛氏瑄 德温 敬轩
刘氏定之 主静 保斋
胡氏居仁 叔心 敬斋
蔡氏清 介夫 虚斋
邵氏宝 国贤 二泉
林氏希元 懋贞 次厓
陈氏琛 思猷 紫峰
余氏本 子华
余氏贲亨 汝白
丰氏寅初 复初
叶氏良佩 敬之
姜氏宝 廷善 凤阿

杨氏时乔 宜迂 止庵

归氏有光 熙甫 震川

赵氏玉泉

沈氏一贯 肩吾 蛟门

钱氏一本 国端 启新

唐氏鹤征 元卿 凝庵

高氏萃

苏氏濬 君禹 紫溪

顾氏宪成 叔时 泾阳

郑氏维岳 孩如

姚氏舜牧 虞佐 承庵

潘氏士藻 去华 雪松

高氏攀龙 存之 景逸

许氏闻至 长圣

焦氏竑 弱侯 澹漪

陆氏铨 君启

来氏知德 矣鲜 瞿唐

章氏潢 本清

江氏盈科 楚余 绿萝

方氏时化 雨若

杨氏启新 文源

赵氏光大

陆氏振奇 庸成

缪氏昌期 当时 西谿

方氏应祥 孟旋

陈氏仁锡 明卿

张氏振渊 彦陵

谷氏家杰 拙侯

乔氏中和 还一

何氏楷 玄子

黄氏淳耀 蕴生 陶庵

钱氏志立 尔卓

赵氏振芳 胥山

徐氏在汉 天章 寒泉

顾氏象德 善伯

钱氏澄之 幼光

吴氏曰慎 徽仲

叶氏 尔瞻

汪氏 砥之

程氏 敬承

张氏 雨若

孙氏 质卿

吴氏 一源

汪氏 咸池

卢氏 中庵

郭氏 鹏海

游氏 让溪

以上十人未详世次或失其名字，今附于此。

御制周易折中凡例

一、《易经》二篇、《传》十篇，在古元不相混。费直、王弼乃以传附经，而程子从之。至吕大防、晁说之、吕祖谦诸儒，以为应复其旧。朱子《本义》所据者，祖谦本也。明初，《程传》、《朱义》并用，而以世次先程后朱，故修《大全》书，破析《本义》而从《程传》之序。今案易学当以朱子为主，故列《本义》于先，而经传次第，则亦悉依《本义》原本，庶学者由是以复见古经，不至习近而忘本也。

二、诸易所论易书作述传授，以及易理之奥，易义之纲，学者读易之方，说者同异之概，皆后学所宜先知也。《大全》有纲领一篇，止存程朱之说。今案周子、张子、邵子，皆于易理精邃，虽无说经全书，而大义微言，往往独得。又历代诸儒叙述源流，讲论指趣，其说皆不可废，并以世次义类，叙为三篇，不独与程朱之言，互相发明，亦以见程朱之书，有源有委。合古今以为公，非夫师心立异者比也。

三、易辞有义例，据夫子《彖传》、《象传》求之，皆可推见。自王氏《略例》以后，诸儒皆有发明而未详备，今稍为之胪列分析，示学者观象玩辞之要，盖全经之大凡，故与纲领并叙卷首。

四、《大全》书所采诸家之说，惟宋元为多。今所收，上自汉晋，下迄元明，使二千年易道渊源，皆可览见。列《朱义》于前者，易之本义，朱子独得也。《程传》次之者，易之义理，程子为详也。二子实继四圣而有作，故以其书系经后。其余汉晋唐宋元明诸儒，所得有浅深，所言有粹驳，并采其有益于经者，又系朱程之后；其或所言与朱程判然不合，而亦可以备一说广多闻者，别标为附录以终之，稽异阙疑，用俟后之君子，是亦朱子之志也。

五、汉晋间说易者，大抵皆淫于象数之末流，而离其宗。故隋唐后惟王弼孤行，为其能破互卦、纳甲、飞伏之陋，而专于理以谈经也。然弼所得者，乃老庄之理，不尽合于圣人之道，故自《程传》出而弼说又废。今案溺于象数，而支离无根者，固可弃矣。然易之为书，实根于象数而作，非它书专言义理者比也。但自焦贛、京房以来，穿凿太甚，故守理之儒者，遂鄙象数为不足言。至康节邵子，其学有传，所发明图卦蓍策，皆易学之本根，凯可例以象数目之哉？故朱子表章推重，与程子并称。《本义》之作，实参程邵两家以成书也。后之学者，言理义、言象数，但折中于朱子可矣。近代解经者，犹多拾术数之绪余，以矜其奇僻，而不知其非数之真也。陈事理之糟粕，而入于迂浅，而不知其失理之妙也。凡若此者，皆删不剥，以还洁静精微之旧焉。

六、朱子之学，出自程子，然文义异同者甚多，诸经皆然，不独易也。况易则程以为圣人说理之书，而朱以为圣人卜筮之教，其指趣已自不同矣。然程子所说，皆修齐治平之道，平易精实，有补学者。朱子亦谓所作《本义》简略，以义理《程传》既备故也。今经传之说，先以《本义》为主，其与《程传》不合者，则稍为折中其异同之致。《传》、《义》之外，历代诸儒各有所发明，足以佐《传》、《义》所未及者，又参合而研核之，并为折中，以系于诸说之后。或前人之所未言，朕亦时出己意，参错

其间，钻仰高坚，何敢自信！庶几体先贤虚公无我之意，求合乎此理殊涂同归之宗云。

七、《启蒙》为朱子成书，与《本义》相表里。今《大全》中所载图说数条，乃作《本义》时，略撮大要，以冠篇端。卦变一图，则又因《本义》卦下有以卦变为说者，故作此以明之，与占筮卦变异法，总不若《启蒙》之详备也。《大全》以图说为主，而采《启蒙》以附其下，且又但采其“本图书”、“原卦画”二篇，至“明蓍策”、“考变占”二篇，则文既不录，图亦不载，但以筮时仪节，及不同法之卦变当之，使学者不见朱子极论象数之全，未免疏略。今以《启蒙》全编，具载书后，庶几古人右书左图之意。朕讲学之外，于历象、《九章》之奥，游心有年，涣然知其不出易道。故自河洛本原，先后天位置，以至大衍推迎之法，皆稍为摹画分析，敷畅厥旨，附于《启蒙》之后，目曰《〈启蒙〉附论》。

八、夫子十翼以《序卦》、《杂卦》终编，其次第微密，错杂成章，诸儒置而不讲已久。朕因陈希夷反覆九卦之指，而思《序卦》之义，因邵康节四象相交成十六事之言，而悟《杂卦》之根，始知圣意微妙，圣言精深，引而不发，如众曜之罗列，七纬之交错，参差凌乱，有待于仰观推步者之能求其故也。故为《序卦》、《杂卦》明义，次于《〈启蒙〉附论》之后而终编焉。

附录：王太岳等校勘记

引用姓氏

“钱一本国端”。案“端”，此书（指《周易折中》）及《明史》钱一本传俱作“瑞”。考邹元标《南皋集》、孙慎行《元晏齐集》、吴亮止《园集》、黄宗羲《明儒学案》并作“国端”，与一本之名文义符合。且国瑞系明太祖表字，臣子不应同之。今改。

卷一

“乾，元亨利贞。”《本义》：“而于八卦之上各加八卦。”刊本“于”讹“为”。据《本义》改。

“初九，潜龙勿用。”“集说”：“阴不得兼阳，故其数六。”刊本脱“故”字。据《正义》增。

卷二

“同人于野。”“集说”：“与人同者，物必归焉。”刊本“焉”讹“之”。据《序卦传》改。

卷三

“蛊，元亨。利涉大川。”《本义》：“然更当致其丁宁之意。”刊本“更”讹“便”。据《本义》改。

“观，盥而不荐。”《本义》：“有以示人，而为人所仰也。”案今《本

义》“示人”上有“中正”二字，盖仍俗本之讹。又：“颀然尊严之貌”。案“严”，《本义》作“敬”，与此异。然“敬”字宋人所避，自当以此为正。

卷四

《坎·六四》：“樽酒簋贰”。“集说”：“蘋蘩蕒藻之菜”。刊本“蕒”讹“蒹”。据《左传》改。

卷五

《遁·九四》：“好遁。”《本义》：“有所好而能绝之，以遁之象也。”刊本“所”讹“情”。据《本义》改。

卷六

《夬·九五》：“苞陆夬夬”。“集说”：“陆者，章陆。”刊本“齐”讹“草”。据《语类》改。

《困·九五》：“劓刖。”《本义》：“下既伤，则赤绂无所用。”

案今《本义》“下”字上有“上”字。盖仍俗本之讹。

卷七

《艮·六四》：“艮其身”。《程传》：“施于政则有咎矣。”刊本“于”讹“有”。据《程传》改。

《渐·上九》：“鸿渐于逵”。《程传》：“安定胡公以‘陆’为‘逵’。”案晁公武曰：“证坠简《渐·上九》疑‘陆’字误。”胡翼之取之，则其说不自胡氏始也。

卷八

《既济·六二》：“妇丧其茀。”《程传》：“以唐太宗之用贤”。刊本“贤”讹“言”。据《程传》改。

卷九

《剥·彖传》：“剥，剥也。”“集说”：“必萋斐浸润以侵蚀之。”刊本

“斐”讹“菲”。据《诗经》改。

卷十二

《渐·象传》：“山上有木。”《本义》：“或善下有脱字。”案《经典释文》：“‘善俗’，王肃本作‘善风俗’。”《易举正·渐·象注》曰：“风俗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脱“风”字。

《中孚·象传》：“泽上有风。”“案”语：“穷穴为之吹吁”。案“吹嘘”之“嘘”，此从王充《论衡》作“吁”。

卷十四

《系辞上传》：“易，无思也。”《本义》：“此四者之体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案今《本义》“四者”下有“易”字，盖仍俗本之讹。

卷十五

《系辞下传》：“系于苞桑。”刊本“苞”讹“包”。据经文改。

卷十六

《文言传》：“九二曰：见龙在田。”《本义》：“闲邪存其诚，无教亦保之意。”刊本“教”讹“射”。据《诗经》改。

编委会

主 编

北京大学教授

大中华易学研究会会长 李一忻

易友协会理事长

副主编

郑 同 韦 铁 张清波 赵宏伟 刘桂华

编 委

姜忠仁 戴迎山 邹 艳 李 彬 张宏伟
刘 疆 问晓红 马箐箐 刘君强

目 录

出版缘起

出版说明

御制周易折中序..... (1)

御纂周易折中总裁、校对、分修、校录、监造

 诸臣职名..... (1)

引用姓氏..... (1)

御制周易折中凡例..... (1)

御纂周易折中卷首..... (1)

 纲领一..... (1)

 纲领二..... (8)

 纲领三..... (21)

 义 例..... (26)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一..... (37)

 周易上经..... (37)

 乾..... (38)

 坤..... (50)

 屯..... (61)

 蒙..... (69)

 需..... (77)

 讼..... (83)

师	(90)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	(97)
比	(97)
小畜	(105)
履	(113)
泰	(120)
否	(128)
同人	(134)
大有	(141)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三	(147)
谦	(147)
豫	(153)
随	(160)
蛊	(167)
临	(174)
观	(179)
噬嗑	(186)
贲	(193)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四	(201)
剥	(201)
复	(206)
无妄	(212)
大畜	(219)
颐	(225)
大过	(233)

坎	(241)
离	(248)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五	(255)
周易下经	(255)
咸	(255)
恒	(264)
遁	(270)
大壮	(277)
晋	(283)
明夷	(290)
家人	(296)
睽	(302)
蹇	(310)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六	(317)
解	(317)
损	(325)
益	(333)
夬	(341)
姤	(349)
萃	(356)
升	(364)
困	(369)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七	(377)
井	(377)
革	(383)

鼎	(391)
震	(399)
艮	(406)
渐	(414)
归妹	(421)
丰	(427)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八	(435)
旅	(435)
巽	(440)
兑	(447)
涣	(452)
节	(458)
中孚	(463)
小过	(470)
既济	(478)
未济	(484)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九	(491)
彖上传	(491)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	(545)
彖下传	(545)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一	(601)
象上传	(601)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二	(681)
象下传	(681)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三	(767)

系辞上传(上)·····	(767)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四·····	(801)
系辞上传(下)·····	(801)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五·····	(841)
系辞下传·····	(841)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六·····	(891)
文言传·····	(891)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七·····	(927)
说卦传·····	(927)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八·····	(955)
序卦传·····	(955)
杂卦传·····	(969)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九·····	(977)
启蒙上·····	(978)
本图书第一·····	(978)
原卦画第二·····	(988)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十·····	(1011)
启蒙下·····	(1011)
明著策第三·····	(1011)
考变占第四·····	(1025)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十一·····	(1093)
《启蒙》附论·····	(1093)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十二·····	(1129)
《序卦》、《杂卦》明义·····	(1129)
附录:王太岳等校勘记·····	(1)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

彖下传

咸，感也。

本义 释卦名义。

集说 刘氏牧曰：卦以《咸》名，而《彖传》以“感”释其义者，圣人之微旨，欲明感物之无心也。

张子曰：万物本一，故一能合异，以其能合异，故谓之“感”。若非有异，则无合。天地乾坤，阴阳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

邱氏富国曰：“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为“感”。有心于感者，亦不能咸感，故“感”去“心”而为“咸”。“咸”，皆也。唯无容心于感，然后无所不感，圣人以《咸》名卦，而《彖》以“感”释之，所以互明其旨也。

王氏应麟曰：咸之感无心，感以虚也。兑之说无言，说以诚也。

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

本义 以卦体卦德卦象释卦辞。或以卦变言“柔上”“刚下”之义，曰《咸》自《旅》来，柔上居六，刚下居五也，亦通。

程传 “咸”之义感也，在卦则柔爻上而刚爻下，柔上变刚而成兑，刚下变柔而成艮。阴阳相交，为男女交感之义。又兑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刚下也。阴阳二气相感相应而和合，是“相与”也。止而说，止于说为坚恣之意。艮止于下，笃诚相下也。兑说于上，和说相应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则“吉”也。卦才如此，大率感道利于正也。

集说 王氏肃曰：山泽以气通，男女以礼感。男而下女，初婚之所以为礼，取女之所以为吉也。

冯氏当可曰：“柔上”“刚下”，“感应”“相与”，所以为“亨”。“止而说”，所以“利贞”。“男下女”，所以“取女吉”也。

王氏申子曰：“止而说”者，谓艮止不动，而意气自相和说，乃所谓感。不止而动，则是出于作为，非感也，故六爻皆欲其静。

蔡氏清曰：卦体卦德卦象三段意，皆归于“咸”之一字内。而所谓“亨利贞，取女吉”者，义盖从此而出，故《本义》以通释卦名卦辞。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本义 极言感通之理。

程传 既言男女相感之义，复推极感道，以尽天地之理，圣人之用。天地二气交感，而化生万物，圣人至诚以感亿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圣人感之也。观天地交感化生万物之理，与圣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观之可也。

集说 张子曰：能通天下之志者，为能感人心。圣人同乎人而无我，故和平天下，莫盛于感人心。

郑氏汝谐曰：天地万物虽异位，其气则一。圣人亿兆虽异势，其诚则一。观其所感，而其情可见者，感生于情也。情出于正，然后知感通之理。

张氏清子曰：“寂然不动”，性也。“感而遂通”，情也。于其所感而观之，“而天地万物之情”，可得而见矣。

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

本义 以卦体卦象卦德释卦名义。或以卦变言“刚上”“柔下”之义，曰《恒》自《丰》来，刚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程传 “恒”者，长久之义也。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义也。“刚上而柔下”，谓乾之初上居于四，坤之初下居于初，刚爻上而柔爻下也。二爻易处则成震巽，震上巽下，亦“刚上而柔下”也。刚处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风相与”，雷震则风发，二者相须，交助其势，故云“相与”，乃其常也。“巽而动”，下巽顺，上震动，为以巽而动。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顺动而已。“巽而动”，常久之道也。动而不顺，岂能常也。“刚柔皆应”，一卦刚柔之爻皆相应。刚柔相应，理之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卦所以为《恒》也。

集说 郑氏汝谐曰：《咸》与《恒》，皆刚柔相应。《咸》不著其义，《恒》则曰“刚柔皆应”。《咸》无心，《恒》有位也。有位而刚柔相应，其理也。无心而刚柔相应，其私也。能识时义之变易，斯可言易矣。

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本义 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于正，乃为久于其道，不正则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常久，亦以正而已矣。

程传 恒之道可致“亨”而无过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则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于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不恒其德”，与恒于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天地之所以不已，盖有恒久之道，人能恒于可恒之道，则合天地之理也。

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

本义 “久于其道”，终也。“利有攸往”，始也。动静相生，循环之理，然必静为主也。

程传 天下之理，未有不静而能恒者也。动则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凡天地所生之物，虽山岳之坚厚，未有能不变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谓也，一定则不能恒矣。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惧人之泥于常也。

集说 朱氏震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恒》非一定而不变也，随时变易，其恒不动，故“利有攸往”。

《朱子语类》云：《恒》非一定之谓，一定则不能《恒》矣。体之常，所以为用之变。用之变，乃所以为体之常。

赵氏汝楫曰：所贵于攸往者，谓事虽有终，我行不已。则终者，复有始，所以体天地之道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本义 极言恒久之道。

程传 此极言常理。“日月”，阴阳之精气耳。唯其顺天之道，往来盈缩，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顺天理也。“四时”，阴阳之气耳。往来变化，生成万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圣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观其所恒”，谓观日月之

久照，四时之久成。圣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观此，则“天地万物之情理可见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识之？

集说 苏氏轼曰：非其至情绪，久则厌矣。

《朱子语类》云：物各有个情，有个人在此。决定是有个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情，性只是个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灭，然而头面却只一般，长长恁地，这便是“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之义。

龚氏焕曰：“利贞久于其道”，体常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尽变也。体常而后能尽变，尽变亦所以体常。天地万物所以常久者，以其能尽变也。

陈氏琛曰：即其恒久之理而观之，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盖大气浑沦充塞，而太极为之纲维主张。气有参差，而理无不一。故天高地下，万物散殊，不特其声色貌象常久如此，而其德性功用，亦亘万古而不易。少有变易，则为怪异不祥矣。此可见天地万物之情，皆有恒也。

案 释“利贞”云“久于其道”，则居所不迁之谓也。释“利有攸往”云“终则有始”，则动静不穷之谓也。然两义并行，初不相悖。动静虽不穷，而所谓居所不迁者，未尝变也。然则天地之道，恒久不已，与终则有始之义，一而已矣。下文天地日月，即根此意而申明之。“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者，恒久不已也。“四时变化而能久成”者，终则有始也。日月为之体，四时为之用，四时者日月之所为，合之皆天地之道也。圣人久于其道，如日月之得天而久照，化天下而成之，如四时之变化而久成，此恒道之大者也。推而广之，则凡在天地之间者，其情皆可见。

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

本义 以九五一爻释亨义。

程传 小人道长之时，君子遁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遁藏，所以伸道也，此言处《遁》之道。自“刚当位而位”以下，则论时与卦才，尚有可为之理也。虽《遁》之时，君子处之，未有必遁之义。五以刚阳之德，处中正之位，又下与六二以中正相应。虽阴长之时，如卦之才，尚当随时消息。苟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诚自尽以扶持其道，未必于遁藏而不为，故曰“与时行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释《遁》之所以得亨通之义。小人之道方长，君子非遁不通，故曰“遁而亨也”。

又曰：释所以能遁而致亨之由，艮由九五以刚而当其位，有应于二，非为否亢，遁不否亢，即是相时而动，所以遁而得亨。

郭氏忠孝曰：圣人进退皆道，无人而不自得，虽遁亦亨也。“与时行”者，“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是为《遁》之义也。

《朱子语类》：问：“遁亨遁而亨也”，分明是说能遁便亨，更说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是如何？曰：此其所以“遁而亨也”，阴方微，为他刚当位而应，所以能知时而遁，是能“与时行”。不然，便是与时背也。

吴氏曰慎曰：非以刚当位而应为犹可亨，唯其当位而应，能顺时而遁，所以“亨”也。“与时行”，谓时当遁而遁。

小利贞，浸而长也。

本义 以下二阴释“小利贞”。

集说 胡氏瑗曰：君子所以不得大有为于世，而唯小利于贞者，盖以下之群阴浸长，而小人之党渐盛也。

朱氏震曰：二阴浸长方之于否，不利君子贞，固有间矣。然不可大贞，“利小贞”而已。先儒谓居小官，干小事，其害未甚，我志犹行。盖遁非疾世避俗，长往不反之谓也。去留迟速，唯时而已。非

不忘乎君，不离乎群，消息盈虚，循天而行者，岂能尽《遁》之时义。

张氏清子曰：二阳为《临》，二阴为《遁》，《遁》者《临》之反对也。《临》之《彖》曰“刚浸而长”，《遁》之《彖》则不曰柔浸而长，而止曰“浸而长”。

遁之时义大矣哉！

本义 阴方浸长，处之为难，故其时义为尤大也。

程传 当阴长之时，不可大贞，而尚“小利贞”者，盖阴长必以浸渐，未能遽盛，君子尚可小贞其道。所谓“小利贞”，扶持使未遂亡也。《遁》者阴之始长，君子知微，故当深戒。而圣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与时行”“小利贞”之教。圣贤之于天下，虽知道之将废，岂有坐视其乱而不救，必区区致力于未极之间，强此之衰，艰彼之进，图其暂安，苟得为之，孔孟之所屑为也。王允、谢安之于汉晋是也。若有可变之道，可享之理，更不假言也。此处遁时之道也，故圣人赞其“时义大矣哉！”或久或速其义皆大也。

集说 郭氏雍曰：《遁》之“小利贞”，《睽》之“小事吉”，不知者遂以为小而不思也。故孔子明其大，而后知“小利贞”“小事吉”者，有大用存焉。

大壮，大有壮也。刚以动，故壮。

本义 释卦名义。以卦体言，则阳长过中，大者壮也。以卦德言，则乾刚震动，所以壮也。

程传 所以名《大壮》者，谓大者壮也。阴为小，阳为大。阳长以盛，是大者壮也。下刚而上动，以乾之至刚而动，故为《大壮》。为大者壮，与壮之大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刚则不为物欲所挠，故其动也壮，使以血气而动，安得壮乎？

案 大者，谓阳也。大者壮，谓四阳盛长也。此句止释名卦之义。“刚以动故壮”一句，非正释卦名，乃推明卦之善以起辞义耳。凡曰故者皆同义，“顺以说”“故聚”，“明以动故《丰》”是也。

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本义 释“利贞”之义而极言之。

程传 大者既壮，则利于贞正，正而大者道也。极正大之理，则“天地之情可见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学者默识心通可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为一事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如何见“天地之情”，曰：“正大”便见得“天地之情”。天地只是正大，未尝有些子邪处。

胡氏炳文曰：心未易见，故疑其辞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情则可见矣，故直书之。孟子养气之论，自此而出。大者壮也，即是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大者正也，即是以直养而无害。

晋，进也。

本义 释卦名义。

集说 俞氏琰曰：《晋》以日之进言，与《升》、《渐》木之进不同。日出地上，其明进而盛。《升》、《渐》虽亦有进义，而无明盛之象。

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本义 以卦象卦德卦变释卦辞。

程传 “晋”，进也，明进而盛也。明出于地，益进而盛，故为《晋》。所以不谓之进者，进谓前进，不能包明盛之义。明出地上，

离在坤上也，坤丽于离，以顺丽于大明，顺德之臣，上附于大明之君也。“柔进而上行”，凡卦离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进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顺丽，为能待下宠遇亲密之义，是以为“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诸侯能顺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国之侯也，故谓之“康侯”。是以享宠锡而见亲礼，昼日之间，三接见于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于上者也，诸侯治于下者也。在下而顺附于大明之君，诸侯之象也。

集说 崔氏憬曰：虽一卦名《晋》，而五爻为主，故言“柔进而上行也”。

郭氏雍曰：“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康侯之德也。其德柔顺而明，故下能康一国之民，而为之主。上能致王者之宠，而“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项氏安世曰：三女之卦，独离柔在上，为得尊位，大中而行之，故谓之“上行”。巽在六四，例谓之上合上同，兑在上六，例谓之上穷，皆不得为“上行”也。

王氏申子曰：六十四卦，离上者八，专取六五一爻，以为成卦之主者二：《晋》、《大有》也。《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晋》则曰“柔进而上行”，是专以康侯之晋者，当此一卦之义矣。

吴氏曰慎曰：《晋》、《咸》、《彖传》，文意正同。卦象数句，在卦名之下，卦辞之上，是既用以释卦名，而即以之释卦辞，故用“是以”二字接下。

案 离之德，为丽为明，是明与丽皆离也。“顺而丽乎大明”，盖以顺德为本，而为大明所附丽。则明者离，而丽者亦离矣。若曰以顺而附丽于大明，则丽字乃为坤所借用，其义不亦赘乎？火之为物，不能孤行也，必有所附。犹人心之明，不可孤行也，必有所附。《离》曰“畜牝牛”者，明附于顺也。《睽》、《旅》之《彖》亦然，皆以说

止为主，而明附之也。此文义之误，不可不正。

明入地中，明夷。

本义 以卦象释卦名。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就二象以释卦名，此及《晋》卦，皆《彖》、《象》同辞也。

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

本义 以卦德释卦义。“蒙大难”，谓遭纣之乱而见囚也。

程传 明入于地，其明灭也，故为《明夷》。内卦离，离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顺之象。为人内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顺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当纣之昏暗，乃明夷之时，而文王内有文明之德，外柔顺以事纣，蒙犯大难。而内不失其明圣，而外足以远祸患，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

集说 王氏申子曰：《明夷》一卦，大抵主商之未造言之。

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本义 以六五一爻之义释卦辞，“内难”，谓为纣近亲，在其国内，如六五之近于上六也。

程传 《明夷》之时，利于处艰厄而不失其贞王，谓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则被祸患。不守其正，则非贤明。箕子当纣之时，身处其国内，切近其难，故云“内难”。然箕子能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

集说 胡氏炳文曰：六五爻辞曰“箕子之明夷利贞”。释彖，兼文王发之。盖美里演易，处之甚从容，可见文王之德。佯狂受辱，处之极艰难，可见箕子之志。然此一时也，文王因而发伏羲之易，

箕子因而发大禹之畴。圣贤之于患难，自系斯文之会，盖有天意存焉。

俞氏琰曰：“大难”，谓羑里之囚也。其难关系天下之大，民命之所寄，故曰“大难”。“内难”，谓家难也。其难关系一家之内，宗社之所寄也，箕子为纣之近亲，故曰“内难”。

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

本义 以卦体九五六二释“利女贞”之义。

程传 彖以卦才而言，阳居五，在外也，阴居二，处内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内外之道正，合天地阴阳之大义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因二五得正，以释《家人》之义，并明“女贞”之旨。

吴氏曰慎曰：先言“女正位乎内”，释“利女贞”也。

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

本义 亦谓二五。

程传 《家人》之道，必有所尊严而君长者，谓父母也。虽一家之小，无尊严则孝敬衰，无君长则法度废。有严君而后家道正，家者国之则也。

集说 王氏申子曰：父道固主乎严，母道尤不可以不严，犹国有尊严之君长也。无尊严则孝敬衰，无君长则法度废。故《家人》一卦，大要以刚严为尚。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本义 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妇，五兄三弟。以卦画推之，

又有此象。

程传 父子兄弟夫妇各得其道，则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则“天下定矣”。

集说 俞氏琰曰：彖辞举其端，故但言“利女贞”。《彖传》极其全，故兼言男女之正，而又以父子兄弟夫妇推广而备言之。

林氏希元曰：“正家而天下定”，犹云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不作正家之效说。

案 六十四卦，六爻刚柔皆得位者，唯《既济》而已。此外则中四爻得位者三卦，《家人》、《蹇》、《渐》也。然《家人》名义，独取于风火之卦者，一则风自火出，为风化有原之象。二则《蹇》、《渐》之中爻虽得位，而初上不皆阳爻。凡易取类，上爻有父之象。故《蛊》卦下五爻皆曰父母，至上爻则变其文也。初爻有子之象，故蛊曰“有子”，《观》曰“童观”，《随》、《渐》曰“小子”，《中孚》曰“其子”，皆指初爻也。二为女，“正位乎内”，母道也。五为男，“正位乎外”，父道也。然必初上皆阳，然后父子之象备。又必三阳四阴，各得其位，然后兄弟夫妇粲然于一卦之中矣。《彖传》先举二五，始明其为男女之正，继明其为父母之严，以两爻为卦主也。然后悉推《家人》以切卦位，既以尽正家之义，又以见《家人》之象推配于爻画者，独此卦为合也。《本义》精且当矣。

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本义 以卦象释卦名义。

程传 《彖》先释《睽》义，次言卦才，终言合睽之道，而赞其时用之大。火之性动而上，泽之性动而下，二物之性违异，故为《睽》义。中少二女虽同居，其志不同行，亦为《睽》义。女之少也，同处长则各适其归，其志异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则非《睽》也。

案 二女同居之卦多矣，独于《睽》、《革》言之者，以其皆非长女也。凡家有长嫡，则有所统率而分定，其不同行不相得，而至于乖异变易者，无长嫡而分不定之故尔。

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

本义 以卦德卦变卦体释卦辞。

程传 卦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兑，说也，离，丽也，又为明。故为说顺而附丽于明。凡离在上而《象》欲见柔居尊者，则曰“柔进而上行”，《晋》、《鼎》是也。方睽乖之时，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说顺丽明之善，又得中道而应刚，虽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济，是于“小事吉”也。五以明而应刚，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阴柔，虽应二，而睽之时，相与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于巷”，五“噬肤”，而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时，必君臣刚阳中正，至诚协力，而后能合也。

集说 何氏楷曰：易无乐乎柔主也，而独离居外体者，每称焉。乾下离上曰《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艮下离上曰《旅》，曰“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离下离上曰《离》，曰“柔丽乎中正故亨”。震下离上曰《噬嗑》，曰“柔得中而上行”。坤下离上曰《晋》，曰“柔进而上行”。兑下离上曰《睽》，巽下离上曰《鼎》，皆曰“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坎下离上曰《未济》，犹曰“柔得中也”。下卦兑说，上卦柔中，皆以小心行柔道者。《象》之所谓“小事吉”者此耳。

案 此彖言卦之善，与《鼎》略同。《鼎》曰“元亨”，而此卦但曰“小事吉”者，当《睽》之时故也。凡释卦名毕，则文义略断，而特举卦辞释之，其与此卦之义相似者，则《革》卦释名辞之例，尤为显著也。今释卦名而文意不断，直连释辞之义而总结之。盖明乎当睽

之时，有此数善，是以“小事吉”。亦唯因睽之时，故有此数善，而唯“小事吉”也。凡《彖传》名辞之义不分者皆此类。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本义 极言其理而赞之。

程传 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时用，乃圣人合睽之道也。见同之为同者，世俗之知也。圣人则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万类也。以天地男女万物明之，天高地下，其体睽也。然阳降阴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则同也。男女异质，睽也，而相求之志则通也。生物万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阴阳之气，则相类也。物虽异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群生之众，睽散万殊，而圣人为能同之。处《睽》之时，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

集说 赵氏汝棣曰：天地不睽，则清浊淆渎。男女不睽，则外内无别。万物不睽，则生化杂糅。睽者其体，合者其用。

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

本义 以卦德释卦名义而赞其美。

程传 “蹇”，难也。蹇之为难，如乾之为健，若易之为难，则义有未足。《蹇》有险阻之义，《屯》亦难也，《困》亦难也。同为难而义则异。《屯》者，始难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穷，《蹇》乃险阻艰难之义，各不同也。“险在前也”，坎险在前，下止而不得进，故为《蹇》。见险而能止，以卦才言，处《蹇》之道也。上险而下止，“见险而能止”也。犯险而进，则有悔咎，故美其能止为知也。方蹇难之时，唯能止为善。故诸爻除五与二外，皆以往为失，来为得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险而止为《蒙》，止于外也。“见险而能止”为智，止于内也。止于外者，阻而不得进也。止于内者，有所见而

不妄进也。此《蒙》与《蹇》之所以分也。《屯》与《蹇》皆训难，《屯》者“动乎险中”，济难者也。《蹇》者“止乎险中”，涉难者也。此《屯》与《蹇》之所以分也。

王氏申子曰：冒险而进，岂知者之事，故诸爻皆喜来而恶往。唯二与五不言来往，盖君臣济蹇者也。其可见险而遽止乎！其止者，处《蹇》之事也。其不止者，济《蹇》之事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本义 以卦变卦体释卦辞，而赞其时用之大也。

程传 《蹇》之时，利于处平易。西南坤方为顺易，东北艮方为险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为利也。五居坎险之中，而谓之平易者，盖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义也。方《蹇》而又止危险之地，则蹇益甚矣，故“不利东北，其道穷也”，谓《蹇》之极也。蹇难之时，非圣贤不能济天下之蹇，故利于见大人也。大人当位，则成济蹇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济天下之蹇者，唯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诸爻，除初外，余皆当正位，故为贞正而吉也。初六虽以阴居阳，而处下，亦阴之正也。以如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济于蹇矣。处《蹇》之时，济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难，岂易平地。非圣贤不能，其用可谓大矣。顺时而处，量险而行，从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时用也。

集说 薛氏温其曰：诸卦皆指内为来，外为往，则此“往得中”谓五也。《蹇》、《解》相循，覆视《蹇》卦则为《解》。九二得中，则曰“其来复吉，乃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外也。来复得中，中在内

也。

胡氏炳文曰：《坎》、《睽》、《蹇》皆非顺境，夫子以为虽此时亦有可用者，故皆极言赞之。《坎》、《睽》释卦辞后，复从天地人物极言之，以赞其大。《蹇》则释卦辞以赞之而已，盖上文所谓“往得中”“有功”“正邦”即其用之大者也。

案 《彖传》于《蹇》、《解》言“得中”者，但取其进退之合宜，不躁动以犯难，为“利西南”之义耳。诸家必以《坤》、《坎》、《艮》之象求之，犹乎汉儒凿智之余也。

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

本义 以卦德释卦名义。

程传 坎险震动，“险以动”也。不险则非难，不动则不能出难。动而出于险外，是“免乎险难”也，故为《解》。

集说 何氏楷曰：以画观之，《蹇》之反。以卦观之，《屯》之反。《蹇》止于险下，不如《屯》“动乎险中”。《屯》“动乎险中”，又不如《解》动乎险外也。

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本义 以卦变释卦辞。坤为众，得众，谓九四入坤体。“得中”“有功”，皆指九二。

程传 解难之道，利在广大平易，以宽易而往济解，则得众心之归也。不云无所往，省文尔。救乱除难，一时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难解无所往，然后来复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谓合宜也。有所为，则“夙吉”也。早则往而有功，缓则恶滋而害深矣。

集说 王氏安石曰：有难则往，所以济难。难已则来而复，所以保常。济难以权，保常以中，此所以吉。

郭氏雍曰：“其来复吉乃得中”者，险难既解而来复，乃得中道，所谓“获三狐”而“得黄矢”者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者，如“射隼于高墉之上”者也。

徐氏几曰：“乃得中”，指二也。盖祸乱已散，则复反于安静之域。不事烦扰，以静而吉也。

邱氏富国曰：大抵处时方平者，易缓。除恶不尽者，易滋。圣人于患难方平之际，既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怠也。

案 之东北为进前，之西南为退后，然则来复即“利西南”之义也。而以“得众”“得中”重释之者，“得众”，释“利”字之义。言能修内固本，则得人心之归也。“乃”字即承此意言之，谓唯其“利西南”，故必来复乃得中道也。“得众”“得中”，亦但论义理，似不必牵合卦象。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解之时大矣哉！

本义 极言而赞其大也。

程传 既明处《解》之道，复言天地之解，以见解时之大。天地之气，开散交感而和畅，则成雷雨。雷雨作而万物皆生发甲坼，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赞“解之时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宽宥，施恩惠，养育兆民，至于昆虫草木，乃顺《解》之时，与天地合德也。

集说 王氏弼曰：天地否结，则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也。雷雨之作，否结则散，故“百果草木皆甲坼”。

胡氏炳文曰：《解》上下体易为《屯》，“动乎险中”为《屯》，动而出乎险之外为《解》。《屯》象草穿地而未申，《解》则“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当《蹇》之未《解》，必动而免乎险，方可以为《解》。《蹇》之既《解》，则宜安静而不可久烦扰。故《蹇》、《解》之时，圣人

皆赞其大。

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

本义 以卦体释卦名义。

程传 损之所以为损者，以损于下而益于上也。取下以益上，故云“其道上行”。夫损上而益下则为《益》，损下而益上则为《损》，《损》基本以为高者，岂可谓之《益》乎？

集说 蔡氏清曰：“损下益上”，利归于上也，故曰“其道上行”。下损则上不能独益矣，卦所以为《损》也。

林氏希元曰：“损下益上”，下损则上亦损，故曰“其道上行”。道者，损之道也。《程传》小注蒙引俱作利归于上说，愚谓卦以损下取名，所重不在于利，又难以道为利。

案 蔡氏林氏两说，沿袭用之。今思之，于卦义皆未全。盖说者但主取民财一事耳，岂知如人臣之致身事主，百姓之服役奉公，皆损下益上之事也。必如此，然后上下交而志同，岂非“其道上行”乎！“上行”，与“地道卑而上行”之义同。下能益上，则道上行矣。上能益下，则道大光矣。如此则道字方有意味，而于两卦诸爻之义亦合。

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本义 此释卦辞。“时”，谓当损之时。

程传 谓损而以至诚，则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损道之尽善也。夫子特释“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卦辞简直，谓当损去浮饰。曰何所用哉，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损末之谓也。夫子恐后人不达，遂以为文饰当尽去，故详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实必有文，天下万事

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严顺之体。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仪。礼让存乎内，待威仪而后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则无别，文之与实，相须而不可缺也。乃夫文之胜，末之流，远本丧实，乃当损之时也。故云曷所用哉。二簋足以荐其诚矣，谓当务实而损饰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复明之曰：二簋之质，用之当有时，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谓文饰未过而损之，与损之至于过甚，则非也。损刚益柔有时，刚为过，柔为不足，损益皆损刚益柔也。必顺时而行，不当时而损益之，则非也。或损或益，或盈或虚，唯随时而已，过者损之，不足者益之，亏者盈之，实者虚之，“与时偕行”也。

集说 徐氏几曰：卦辞曰“损有孚”，《彖传》曰“损而有孚”，加以而字，义晓然矣。

张氏清子曰：当其可之谓时，当损而损，时也。不当损而损，则非时。

案 《程传》之义，施于《贲》卦则可。此卦所谓损者，乃谓时节损。如家则称贫富之有无，国则视凶丰为丰俭之类耳，故曰“损而有孚”。言时虽不得已而损，而以“有孚”行之。如祭祀虽不能备品，而以至诚将之也。“二簋”，喻节损之义。然下云“损刚益柔”者，非以损刚喻二簋也。刚为本，喻孚诚。柔为末，喻仪物。以孚诚之有余，补仪物之不足。则虽二簋而不嫌于简矣。此“损刚益柔”之义。

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本义 以卦体释卦名义。

程传 以卦义与卦才言也。卦之为《益》，以其“损上益下”也。损于上而益下，则民说之。“无疆”，为无穷极也。自上而降己以下

下，其道之大光显也。阳下居初，阴上居四，为自上下下之义。

集说 胡氏炳文曰：《损》“其道上行”以上两句，皆释《损》义。《益》“其道大光”以上四句，皆释《益》义。

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本义 以卦体卦象释卦辞。

程传 五以刚阳中正居尊位，二复以中正应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庆也。《益》之为道，于平常无事之际，其益犹小。当艰危险难，则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于济艰险，乃《益》道大行之时也。益误作木，或以为上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

集说 朱氏震曰：“利涉大川”言木者三，《益》也，《涣》也，《中孚》也，皆巽也。

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本义 动巽，二卦之德。乾下施，坤上生，亦上文卦体之义，又以此极言赞益之大。

程传 又以二体言，卦才下动而上巽，“动而巽”也。为《益》之道，其动巽顺于理，则其益日进，广大无有疆限也。动而不顺于理，岂能成大益也。以天地之功，言《益》道之大，圣人体之以益天下也。天道资始，地道生物，“天施地生”，化育万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谓“无方”矣。方，所也，有方所，则有限量。“无方”，谓广大无穷极也。天地之益万物，岂有穷际乎？天地之益无穷者，理而已矣。圣人利益天下之道，应时顺理，与天地合，“与时偕行”也。

集说 顾氏象德曰：既奋发，又沈潜，学所以日新，故“日进无疆”。天下施，地上行，化所以不已。故“其益无方”。此皆时之自

然者，故曰“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案 动巽取卦德，施生取卦象。风者天施也，故《姤》有施命之象。雷者地生也，故《解》有甲坼之象。《损》之“与时偕行”者，时当损而损也。《益》之“与时偕行”者，时当益而益也。人事也，造化也，非气候之至，则不能强为益也。

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

本义 释卦名义而赞其德。

程传 “夬”为决义，五阳决上之一阴也。“健而说，决而和”，以二体言卦才也。下健而上说，是健而能说，决而能和，决之至善也。兑说为和。

集说 何氏楷曰：君子以天下万物为一体，如阳德之无所不乃，其于小人，未尝仇视而物畜之也。唯独恐其剥阳以为世道累，则不容于不去耳，而矜惜之意，未尝不存，此和意也。

案 凡释卦名之后，复有赞语者，皆以起释辞之端。此言“健而说，决而和”，起“扬于王庭”以下之意也。

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本义 此释卦辞。“柔乘五刚”，以卦体言，谓以一小人加于众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刚长乃终”，谓一变即为纯《乾》。

程传 柔虽消矣，然居五刚之上，犹为乘陵之象。阴而乘阳，非理之甚，君子势既足以去之，当显扬其罪于王朝大庭，使众知善恶也。尽诚信以命其众，而知有危惧，则君子之道，乃无虞而光大也。当先自治，不宜专尚刚武。“即戎”，则所尚乃至穷极矣。《夬》之时所尚，谓刚武也。阳则虽盛，长犹未终，尚有一阴，更当决去，

则君子之道纯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刚长之终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刚克之道，不可常行。若专用威猛，以此“即戎”，则便为尚力取胜，即是决而不和，其道穷矣。所以唯“告自邑不利即戎”者，只为“所尚乃穷”故也。

项氏安世曰：“其危乃光”，与“中未光”相应。“不利即戎”，与“暮夜有戎”相应。“刚长乃终”，与“终有凶”相应。

胡氏炳文曰：《复》“利有攸往”，“刚长也”。《夬》“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犹足为君子之忧。人欲有一分之未尽，犹足为天理之累。必至于纯阳为《乾》，方为“刚长乃终”也。

吴氏曰慎曰：《复》“利有攸往”，譬如平地之一簣，故喜其进而曰“刚长也”。《夬》“利有攸往”，譬如九仞之尚亏一簣，故恐其止而曰“刚长乃终也”。

姤，遇也，柔遇刚也。

本义 释卦名。

程传 “姤”之义遇也。卦之为《姤》，以柔遇刚也，一阴方生，始与阳相遇也。

集说 赵氏汝楫曰：“柔遇刚”者，明非刚遇柔也。

林氏希元曰：依《本义》是阳遇阴，依《彖传》是阴遇阳。《彖传》乃《本义》以一阴而遇五阳意，盖《彖传》是为下文“勿用取女，不可与长”而设也。

案 “柔遇刚”者，以柔为主也。如臣之专制，如牝之司晨，得不谓壮乎！故不复释“女壮”，而直释“勿用取女”之义。

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

本义 释卦辞。

程传 一阴既生，渐长而盛，阴盛则阳衰矣。“取女”者欲长久而成家也，此渐盛之阴，将消胜于阳，不可与之长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势苟渐盛，何可与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

集说 郑氏康成曰：一阴承五阳，苟相遇耳，非礼之正。女壮如是，故不可娶。

王氏肃曰：女不可娶，以其不正，不可与长久也。

苏氏轼曰：姤者所遇而合，无适应之谓也，故其女“不可与长”。

李氏舜臣曰：以一阴遇五阳，女下于男，有女不正之象，故曰“勿用取女”。《咸》所以“取女吉”者，以男下女，得昏姻正礼故也。若《蒙》之六三，以阴而先求阳，其行不顺，故亦曰“勿用取女”。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本义 以卦体言。

程传 阴始生于下，与阳相遇，“天地相遇”也。阴阳不相相遇，则万物不生，“天地相遇”，则化育庶类。“品物咸章”，万物章明也。

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本义 指九五。

程传 以卦才言也，五与二皆以阳刚居中与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刚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君臣以刚阳遇中正，其道可以大行于天下矣。

姤之时义大矣哉！

本义 几微之际，圣人所谨。

程传 赞《姤》之时与《姤》之义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则万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则政治不兴。圣贤不相遇，则道德不亨。事物

不相遇，则功用不成。《姤》之“时”与“义”皆甚大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姤》之时义大矣哉！”《本义》云：几微之际，圣人所谨，与伊川之说不同，何也？曰：上面说“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而不好之渐，已生于微矣，故当谨于此。

吴氏曰慎曰：《姤》为阴遇阳之卦，阴阳有当遇者，如“天地相遇”，及君臣夫妇之类，是不能相无者。有遇而当制者，如“勿用取女”。及小人妄念之类，是不容并立者。“时义大矣哉”，《程传》重“遇”字，专以遇之善者言。《本义》重“制”字，专以遇之不善者言。窃意此语总承上文两端而言可也。

案 必如天地之相遇，而后“品物咸章”也。必如此卦以群刚遇中正之君，然后“天下大行也”。苟天地之相遇，而有阴邪干于其间。君臣之相遇，而有宵类介乎其侧。则在天地为伏阴，在国家为隐慝，而有“女壮”之象矣。

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

本义 以卦德卦体释卦名义。

程传 “萃”之义聚也。“顺以说”，以卦才言也。上说而下顺，为上以说道使民，而顺于人心。下说上之政令，而顺从于上。既上下顺说，又阳刚处中正之位，而下有应助，如此故所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能也。

案 “顺以说，刚中而应”，亦非正释卦名，乃就卦德而推原能以聚者，以起释辞之端也。盖“顺以说”，是以顺道感格，起“假庙”“用牲”之意。“刚中而应”，是有德者居位，而上下应之，起“见大人有攸往”之意。

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

本义 释卦辞。

程传 王者萃人心之道，至于建立宗庙，所以致其孝享之诚也。祭祀，人心之所自尽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庙，则其极也。《萃》之时，见大人则能亨，盖聚以正道也。“见大人”，则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则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用大牲”，承上“有庙”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丰聚之时，交于物者当厚，称其宜也。物聚而力赡，乃可以有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顺天命也”。

集说 来氏知德曰：尽志以致其孝，尽物以致其享。

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本义 极言其理而赞之。

程传 观萃之理，可以见天地万物之情也。天地之化育，万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动静终始之理，聚散而已，故观其所以聚，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集说 王氏弼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情同而后乃聚，气合而后乃群。

胡氏炳文曰：咸之情通，恒之情久，聚之情一。然其所以感所以恒所以聚，则皆有理存焉。如天地圣人之感，感之理也。如日月之得天，圣人之久于道，恒之理也。萃之聚以正，所谓“顺天命”，聚之理也。凡天地万物之可见者，皆此理之可见矣。故《本义》于所感则曰极言感通之理，于所恒则曰极言恒久之道，于所聚亦曰极言其理而赞之。

案 “顺天命”虽系于“用大牲”“利有攸往”之下，然连假庙见大人之意，皆在其中矣。盖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圣人作而万物睹”，是乃天地人物之所以联属而不散者，实天之命也。《咸》、《恒》皆推言造化人事，而后终之以天地万物之

情可见。此卦则天人之义已备，故言“顺天命”而遂极赞之。

柔以时升。

本义 以卦变释卦名。

集说 孔氏颖达曰：“升”之为义，自下升高，故就六五居尊以释名升之义。

徐氏几曰：《升》、《晋》二卦，皆以柔为主。刚则有躁进之意。

龚氏焕曰：《彖传》“柔以时升”，似指六五而言，非谓卦变。故下文言“刚中而应”，亦谓二应五也。

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

本义 以卦德卦体释卦辞。

程传 以二体言，柔升，谓坤上行也。巽既体卑而就下，坤乃顺时而上，升以时也，谓时当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则下巽而上顺，以巽顺之道升，可谓时矣。二以刚中之道应于五，五以中顺之德应于二，能巽而顺，其升以时，是以“元亨”也。《彖》文误作“大亨”，解在《大有》卦。

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程传 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于位则由王公，升于道则由圣贤。用巽顺刚中之道以见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忧其不遂也。遂其升，则己之福庆，而福庆及物也。“南”，人之所向。“南征”，谓前进也。前进则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

案 “柔以时升”之义，或主四言，或主五言，或主上体之坤而言。然卦之有六四六五，及坤居上体者多矣，皆得名为《升》乎？则其说似皆未确。盖“时升”者，固以坤居上体，而四五得位言也。然唯巽为下体，故其升也有根。盖巽乃阴生之始也，阴自下生以极于

上，如木之自根而滋生，以至于枝叶繁盛，此谓《升》之义矣。此卦与《无妄》反对，《无妄》者，阳为主于内也，而其究为健。《升》者，阴为主于内也，而其究为顺。《无妄》之《彖》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明刚德自内以达于外也。《升·彖》曰“柔以时升”，明阴道自下以达于上也。然则“柔以时升”云者，尤当以初六之义为重。故《无妄》六爻，独初九曰“吉”。此卦六爻亦唯初六曰“大吉”。则二卦之所重者可知矣。其下云，“巽而顺，刚中而应”，亦与《无妄》“动而健，刚中而应”之辞相似，皆连释名之义以释“元亨”也。

困，刚掩也。

本义 以卦体释卦名。

程传 卦所以为困，以刚为柔所掩蔽也。陷于下而掩于上，所以困也，陷亦掩也。刚阳君子而为阴柔小人所掩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时也。

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本义 以卦德卦体释卦辞。

程传 以卦才言处《困》之道也，下险而上说，为处险而能说。虽在困穷艰险之中，乐天安义，自得其说乐也。时虽困也，处不失义，则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时当困而反亨，身虽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称。困而能贞，大人所以吉也。盖其以刚中之道也，五与二是也。非刚中，刚遇困而失其正矣。当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穷也。以说处困，故有“尚口”之戒。

集说 郑氏汝谐曰：九二陷于中，九四九五为上六所掩，是以

为《困》。以上下卦言之，则合坎兑而成也。坎，难也。兑，说也。困而安于难，则不失其所享。困而取说于人，“尚口乃穷也”。

案 此卦所以为刚掩者，《本义》备矣。盖诸卦之二五刚中，皆为阴掩者。唯《困》与《节》，然以二体言之，则《节》坎阳居上，兑阴居下，此《困》所以独为刚掩也。此义与卦象亦相贯，水在泽上，非泽之所能掩也。水在泽中，则为所掩矣。“险以说”者，非处险而说也，险有致说之理，以字与而字，义不同也。唯险有致说之理，故困有所为亨者。然以小人处之，则困而困耳，不知其所为亨，故不能困困而得亨。困困而得其所亨者，非君子其孰能之。下刚中之大人，即不失所享之君子也，指二五言。“尚口乃穷”者，处困之极，务说于人，指上六言。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

本义 以卦象释卦名义。

集说 郑氏康成曰：坎，水也。巽木，桔槔也。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

荀氏爽曰：木入水出，《井》之象也。

案 释名之下，又著“井养而不穷也”一句，亦以起释辞之意。

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
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本义 以卦体释卦辞。“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两句，意与“不改井”同，故不复出。“刚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败其瓶，所以“凶”也。

程传 巽入于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养于物，不有穷已，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迁，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刚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与义合也。虽使几至，既

未为用，亦与“未繙井”同。井以济用为功，水出乃为用，未出则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败其瓶，则不为用矣，是以“凶”也。

集说 苏氏轼曰：井井未尝有得丧，繙井之为功，羸瓶之为凶，在汲者尔。

晁氏说之曰：或谓《彖》主三阳言。五“寒泉食”，是阳刚居中，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三“井渫不食”，是“未有功”也。二“瓮敝漏”，是“羸其瓶”而“凶”者也。

郭氏雍曰：不言“无丧无得”“往来井井”者，盖皆系乎刚中之德，圣人举一以明之耳。

案 井唯有常，故其体则“无丧无得”，其用则“往来井井”。王道唯有常，故其体则久而无弊，其用则广而乃物。故言“改邑不改井”，足以包下二者。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本义 以卦象释卦名义，大略与《睽》相似。然以相违而为《睽》，相息而为《革》也。“息”，灭息也，又为生息之义，灭息而后生息也。

程传 泽火相灭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为《革》。“息”为止息，又为生息，物止而后有生，故为生义。《革》之“相息”，谓止息也。

集说 朱氏震曰：兑泽离火，而《彖》曰“水火”，何也？曰：坎兑一也。泽者水所钟，无水则无泽矣，坎上为云，下为雨。上为云者，泽之气也。下为雨，则泽万物也。故《屯》、《需》之坎为云，《小畜》之兑亦为云。坎为川，《大畜》之兑亦为川。坎为水，《革》兑亦为水。坎阳兑阴，阴阳二端，其理则一，知此始可言象矣。

《朱子语类》云：《革》之《象》不曰泽在火上，而曰“泽中有火”，盖水在火上，则水灭了火，不见得火炎则水润之义。泽中有火，则

二物并在，有相息之象。

李氏舜臣曰：不同行，不过有相离之意，故止于《睽》。不相得，则不免有相克之事，故至于《革》。

胡氏炳文曰：《既济》水在火上，不曰相息者何也？坎之水，动水也，火不能息之。泽之水，止水也，止水在上而火炎上，故息。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

本义 以卦德释卦辞。

程传 事之变革，人心岂能便信，必终日而后孚。在上者于改为之之际，当详告申令。至于“已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虽强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为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终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文明以说”，以卦才言《革》之道也。离为文明，兑为说，文明则理无不尽，事无不察。说则人心和顺，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顺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贞正。如是变革得其至当，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则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至当，则新旧之“悔”皆“亡”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彖》未有言“悔亡”者，唯《革》言之，《革》易有悔也。必《革》而当，其“悔”乃“亡”。“当”字即是“贞”字，一有不贞，则有不信，有不通，皆不当者也。

案 “文明以说，大亨以正”，两“以”字，上句重在文明，盖至明则事理周尽，故以此而顺人心，有所更改，则无不宜也。下句重在正，盖其大亨也，以正行之，则无不顺也。凡《彖传》用“以”字者，文体正倒，皆可互用。如“顺以动”，及“动而以顺行”，其义一也。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本义 极言而赞其大。

程传 推《革》之道，极乎天地变易，时运终始也。天地阴阳推迁变易而成四时，万物于是生长成终，各得其宜，《革》而后四时成也。时运既终，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兴，受命于天，故易世谓之“革命”。汤武之王，上顺天命，下应人心，“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天道变改，世故迁易，《革》之至大也。故赞之曰“革之时大矣哉！”

集说 《朱子语类》云：《革》是更革之谓，到这里须尽翻转更变一番，所谓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小补之者，谓扶衰救弊，逐些补缉，如铜露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则须彻底从新铸造一番，非止补其罅漏而已。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

本义 以卦体二象释卦名义，因极其大而言之。享帝贵诚，用饬而已。养贤则饗飧牢礼，当极其盛，故曰“大亨”。

程传 卦之为《鼎》，取鼎之象也。鼎之为器，法卦之象也。有象而后有器，卦复用器而为义也。“鼎”，大器也，重宝也。故其制作形模，法象尤严。鼎之名正也，古人训方，方实正也。以形言，则耳对植于上，足分峙于下。周圆内外，高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至正然后成安重之象，故鼎者法象之器，卦之为《鼎》，以其象也。“以木巽火”，以二体言鼎之用也。“以木巽火”，以木从火，所以“亨饪”也。鼎之为器，生人所赖至切者也。极其用之大，则“圣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养圣贤”。“圣人”，古之圣王，“大”言其广。

集说 蔡氏渊曰：祭之大者，无出于上帝。宾客之重者，无过于圣贤。

案 释名之后，继以“享帝”“养贤”两句，指明卦义之所主也，与《井》“养而不穷也”对观之，便明。盖彼主养民，此主享帝养贤。

而享帝之实,尤在于养贤也。

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本义 以卦象卦变卦体释卦辞。

程传 上既言鼎之用矣,复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体巽,为巽顺于理,离明而中虚于上,为“耳目聪明”之象。凡离在上者,皆云“柔进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进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应乎刚”,能用刚阳之道也。五居中,而又以柔而应刚,为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

集说 单氏浚曰:巽以养下,则达聪而明目者也。“柔进而上行”,则不为骄亢者也。“得中而应刚”,则能养圣贤者也。

刘氏曰:“得中而应乎刚”者,以柔居中,下应九二之刚,乃能用贤也。柔得尊位,卑巽以下贤,是以致“元亨”。

张氏清子曰:上体离也,离为目,而兼耳言之者,盖以六五为鼎耳而取也。

震,亨。

本义 震有亨道,不待言也。

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本义 “恐致福”,恐惧以致福也,“则”,法也。

程传 《震》自有亨之义,非由卦才。“震来”而能恐惧,自修自慎,则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哑哑”,言自若也。由能恐惧,而后自处有法则也。“有则”,则安而不惧矣,处《震》之道也。

集说 董氏曰:“致福”云者,见君子常以危为安也。“有则”云者,见君子不以忽忘敬也。

李氏过曰：“有则”，谓君子所履，出处语默，皆有常则，不以恐惧而变也。

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近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本义 程子以为近也下，脱“不丧匕鬯”四字，今从之。“出”，谓继世而主祭也。或云，出即鬯字之误。

程传 雷之震及于百里，远者惊，近者惧，言其威远大也。《彖》文脱“不丧匕鬯”一句，卦辞云“不丧匕鬯”，本谓诚敬之至，威惧不能使之自失。《彖》以长子宜如是，因承上文用长子之义通解之，谓其诚敬能“不丧匕鬯”，则君出而可以守宗庙社稷为祭主也。长子如是，而后可以守世祀承国家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震》便自是“亨”，“震来虩虩”，是恐惧顾虑，而后便“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便也“不丧匕鬯”。文王语已是解“震亨”了，孔子又自说长子事。

邱氏富国曰：“惊”者，卒然遇之而动乎外。“惧”者，惕然畏之而变于中。

张氏清子曰：“出”者，即《说卦》“帝出乎震”之谓。“主”者，即《序卦》“主器莫若长子”之谓。若舜之烈风雷雨弗迷，可以出而嗣位矣。

蔡氏清曰：惧深于惊，远近之别也。

杨氏启新曰：乾者自强而已矣，而曰“惕”。震者动而已矣，而曰“惧”。惕之为强也，见惕之非惴惴也。惧之为动也，见惧之非惊恐也。

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本义 此释卦名，《艮》之义则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时，故“时止而止”，止也。“时行而行”，亦止也。艮体笃实，故又有光明之义，《大畜》于艮亦以“辉光”言之。

程传 艮为止，止之道唯其时，行止动静不以时，则妄也。不失其时，则顺理而合义。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动静合理义，不失其时也，乃“其道”之“光明”也。君子所贵乎时，仲尼行止久速是也。艮体笃实，有光明之义。

集说 程子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时行对时止而言，亦“止其所也”。“动静不失其时”，皆“止其所也”。

张子曰：艮一阳为主于两阴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势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则明之义也。

《朱子语类》云：“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行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以为止也。

问艮之象何以为“光明”。曰：定则明。凡人胸次烦扰，则愈见昏昧。中有定止，则自然光明。庄子所谓泰宇定而天光发是也。

案 释名之下，先著此四句，亦所以为释辞之端。“时止则止”，则所谓“艮其背不获其身”也。“时行则行”，则所谓“行其庭不见其人”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本义 此释卦辞，易背为止，以明背即止也。背者，止之所也。以卦体言，内外之卦，阴阳敌应而“不相与也”。不相与则内不见己，外不见人，而“无咎”矣。晁氏云：“艮其止”，当依卦辞作“背”。

程传 “艮其止”，谓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而不得其所，则无可止之理。夫子曰：于止知其所止，谓当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则，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

敬。万物庶事，莫不各有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之各于其所而已。“上下敌应”，以卦才言也。上下二体以敌相应，无相与之义。阴阳相应，则情通而相与，乃以其敌故不相与也。不相与则相背，为“艮其背”，止之义也。相背故“不获其身”“不见其人”，是以能止，能止则“无咎”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易背为止，以明背者不见之物，即是可止之所也。“艮其止”，是止其所止也，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凡应者一阴一阳，二体不敌，今上下之位，爻皆峙敌，不相交与，故曰“上下敌应，不相与也”。然八纯之卦，皆六爻不应，何独于此言之？谓此卦既止而不交，爻又峙而不应，与止义相协，故兼取以明之。

苏氏轼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此所以“不获其身”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此所以“行其庭，不见其人”也。

《朱子语类》云：“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继之云“是以不获其身”，更不再言“艮其背”也。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盖云止于所当止也。“艮其背”，是止于止。“行其庭，不见其人”，是止于动。故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

又云：“艮其背”了，静时“不获其身”，动时“不见其人”，所以《彖辞传》中，说“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周先生所以说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

项氏安世曰：卦辞为“艮其背”，传为“艮其止”。晁氏说之曰：《传》亦当为“艮其背”。自王弼以前，无“艮其止”之说。今案古文“背”字为北，有讹为“止”字之理。

胡氏炳文曰：“不获其身”以下三句，皆从背说。背则自视“不获其身”，“行其庭”则“不见其人”。《本义》所谓止而止，行而止，即程子所谓静亦定，动亦定也。

案 此是以卦体爻位释卦辞，以卦体言，阳上阴下，“止其所也”。以爻位言，阴阳无应，“不相与也”。“艮其背”内兼此二义，故其止所者，为“不获其身”。“不相与”者，为“不见其人”。孔氏所谓卦既止而不交，爻又峙而不应者，极为得之。

渐之进也，女归吉也。

本义 之字疑衍，或是渐字。

程传 如渐之义而进，乃女归之吉也。谓正而有渐也，女归为大耳，它进亦然。

集说 郭氏雍曰：《传》言渐之进，如女之归则吉，所以明卦辞也。盖世俗多失渐进之道，独“女归”有渐存焉耳。

毛氏璞曰：易未有一义明两卦者，《晋》进也，《渐》亦进，何也？渐非进，以渐而进耳。

案 曰“渐之进也”，以别于《晋》之进，《升》之进也。

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

本义 以卦变释“利贞”之意，盖此卦之变，自《涣》而来。九进居三，自《旅》而来，九进居五，皆为得位之正。

程传 渐进之时，而阴阳各得正位，进而有功也。四复由上进而得正位，三离下而为上，遂得正位，亦为进得位之义。以正道而进，可以正邦国至于天下也。凡进于事，进于德，进于位，莫不皆当以正也。

集说 梁氏寅曰：卦自二至五，阴阳各得正位，此所以进而有功也。“进得位”，以位言。“进以正”，以道言。

案 梁氏之说得之，盖“进得位”，以卦位言。“进以正”，以人事言。在卦为“得位”者，在人事即是“得正”也。“正邦”，亦只是申有功之意。易卦中四爻得位者，《既济》曰“定也”，《家人》曰“正家

而天下定矣”，《蹇》、《渐》皆曰“以正邦也”。盖董子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之意也。

其位，刚得中也。

本义 以卦体言，谓九五。

程传 上云“进得位往有功也”，统言阴阳得位，是以进而有功。复云“其位刚得中也”，所谓“位”者，五以刚阳中正得尊位也。诸爻之得正，亦可谓之得位矣。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

集说 梁氏寅曰：上言“进得位”，以自二至五四爻言之也。此又言“其位刚得中”，以九五言之也。

止而巽，动不穷也。

本义 以卦德言，渐进之义。

程传 内艮止，外巽顺，“止”为安静之象，“巽”为和顺之义。人之进也，若以欲心之动，则躁而不得其渐，故有困穷。在《渐》之义，内止静而外巽顺，故其进动不有困穷也。

集说 吴氏曰慎曰：“止而巽”，终是进。但进以渐，故卦名为《渐》。若“巽而止”，则终于止而事坏乱矣，故卦名为《蛊》。内外先后之辨，不可易也。

案 “刚得中”，“止而巽”，又就中四爻内特举九五与卦德，申“女归”“利贞”之义。《节》卦“说以行险”，“当位”“中正”同。

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

本义 释卦名义也。“归”者，女之终。生育者，人之始。

程传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归妹》，女归于男也，故云“天地之大义也”。男在女上，阴从

阳动，故为女归之象。天地不交，则万物何从而生？女之归男，乃生生相续之道。男女交而后有生息，有生息而后其终不穷。前者有终，而后者有始。相续不穷，是“人之终始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天地之大义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人之终始也”。

案 将言《归妹》之凶，而先言其本“天地之大义”，犹《姤》言“柔遇刚”之失，而又推本于天地相遇之正也。由此言之，阴阳原不可以相无，而唯当慎之始以防其敝者，是易之道也。

说以动，所归妹也。

本义 又以卦德言之。

集说 郑氏汝谐曰：长男居上，少女居下，以女下男也。少女“说以动”，而又先下于男，其所归者妹，故以“征”则“凶”，且“无攸利”。

案 卦德“说以动”，则与《咸》之“止而说”者异矣。卦象卦女先于男，是所欲归者妹也。又以少女从长男，是所归者乃妹也。所归妹一句兼此二意，可见其失于礼，又愆于义也。夫“说以动”，则徇乎情。所归妹，则不能止乎礼义。此卦之所以凶乎！《本义》以卦德言之，实则兼卦德卦象在内。

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本义 又以卦体释卦辞。男女之交，本皆正理。唯若此卦，则不得其正也。

程传 以二体释《归妹》之义。男女相感说而动者，少女之事，故以“说而动”，所归者妹也。所以征则凶者，以诸爻皆不当位也。所处皆不正，何动而不凶。大率以“说而动”，安有不失正者，不唯位不当也。又有乘刚之过，三五皆乘刚，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

唱随之礼，此常理也，如《恒》是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徇情肆欲，唯说是动，则夫妇湊乱，男牵欲而失其刚，妇徇说而忘其顺，如《归妹》之乘刚是也。所以凶，无所往而利也。夫阴阳之配合，男女之交媾，理之常也。然从欲而流放，不由义理，则淫邪无所不至，伤身败德，岂人理哉，《归妹》之所以“凶”也。

集说 陆氏希声曰：易以《咸》、《恒》为夫妇之道，《渐》、《归妹》为夫妇之义。《渐》四爻得正，故“女归吉”。《归妹》四爻失正，故“征凶”。

吴氏曰慎曰：卦以少女从长男，则非其配偶。“说以动”，则恣情纵欲。中爻不正，则阴阳皆失其常。三五柔乘刚则不顺，宜其“凶”也。然四者又以“说以动”为重。

案 中四爻皆失正位者，除《未济》外，唯《睽》、《解》及此卦，而《家人》、《睽》、《渐》、《归妹》，皆言男女之道者也。《家人》以得位而正，故《睽》以失位而乖，《渐》以得位而吉，故《归妹》以失位而凶也。他卦有柔乘刚而义与《归妹》不同者，义与卦变。

丰，大也。明以动，故丰。

本义 以卦德释卦名义。

程传 “丰”者，盛大之义。离明而震动，明动相资而成丰大也。

集说 杨氏简曰：以明而动，故丰故亨。以昏而动，则反是矣。

案 “明以动故丰”，亦非正释名义，乃推明其所以致丰之故，以起释辞之端，与《壮》、《萃》同。“以”字与“而”字不同，“而”字有两意，“以”字只是一意，重在首字。如以刚而动，所以致壮，可见处壮者之必贞也。以顺而说，所以致聚，可见处《萃》者之必顺也。以明而动，所以致丰，可见处《丰》者之必明也。卦爻之义，皆欲其明而防其昏，故《传》先发此义，以示玩辞之要。

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本义 释卦辞。

程传 王者有四海之广，兆民之众，极天下之大也。故《丰》大之道，唯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之道亦当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所有既广，所治既众，当忧虑其不能周及。宜如日中之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则可勿虑矣。如是，然后能保其丰大。保有丰大，岂小才小知之所能也。

集说 吴氏曰慎曰：所以“宜日中”者，恐“日中则昃”也。“照天下”，日中时。“昃”，日中后。

案 “尚大”，谓王者至此所尚者大也。志意广大，则不能谨小虑微。而明有所不照，即昏之征而衰之兆也。故言“宜日中”者，谓能常明不昏，则能常中不昃。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本义 此又发明卦辞外意，言不可过中也。

程传 既言丰盛之至，复言其难常以为戒也。日中盛极，则当昃。月既盈满，则有亏缺。天地之盈虚，尚与时消息，况人与鬼神乎！“盈虚”，谓盛衰。“消息”，谓进退。天地之运，亦随时进退也。“鬼神”，谓造化之迹。于万物盛衰可见其消息也，于丰盛之时而为此戒，欲其守中不至过盛。处《丰》之道，岂易也哉！

集说 孔氏颖达曰：先陈天地，后言人鬼神者，欲以轻譬重，亦先尊后卑也。日月先天地者，承上“宜日中”之文。遂言其昃食，因举日月以对。然后并陈天地，作文之体也。

《朱子语类》云：《丰》卦《彖》许多言语，其实只在“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数语上。这盛得极，常须谨谨

保守得日中时候方得。不然，便是偃仆倾坏了。

问鬼神者造化之迹，然天地盈虚，即是造化之迹矣，而复言鬼神何耶？曰：天地举全体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为者。

毛氏璞曰：“丰”，大也，亦盈也。唯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尝中故不昃，未尝盈故不食。日新则为大，反是则为盈。知日中之宜，则知日昃之可戒。

林氏希元曰：卦辞“勿忧宜日中”，所以然处未之及，此方言之以补卦辞之所未及，故曰发明卦辞外意。言辞外之意也，虽曰辞外之意，然实有此意，但辞不及耳。

案 林氏之说得之，朱子释彖辞亦曰盛极当衰也。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

本义 以卦体卦德释卦辞。

程传 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丽乎上下之刚，“顺乎刚”也。下艮止，上离丽，“止而丽于明”也。柔顺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丽于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贞正而吉也。《旅》困之时，非阳刚中正有助于下，不能致大亨也。所谓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止丽于明，则不失时宜，然后得处《旅》之道。

集说 王氏宗传曰：用刚非旅道也，故莫尚乎用柔。然柔不可过也，故莫尚乎得中。以六居五，得中位而属外体，丽乎二刚之间，故曰“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

案 处《旅》之道，审几度势，贵于明也。待人接物，亦贵于明也。然明不可以独用，故必以止静为本而明丽焉，与《晋》、《睽》之主于顺说者同。

旅之时义大矣哉！

本义 《旅》之时为难处。

程传 天下之事，当随时各适其宜。而《旅》为难处，故称其时义之大。

集说 俞氏琰曰：《旅》之时最难处，《旅》之义不可不知。盖其亨虽小，其“时义”则大。圣人小其亨而大其时义，非大旅也，大其处《旅》之道也。

钱氏一本曰：难处者，《旅》之时。难尽者，《旅》之义。或以《旅》兴，或以《旅》丧，所关甚大。

重巽以申命。

本义 释卦义也，巽顺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为“申命”也。

程传 “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顺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顺从，上下皆顺，“重巽”之象也。又重为重复之义，君子体重巽之义，以申复其命令。“申”，重复也，丁宁之谓也。

集说 石氏介曰：巽者齐也，齐者申之以命令。

朱氏震曰：巽为风，风者天之号令也，故巽为命。内巽者命之始，外巽者申前之命也。重巽之象，施之于“申命”。先儒谓不违其令，命乃行也。

《朱子语类》：问：申字是两番降命令否，曰：非也，只是丁宁反复说，便是“申命”。巽风也，风之吹物，无处不入，无物不鼓动，诏令之入人，沦肤浹髓，亦如风之动物也。

俞氏琰曰：巽之取象，在天为风，在人君为命。风者天之号令，其人物也，无不至。命者人君之号令，其入人也，亦无不至。

案 颁发号令以象天之风声，是已，然须知巽者人也。王者欲

知民之休戚，事之利弊，则必清问于下而察之周，告诫于上而行之切，此其所以“申命”也。盖始则入民情之隐，而散其不善者，终乃入人心之深，而动其善者。

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
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本义 以卦体释卦辞。“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谓初四。

程传 以卦才言也。阳刚居巽而得中正，巽顺于中正之道也。阳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顺于刚。其才如是，虽内柔可以“小亨”也。巽顺之道，无往不能入，故“利有攸往”。巽顺虽善道，必知所从。能巽顺于阳刚中正之大人则为利，故“利见大人”也。如五二之阳刚中正，大人也。巽顺不于大人，未必不为过也。

集说 胡氏瑗曰：利见大有德之人，以果断而决白之，然后所申之命令，所行之事，施之于人，莫有不顺之者。如风之及于物，罔有不入者也。

朱氏震曰：“刚巽乎中正”，则所施当乎人心。是以志行乎上下。“柔皆顺乎刚”，则物无违者。大人者九五，“刚巽乎中正”者也。

李氏舜臣曰：柔顺乎刚，“刚巽乎中正”者，所以为巽之体也。若徒以一阴潜伏谓之巽，而不究乎阴画在二阳之下，有顺乎阳刚之象，阳画在二五之位，有巽乎中正之德，则巽之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见矣。“利见大人”者，盖指二五以阳刚之画，处中正之位，而初四二阴出而顺从之，乃所以为利也。

项氏安世曰：以卦体言之，“重巽”以“申命”，是“小亨”也。以九五言之，“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是“利有攸往”也。以初六六四言

之，“柔皆顺乎刚”，是“利见大人”也。彖辞与《旅》相类，皆总陈卦义，而用“是以”二字结之。

赵氏汝楫曰：卦本乾体，一阴下生，刚有巽之之象。刚巽柔，居二五中正之位。柔既已生，皆在二五之下，有“顺乎刚”之象。

何氏楷曰：成卦之主，在初与四。阴始生而阳巽之，二五其最近者也。“刚巽乎中正”，则不暴急以忤物，故命不下格而志可行。初四各处卦下，柔皆顺刚，无有违逆，所以教命得申，成“小亨”以下之义也。

案 卦义是阴在内而阳入之，非阳在外而阴入之也。阴在内而阳入之者，将以制之也，制之者将以齐之也。刚以中正之德为巽，则能入而制之矣。至于柔皆顺刚，则岂有不受其制，而至于不齐者乎？《彖传》词义甚明，李氏项氏何氏说皆合经意。

兑，说也。

本义 释卦名义。

集说 张氏雨若曰：此释名义类《咸》，兑者无言之说，以说解兑，兑本为说，特以其说不在言而称兑耳。

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
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功矣哉。

本义 以卦体释卦辞而极言之。

程传 兑之义说也。一阴居二阳之上，阴说于阳而为阳所说也。阳刚居中，中心诚实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为说而能贞也。“利贞”，说之道宜正也。卦有刚中之德，能贞者也。说而能贞，是以上顺天理，下应人心，说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违道以干百姓之誉者，苟说之道，违道不顺天，干誉非应人，苟取一时

之说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说于民，如天地之施，感于其心而说服无致，故以之先民，则民心说随而忘其劳。率之以犯难，则民心说服于义而不恤其死。说道之大，民莫不知劝。劝，谓信之而勉力顺从。人君之道，以人心说服为本，故圣人赞其大。

集说 王氏弼曰：说而违刚则谄，刚而违说则暴，“刚中而柔外”，所以“说以利贞”也，“刚中”故“利贞”，“柔外”故说亨。

刘氏牧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柔外为顺，刚中为信，故得“顺乎天而应乎人”。

吕氏祖谦曰：当适意时而说，与处安平时而说，皆未足为难，唯当劳苦患难而说，始见真说。圣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劳苦而不辞，赴患难而不畏也。

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本义 以卦变释卦辞。

程传 《涣》之能“亨”者，以卦才如是也。《涣》之成《涣》，由九来居二，六上居四也。刚阳之来，则不穷极于下，而处得其中。柔之往，则得正位于外，而上同于五之中。巽顺于五，乃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当《涣》而比，其义相通。同五，乃从中也，当《涣》之时而守其中，则不至于离散，故能“亨”也。

集说 王氏弼曰：二以刚来居内则不穷于险，四以“柔得位乎外而与上同”。内刚而无险困之难，外顺而无违逆之乖。是以“亨”也。

孔氏颖达曰：此就九二刚德居险，六四得位从上，释所以能释险难而致亨通。

冯氏椅曰：以二四往来明卦义，“不穷”上同明“亨”。刚来不穷，即《需》“刚健”“不陷”“义不困穷”之象。

林氏希元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是六四之柔，得位乎外卦，

而上同九五。四五同德，斯足以济涣矣，故“亨”。《本义》已定，《语录》虽谓未稳而未及更改。

案 “刚来而不穷”者，固其本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致其用也。固本则保聚有其基，致用则联属有其具。

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

本义 “中”，谓庙中。

程传 “王假有庙”之义，在《萃》卦详矣。天下离散之时，王者收合人心，至于“有庙”，乃是在其中也。在中，谓求得其中，摄其心之谓也。中者，心之象。“刚来而不穷”，“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义，皆主于中也。王者拯涣之道，在得其中而已。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享帝立庙，民心所归从也。归人心之道无大于此，故云。至于“有庙”，拯涣之道极于此也。

集说 何氏楷曰：“王乃在中”者，非在庙中之谓。王者之心，浑然在中。则“不荐”之孚，直有出于仪文之外者，宜其精神之与祖考相为感格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程传 治《涣》之道，当济于险难。而卦有乘木济川之象，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险以济涣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则有济涣之功，卦有是义有是象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易以巽言“利涉大川”者三，皆以木言。《益》曰“木道乃行”，《中孚》曰“乘木舟虚”，《涣》曰“乘木有功也”。十三卦“舟楫之利”，独取诸《涣》，亦以此也。

案 “王乃在中”，谓九五居中，便含至诚感格之意。“乘木有功”，谓木在水上，便含济险有具之意。

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

本义 以卦体释卦辞。

程传 《节》之道自有亨义，事有节则能亨也。又卦之才刚柔分处，“刚得中”而不过，亦所以为节，所以能“亨”也。

集说 赵氏玉泉曰：统观全体，而刚柔适均，则刚以济柔，柔以济刚，一张一弛，唯其称也。析观二体，而二五得中，则不失之过，不失之不及。一损一益，唯其宜也。由是以“制数度”而隆杀皆中，以“议德行”而进反皆中，此《节》之所以“亨”也。

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

本义 又以理言。

程传 《节》至于极而苦，则不可坚固常守，其道已穷极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若以“苦节”为正，则其道困穷。

吴氏应回曰：中节则和，否则不和。稼穡作甘，以得中央之土也。火炎上则苦，亦以焦枯之极也。“刚得中”而能节，乃为九五之甘。柔失中而过节，则为上六之苦。故物得中则甘，失中则苦。

俞氏炎曰：凡物过节则苦，味之过正，形之过劳，心之过思，皆谓之苦。节而苦，则非通行之道，故曰“其道穷也”。

黄氏淳耀曰：合于中，即“甘”即“亨”。失其中，即“苦”即“穷”。苦与甘反，穷与亨反。

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

本义 又以卦德卦体言之，“当位”“中正”，指五。又坎为通。

程传 以卦才言也，内兑外坎，“说以行险”也。人于所说则不知已，遇艰险则思止，方说而止，为《节》之义。“当位以节”，五居尊，当位也。在泽上，有节也。当位而以节，主节者也。处得中正，节而能通也。中正则通，过则苦矣。

集说 孔氏颖达曰：更就二体及四五当位，重释行节得亨之义，以明“苦节”之穷也。

林氏希元曰：九五阳刚居尊，当位以主节于上。而所节者得其中正，是可以通行于天下。

案 “说以行险”，先儒说义未明。盖《节》有阻塞难行之象，所谓险也。而其所以“亨”者，则以其有安适之善，而无拘迫之苦，所谓说也。当位以位言，中正以德言。当位则有节天下之权，中正则能通天下之志。此三句，当依孔氏为总申彖辞之义。说则不苦，而通则不穷矣。盖上文既以全卦之善言之，此又专主九五及卦德以申之，正与《渐》卦同例。

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本义 极言《节》道。

程传 推言《节》之道，天地有节，故能成四时，无节则失序也。圣人立制度以为节，故能不伤财害民。人欲之无穷也，苟非节以制度，则侈肆至于伤财害民矣。

集说 孔氏颖达曰：天地以气序为节，使寒暑往来各以其序，则四时功成也。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也。

吴氏曰慎曰：《革》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此曰“天地节而四时成”。限止之谓《节》，改易之谓《革》。《节》浅而《革》深，《节》先而《革》后。四时举其大者言之，天地之化，刻刻相节，时时相革。

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

本义 以卦体卦德释卦名义。

程传 二柔在内，中虚为诚之象。二刚得上下体之中，中实为孚之象。卦所以为《中孚》也。“说而巽”，以二体言卦之用也。上

巽下说,为上至诚以顺巽于下,下有孚以说从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于邦国也。若人不说从,或违拂事理,岂能化天下乎?

集说 张子曰:“孚”者,覆乳之象也。夫覆乳者必刚外而柔内。虽柔内,非阳则不生,故“刚得中”而为“孚”也。

王氏宗传曰:以成卦观之,在二体则为中实,在全体则为中虚。盖中不虚则有所累,有所累,害于信者也。中不实则无所主,无所主则又失其信矣,故曰《中孚》。

案 “柔在内而刚得中”,其义甚精,非柔在内则中不虚矣,非刚得中则中又不实矣。地至虚也,然唯阴中有阳,故受天气而生物。月至虚也,然唯水阴根阳,故受日光而发照。物之雌牝,受阳精而胎化者亦然。此卦之名,所以取于乳卵者此也。老子亦曰:髣兮髴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真精之中,其中有信。盖见及此也。

又案《无妄》天德也,天德实,实则虚矣,故曰《无妄》,言其虚也。《中孚》地德也,地德虚,虚则实矣,故曰《中孚》,言其实也。唯《无妄》之主于虚也,故六爻之义,皆贵乎无谋望作为之私,反是则有妄矣。唯《中孚》之主于实也,故六爻之义,皆贵乎有诚心实德之积,反是则非孚矣。二卦之义,实相表里。

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

本义 以卦象言。

程传 信能及于“豚鱼”,信道至矣,所以“吉”也。以“中孚”涉险难,其利如乘木济用而以虚舟也。舟虚则无沈覆之患,卦虚中,为虚舟之象。

集说 王氏弼曰:用《中孚》以涉难,若“乘木舟虚也”。

郑氏湘乡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难仁也。诚动金石,言金石难诚也。“信及豚鱼”,言豚鱼难信也。

蔡氏清曰：木在泽上，既为乘木之象。外实内虚，又为舟虚之象。

吴氏曰慎曰：“豚鱼吉”，盖信及豚鱼者之吉，非豚鱼吉也。故在卦辞不可以“豚鱼吉”三字为句，当以“中孚豚鱼”为读。《彖传》“信及豚鱼”，即“中孚豚鱼”也。

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本义 信而正，则“应乎天”矣。

程传 中孚而贞，则“应乎天”矣。天之道孚贞而已。

集说 苏氏轼曰：天道不容伪。

小过，小者过而亨也。

本义 以卦体释卦名义与其辞。

程传 阳大阴小，阴得位，刚失位而不中，是“小者过”也，故为小事过。过之小小者与小事有时而当过，过之亦小，故为《小过》。事固有待过而后能亨者，过之所以能亨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顺时矫俗，虽过而通。

朱氏震曰：《小过》，小者过也。盖事有失之于偏，矫其失，必待小有所过，然后偏者反于中。谓之过者，比之常理则过也。过反于中，则其用不穷而亨矣，故曰“小者过而亨也”。

王氏宗传曰：言以过故亨也。天下固有越常救失之事，如《象》所谓“过乎恭”、“过乎哀”、“过乎俭”是也。不有所过，安能亨哉？故曰“小者过而亨也”。

案 此释义，与“《遁》而亨也”同。《遁》非不得已之事，然必《遁》而后亨。《小过》亦非不得已之事，然必过而后亨，故其释义同也。

过以利贞，与时行也。

程传 过而利于贞，谓“与时行也”。时当过而过，乃非过也，时之宜也，乃所谓正也。

集说 苏氏轼曰：《彖》之所谓“利贞”，即《象》之所谓“过乎恭”“俭”与“哀”者，时当然也。

朱氏震曰：君子制事，以天下之正理，所以《小过》者，时而已，故曰“过以利贞，与时行也”。

蔡氏渊曰：“与时行”，谓随《小过》之时而用其正也。

龚氏焕曰：道贵得中，过非所尚，然随时之宜，施当其可则过也，乃所以为中也，故曰“过以利贞，与时行也”。“与时行”而不失其贞，则过非过矣。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本义 以二五言。

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本义 以三四言。

程传 《小过》之道，于小事有过则吉者，而《彖》以卦才言吉义。“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阴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济大事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大事非刚阳之才不能济。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小过》之时，自“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堪大事，与时合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柔顺之人，能行小事。柔而得中，是行小中时。故曰“小事吉也”。刚健之人，能行大事，失位不中，是行大不中时，故曰“不可大事也”。

朱氏震曰：于小事有过而不失其正则吉，“柔得中”也。作大事非刚得位得中不能济，失位则无所用其刚，不中则才过乎刚。是以

《小过》之时，不可作大事也。

胡氏炳文曰：矫天下之枉者，以过为正。然“刚过而中”为《大过》，“柔得中”为《小过》，是则事有当过者，而皆不可外乎中也。

案 任大事贵刚，取其强毅，可以遗大投艰也。处小事贵柔，取其畏慎，为能矜细勤小也。二者皆因乎时，得中者，适乎时之谓也。此卦“柔得中”，“刚失位而不中”，则有行小事适时，而行大事则非其时之象。

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本义 以卦体言。

程传 “有飞鸟之象焉”，此一句不类《彖》体。盖解者之辞误入《彖》中。中刚外柔，飞鸟之象。卦有此象，故就“飞鸟”为义。事有时而当过，所以从宜，然岂可甚过也。如“过恭”“过哀”“过俭”，《大过》则不可，所以在《小过》也。所过当如飞鸟之遗音，鸟飞迅疾，声出而身已过，然岂能相远也，事之当过者亦如是。身不能甚远于声，事不可远过其常，在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鸟音取宜顺之义。过之道，当如飞鸟之遗音，夫声逆而上则难，顺而下则易，故在高则大。山上有雷，所以为过也。过之道，顺行则吉，如飞鸟之遗音宜顺也。所以过者，为顺乎宜也。能顺乎宜，所以大吉。

集说 王氏弼曰：施过于不顺，凶莫大焉。施过于顺，过更变而为吉也。

胡氏瑗曰：四阴在外，二阳在内，是内实外虚，故“有飞鸟之象”也。飞鸟翔空，无所依著，愈上则愈穷，是上则逆也。下附物则身可安，是下则顺也。犹君子之人，过行其事以矫世励俗，必下附人情，亦“宜下”而“不宜上”也。

朱氏震曰：上逆也，故“不宜上”。“下顺”也，故“宜下”。《小

过》之时，事有时而当过。所以从宜，不可过越已甚，不然必凶也。

俞氏琰曰：溯风而上为“逆”，随风而下为“顺”。

方氏时化曰：圣人因此卦有飞鸟之象，遂即象以戒之曰：飞鸟有遗音云。遗音如何？言“不宜上宜下大吉”云耳。夫鸟上飞则逆，下飞则顺，其大致也。今自谓宜下而不宜上焉，实为二阳讽也。

吴氏曰慎曰：以卦体言，阴乘阳为“逆”，承阳为“顺”，四阴分居上下，有逆顺之象。

案 四阳居中，则有栋梁之象，四阴居外，则有羽毛之象。君子之任大事，则为天下栋梁。修细行，则为天下羽仪。此二卦取象之意也。然以其阴阳皆过多也，故谓之《大过》、《小过》。事固有过以为中者，无嫌于过也。然必过而不失其中，乃归于无过，故栋则恶其太刚而折。太重而桡，故宜隆于上，不可桡于下也。羽则恶其柔而无立，轻而不戢，故宜就于下，不可颺于上也。《大过》之《彖》曰“刚过而中”，不桡乎下，斯为刚之中矣。《小过》之《彖》曰“柔得中”、“不宜上宜下”，斯为柔之中矣。

既济，亨。小者亨也。

本义 济下疑脱小字。

集说 陆氏铨曰：国家当极盛时，纵有好处，都只是寻常事，所以说“小者亨”。

案 亨小之义，陆氏说善。《既济》之时，自然事事亨通。然特其小者尔，圣人之制治保邦也。制度之立，纲纪之修，以为小，而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以为大。故《屯》难之时而大亨者，以其“动乎险中”，不敢安宁也。《既济》之时而亨小者，以其已安已治，四达不悖也。《彖》所以言“初吉终乱”者以此，《象》所以言“思患”“豫防”者亦以此。

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

本义 以卦体言。

程传 《既济》之时，大者固已亨矣，唯有小者未亨也。时《既济》矣，固宜贞固以守之，卦才刚柔正当其位，当位者其常也。乃正固之义，利于如是之贞也。阴阳各得正位，所以为《既济》也。

集说 俞氏琰曰：三刚三柔，皆正而位皆当。六十四卦之中，独此一卦而已，故特赞之也。

初吉，柔得中也。

本义 指六二。

程传 二以柔顺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济之功。二居下体，方济之初也，而又善处，是以吉也。

集说 梁氏寅曰：《既济》“柔得中”在下卦，则“初吉”而“终乱”。以文明已过，而坎险继之也。《未济》柔得中在上卦，则始未济而终亨，以出乎坎险，而正当文明也。

案 凡易义以刚中为善，而《既济》、《未济》皆善柔中者。《既济》以内卦为主，至外卦则向乎《未济》矣。《未济》亦以内卦为主，至外卦则向乎《既济》矣。亦犹《泰》之善在二，而《否》之善在五。

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程传 天下之事，不进则退，无一定之理，济之终不进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乱至矣，盖其道已穷极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时极道穷，理当必变也，圣人至此奈何？曰：唯圣人为能通其变于未穷，不使至于极也，尧舜是也，故有终而无乱。

集说 侯氏行果曰：由止故物乱而穷也。《乾凿度》曰：《既济》、《未济》者，所以明戒慎，全王道也。

胡氏瑗曰：天下久治，则人苟安，万务易坠，祸患不警，故持盈

守成之道，当须至兢至慎，然后可以久济。苟止于逸乐，不自省惧，以为终安，乱斯至矣，此圣人深戒之辞。

张氏清子曰：卦曰“终乱”，而《彖》曰“终止则乱”，非终之能乱也。于其终而有止心，此乱之所由生也。

俞氏琰曰：人之常情，处无事则止心生，止则怠，怠则有患而不为之防，此所以乱也。当知“终止则乱”，不止则不乱也。

未济，亨。柔得中也。

本义 指六五言。

程传 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五以柔居尊位，居刚而应刚，得柔之中也。刚柔得中，处《未济》之时可以“亨”也。

集说 蔡氏渊曰：《既济》之后必乱，故主在下卦而“亨”取二。《未济》之后必济，故主在上卦而“亨”取五。

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程传 据二而言也。二以刚阳居险中，将济者也。又上应于五，险非可安之地。五有当从之理，故果于济如“小狐”也。既果于济，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于险中也。其进锐者其退速，始虽勇于济，不能继续而终之，无所往而利也。虽阴阳不当位，然刚柔皆相应。当《未济》而有与，若能重慎，则有可济之理。二以“汔济”，故“濡尾”也。卦之诸爻皆不得位，故为《未济》。《杂卦》云：“《未济》，男之穷也”。谓三阳皆失位也。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

集说 《朱子语类》云：“小狐汔济”，汔字训几，与《井》卦同。既曰几，便是未出坎中。

郭氏鹏海曰：《既济》之吉，以“柔得中”。《未济》之“亨”，亦以

“柔得中”，则敬慎胜也。《既济》之“乱”以终止，《未济》之“无攸利”以“不续终”，则克终难也。《既济》之贞以“刚柔正”，《未济》之可济以“刚柔应”，则交济之功也。既曰“柔得中”，而又有“不续终”之戒，可见济事无可轻忽之时。既曰“不当位”，又著刚柔之应，可见得人无不可济之事。

吴氏曰慎曰：《既济》曰“终止则乱”，此曰“无攸利，不续终也”，盖事之《既济》而生乱，与《未济》而无终者，皆一念之怠为之，君子是以贵“自强不息”。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一

象上传

本义 象者，卦之上下两象。及两象之六爻，周公所系之辞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本义 “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义，此独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则见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复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刚，则“自强”而“不息”矣。

程传 卦下象，解一卦之象。爻下象，解一爻之象。诸卦皆取象以为法，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圣人莫能体，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见天道也。“君子以自强不息”，法“天行”之“健”也。

集说 游氏酢曰：至诚无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纯是也。未能无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强也，若颜子三月不违仁是也。

《朱子语类》云：乾重卦上下皆《乾》，不可言两天。昨日行，一天也。今日又行，亦一天也。其实一天而行健不已。有重天之象，

此所以为“天行健”。坤重卦上下皆《坤》，不可言两地，地平则不见其顺，必其高下层层，有重地之象，此所以为“地势坤”。

问天运不息，“君子以自强不息”。曰：非是说天运不息，自家去赶逐，也要学它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则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又曰：天运不息，非特四时为然，虽一日一时，顷刻之间，其运未尝息也。

胡氏炳文曰：上经四卦，《乾》曰“天行”，《坤》曰“地势”，《坎》曰“水洊至”，《离》曰“明两作”，先体而后用也。下经四卦，《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随风”，《兑》曰“丽泽”，先用而后体也。乾坤不言重，异于六子也。称健不称乾，异于坤也。

蔡氏清曰：孔子于释卦名卦辞之后，而复加之以《大象》者，盖卦名卦辞之说有限，而圣人胸中义理无穷。故自“天行健”至“火在水上《未济》”，自“君子自强不息”至“慎辩物居方”，皆圣人之蕴，因卦以发者也。

林氏希元曰：夫子赞易，既释卦名卦辞，而有《彖传》、《文言》诸作矣。见得易理无穷，又合二体之象，作《传》以发明之。

何氏楷曰：健而无息之谓乾，《中庸》言至诚无息者，通之于天也。自强言不息，不言无息，学之为法天事耳。始于不息，终于无息，故《中庸》于无息之下文，而推原之曰不息则久。自强之法何如？曰主敬，君子庄敬日强。

案《彖传》释名，或举卦象，或举卦德，或举卦体。《大象传》则专取两象以立义，而德体不与焉。又彖下之辞，其于人事所以效动趋时者，既各有所指矣。《象传》所谓先王大人后君子之事，固多与《彖》义相发明者。亦有自立一义，而出于《彖传》之外者，其故何也？曰：彖辞爻辞之传，专释文周之书。《大象》之传，则所以示人读伏羲之易之凡也。盖如卦体之定尊卑，分化应，条例详密，疑皆至文王而始备。伏羲画卦之初，但如《说卦》所谓天地山泽雷风水

火之象而已。因而重之，亦但如《说卦》所谓八卦相错者而已。其象则无所不像，其义则无所不包，故推以制器，则有如《系传》之所陈，施之卜筮，亦无往不可以类物情而该事理也。夫子见其如此，是故象则本乎羲，名则因乎周，义则断以己。若曰：先圣立象以尽意，而意无穷也。后圣系辞以尽言，而言难尽也。存乎学者之神而明之而已矣，此义既立，然后学者知有伏羲之书。知有伏羲之书，然后可以读文王之书。此夫子传《大象》之意也。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本义 “阳”，谓九。“下”，谓潜。

程传 阳气在下，君子处微，未可用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夫子于《乾》、《坤》初爻，揭阴阳二字以明易之大义。《乾》初曰“阳在下”，《坤》初曰“阴始凝”。扶阳抑阴之意，已见于言辞之表。

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程传 见于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

集说 陆氏希声曰：阳气见于田，则生植利于民。圣人见于世，则教化渐于物。故曰“德施普也”。

梁氏寅曰：“德施普”，正孟子所谓正己而物正者也。所谓“德施”，岂必博施济众，乃谓之施乎。盖闻其风而兴起者，无非其德之施也。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本义 “反复”，重复践行之意。

程传 进退动息，必以道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三以自修，故曰“反复”。四以自试，故曰

进退。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本义 可以进而不必进也。

程传 量可而进，适其时则无咎也。

集说 石氏介曰：“进无咎也”一句，是承“或跃在渊”言，非决其疑也。盖曰如此而进，斯无咎耳。

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本义 “造”，犹作也。

程传 大人之为，圣人之事也。

集说 徐氏几曰：“大人造”者，圣人作也。龙以飞而在天，犹大人以作而居位。“大人”释“龙”字，“造”释“飞”字。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程传 盈则变，“有悔”也。

集说 谷氏家杰曰：亢不徒以时势言，处之者与时势俱亢方谓之盈，“不可”二字，圣人深为处盈者致戒。

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本义 言阳刚不可为物先，故六阳皆变而吉。

“天行”以下，先儒谓之《大象》。“潜龙”以下，先儒谓之《小象》。后放此。

程传 “用九”，天德也。天德阳刚，复用刚而好先，则过矣。

集说 谷氏家杰曰：一岁首春，一月首朔，似有首矣。然春即腊之底，朔即晦之极，浑浑全全，要之莫知所终，引之鸟有其始，更无可为首也。“用九”者，全体天德，循环不已，圣人之御天者此也。

案 此“不可为首”，与“不可为典要”语势相似，非戒辞也。若言恐用刚之太过，不可为先。则“天德”两字，是至纯至粹，无以复加之称。非若刚柔仁义倚于一偏者之谓，尚恐其用之太过而不可为先，则非所以为天德矣。程子尝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盖即“不可为首”之义。如所谓不可端倪，不可方物，亦此意也。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本义 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势之顺，则见其高下相因之无穷，至顺极厚，而无所不载也。

程传 坤道之大犹乾也，非圣人孰能体之，地厚而其势顺倾，故取其顺厚之象。而云“地势坤”也，君子观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载庶物。

集说 《朱子语类》云：高下相因只是顺，然唯其厚，所以高下只管相因去，只见得它顺。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则倾陷了，不能如此之无穷矣。君子体之，唯至厚为能载物。

林氏希元曰：“地势坤”，言地势顺也。于此就见其厚，故“君子以厚德载物”。盖坤之象为地，重之又得《坤》焉。则是地之形势，高下相因，顿伏相仍，地势之顺，亦唯其厚耳。不厚，则高下相因便倾陷了，安得如此之顺。唯其厚，故能无不持载，故君子厚德以承载天下之物。夫天下之物多矣，君子以一身任天下之责。群黎百姓，倚我以为安。鸟兽昆虫草木，亦倚我以为命。使褊心凉德，其何以济，而天下之望于我者亦孤矣。

履霜 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本义 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当从之。“驯”，顺习也。

程传 “阴始凝”而为霜，渐盛则至于“坚冰”。小人虽微，长则渐至于盛，故戒于初。“驯”，谓习。习而至于盛。习，因循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驯”，犹狎顺也。若鸟兽驯狎然，言顺其阴柔之道，习而不已，乃至“坚冰”也。于“履霜”而逆以“坚冰”为戒，所以防渐虑微，慎终于始。

邱氏富国曰：《乾》初九，《小象》释之以“阳在下”。《坤》初六，《小象》释之以“阴始凝”。圣人欲明九六之为阴阳，故于《乾》、《坤》之初画言之。

胡氏炳文曰：上六曰“其道穷也”，由初六顺习其道，以至于穷耳。两其“道字”具载始末，经曰“坚冰至”，要其终也。《传》曰“至坚冰”，原其始也。

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程传 承天而动，“直以方”耳，“直方”则大矣。“直方”之义，其大无穷。地道光显，其功顺成，岂习而后利哉。

集说 王氏安石曰：六二之动者，六二之德，动而后可见也。因物之性而生之，是其“直”也。成物之形而不易，是其“方”也。

王氏宗传曰：《坤》之六二，以顺德而处正位。六爻所谓尽地之道者，莫二若也，故曰“地道光也”。

项氏安世曰：《乾》以九五为主爻，《坤》以六二为主爻。盖二卦之中，唯此二爻既中且正。又五在天爻，二在地爻，正合乾坤之本义也。《乾》主九五，故于五言《乾》之大用，而九二止言乾德之美。《坤》主六二，故于二言坤之大用，而六五止言坤德之美。六二之“直”，即至柔而动刚也。六二之“方”，即至静而德方也。其“大”，即“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也”。其“不习无不利”，即“《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也。六二盖全具坤德者。孔子惧人不晓六二何由兼有乾直，故解之曰：“六二之功，直以方也。”言坤动也刚，所以能直也。又惧人不晓六二何由无往不利，故又解之曰：“地道光也。”言地道主六二，犹《乾》之九五，言乃位乎天德也。

蔡氏清曰：地道是直方，地道之光是直方而大处，直方而大，即便“不习无不利”。

叶氏尔瞻曰：直以方，看一以字。六二之动方矣，然由其存乎内者直，是以见乎外者方也。

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程传 夫子惧人之守文而不达义也，又从而明之，言为臣处下之道，不当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义所当为者，则以时而发，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时也。非含藏终不为也，含而不为，不尽忠者也。“或从王事”，《象》只举上句，解义则并及下文，它卦皆然。“或从王事”而能“无成有终”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浅暗之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岂能“含章”也。

集说 吕氏祖谦曰：《传》云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此极有意味，寻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锄治骄矜，深匿名迹。然愈锄愈生，愈匿愈露者，盖不曾去根本上理会，自己知未光大，胸中浅狭，才有一功一善，便无安著处。虽强欲抑遏，终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虽抑遏固闭，终必泛滥，若瓶大则自不泛滥，都不须闲费力。

王氏申子曰：含非含藏终不发也，待时而后发也。“或从王事”而能“无成有终”者，必其知之光大也。浅暗者有善唯恐人不知，岂能含晦哉！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程传 能慎如此，则无害也。

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本义 文在中而见于外也。

程传 黄中之文，在中不过也。内积至美而居下，故为“元吉”。

集说 谷氏家杰曰：“黄裳”，是中德之发为文治也。《象》又推本于在中，谓文岂由外袭者哉！文德实具于中故也。中具于内曰“黄中”，中见于外曰“黄裳”。文在中乃闾然之章，不显之文也，即美在其中意。

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程传 阴盛至于穷极，则必争而伤也。

集说 赵氏汝楫曰：《乾》曰“亢龙有悔，穷之灾也。”《坤》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乾》至上而穷则灾，《坤》至上而穷则战，战则不止于悔。

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本义 初阴后阳，故曰“大终”。

程传 阴既贞固不足，则不能永终，故“用六”之道，利在盛大于终。能大于终，乃“永贞”也。

集说 荀氏爽曰：阳欲“无首”，阴以“大终”。

程氏迥曰：《乾》以元为本，所以“资始”。《坤》以贞为主，所以“大终”。

《朱子语类》云：阳为大，阴为小，阴皆变为阳，所谓“以大终”也，言始小而终大也。

俞氏琰曰：《坤》体本小，变为《乾》则其用大，故曰“以大终也”。

陆氏振奇曰：“元亨利贞”，虽《乾》、《坤》有同德，然《乾》重“元”，以元为统。《坤》重“贞”，以贞为安。

程氏敬承曰：阳之极不为首，是“无首”也。阴之极“以大终”，是“无终也”。终始循环，变化无端，造化之妙固如此。

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本义 坎不言水而言云者，未通之意。经纶治丝之事，经引之，纶理之也。《屯》难之世，君子有为之时也。

程传 坎不云“雨”而云“云”者，云为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为《屯》。君子观《屯》之象，经纶天下之事，以济于屯难。经、纬、纶、缉，谓营为也。

集说 李氏舜臣曰：坎在震上为《屯》，以云方上升，畜而未散也。坎在震下为《解》，以雨泽既沛，无所不被也。故雷雨作者，乃所以散《屯》。而云雷方兴，则《屯》难之始也。

项氏安世曰：经者立其规模，纶者纠合而成之，亦有艰难之象焉。经以象雷之震，纶以象云之合。

冯氏椅曰：云雷方作而未有雨，有《屯》结之象。君子观象以治世之《屯》，犹治丝者，既经之又纶之，所以解其结而使就条理也。

吴氏澄曰：君子治世犹治丝，欲解其纷乱。《屯》之时，必欲解其郁结也。

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程传 贤人在下，时苟未利，“虽磐桓”未能遂往济时之《屯》。然有济屯之志，与济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九当屯难之时，以阳而来居阴下，为“以贵下贱”之象。方《屯》之时，阴柔不能自存，有一刚阳之才，众所归从也。更能自处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于下，何有贵乎？夫以刚明之才，而下于阴柔，以能济屯之才，而下于不能，乃“以贵下贱”也，况阳之于阴，自为贵乎！

集说 王氏弼曰：不可以进，故“磐桓”也。非为晏安弃成务也，故“虽磐桓，志行正也”。

杨氏万里曰：“磐桓”不进，岂真不为哉！居正有待，而其志未

尝不欲行其正也。故周公言“居贞”，而孔子言“行正”。

王氏申子曰：初“磐桓”有待者，其志终欲行其正也。况当《屯》之时，阴柔者不能自存，有一阳刚之才，众必从之以为主。而初又能“以贵下贱”，大得民心。在上者果能建之以为侯，则《屯》可济矣，故利。

胡氏炳文曰：《乾》、《坤》初爻，提出阴阳二字，此则以阳为贵，阴为贱，阳为君，阴为民，阴阳之义益严矣。

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程传 六二居《屯》之时，而又“乘刚”，为刚阳所逼，是其患难也。至于十年，则难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与正应合也。十，数之终也。

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程传 事不可而妄动，以从欲也。“无虞”而“即鹿”，以贪禽也。当《屯》之时，不可动而动，犹“无虞”而“即鹿”，以有从禽之心也。君子则见几而舍之不从，若往则可吝而困穷也。

集说 杨氏简曰：夫无虞而即鹿者，心在乎禽为禽所蔽。虽无虞犹漫往，不省其不可也。动于利禄，不由道而漫往求者如之。君子则舍之，往则吝则穷也。

蔡氏清曰：从字重，是心贪乎禽也。故著以字，所谓禽荒者也，是以身徇物也。

案 《象传》有单字成文者，如此爻“穷”也，下爻“明”也，是即起例处。余卦放此。

求而往，明也。

程传 知己不足，求贤自辅而后往，可谓明矣。居得致之地，

己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

集说 胡氏瑗曰：必待人求于己，然后往而应之。非君子性修智明，其能与于斯乎！

俞氏琰曰：彼求而我往，则其往也，可以为明矣。如不待其招而往，则是不知去就之义，谓之明可乎！

蒋氏悌生曰：指从九五，凡退下为“来”，进上为“往”。

案 《传》义皆谓己求人，胡氏俞氏蒋氏，皆作人求己。而已往从之，于求而往三字语气亦叶。又易例六四应初九，从九五，皆有吉义，故作从初从五俱可通。

屯其膏，施未光也。

程传 膏泽不下及，是以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集说 谷氏家杰曰：“施”字当“泽”字，泽屯而不施，即“未光”，非谓得施而但未光也。

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程传 《屯》难穷极，莫知所为，故至泣血。颠沛如此，其能长久乎？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时也。分三而又两之，足以包括众理。“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集说 杨氏简曰：“何可长”者，言何可长如此也。非唯深悯之，亦覬其变也，变则庶乎通矣。

案 《象传》凡言“何可长”者，皆言宜速反之，不可迟缓之意，如杨氏之说。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本义 “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渐也。

程传 “山下出泉”，出而遇险，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

蒙晦，未知所适也。君子观《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观其出而未能通行，则以果决其所行，观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则以养育其明德也。

集说 周子曰：“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则渎矣，“渎则不告”也。“山下出泉”，静而清也。汨则乱，乱不决也。慎哉其唯时中乎！

王氏宗传曰：不曰“山下有水”，而曰“山下出泉”云者，泉者水之源，所谓纯一而不杂者矣。

真氏德秀曰：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壅于沙石，岂能遽达哉！唯其果决必行，虽险不避，故终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则其行虽果，而易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唯其静止，故泉源之出者无穷，有止而后有行也。君子观《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

徐氏几曰：《蒙》而未知所造也，必体坎之刚中，以决果其行而达之。《蒙》而未有所害也，必体艮之静止，以养育其德而成之。

蔡氏清曰：“果行育德”，是内外动静交相养之道。养《蒙》之道，不外乎此。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本义 “发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惩戒所以正法也。

程传 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罚，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渐至于化也。或疑“发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诛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盖后之论刑者，不复知教化在其中矣。

集说 项氏安世曰：刑之于小，所以脱之于大，此圣人用刑之本心也。所以正法，非所以致刑也。至其极也，用师击之，犹为御而不寇。盖圣人之于蒙，哀矜之意常多。此九二之“包蒙”，所以为一卦之主也与。

子克家，刚柔接也。

本义 指二五之应。

程传 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专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专也。二与五刚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刚中之道，成“发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则二虽刚中，安能尸其事乎！

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本义 “顺”，当作慎，盖“顺”“慎”古字通用。荀子“顺墨”作“慎墨”，且行不慎，于经意尤亲切。

程传 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顺，不可取也。

集说 熊氏良辅曰：《蒙·小象》凡三顺字，只是一般，不必以“不顺”为“不慎”。盖六三所行不顺，故勿用取之。

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本义 实，叶韵去声。

程传 《蒙》之时，阳刚为“发蒙”者，四阴柔而最远于刚，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贤者，无由得明矣。故困于蒙可羞吝者，以其独远于贤明之人也。不能亲贤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实”，谓阳刚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阳主生息，故称“实”。阴主消损，故不得言实。

项氏安世曰：初三近九二，五近上九，三五皆与阳应，唯六四所比所应皆阴，故曰“独远实也”。

王氏申子曰：阳实阴虚，“独远实”者，谓于一卦之中，独不能近阳实之贤，故困于蒙而无由达也。

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程传 舍己从人，顺从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优于天下矣。

集说 胡氏一桂曰：“顺”，以爻柔言。“巽”，以志应言。

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本义 “御寇”以刚，上下皆得其道。

程传 “利用御寇”，上下皆得其顺也。上不为过暴，下得击去其蒙，“御寇”之义也。

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本义 “云上于天”，无所复为，待其阴阳之和而自雨尔。事之当需者，亦不容更有所为。但饮食宴乐，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为，则非需也。

程传 云气蒸而上升于天，必待阴阳和洽，然后成雨。云方上于天，未成雨也，故为须待之义。阴阳之气，交感而未成雨泽。犹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于用也。君子观“云上于天，需”而为雨之象，怀其道德，安以待时，饮食以养其气体，宴乐以和其心志，所谓居易以俟命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不言“天上有云”，而言“云上于天”者，若是天上有云，无以见欲雨之义，故云“云上于天”。是天之欲雨，待时而落，所以明《需》。

胡氏瑗曰：“饮食”者所以养身也，“宴乐”者所以宁神也，是亦“乐天知命”，居易俟时耳。

《朱子语类》云：“需”，待也。“以饮食宴乐”，谓更无所为，待之而已。待之须有至时，学道者亦犹是也。

吴氏澄曰：“宴”者，身安而它无所营作。“乐”者，心愉而它无

所谋虑也。“饮食”则素其位，而“宴乐”则不愿乎外也。

谷氏家杰曰：“云上于天”，而后可以待雨。君子有为于前，而后可以待治。不然，不几于坐废乎。

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程传 处旷远者，不犯冒险难而行也。阳之为物，刚健上进者也。初能需待于旷远之地，不犯险难而进，复宜安处不失其常，则可以“无咎”矣。虽不进而志动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时也，安静自守，志虽有须，而恬然若将终身焉，乃能用常也。

集说 孙氏质卿曰：不犯难而行，便是常。不失常，便是恒德。人唯中无常主，或为才能所使，或为意气所动，或为事势所激，虽犯难而不顾耳，所以不失常最难。“饮食宴乐”，不失常也。若能不失常，更有何事。

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本义 “衍”，宽意。以宽居中，不急进也。

程传 “衍”，宽绰也。二虽近险，而以宽裕居中，故“虽小有言”语及之，“终”得其“吉”，善处者也。

集说 杨氏简曰：衍在中者，言胸中宽衍平夷。初不以进动其心，亦不以小言动其心，夫如是“终”“吉”，以九二得其道故也。

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本义 “外”，谓外卦。“敬慎不败”，发明占外之占，圣人示人之意切矣。

程传 三切逼上体之险难，故云“灾在外也”。“灾”，患难之通称，对“眚”而言则分也。三之“致寇”，由己进而迫之，故云“自我”。寇自己致，若能敬慎，量宜而进，则无丧败也。《需》之时，须而后进

也。其义在相时而动，非戒其不得进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

集说 《朱子语类》：问：“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细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险处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唯恐有失之之意，如思虑两字。思是恁地思去，虑是怕不恁地底意思。

项氏安世曰：寇虽在外，然亦不自至，我有以致之则至。我敬慎而无失，则虽与之逼，亦无败理。

邱氏富国曰：坎险在外，未尝逼人。由人急于求进，自逼于险，以致祸败。《象》以“自我”释之，明致灾之由，不在它人也。

需于血，顺以听也。

程传 四以阴柔居于险难之中，不能固处，故退出自穴。盖阴柔不能与时竞，不能处则退。是顺从以听于时，所以不至于凶也。

集说 杨氏简曰：六四入险而伤，然不言吉凶何也？能需而退听故也。易之为道，无所不通，虽如四之入险而伤，其处之亦有道，六与四皆柔，故有顺听之象。

吴氏澄曰：谓六四柔顺以听从于九五也。

胡氏炳文曰：三能敬，则虽迫坎之险而不败，四能顺，则虽陷坎之险而可出，敬与顺，固处险之道也。

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程传 需于酒食而贞且吉者，以五得中和正而尽其道也。

集说 梁氏寅曰：言以“中正”，见其饮宴者非耽乐也。

张氏振渊曰：内多欲则有求治太急之患，德唯中正，所以需合于贞而得吉。中正，即孚贞意，是推原所以能需处。

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本义 以阴居上，是为当位，言“不当位”未详。

程传 不当位，谓以阴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阴为所安，《象》复尽其义，明阴宜在下，而居上为“不当位”也。然能敬慎以自处，则阳不能陵，终得其吉，“虽不当位”，而未至于大失也。

集说 吕氏祖谦曰：《需》初九、九五二爻之吉，固不待言。至于余四爻，如二则“小有言终吉”，如三之象则曰“敬慎不败”，四之象则曰“顺以听”也，上则曰“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大抵天下之事，若能款曲停待，终是少错。

蔡氏清曰：虽不当位，谓其阴居险极，正与《困》上六“困于葛藟，未当也”一般。

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本义 天上水下，其行相违，作事谋始，讼端绝矣。

程传 天上水下，相违而行，二体违戾，讼之由也。若上下相顺，讼何由兴，君子观象，知人情有争讼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谋其始，绝讼端于事之始，则讼无由生矣，谋始之义广矣，若慎交结明契券之类是也。

集说 吴氏澄曰：水行而下，天行而上，其行两相背戾，是“违行”也。

胡氏炳文曰：凡事有始有中终《讼》“中吉终凶”，然能谋于其始，则讼端既绝，“中”与“终”不必言矣。

林氏希元曰：讼不兴于讼之日，而兴于作事之始，作事不豫谋，此讼端之所由起也，故君子于其始而谋之，看事理有无违碍，人情有无违拂，终久有无祸患，凡其事之不善而可以致讼者，皆杜绝之而不为，则讼端无自起矣。

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程传 六以柔弱而讼于下，其义固不可长永也，永其讼，则不

胜而祸难及矣。又于“讼”之初，即戒讼非可长之事也，柔弱居下，才不能讼，虽“不永所事”，既讼矣，必有小灾，故“小有言也”。既不永其事，又上有刚阳之正应，辩理之明，故终得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讼之义，同位而相应相与者也，故初于四为获其辩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讼者也，故二与五为对敌也。

集说 王氏申子曰：止讼于初者上也，故于“讼”之初，即以“讼不可长”为戒。

俞氏琰曰：《彖传》云“讼不可成”，盖言讼之通义，而不欲其成。爻传云“讼不可长”，盖言初为讼端，而不欲其长。

不克讼，归而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本义 掇，自取也。

程传 义既不敌，故不能讼，归而逋窜，避去其所也，自下而讼其上，义乖势屈，祸患之至，犹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上两句皆是爻辞，下两句方是《象传》，如《需》之上六《象传》句法。

王氏申子曰：知义不克归而逋窜，犹可免祸。若不知自反，则祸患之至，如掇拾而取之矣。《彖》称二“刚来而得中”，而爻义乃如此，盖《彖》总言一卦之体，爻则据其时之用以言之也。

食旧德，从上吉也。

本义 从上吉，谓随人则吉，明自主事则无成功也。

程传 守其素分，虽从上之所为非由己也，故无成而终得其吉也。

集说 乔氏中和曰：三“食旧德”，其卒也，斯谋斯猷，皆我后之德。从王事而无成，何以讼为，故“从上吉”。

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程传 能如是则为无失矣，所以吉也。

集说 邱氏富国曰：二沮于势，四屈于理，此二之美所以止于“无咎”，而四之贞所以为“不失也”。

讼元吉，以中正也。

本义 中则听不偏，正则断合理。

程传 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

集说 杨氏启新曰：中正，则虚心尽下而听不偏，因事求情而断合理，此之谓大人也。

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程传 穷极讼事，设使受服命之宠，亦且不足敬而可贱恶，况又祸患随至乎。

集说 蔡氏清曰：“亦不足敬”，且据其以讼得服言也，况终必见褫乎，犹《益》上九曰“莫益之，偏辞也”。

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本义 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养民则可以得众矣。

程传 地中有水，水聚于地中，为众聚之象，故为师也。君子观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众也。

集说 陈氏琛曰：地中有水，犹民中有兵，非《师》之象乎。君子观《师》之象，必容保其民，必畜其兵众焉。盖田以民分，兵以赋出，故当无事之时，必制田里，教树畜，使比闾族党州乡之民，无不各得其养，民既有养，则所谓伍两卒旅军师之众，以为他日折衝御侮之用者，皆畜于此矣，苟平时海之无其方，则缓急谁复为之用哉。

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传 师出当以律，失律则凶矣，虽幸而胜，亦凶道也。

集说 蔡氏清曰：不曰“否臧凶”，而曰“失律凶”者，明否臧之为“失律”也。

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程传 在师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宠任也。天，谓王也。人臣非君宠任之，则安得专征之权，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专主其事，故发此义，与前所云世儒之见异矣。王三锡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怀万邦”也。

集说 干氏宝曰：锡命，非私也，安万邦而已。

邱氏富国曰：王者用兵非得已，嗜杀岂其本心，故三锡之命，唯在于怀绥万邦而已。

谷氏家杰曰：不曰威而曰怀，见王者用师之本心。

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程传 倚付二三，安能成功，岂唯无功，所以致凶也。

集说 杨氏简曰：行师之法，权归一将，使众主之，凶之道也。众所不一，必无成功，九二既作帅，六三居二之上，有权不归一之象。

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本义 知难而退，师之常也。

程传 行师之道，因时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为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无咎。

集说 杨氏时曰：师以右为主，常也。左次则失常矣，然四以柔顺之资，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退而左次，未为失常也。

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程传 长子，谓二。以中正之德合于上，而受任以行，若复使其余者众尸其事，是任使之不当也，其凶宜矣。

集说 孔氏颖达曰：“以中行”，是九二居中也，“使不当”，谓六三失位也。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本义 圣人之戒深矣。

程传 大君持恩赏之柄，以正军旅之功，师之终也，虽赏其功，小人则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乱邦，小人恃功而乱邦者，古有之矣。

集说 杨氏简曰：师之终功成，“大君有命”，所以赏功也。正功，言赏必当功，不可差失也。“开国承家”之始，其初不可用小人也，于此始言“勿用”者，因此赏功，原其始也。用小人为将帅，幸而成功，则难于不赏，使之开国承家，则害及民，必乱邦也，去一害民者，又用一害民者，以乱易乱，必不可。

胡氏炳文曰：“王三锡命”，命于行师之始，“大君有命”，命于行师之终，怀邦乱邦，“丈人”“小人”之所以分，此固圣人之所深虑远戒也。

邵氏宝曰：“弟子舆尸”，戒于师始。“小人勿用”，戒于师终。始无弟子，则终无小人，即使有之，或赏而不封，或封而不任，不任亦不用也。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本义 地上有水，水比于地，不容有间，建国亲侯，亦先王所以比于天下而无间者也，《彖》意人来比我，此取我往比人。

程传 夫物相亲比而无间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为比也，先

王观《比》之象，“以建万国，亲诸侯”，建立万国，所以比民也，亲抚诸侯，所以比天下也。

集说 张氏浚曰：水行地上，小大相比，率以归东，先王法之，“建万国”以下比其民，“亲诸侯”以上比其君，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相维，顺以听命，制得其道也。

《朱子语类》云：伊川言建万国以比民，民不可尽得而比，故建诸侯使比民，而天下所亲者诸侯而已，这便是比天下之道。

冯氏当可曰：地上之水，异源同流，畎浍相比，以比于川，九川相比，以比于海，如万国诸侯，大小相比，而方伯连帅，率之以比于天子也。

胡氏炳文曰：《师》之“客民畜众”，井田法也，可以使民自相合而无间，《比》之建国亲侯，封建法也，可使君与民相合而无间。

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程传 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则终致有它之吉，其始不诚，终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

集说 蒋氏悌生曰：爻辞“有孚”凡两更端，及“盈缶”等语，《象传》皆略之，直举初六为言，可见《比》之要道，在乎始先，此义与卦辞“后夫凶”之意相发明。

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本义 得正则不自失矣。

程传 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为戒严密，二虽中正，质柔体顺，故有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后凶乎。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礼至然后出也。

集说 朱氏震曰：六二柔也，恐其自失也，二处乎内，待上之

求，然后应之，“比之自内”者也，故曰“不自失也”。

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程传 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于匪人，必将反得悔吝，其亦可伤矣，深戒失所比也。

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程传 “外比”谓从五也，五刚明中正之贤，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贤且“从上”，所以吉也。

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

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本义 由上之德，使不偏也。

程传 显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处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为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处正得中也，《比》与《随》是也。言“中正”者，得中与正也，《讼》与《需》是也，礼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顺取逆也，顺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谓去者为逆，来者为顺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来者抚之，去者不追也，不期诫于亲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远近如一也。

集说 邱氏富国曰：“舍逆”，谓舍上一阴，阴以乘阳为逆也。“取顺”，谓取下四阴，阴以承阳为顺也，失上一阴，故曰“失前禽”。

胡氏炳文曰：《师》之使不当，谁使之，五也；《比》之使中，谁使之，亦五也。

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本义 以上下之象言之，则为“无首”，以终始之象言之，则为

无终，无首则无终矣。

程传 《比》既“无首”，何所终乎。相比有首，犹或终违，始不以道，终复何保，故曰“无所终”也。

集说 杨氏简曰：由初而比之，其比也诚，比不于其初，及终而始求比，不忠不信，人所不与，凶之道也。“首”，初也。有始则有终，无始何以能终，故曰“无所终”也。

蒋氏悌生曰：即卦辞“后夫凶”之义。

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本义 风有气而无质，能畜而不能久，故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积而远施也。

程传 “乾之刚健而为巽所积，夫刚健之性，唯柔顺为能畜止之，虽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刚健也，但柔顺以扰系之耳，故为《小畜》也。君子观《小畜》之义，以懿美其文德，畜聚为蕴畜之义，君子所蕴畜者，大则道德经纶之业，小则文章才艺，君子观《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义为小也。

集说 林氏希元曰：大风一过，草木皆为屈桡，过后则旋复其归，是能畜而不能久也，有气而无质故也。

复自道，其义吉也。

程传 阳刚之才，由其道而复，其义吉也。初与四为正应，在畜时乃相畜者也。

集说 张氏浚曰：能反身以归道，其行己必不悖于理，是能自畜者也。故曰“其义吉”。

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本义 “亦”者，承上爻义。

程传 二居中得正者也，刚柔进退，不失乎中道也。阳之复，其势必强，二以处中，故虽强于进，亦不互于过刚，过刚乃自失也。爻止言牵复而吉之义，象复发明其在中之美。

集说 杨氏万里曰：初安于复，故为“自复”，二勉于复，故为“牵复”，能勉于复，故亦许其不自失。

俞氏琰曰：往而不复，则不能不自失。既复矣，则亦不自失也，云“亦”者，承上爻之义，以初九之不失而亦不失也。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本义 程子曰：说辐反目，三自为也。

程传 夫妻反目，盖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处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进，犹夫不能正其室家，故致反目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下卦三阳，皆为巽所畜者也，初九止之于初，不施畜止而自复于道，无过可补，此畜之最美者也。九二已动而后牵之，牵而后复，畜而后止，已用力矣，以其在中而未远，故亦不至于失道。“亦”之为言，犹可之辞也。九三刚已过中而后畜之，四当其上，其势必至于相拂，如人已升舆辐说，系而止之，夫不行正，妻反目而争之，故曰“不能正室”也。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程传 四既“有孚”，则五信任之，与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则“血去”可知，举其轻者也，五既合志，众阳皆从之矣。

集说 郭氏忠孝曰：上合志者，合九五有孚之志，唯其上合志，是以能畜也。

王氏宗传曰：但云“惕出”，则“血去”可知，盖谓恐惧犹免，则伤害斯远矣，举轻以见重也。

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程传 “有孚挛如”，盖其邻类皆牵挛而从之，与众同欲，不独有其富也。君子之处艰厄，唯其至诚，故得众力之助，而能济其众也。

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程传 “既雨既处”，言畜道积满而成也。阴将盛极，君子动则有凶也。阴敌阳，则必消阳，小人抗君子，则必害君子，安得不疑虑乎？若前知疑虑而警惕，求所以制之，则不至于凶矣。

集说 杨氏简曰：既畜而通矣，而又往致其畜则犯矣，非其道也，有所疑，疑其不顺也，《坤》上六曰“阴疑于阳”，亦此也，凶道也。

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本义 程传备矣。

程传 天在上，泽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当如是，故取其象而为《履》。君子观《履》之象，以辨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终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称德，则君举而进之，士修其学，学至而君求之，皆非有予于己也。农工商贾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荣，农工商贾，日志于富侈，亿兆之心，交骛于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乱难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观《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当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履》如何都作“礼”字说。曰：礼主卑下，履也。是那践履处，所行若不由礼，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

王氏应麟曰：上天下泽《履》，此易之言礼；雷出地奋《豫》，此易之言乐。吕成公之说，本于《汉书》上天下泽，春雷奋作，先王观象，爰制礼乐。

何氏楷曰：天高地下，天尊地卑，泽又下之下卑之卑者。

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程传 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独行其志愿耳。独，专也。若欲贵之心，与行道之心，交战于中，岂能安履其素也。

集说 李氏心传曰：“素履往”，即《中庸》所谓素位而行者也，独行愿，即《中庸》所谓不愿乎其外者也。

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程传 履道在于安静，其中恬正，则所履安裕。中若躁动，岂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则能坚固而吉，盖其中心安静，不以利欲自乱也。

集说 谷氏家杰曰：初之素而曰“行愿”，二之坦而曰不乱，可见其身之履，皆由于志之定也。

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程传 阴柔之人，其才不足，视不能明，行不能远，而乃务刚，所履如此，其能免于害乎。以柔居三，履非其正，所以致祸害，被咥而凶也。以武人为喻者，以其处阳，才弱而志刚也，志刚则妄动，所履不由其道，如武人而为大君也。

集说 王氏申子曰：三质暗才弱，本不足以有为，以当《履》之时，一阴为主，适与时遇，是以不顾其位不当，勇于行而履危蹈祸。

斯道也，唯武人用之以为王事，一于进以行其志之刚则可。故爻辞于咥人凶后言之，用各有当也。

愬愬终吉，志行也。

程传 能“愬愬”畏惧，则终得其吉者，志在于行而不处也，去危则获吉矣。阳刚，能行者也；居柔，以顺自处者也。

集说 李氏过曰：畏惧，所以行其志也。

王氏申子曰：三与四皆履虎尾者，三凶而四吉何也？三柔而志刚，勇于行而不知惧；四刚而志柔，谨于行而知所惧也。惧则能防，是以“终吉”，其吉者，上进之志行也。

沈氏一贯曰：合而言之，则乾为虎，离而言之，唯五为虎，故九四亦有“履虎尾”之象，以九居四，正与六三相反，故其志行。

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本义 伤于所恃。

程传 戒“夬履”者，以其正当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据能专之势而自任刚决，不复畏惧，虽使得正亦危道也。

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本义 若得元吉，则大有福庆也。

程传 上，履之终也。人之所履善而吉，至其终周旋无亏，乃大有福庆之人也，人之行贵乎有终。

集说 林氏希元曰：在上，履之终也。言于履之终而得元吉，则大有福庆也。在上，是解所以“元吉”，“大有庆”，是正解元吉。

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本义 “裁成”以制其过，“辅相”以补其不及。

程传 天地交而阴阳和，则万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当体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裁成”，谓体天地交泰之道，而裁制成其施为之方也，“辅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则万物茂遂，人君体之而为法制，使民用天时，因地利，辅助化育之功，成其丰美之利也。如春气发生万物，则为播植之法，秋气成实万物，则为收敛之法，乃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辅助于民也。民之生，必赖君上为之法制，以教率辅翼之，乃得遂其生养，是左右之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裁成”，是截作段子。“辅相”，是佐助它。天地之化，伋侗相续下来，圣人便截作段子，如气化一年一周，圣人于它截作春夏秋冬四时。

蔡氏渊曰：气化流行，伋侗相续，圣人则为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节，地形广邈，经纬交错，圣人则为之裁制，以分东西南北之限，此“裁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杀，此时运之自然，高黍下稻，亦地势之所宜，圣人则辅相之，使当春而耕，当秋而敛，高者种黍，下者种稻，此“辅相天地之宜”也。

王氏申子曰：天地交而阴阳和，万物遂，所以为泰。人君象之，裁成其道，辅相其宜，此天地之间，所以无一物之不泰也。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程传 时将泰，则群贤皆欲上进，三阳之志欲进同也，故取茅茹汇征之象，志在外，上进也。

集说 杨氏万里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

外也”。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程传 《象》举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义，言如此则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显大也。

案 《传》只举“包荒”，非省文以包下。盖“包荒”是治道之本，然“包荒”而得合乎中道者，以其正大光明，明断无私，是以有“冯河”之决，有“不遐遗”之照，有“朋亡”之公，以与“包荒”相济，而中道无不合也。

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程传 “无往不复”，言天地之交际也，阳降于下，必复于上，阴升于上，必复于下，屈伸往来之常理也。因天地交际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为戒也。

案 “天地际”，只是言乾坤交接之际也。自卦言之，外卦为阴往，自爻言之，外卦又为阴来。

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本义 阴本居上，在上为“失实”。

程传 “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邻从者，以三阴在上，皆失其实故也。阴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实”也。不待告戒而诚意相与者，盖其中心所愿故也，理当然者天也，众所同者时也。

集说 李氏简曰：爻言“不富”，象言“失实”，是皆不以富贵骄人，而有虚中无我之意也。邻，类也。谓五与上也，故四五皆称行愿，在下卦之初，则明以汇交于上，在上卦之初，则明以邻交于下，盖“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俞氏琰曰：“失实”，与《蒙》六四远实同，皆指阳为实也。阴之

从阳，犹贫之依富也，今三阴在外而失所依，故曰“皆失实也”。愿者，“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之时，上下不相疑忌，盖出其本心，故曰“中心愿也”。

何氏楷曰：“失实”，即不富之谓。不富而其邻从之者，以三爻皆不富而欲资于阳故也，不待期约而相孚，各出于其中心之所愿欲也。

案 王弼以阴居上为“失实”，而传义从之。考易中皆以阴阳分虚实，不因乎上下也，故凡阳爻为实为富，阴爻为虚为不富，则“失实”之为解不富，明矣。“失实”，犹言实若虚也，四五皆虚中以下交，其视势位与才德，皆若无有然者，《大学》所谓“无它技”，《孟子》所谓“忘势”是也，李氏、俞氏、何氏之说，盖合经指。

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程传 所以能获祉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愿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刚中之贤，所听从者，皆其志愿也，非其所欲，能从之乎！

集说 王氏宗传曰：“中以行愿”，谓以柔中之德，而行此志愿以合乎下，故能受其祉福且元吉也，所谓“上下交而其志同”如此。

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本义 命乱故复否，告命所以治之也。

程传 城复于隍矣，虽其命之乱，不可止也。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本义 收敛其德，不形于外，以辟小人之难，人不得以禄位荣之。

程传 天地不相交通，故为否。否塞之时，君子道消，当观否

塞之象，而以俭损其德，辟免祸难，不可荣居禄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时，君子居显荣之地，祸患必及其身，故宜晦处穷约也。

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本义 小人而变为君子，则能以爱君为念，而不计其私矣。

程传 爻以六自守于下，明君子处下之道，《象》复推明以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节以处下者，非乐于不进独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进，故安之耳。心固未尝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进，以康济天下，故曰“志在君也”。

集说 王氏弼曰：志在于君，故不苟进。

胡氏瑗曰：君子之志未尝不在致君泽民也，虽当此否塞之时，引退守正，不苟务其进，俟时而后动者，亦志在致君泽民而已。

郭氏雍曰：先人曰：先大夫有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盖《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意也。卦象以内为小人，而爻以初为君子，伊川所谓随时取义，变动无常也。志在君者，君子俭德辟难，岂忘君者哉，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故荷蓁之徒，圣人无取焉。

王氏宗传曰：时方否塞，故以汇守正于下，若反否而为泰，则亦如初九之以汇征矣，故初九之《象》曰“志在外”，初六之《象》曰“志在君”，以言行止虽系于时，而君子之志于君，亦无往而不在也。

案 此爻本义主小人说，故欲其以爱君为念，然卦象虽分别大小，而爻辞则皆系以君子之义，朱子尝答陈亮书云，就其不遇，独善其身，以明大义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道义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亦所以报不报之恩，岂必进而为抚世哉，正此《象传》之意也。

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本义 言不乱于小人之群。

程传 大人于《否》之时守其正节，不杂乱于小人之群类，身虽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则其道大也。

集说 王氏宗传曰：六二当上下不交之时，五虽正应，无由而通。“包承”，小人之常态也。乃若大人，则不以非道求合，身虽否而道亨，又岂务为包承之事，以杂乱于群流之中而不自知耶。

包羞，位不当也。

程传 阴柔居否，而不中不正，所为可羞者处不当故也，处不当位，所为不以道也。

集说 王氏弼曰：用小道以承其上，而位不当，所以“包羞”也。

有命无咎，志行也。

程传 有君命则得“无咎”，乃可以济否，其志得行也。

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程传 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则虽有其道，将何为乎，故圣人之位，谓之“大宝”。

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程传 否终则必倾，岂有长否之理，极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为安，易乱为治，必有刚阳之才而后能也，故《否》之上九，则能倾否，《屯》之上六，则不能变屯也。

集说 何氏楷曰：“则”字要归到人事，谓否极则当思所以倾之，何可使长否也，正责成于人之意。

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本义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类族辨物”，所以审异而致同也。

程传 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与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与天同，故为同人之义。君子观《同人》之象，而“以类族辨物”，各以其类族，辨物之同异也，若君子小人之党，善恶是非之理，物情之离合，事理之异同，凡异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处物不失其方也。

集说 虞氏翻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和而不同，故于同人“以类族辨物”也。

《朱子语类》云：“类族”，是就人上说。“辨物”，是就物上说，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随它头项去分别。

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程传 “出门同人”于外，是其所同者广，无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亲疏之异，过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党，谁其咎之。

集说 林氏希元曰：“出门同人”，是解“同人于门”，明于门为出门也，言出门外去同人，无私系而能同人者也，内不失己，外不失人，又谁得而咎之。

何氏楷曰：同人于门，《传》以“出门同人”释之，加一出字而意愈明。

同人于宗，吝道也。

程传 诸卦以中正相应为善，而在《同人》则为可吝，故五不取君义，盖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为可吝也。

集说 姜氏宝曰：必出门然后无咎，若于宗，则门内之人而已，此所以吝也。

案 凡易例，九五六二虽正应，然于六二每有戒辞，《比》之“不自失”，《萃》之“志未变”是也。在《同人》之卦，其应尤专，故曰“吝道”。言若同于情之专，而不同于理之正，则其道可吝，亦因占设戒之辞尔，非与卦义异也。但在卦则通言应众阳，而不专指九五之应，在爻则偏言与五位相应，而因以发大公之义，各不相悖。

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本义 言不能行。

程传 所敌者五，既刚且正，其可夺乎，故畏惮伏藏也，至于“三岁不兴”矣，终安能行乎。

案 敌者，应也。若《艮》言“敌应”，《中孚》言“得敌”，皆谓应爻也。

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本义 “乘其墉”矣，则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义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义断，困而反于法则，故吉也。

程传 所以“乘其墉”而“弗克攻”之者，以其义之弗克也。以邪攻正，义不胜也，其所以得吉者，由其义不胜，困穷而反于法则也。二者，众阳所同欲也，独三四有争夺之义者，二爻居二五之间也，初终远，故取义别。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本义 “直”谓理直。

程传 先所以“号咷”者，以中诚理直，故不胜其忿切而然也，虽其敌刚强，至用“大师”，然义直理胜，终能克之，故言“能相克”也。相克，谓能胜，见二阳之强也。

集说 董氏铢曰：虽大师相克，而后相遇，亦以义理之同，物终

不得而间之故也。

案 易凡言“号”者，皆写心抒诚之谓，故曰“中直”，言至诚积于中也。当《同人》之时，二五正应，必以相克而后相遇者，因外卦以反异归同取象，无它旁取也。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程传 居远莫同，故终无所悔，然而在同人之道，求同之志不得遂，虽无悔，非善处也。

集说 蔡氏渊曰：未及乎野，非尽乎大同之道者也，故曰“志未得”。

案 卦外有野象，于野曰亨。而此爻但曰“无悔”，则知郊去野犹一间，而大同之志未得也，孔子可谓善读周公之文矣。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本义 火在天上，所照者广，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则衅孽萌于其间矣。天命有善而无恶，故遏恶扬善，所以顺天，反之于身，亦若是而已矣。

程传 火高在天上，照见万物之众多，故为大有。大有，繁庶之义。君子观《大有》之象，以遏绝众恶，扬明善类，以奉顺天休美之命，万物众多，则有善恶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当代天工，治养庶类，治众之道，在遏恶扬善而已，恶惩善劝，所以顺天命而安群生也。

集说 王氏弼曰：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恶扬善，成物之美，顺夫天德休物之命。

司马氏光曰：火在天上，明之至也，至明则善恶无所逃。善则举之，恶则抑之，庆赏刑威得其当，然后能保有四方，所以“顺天休命”也。

杨氏万里曰：天讨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扬之以天，吾何与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与也，故曰“顺天休命”。《同人》离在下，而权不敢专，故止于类而辨，《大有》离在上，而权由己出，故极于遏而扬。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程传 在《大有》之初，克念艰难，则骄溢之心，无由生矣，所以不交涉于害也。

集说 陆氏振奇曰：保终之道，慎于厥始，必有克艰于初。而后有天祐于终，故初曰《大有》初九，上曰《大有》上吉，独本未见大有焉。

黄氏淳耀曰：“无交害”者，以九居初，是初心未变，无交故无害也。若过此而有交，则有害矣，安得不慎终如始，而一以艰处之也。

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程传 壮大之车，重积载于其中，而不损败，犹九二材力之强，能胜《大有》之任也。

集说 郭氏雍曰：道积于中，无所往而不利，如大车之不可败也。

吴氏曰慎曰：积中不败，与《诗》言“不输尔载”相似。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程传 公当用亨于天子，若小人处之，则为害也。自古诸侯能守臣节，忠顺奉上者，则蕃养其众，以为王之屏翰。丰殖其财，以待上之征赋。若小人处之，则不知为臣奉上之道，以其为己之私，民众财丰，则反擅其富强，益为不顺。是小人大有则为害，又大有为小人之害也。

集说 方氏应祥曰：爻言“小人弗克”，《传》言“小人害”，弗克，则必至于害矣。

匪其彭，无咎，明辨皙也。

本义 “皙”，明貌。

程传 能不处其盛而得无咎者，盖有明辨之智也。皙，明智也。贤智之人，明辨物理，当其方盛，则知咎之将至，故能损抑，不敢至于满极也。

集说 梁氏寅曰：谓之“明辨”，而又谓之“皙”者，见其明智之极也。

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

本义 一人之信，足以发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本义 太柔则人将易之，而无畏备之心。

程传 下之志，从乎上者也，上以孚信接于下，则下亦以诚信事其上，故“厥孚交如”。由上有孚信，以发其下孚信之志，下之从上，犹响之应声也，威如之所以吉者，谓若无威严，则下易慢而无戒备也，谓无恭畏备上之道。备，谓备上之求责也。

附录 孔氏颖达曰：“信以发志”者，释“厥孚交如”之义，由己诚信发起其志，故上下应之，与之交接也，“易而无备”者，释“威如之吉”之义，所以“威如”者，以己不私于物，唯行简易，无所防备，物自畏之，故云“易而无备”。

案 孔氏之说亦有理，盖言“威如”，则疑于上下相防矣，故申之曰：“易而无备”，明乎“遏恶扬善”，顺理而行，非有所戒备也。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程传 《大有》之上，有极当变。由其所为顺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满而不溢，乃“天祐”也。《系辞》复申之云：“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履信”，谓履五。五虚中，信也。“思顺”，谓谦退不居。“尚贤”，谓志从于五。《大有》之世，不可以盈丰，而复处盈焉，非所宜也，六爻之中，皆乐据权位，唯初上不处其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九在上，履信思顺，故在上而得吉，盖自天祐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象传》曰：《大有》上吉，明事关全卦，非止上爻也，此犹《师》之上六，论师之事，至此而终，其言“大君”，盖指六五，非谓上六为大君也。

赵氏彦肃曰：五能尊上，此《大有》所以上吉也，君之大有，极于尊贤。

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本义 以卑蕴高，谦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称物之宜而平其施，损高增卑，以趋于平，亦谦之意也。

程传 地体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内蕴高大之象，故为谦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蕴其崇高也。若言崇高蕴于卑下之中，则文理不顺，诸象皆然。观文可见“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君子观《谦》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见抑高举下，损过益不及之义，以施于事，则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称物之多寡，以均其施与，使得其平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裒多益寡”，是损高就低使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曰：大抵人多见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谦则抑己之

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

冯氏椅曰：凡《大象》皆别立一意，使人知用易之理，“哀多益寡，称物平施”，俾小大长短，各得其平，非君子谦德之象，乃君子治一世使《谦》之象也，《彖》与六爻无此意。

蔡氏清曰：以卑蕴高，谦之象也。此与上本义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不同。上所谓谦者主山言，谓高而能下也，此主地言，谓地虽卑，而中之所蕴则高，内充而外欲也。

杨氏启新曰：人之常情，自高之心常多，下人之心常寡，不哀而益之，则自处太高，处人太卑，而物我之间，不得其平。故抑其轻世傲物之心，而多者不使之多，增其谦卑逊顺之意。而寡者不使之寡，多者哀之，则自视不见其有余，寡者益之，则视人不见其不足。而物我之施，各得其平矣，兹其为君子之谦与。

案 诸说皆说向谦本义上，唯冯氏以为推说，亦可相备。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程传 “谦谦”，谦之至也，谓君子以谦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处也，《诗》云“自牧归荇”。

集说 孔氏颖达曰：“牧”，养也。解“谦谦君子”之义，恒以谦卑自养其德也。

王氏宗传曰：“谦”，卑德也。初，卑位也。养德之地，未有不基于至卑之所，所养也至，则愈卑而愈不卑矣，此自养之方也。

张氏栻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如牧牛羊然，使之驯服，方可以言谦。今人往往反以骄矜为养气，此特客气，非浩然之气也。

俞氏琰曰：爻辞“谦谦”句点，爻《传》乃以“君子”缀于“谦谦”之下，谓“谦谦”乃君子之德，非君子则不能“谦谦”也。

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程传 二之谦德，由至诚积于中，所以发于声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为之也。

集说 胡氏瑗曰：“中心得”者，言君子所作所为皆得诸心，然后发之于外，故此谦谦皆由中心得之，以至于声闻流传于人，而获至正之吉也。

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程传 能“劳谦”之君子，万民所尊服也。《系辞》云：“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劳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为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劳而自谦以下于人也。“德言盛，礼言恭”，以其德言之则至盛，以其自处之礼言之则至恭，此所谓谦也，夫谦也者，谓“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满而不溢，是以能终吉也。夫君子履谦，乃其常行，非为保其位而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盖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谦之道如此，如言为善有令名，君子岂为令名而为善也哉，亦言其令名者，为善之故也。

集说 吴氏澄曰：“万民服”，谓有终而吉也。

俞氏琰曰：爻辞本以“劳谦”句点，爻《传》又以君子二字属之，言劳而能谦，乃君子之德，非君子则不能如是也。

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本义 言不为过。

程传 凡人之谦，有所宜施，不可过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伐”是也，唯四以处近君之地，据劳臣之上，故凡所动作，靡不利于施谦，如是然后中于法则，故曰“不违则”也，谓得其宜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不违则”，言不违法则，“撝谦”是合如此，不是过分事。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程传 征其文德谦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谦之过也。

集说 何氏楷曰：“侵伐”非黷武，以其不服，不得已而征之，正以释征伐用谦之义。

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本义 阴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于行师，然亦适足以治其私邑而已。

程传 谦极而居上，欲谦之志未得，故不胜其切至于鸣也。虽不当位，谦既过极，宜以刚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行师，征邑国”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六二“鸣谦”，《象》以“中心”解之，上六“鸣谦”，《象》以“志”解之，《豫》之初六“鸣豫”，《象》又以“志”解之，然则凡言鸣者皆志也，志有忧有乐，皆寓于鸣。当豫之时，人志以从上为乐，当谦之时，人志在下，不以上为乐也。

谷氏家杰曰：上之“鸣谦”，外虽有声誉，而其心则欲然不自满足，志犹未得也。“志未得”，正是谦处。

何氏楷曰：“志未得”者，上居《谦》之极，方自视歉然，而犹以其谦为未足，如益赞于禹满损谦益之意。

案 《象传》意，言上六之“鸣谦”，由其中心之志，欲然不自满足故也，是以虽可“用行师”，而但征其邑国，盖始终自治之意，亦犹《同人》之上，其志未得者。乃未能遂其大同之心，故亦欲然而未足也。无《同人》之上之心，则未极乎大同之量矣，无《谦》之上之心，

则未极乎谦德之虚矣。谷氏何氏之说，独见大意。

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本义 “雷出地奋”，和之至也，先王作乐，既象其声，又取其义。殷，盛也。

程传 雷者，阳气奋发，阴阳相薄而成声也。阳始潜闭地中，及其动，则出地奋震也，始闭郁，及奋发则通畅和豫，故为《豫》也。坤顺震发，和顺积中而发于声，乐之象也。先王观雷出地而奋，和畅发于声之象，作声乐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于荐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礼有殷奠，谓盛也，荐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

集说 荀氏爽曰：乐者，圣人因人之豫而节之，所以养其正而闲其邪，其和可以感鬼神，而况于人乎。

郑氏康成曰：“奋”，动也。雷动于地上，万物乃豫也。人至乐则手欲鼓之，足欲舞之，王者功成作乐，以文得之者作箫舞，以武得之者作万舞，各充其德而为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与天同飨其功也，故《孝经》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

胡氏炳文曰：《本义》云象其声者，乐之声法雷之声，又取其义者，豫以和为义，雷所以发扬化功，而鼓天地之和，乐所以发扬功德，而召神人之和也。

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本义 穷，谓满极。

程传 云初六，谓其以阴柔处下，而志意穷极，不胜其豫，至于鸣也，必骄肆而致凶矣。

集说 杨氏简曰：位之在下，未为穷也，豫而鸣，其志穷矣。

赵氏汝楫曰：位方在初，时势未穷，而竞躁如此，是志已先穷，自取其凶者也。

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程传 能‘不终日’而‘贞’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坚而能辨之早，去之速，爻言六二处豫之道，为教之意深矣。

集说 黄氏淳耀曰：“中正”，即“介石”意，是推明所以“不终日”之故。

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程传 自处不当，失中正也，是以进退有悔。

集说 王氏申子曰：此爻与六二相反，‘盱’则不能“介于石”，“迟”则不能“不终日”，中正与不中正故也。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程传 由己而致天下于乐豫，故为“大有得”，谓其志得大行也。

集说 乔氏中和曰：刚应而志行，盖由四以阳刚为群阴所应，故其志得以大行也。

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程传 贞而疾，由乘刚为刚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

集说 杨氏时曰：居豫之时，无刚健之才，逸于豫者也。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常亡。六五之乘刚，有法家拂士敌国外患之谓也，左右救正之故以正为疾，虽未能执其中而中未亡，则不死于安乐矣，故“常不死”。

郑氏汝谐曰：二与五皆不言豫，二静晦，不为豫也，五乘刚，不敢豫也，若人得一固疾，虽不快于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也，是以终未亡而常存。

胡氏炳文曰：豫最易以溺人，六二柔中且正，能不终日而去之。六五阴柔不正，未免溺于豫矣！犹得不死者，“中未亡”也。人莫不生于忧患，而死于逸乐，以六五之中，仅得不死，然则初之“鸣”，三之“盱”，上之“冥”，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

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程传 昏冥于豫，至于终极，灾咎行及矣，其可长然乎，当速渝也。

集说 胡氏瑗曰：“何可长”者，言其悦豫过甚，至于情荡性冥而不知所止，是“何可长”如此乎，言能渝变，则可以无咎也。

王氏申子曰：豫至于上极矣，极则不可以久，速渝可也。

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本义 雷藏泽中，随时休息。

程传 雷震于泽中，泽随震而动，为《随》之象。君子观象，以随时而动，随时之宜，万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向晦入宴息”，君子昼则自强不息，及向昏晦，则入居于内，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随时，适其宜也。礼君子昼不居内，夜不居外，随时之道也。

集说 翟氏玄曰：“晦”者冥也，雷者阳气，春夏用事，今在泽中，秋冬时也。故君子象之，日出视事，其将晦冥，退入宴寝而休息也。

《朱子语类》：问：程子云泽随雷动，君子当随时宴息，是否？曰：既曰雷动，何不言君子以动作，却言宴息，盖其卦震下兑上，乃

雷入地中之象，雷随时伏藏，故君子亦“向晦入宴息”。

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程传 既有随而变，必所从得正则吉也，所从不正，则有悔吝。出门而交，非牵于私，其交必正矣，正则无失而有功。

集说 俞氏琰曰：卦以阳爻为主，为主者故不当随人，而阳亦不当随阴，然以正从正，则随道之当然也。

系小子，弗兼与也。

程传 人之所随，得正则远邪，从非则失是，无两从之理，二苟系初，则失五矣，弗能兼与也，所以戒人从正当专一也。

案 九五、六二之应同也，在《比》、《萃》则“吉”，在《同人》则“吝”，在《随》则“系小子”，而吝亦可知矣。所以然者，皆因卦义而变，卦义以刚下柔，柔必系之。故推之爻义，而知其“弗兼与也。”

系丈夫，志舍下也。

程传 既随于上，则是其志舍下而不从也。舍下而从上，舍卑而从高也，于随为善矣。

集说 黄氏淳耀曰：人之取舍系乎志，三志既系于四，则所舍必在于初矣。在二则因系以明其弗兼，在三则因舍以坚其所系。

案 此爻何以知其志舍下，以无刚来下之，则必从上之刚矣，四近而初远故也。卦义以刚下柔，而此爻以柔从刚，于时义则不合，而不失乎阳唱阴随之常理，故圣人犹嘉其志焉。

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程传 居近君之位而有获，其义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则无咎，盖明哲之功也。

集说 袁氏枢曰：其义凶者，有凶之理也，处得其道如下所云，则无咎矣。

案 义者，谓卦义也，卦义刚下于柔，而四刚为柔随，且处近君之地，尤有招纳之嫌，故曰“其义凶也”。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程传 处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诚所随者正中也，所谓“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谓六二也，随以得中为善，随之所防者过也，盖心所说随，则不知其过矣。

案 当随之时，居尊位而有正中之德，则所孚者皆善矣，初五皆言吉，而五尤吉，以其正中故尔。

拘系之，上穷也。

本义 “穷”，极也。

程传 随之固如“拘系”维持，随道之穷极也。

案 上穷则有高亢之意，在人如绝世离群，往而不返者是也。卦之阴爻皆云“系”，至上六独曰“拘系之”，故夫子发明其义，以为因上六之不易系也。

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本义 “山下有风”，物坏而有事矣。而事莫大于二者，乃治己治人之道也。

程传 “山下有风”，风遇山而回，则物皆散乱，故为有事之象。君子观有事之象，以振济于民，养育其德也。在己则养德，于天下则济民，君子之所事，无大于此二者。

集说 李氏舜臣曰：“山下有风”，则风落山之谓。山木摧落，蛊败之象。飭蛊者，必须有以振起之。“振民”者，犹巽风之鼓为号

令也。“育德”者，犹艮山之养成材力也。易中育德多取于山，故《蒙》亦曰“果行育德”。

杨氏文焕曰：振万物者莫如风，育万物者莫如山。

李氏简曰：“山下有风”，振物之象也。《蛊》之时，民德败矣，败而育之，必振动之，使离其故习可也，犹风之挠物，适所以养之也。

俞氏琰曰：《小畜》之风在天上，《观》之风在地上，《涣》之风在水上，并无所阻，故皆言行。《蛊》之风则止于山下，为山所阻，而不能条达，故不言行而言有。

沈氏一贯曰：风遇山而回，物皆扰乱，是为有事之象，君子以振起民心而育其德，“作新民”也。

案 诸家“以振民育德”，俱为治人之事。与传义不同，考其文意似为得之，盖治己不应后于治人，而《蒙》之“果行育德”，亦施于蒙者之事也，若《渐》之“居贤德善俗”，为治己治人，则语次先后判然，且“居”与“育”亦有别。

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程传 子干父蛊之道，意在承当于父之事也，故祇敬其事，以置父于无咎之地，常怀惕厉，则终得其吉也，尽诚于父事，吉之道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干父之蛊”，迹若不顺，意则承之也。迹随时而迁，久则有敝，何可承也。孝子之于父，不失其忠爱之意而已。

杨氏简曰：不得已而干父之蛊，其意未尝不顺承者也。其意则承，其事则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则蛊不除，乃所以彰父之恶，非孝也。

张氏清子曰：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继父之志者也。

杨氏启新曰：前人以失而致蛊，未必无悔过之心。“干父之

蛊”，乃承考之意，而置之无过之地也，此圣人以子之贤善，归之于父，为训之义大矣。

案 “意承考”，释“考”所以无咎，如杨氏之说。

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程传 二得中道而不过刚，干母蛊之善者也。

集说 吴氏曰慎曰：爻曰“不可贞”，所以戒占者，《传》：曰“得中道”，则是本爻象。言其能不至于贞者也，贞则非中道矣。

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程传 以三之才，干父之蛊，虽小有悔，终无大咎也。盖刚继能干，不失正而有顺，所以“终无咎也”。

集说 蔡氏清曰：不曰无大咎，而只曰“无咎”，盖不但无大咎也，有进而勉之意。

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程传 以四之才，守常居宽裕之时则可矣，欲有所往，则未得也，加其所任，则不胜矣。

集说 赵氏汝楫曰：谓重柔之往，未得遂其有事之志，斯其为干蛊者之吝。

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程传 干父之蛊，而用有令誉者，以其在下之贤，承辅之以刚中之德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六五得尊位，行大中，能以令名掩前人之蛊者也。故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言不以才干，而以德干也。

郑氏维岳曰：既曰蛊矣，何德之可承，夫使人不曰承敝而承德，

若不知其为前人之盍然者。

案 《程传》谓九二承以刚中之德，然凡言“承”者，皆就父子之继而言，故初之“意承考”，此之“承以德”，文义相似也，不以事承考，而以意承考。不承父以事，而承父以德，父之德著，则誉亦彰矣，承以德，正释“用誉”之意。

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程传 如上九之处事外，不累于世务，不臣事于王侯，盖进退以道，用舍随时，非贤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为法则也。

集说 陆氏铨曰：士何事尚志，志可则也，正是“高尚其事”。

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本义 地临于泽，上临下也，二者皆临下之事，教之无穷者兑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程传 泽之上有地，泽岸也，水之际也。物之相临与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泽上有地为临也。君子观亲临之象，则教思无穷，亲临于民，则有教导之意思也。“无穷”，至诚无教也，观含容之象，则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广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广大之意，故为无穷无疆之义。

集说 王氏弼曰：相临之道，莫若悦顺，不恃威制，得物之诚，故物无违也。是以“君子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刘氏牧曰：岸高于泽，俯临之也。

胡氏炳文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兑泽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容保民”，其度量如坤土之大。

俞氏琰曰：《临》有二义，以爻之阴阳言，则为大临小，以象之地泽言，则为上临下。

蔡氏清曰：“教思”，谓其一段教育成就人底意思也，教人以善

谓之忠，味“忠”之一字，方见此之所谓“教思”者。

又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此可见君子教思之无穷。民吾同胞，以至鰥寡孤独，皆吾弟兄之颠连无告者也，必使皆乐其乐而利其利，可见君子之“容保民无疆”也。

案 临者，大也。“泽上有地”，泽之盛满，将与地平，大之义也。“教思无穷”，容保无疆，盖言王泽之盛大，所以沦浹之深，而渐被之广者。

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程传 所谓贞吉，九之志在于行正也，以九居阳，又应四之正，其志正也。

集说 吴氏曰慎曰：有守正，有行正，《临》初正与《屯》同。

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本义 未详。

程传 未者非遽之辞。孟子或问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史记》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对已字，故意似异，然实不殊也。九二与五感应以临下，盖以刚德之长，而又得中，至诚相感，非由顺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顺体而二说体，又阴阳相应，故象特明其非由说顺也。

案 君子道长，天之命也，然命不于常，故《彖》言“八月有凶”，而《传》：言“消不久”，君子处此，唯知持盈若虚，所谓大亨以正天道者，则顺道而非顺命矣。以二为刚长之主，即卦主也，故特发此义，以与《彖》意相应。凡天之命，消长焉而已，方其长也，则不顺命，不受命，知盈不可久，而进不可恃也。及其消也，则志不舍命，

知物不可穷，而往之必复也，易之大义，尽在于斯。

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程传 阴柔之人，处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复乘二阳，是处不当位也。既能知惧而忧之，则必强勉自改，故其过咎不长也。

集说 李氏简曰：六三不中不正，处不当位，虽甘说此位，亦安足以有临乎？能知而忧之，强勉自改，则过咎不长也。

案 三之爻位不当，而四之爻位当，故其德有善否。然三之所处，位高势盛，不可甘也，而甘之，此其所以为不当也。四之所处，与下相亲，最切至也，而能至焉，此其所以为当也。是为借爻位之不当，以明所处位之不当，易之例也。

至临，无咎，位当也。

程传 居近君之位，为得其任，以阴处四，为得其正，与初相应，为下贤，所以“无咎”，盖由位之当也。

集说 郑氏汝谐曰：其位在上下之际，《临》之切至也，凡上之临下，唯患其远而不相通，四既近于下，其所处之位至当，是以“无咎”。

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程传 君臣道合，盖以气类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刚中之贤，得“大君之宜”，成“知临”之功，盖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于贤才，非道同德合，岂能用也。

集说 沈氏该曰：能以其知行中者也。

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程传 志在内，应乎初与二也，志顺刚阳而敦笃，其吉可知也。

集说 张氏振渊曰：志在内，即万物一体之意。所以能敦，若将天下国家置在度外，虽有些小德泽，终是浅薄。

案 此志在内，当与《泰》初“志在外”反观，同是天下国家也，自初言之则为外，自上言之则为内。伊尹躬耕，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可谓志在外矣。尧舜耄期倦勤，而念不忘民，可谓志在内矣。

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本义 “省方”以“观民”，“设教”以为“观”。

程传 “风行地上”，周及庶物，为游历周览之象。故先王体之，为省方之礼，以观民俗而设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观视民俗，设为政教，如奢则约之以俭，俭则示之以礼是也。“省方”，观民也，“设教”，为民观也。

集说 《九家易》曰：“风行地上，草木必偃，故以省察四方，观视民俗，而设其教也。”

刘氏牧曰：“风行地上”，无所不至，散采万国之声诗，省察其俗，有不同者，教之使同。

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程传 所观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

集说 王氏申子曰：卑下而无远见，在凡民为可恕，在君子为可羞。

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本义 在丈夫则为丑也。

程传 君子不能观见刚阳中正之大道，而仅窥觐其仿佛，虽能顺从，乃同女子之贞，亦可羞丑也。

集说 郭氏忠孝曰：男女吉凶不同，故《恒》卦曰：“妇人吉，夫

子凶。”则知“利女贞”者，固为男之丑也。

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程传 观己之生，而进退以顺乎宜，故未至于失道也。

案 “道”，即进退之道。量而后入，则不失乎进退之道矣。

观国之光，尚宾也。

程传 君子怀负才业，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怀自守者，盖时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岂君子之志哉。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既观见国之盛德光华。古人所谓非常之遇也，所以志愿登进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观国之光尚宾也”。尚，谓志尚，其志意愿慕宾于王朝也。

集说 杨氏简曰：言其国贵“尚”宾贤，可以进也。

观我生，观民也。

本义 此夫子以义言之，明人君观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当观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

程传 我生出于己者，人君欲观己之施为善否，当观于民，民俗善则政化善也。王弼云，观民以察己之道是也。

集说 胡氏瑗曰：观流则可以知源，观影则可以知表，观民则可以知己政之得失也。

观其生，志未平也。

本义 “志未平”，言虽不得位，未可忘戒惧也。

程传 虽不在位，然以人观其德，用为仪法，故当自慎省。观其所生，常不失于君子，则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于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

“平”，谓安宁也。

集说 陆氏希声曰：民之善恶，由我德化，其志未平，忧民之未化也。

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本义 “雷电”当作“电雷”。

程传 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电”相须并见之物，亦有噬象，电明而雷威，先王观“雷电”之象，法其明与威，以明其刑罚，伤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为之防者也。

集说 侯氏行果曰：雷所以动物，电所以照物，雷电震照，则万物不能怀邪，故先王则之，明罚敕法，以示万物也。

项氏安世曰：阴阳相噬而有声则为雷，有光则为电，二物因噬而噬，故曰“雷电噬嗑”。

徐氏几曰：“明罚”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敕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未至折狱致刑处，故与《丰》象异。

张氏清子曰：蔡邕石经本作“电雷”。

蔡氏清曰：先王以明罚敕法，此以立法言，故曰“先王”，若《丰》折狱致刑，以用法言，则曰君子矣。

薛氏瑄曰：《噬嗑》、《贲》、《丰》、《旅》四卦论用刑，皆离火之用，以是见用法贵乎明。《噬嗑》、《丰》以火雷雷火交互为体，用法贵乎威明并济，《贲》、《旅》以山火火山交互为体，用法贵乎明慎并用。

屨校灭趾，不行也。

本义 “灭趾”，又有不进于恶之象。

程传 “屨校”而灭伤其趾，则知惩诫而不敢长其恶，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则校其趾，盖取禁止其行，使不进于恶

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下卦为震，“灭趾”使其不敢如震之动也，动则进于恶矣。

噬肤灭鼻，乘刚也。

程传 深至灭鼻者，“乘刚”故也。“乘刚”乃用刑于刚强之人，不得不深严也，深严则得宜，乃所谓中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乘刚者，释“噬肤灭鼻”之义，以其乘刚，故用刑深也。

遇毒，位不当也。

程传 六三以阴居阳，处位不当。自处不当，故所刑者难服，而反毒之也。

案 此亦借爻位之不当，以明其所处之难尔。非其所行有不当也，若所行有不当，则施之刑狱，其失大矣，安得无咎，又岂独“小吝”而已乎。

利艰贞吉，未光也。

程传 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于“利艰贞”，盖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集说 方氏应祥曰：虑听讼者之心有所未光，故以“利艰贞”为戒。

贞厉无咎，得当也。

程传 所以能“无咎”者，以所为得其当也，所谓“当”，居中用刚，而能守正虑危也。

集说 赵氏汝楫曰：释《象》言“不当位”，此言“得当”者，释

《象》以位言，此以事言。六五以柔用狱，行以正厉，其“无咎”者，得用狱之当者也。

林氏希元曰：“得当”，即是得用刑之道，不就爻位说。若果是说位得中，当以解“得黄金”，不宜以解“贞厉无咎”矣。

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本义 “灭耳”，盖罪其听之不聪也，若能审听而早图之，则无此凶矣。

程传 人之聋暗不悟，积其罪恶以至于极，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为其无所闻知，积成其恶，故以校而灭伤其耳，诚“聪”之“不明”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上卦为离，“灭耳”，言其不能如离之明也。

林氏希元曰：“聪”字单言则包“明”，与“明”并言，则“聪”又为体而“明”为用。

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本义 “山下有火”，明不及远；“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狱”，事之大者。内离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

程传 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类皆被其光明，为贲饰之象也。君子观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敢果于“折狱”也。“折狱”者，人君之所致慎也，岂可恃其明而轻自用乎，乃圣人之用心也，为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为戒。而《贲》亦自有“无敢折狱”之义，折狱者专用情实，有文饰则没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狱也。

集说 王氏弼曰：处贲之时，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无敢折狱”。

《朱子语类》：问：“明庶政，无敢折狱”。曰：此与《旅》卦都说刑狱事，但争艮与离之在内外，故其说相反。止在外，明在内，故明政而不敢折狱。止在内，明在外，故明谨用刑而不敢留狱。如今州县治狱，禁勘审覆，自有许多节次，过乎此而不决，便是留狱，不及乎此而决，便是敢于折狱，《尚书》要囚至于旬时，它须有许多时日，与《周礼·秋官》同意。

蔡氏渊曰：有山之材，而照之以火，则光彩外著，《贲》之象也。“明庶政”，离明象，政者治之具，所当文饰也，“无敢折狱”，艮止象，折狱贵乎情实，贲则文饰而没其情矣。

何氏楷曰：《吕刑》曰：非佞折狱，惟良折狱，苟恃其明察，而缘饰以没其情，民且有含冤矣。故言刻核者曰深文，言锻炼者曰文致，法曰文纲，弄法者曰舞文，治狱之多冤，未有不起于文者，此皆敢心误之也。

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本义 君子之取舍，决于义而已。

程传 “舍车而徒”行者，于义不可以乘也，初应四正也，从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从四之难，舍车而徒行也，君子之贲，守其义而已。

贲其须，与上兴也。

程传 以须为象者，谓其与上同兴也，随上而动，动止唯系所附也，犹加饰于物，因其质而贲之，善恶在其质也。

集说 侯氏行果曰：自三至上，有《颐》之象，二在《颐》下，须之象也，上无其应，三亦无应，若能上承于三，与之同德，虽俱无应，可相与而兴起也。

袁氏枢曰：阴不能以自明也，得阳而后明；柔不能以自立也，得

刚而后立；下不能以自兴也，得上而后兴也。

沈氏一贯曰：上无正应，而从乎三，故曰“与上兴”，贵从阳也。

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程传 饰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正则吉也，其责既常而正，谁能陵之乎。

集说 蔡氏渊曰：“陵”，侮也。三能“永贞”，则二柔虽比己而“濡如”，然终莫之陵侮，而不至陷溺也。

沈氏一贯曰：下三爻皆取离义，至三而文明极矣，有溺质之象，唯“永贞”则济之以艮止，故吉而莫之陵。

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本义 “当位疑”，谓所当之位可疑也。“终无尤”，谓若守正而不与，亦无它患也。

程传 四与初相远，而三介于其间，是所当之位为可疑也，虽为三寇仇所隔，未得亲于婚媾，然其正应，理直义胜，终必得合，故云“终无尤也”。“尤”，怨也。终得相责，故无怨尤也。

集说 朱氏震曰：纯白无伪，谁能间之，始疑而终合，故曰“终无尤也”。

郭氏雍曰：四虽自饰，亦有“皤如”之质，犹丘园之责，虚己待物之象也。初饰其趾而来，翰如之马也，以刚下柔而来，应匪寇也，婚媾之道也，四虽怀疑，终何尤哉。

六五之吉，有喜也。

程传 能从人以成责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也。

集说 方氏应祥曰：于文胜之时，而为丘园之责，岂不甚可喜乎。非自喜也，为世道喜也。

案 《传》：于五位多言“有庆”，庆大而喜小也，此爻居尊而返朴崇俭，亦可以易俗移风，而但曰有喜者，且就一身无过言尔。如《无妄》五、《损》四、《兑》四之例，皆以无疾为喜，若推其用，则化成天下，庆在其中矣。

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程传 “白贲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为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贲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贲，故虽居无位之地，而实尸贲之功，为得志也。与它卦居极者异矣，既在上而得志，处贲之极，将有华伪失实之咎，故戒以质素则无咎，饰不可过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何谓得志。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饰，而有自然之文，便是优游自得也。

项氏安世曰：六二柔来而文刚，主内卦之文者也，内卦以文为文，故曰：“贲其须”，须之丽于身，最为虚文也，然阳气不盛，不足以贲其须，故曰“与上兴也”，二与上交而成卦，二以上为主，犹须以阳为主也，深明文之与质，未尝相离，故不言吉凶，吉凶系于质也，上九分刚上而文柔，主外卦之文者也，外卦以质为文，故曰“白贲”。白本非所以为文也，然文之初兴，必自质始，则白固在众采之先，文之既极，必以质终，则白又在众采之后，是则白者，贲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上得志也”，以其在卦之终，主贲之成，是以得遂其笃实之志，深明质之与文，未尝相悖，故言“无咎”，盖行与时违，疑于有咎也。

案 项氏以“与上兴”为上九，不如指九三言为当。

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程传 艮重于坤，“山附于地”也。山高起于地而反附著于地，圯剥之象也。上，谓人君与居人上者，观《剥》之象，而厚固其下，以

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剥者也。故上之剥必自下，下剥则上危矣。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则安养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书》曰：民唯邦本，本固邦宁。

集说 虞氏翻曰：山高绝于地，今附地者，明被剥矣，君当厚锡于下，然后得安其居。

刘氏牧曰：山以地为基，厚其地，则山保其高；君以民为本，厚其下，则君安于上。

司马氏光曰：基薄则墙颓，下薄则上危，故君子厚其下者，所以自安其居也。

《朱子语类》云：唯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摇，人君厚下以得民，则其位亦安而不摇，犹所谓本固邦宁也。

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程传 取床足为象者，以阴侵没阳于下也，“灭”，没也，侵灭正道，自下而上也。

集说 虞氏翻曰：床所以安人，在下故称足。先从下剥，渐及于上，故曰“以灭下也”。

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本义 言未大盛。

程传 阴之侵剥于阳，得以益盛，至于剥“辨”者，以阳未有应与故也。小人侵剥君子，若君子有与，则可以胜小人，不能为害矣。唯其无与，所以被“蔑”而凶。当消剥之时，而无徒与，岂能自存也。言未有与，剥之未盛，“有与”，犹可胜也，示人之意深矣。

集说 崔氏憬曰：“辨”当在第足之间，是床榘也，“未有与”者，言至三则应，故二“未有与也”。

吴氏澄曰：若六三之剥之，唯其有与也。

龚氏涣曰：六二阴柔中正，使上有阳刚之与，则必应之助之，而不为剥矣，唯其无与，所以杂于群阴之中而为剥，若三则有与，故虽不如二之中正而得无咎。

案 崔氏、吴氏、龚氏之说，皆得文意，六三不中正而辞优于二，故圣人以“未有与”失上下明之。

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本义 “上下”，谓四阴。

程传 三居剥而“无咎”者，其所处与上下诸阴不同，是与其同类相失，于处剥之道为“无咎”，如东汉之吕强是也。

集说 王氏弼曰：三上下各有二阴，而三独应于阳，则“失上下”也。

邱氏富国曰：上谓四五，下谓初二，违去四阴而独从刚，故曰“失上下也”。

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程传 五为君位，剥已及四，在人则剥其肤矣，剥及其肤，身垂于亡矣，“切近”于灾祸也。

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程传 群阴消剥于阳，以至于极，六五若能长率群阴，骈首顺序，反获宠爱于阳，则终无过尤也，于剥之将终，复发此义，圣人劝迁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案 五以阴居尊，取后妃之象，而为“贯鱼以宫人宠”，则岂有妒害渎乱，以剥其君之尤哉。

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程传 正道消剥既极，则人复思治，故阳刚君子，为民所承载也。若小人处剥之极，则小人之穷耳。“终不可用也”，非谓九为小人，但言剥极之时，小人如是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唯君子乃能覆盖小人，小人必赖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剥君子，则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剥其庐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尽后，国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圣人于《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本义 安静以养微阳也。月令，是月斋戒，掩身以待阴阳之所定。

程传 雷者，阴阳相薄而成声，当阳之微，未能发也。“雷在地中”，阳始复之时也，阳始生于下而甚微，安静而后能长，先王顺天道，当至日阳之始生，安静以养之，故闭关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视四方。观《复》之象而顺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当安静以养其阳也。

集说 刘氏蛻曰：“雷在地中”，殷殷隆隆，阳来而复，复来而天下昭融乎。

苏氏舜钦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王弼解云，复者反本之谓，天地以本为心，寂然至无，是其本也，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矣。予窃惑焉，夫复也者，以一阳始生而得名也，《象》曰“刚反”，又曰“刚长”，安得谓寂然至无耶，安得谓动息耶？《象》曰“雷在地中，复”，雷者阳物也，动物也，今在地中，则是有阳动之象也，辅嗣

昧举卦之体，乃以寂然至无为复，斯失之矣！又云，冬至阴之复，夏至阳之复，何冬夏阴阳之不辨耶？

《朱子语类》：问：阳始生甚微，安静而后能长，故《复》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人善端之萌亦甚微，须庄敬持养，然后能大。不然复亡之矣。曰：然。

问纯坤之月，可谓至静，然昨日之静，所以养成今日之动，一阳之复，乃是纯阴养得出来，在人则主静而后善端始复。曰：固有此意，但不是此卦大义，《大象》所谓“至日闭关”者，正是于已动之后，要以安静养之。

杨氏启新曰：“闭关”，静以养阳；“施命”，动以制阴。王者于《姤》、《复》，用意深矣。

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程传 不远而复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学问之道无它也，唯其知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

集说 王氏弼曰：所以不远速复者，以能修正其身，有过则改故也。

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程传 为复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复于仁，二能亲而下之，是以吉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阳为仁行，已在其上，附而顺之，是降下于仁，所以吉也。

张氏栻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尝言仁，此独言之，盖有深旨。克己复礼为仁，克其私心，复其天理，所以为仁；二去初未远，上无系应，能从初而复，所以为下仁也；至四但言从道，而不谓之仁，盖道者举其大凡，不若仁为至切也。

俞氏琰曰：仁者心之德，善之本，初九修身而反本复善，可以为仁矣。二之吉，盖以亲近初九而吉也。

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程传 频复频失。虽为危厉，然复善之义则“无咎”也。

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程传 称其“独复”者，以其从阳刚君子之善道也。

集说 郭氏雍曰：《剥》六三乃《复》六四反对，其义相类。在《剥》取其失上下以应乎阳，在《复》则取其独复以从道。

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本义 “考”，成也。

程传 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阴居尊，处中而体顺，能敦笃其志，以中道自成，则可以“无悔”也。自成，谓成其中顺之德。

集说 王氏安石曰：能以中道自考，则动作不离于中。

邱氏富国曰：二四待初而复，故曰“下仁”，曰“从道”，五不待初而复，故曰“自考”。

李氏简曰：“中以自考”，非自有降衷之性，则亦不能成此德也。

梁氏寅曰：中以自考，言以其有中德，故能自考其善不善也。

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程传 复则合道，既迷于复，与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国君凶”，谓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众，当从天下之善，乃迷于复，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于复者，皆反道而凶也。

集说 杨氏启新曰：心为天君，唯君能役群动，而反以群动役，与心之道相背驰者也。

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本义 “天下雷行”，震动发生，万物各得其性命，是物物而与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对时育物，因其所性而不为私焉。

程传 雷行于天下，阴阳交和，相薄而成声，于是惊蛰藏，振萌芽，发生万物。其所赋与，洪纤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与无妄也。先王观天下雷行发生赋与之象，而以茂对天时，养育万物，使各得其宜，如天与之无妄也。“茂”，盛也。茂对之为言，犹盛行永言之比，“对时”，谓顺合天时，天道生万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体天之道，养育人民，以至昆虫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对时育物之道也。

集说 《九家易》曰：“天下雷行”，阳气普遍，无物不与，故曰“物与”也。

《朱子语类》：问：“物与无妄”众说不同。文蔚曰：是“各正性命”之意。曰：然。一物与它一个无妄。

俞氏琰曰：天有是时，先王非能先后之也，对而循之耳；物有是生，先王非能损益之也，育而成之耳。《中庸》之所谓“诚”，即易之所谓“无妄”也，《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子思之说，盖本于此。

蔡氏清曰：“物与无妄”者，万物各正其性命也，对时育物者，因其所性而不为私，乃圣人尽物之性也。

无妄之往，得志也。

程传 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盖诚之于物，无不能动，以之修身，则身正，以之治事，则事得其理，以之临人，则人感而化，无

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不耕获，未富也。

本义 “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计其利而为之也。

程传 “未”者，非必之辞。《临》卦曰“未顺命”是也。不耕而获，不菑而畲，因其事之当然，既耕则必有获，既菑则必成畲，非必以获畲之富而为也，其始耕菑，乃设心在于求获畲，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为者，则妄也。

集说 丰氏寅初曰：“未”，犹非也。“富”，谓利也。不于力耕之际，遽有望获之心，乃仁人不计功谋利，而天德全矣，其行之所以利也。

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程传 行人得牛，乃邑人之灾也，有得则有失，何足以为得乎。

集说 丰氏寅初曰：“邑人之灾”，所谓“无妄之灾”，然无故被诬者，反己无作，君子求其无妄而已，祸福听之于天，悉置度外也。

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本义 “有”，犹守也。

程传 贞固守之，则无咎也。

集说 苏氏轼曰：“固有之”者，生而性之，非外掠而取之也。

王氏宗传曰：正者人之性也，非外辄我者，我固有之也。因其固有而不失之，故曰“可贞无咎”。

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本义 既已无妄，而复药之，则反为妄而生疾矣。“试”，谓少尝之也。

程传 人之有妄，理必修改，既无妄矣，复药以治之，是反为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试也”。“试”，暂用也，犹曰少尝之也。

集说 林氏希元曰：既无妄，而复药，则为以“无妄之疾”，试无妄之药，反为妄而生疾矣，然则所处既当于理，岂可因非意之事而改图乎。

钱氏志立曰：九五阳刚中正，本无致疾之道而有疾焉，此“无妄之疾”也，唯守正安常以处之，疾且自去。而试之药焉，则必以吾之常者为非，而悉反其道，斯纷纷召疾之方至矣，故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程传 无妄既极，而复加进，乃为妄矣，是穷极而为灾害也。

集说 赵氏玉泉曰：无妄之行，宜无灾矣，但处时之穷，则有其德而无其时，故有灾也。

何氏楷曰：“无妄之行”，犹《彖传》所云“无妄之往”，上九《乾》之“穷”，与《乾》“亢龙”义同，故二《小象》亦同，以其意于行，故曰“眚”，以其时位使然，故曰“灾”。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本义 “天在山中”，不必实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

程传 天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观象以大其蕴畜，人之蕴畜，由学而大，在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识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义也。

集说 杨氏时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非徒资闻见而已，所以畜德也。畜德则所畜大矣，世之学者，夸多斗靡以资见闻而已，亦乌用学为哉。

邱氏富国曰：《大畜》言“畜”“德”，《小畜》言“懿文德”，“畜”“德”虽同，而“文德”则德之小者也。

张氏清子曰：天在山中，畜其气也。凡山中有雷雨云风之气，皆天也。

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程传 有危则宜已，不可犯灾危而行也。不度其势而进，有灾必矣。

舆说辐，中无尤也。

程传 “舆说辐”而不行者，盖其处得中道，动不失宜，故无过尤也。善莫善于刚中，柔中者，不至于过柔耳；刚中，中而才也。初九处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进止自无过差，故但言“舆说辐”，谓其能不行也，不行则无尤矣。初与二，乾体刚健而不足以进，四与五，阴柔而能止，时之盛衰，势之强弱，学易者所宜深识也。

集说 吕氏祖谦曰：二以刚而居中，能度其宜，见其不可，自说其舆辐而不行也，故曰“中无尤”。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程传 所以“利有攸往”者，以与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阳性上进，且畜已极，故不下畜三，而与合志上进也。

集说 赵氏汝楫曰：它卦阴阳应为得，此则为畜，它卦阴阳敌为不胥与，此则为合。

六四元吉，有喜也。

程传 天下之恶已盛而止之，则上劳于禁制，而下伤于刑诛，故畜止于微小之前，则大善而吉，不劳而无伤，故可喜也，四之畜初

是也，上畜亦然。

六五之吉，有庆也。

程传 在上者不知止恶之方，严刑以敌民欲，则其伤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则不劳无伤而俗革，天下之福庆也。

集说 吕氏大临曰：六四六五，皆以柔畜刚，止健者也。牛之刚健在角，豕之刚健在牙。初九居健之始，其健未著，若童牛然。禁于未发，以牯闲之，及其长也，无所用其健，岂特不暴而已。安于驯柔，可驾而服，故有喜也。九二居健之中，其健已具，若豕之牙，渐不可制。六五居尊守中，能以柔道杀其刚暴之气，若殢豕然，其牙虽刚，莫之能暴，可以养畜而无虞，故“有庆也”。

项氏安世曰：喜者据已言之，庆则其喜及人，五居君位，故及人也，若论止物之道，则制之于初，乃为大善，故四为“元吉”，五独得“吉”而已。

蔡氏清曰：五不如四所处之易者，时不同也，四不如五所济之广者，位不同也。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程传 何以谓之天衢，以其无止碍，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非常语，故《象》特设问曰：何谓天之衢？以道路大通行，取空豁之状也，以《象》有“何”字，故爻下亦误加之。

集说 游氏酢曰：畜道之成，贤路自我而四达矣，故曰“何天之衢亨”，《彖》曰“刚上而尚贤”，则大畜之义，主于上九也。崇俊良以列庶位，摧轂贤路，使天下无家食之贤者，上九之任也，天下至于无家食之贤，则道之大行，孰盛于此。

沈氏该曰：“何天之衢”，尚贤也。大畜之时，已独居上，五以柔尚之，畜盛德而处上，止众贤而聚王庭，以天衢之亨，为己之任，畜

道至此，贤路不塞，其道盛矣，故曰“道大行也。”

吕氏祖谦曰：畜极则散，如伊尹乐尧舜之道，居畎亩之中，其畜可谓大矣，必佐汤以发其所蕴，是得时如天之衢也，故曰道行，得时行道之谓也。

何氏楷曰：备于身之谓德，达于世之谓道。道可大行，其亨可知，《象》所谓“不家食吉”而“利涉大川”者此也。

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本义 二者养德养身之切务。

程传 以二体言之，山下有雷，雷震于山下，山之生物，皆动其根茎，发其萌芽，为养之象；以上下之义言之，艮止而震动，上止下动，颐颌之象；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阳，中含四阴，外实中虚，颐口之象。口所以养身也，故君子观其象以养其身，“慎言语”以养其德，“节饮食”以养其体，不唯就口取养义，事之至近而所系至大者，莫过于言语饮食也。在身为言语，于天下则凡命令政教，出于身者皆是，慎之则必当而无失。在身为饮食，于天下则凡货资财用，养于人者皆是。节之则适宜而无伤，推养之道，养德养天下，莫不然也。

集说 《朱子语类》：或云谚有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甚好。曰：此语前辈曾用以解颐之象：“慎言语，节饮食。”

冯氏椅曰：法雷之动，以慎其所出，法山之止，以节其所入。

赵氏汝楫曰：雷之声为言语，山之养为饮食，言语饮食出入乎颐者也。

俞氏琰曰：颐乃口颊之象，故取其切于颐者言之。曰“慎言语，节饮食。”充此言语之类，则凡号令政教之出于己者，皆所当慎，而不可悖出，充此饮食之类，则凡货财赋税之入于上者，皆所当节，而不可悖入。

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程传 九动体，“朵颐”，谓其说阴而志动，既为欲所动，则虽有刚健明智之才，终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贵也”。人之贵乎刚者，为其能立而不屈于欲也，贵乎明者，为其能照而不失于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则明之有，为可贱也。

集说 杨氏简曰：明其本有良贵，今观夫“朵颐”，则失其所谓贵矣。

俞氏琰曰：孟子云：“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又云：“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今初九阳德之大，本有可贵之质，乃内舍其大而外观其小，岂不为人所贱，故曰“亦不足贵也”。

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本义 初上皆非其类也。

程传 征而从上则凶者，非其类故也，往求而失其类，得凶宜矣。行，往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程传 所以戒终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义理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拂颐贞”三字当连读。《颐》之卦辞曰：“颐贞吉。”三之爻辞曰：“拂颐贞凶”。卦中唯此一爻，与卦义相反，故曰“道大悖也”。

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程传 颠倒求养而所以吉者，盖得刚阳之应以济其事，致己居上之德施，光明被于天下，吉孰大焉。

集说 谷氏家杰曰：养逮于下，则上施光，是养贤及民也。

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程传 “居贞之吉”者，谓能坚固顺从于上九之贤，以养天下也。

集说 张氏清子曰：五能柔顺以从以上九之贤，赖以养天下，真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之事也。

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程传 若上九之当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泽，是大有福庆也。

集说 王氏宗传曰：《豫》之九四，天下由之以豫。故曰“大有得”。《颐》之上九，天下由之以颐，故曰“大有庆”。

项氏安世曰：六五上九二爻，皆当以《小象》解之，六五之“居贞”，非自守也，贞于从上也。故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上九之“厉吉”，非能自吉也，得六五之委任而吉也，故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本义 “泽灭于木”，大过之象也。不惧无闷，大过之行也。

程传 “泽”，润养于木者也，乃至灭没于木，则过甚矣，故为大过。君子观《大过》之象，以立其大过人之行，君子所以大过人者，以其能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也。天下非之而不顾，“独立不惧”也，举世不见知而不悔，“遁世无闷”也，如此然后能自守，所以为大过人也。

集说 刘氏牧曰：用之则“独立不惧”，舍之则“遁世无闷”。

赵氏汝楳曰：“独立”如巽木，“无闷”如兑说。

李氏简曰：君子进则大有为，“独立不惧”可也。或退而穷居，

则坚贞不移，“遁世无闷”可也，皆大过之事。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程传 以阴柔处卑下之道，唯当过于敬慎而已。以柔在下，为以茅藉物之象，敬慎之道也。

集说 钱氏志立曰：以卦象论之，初与四应而在下，初者四之本也，本弱而藉茅，则敬慎之至以善处者，故四之栋不至于倾也。

案 高以下为基，刚以柔为本，柔在下，对刚在上。

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程传 老夫之说少女，少女之顺老夫，其相与过于常分，谓九二初六阴阳相与之和，过于常也。

集说 王氏申子曰：老夫而女妻，虽过乎常，然阴阳相与，以成生育之功，则无不利也。

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程传 刚强之过，则不能取于人，人亦不能亲辅之，如“栋桡”折，不可支辅也。栋当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辅也”。

集说 杨氏时曰：栋居中而众材辅之者也，九三以刚居刚，过而不中也，刚过而不中则不可以有辅，此栋之所以桡也。

项氏安世曰：全卦有“栋桡”之象，而九三乃独有之，全卦有利往之象，而九二乃独有之，盖九二当刚过之时，独能居柔而用中，在六爻之中，独此一爻不过，故“无不利”也，卦体本以中太强而本末弱，是以为“桡”，九三以刚居刚，在六爻之中，独此一爻为过，故栋愈桡而不可辅也。

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程传 “栋隆”起则吉，不桡曲以就下也，谓不下系于初也。

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程传 枯杨不生根而生华，旋复枯矣，安能久乎！老妇而得士夫，岂能成生育之功，亦为可丑也。

集说 苏氏轼曰：“稊”者，颠而复蘖，反其始也；“华”者，盈而毕发，速其终也。

项氏安世曰：二五皆无正应，而过以与阴者也。二所与者初，初，本也，故为“稊”。稊者，木根新生之芽也，过而复芽，故有往亨之理。五所与者上，上，末也，故为华。木已过而生华，故无久生之理也。

王氏申子曰：木枯而华，是速其枯，老妇士夫，是过乎常，而为柔邪所惑。

何氏楷曰：盛极将枯而又生华以自耗竭，不能久矣。二以刚居柔，初以柔居刚，此未甚过者也，又在卦初，故过以相与，可成生育之功；五以刚居刚，上以柔居柔，皆过者也，又在卦终，故阴阳相比，只以为“丑”，其相反如此。

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程传 过涉至溺，乃自为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

集说 苏氏轼曰：过涉至于“灭顶”，将有所救也，势不可救，而徒犯其害，故凶。然其义则“不可咎也”。

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本义 治己治人，皆必重习，然后熟而安之。

程传 坎为水，水流仍洊而至。两坎相习，水流仍洊之象也。

水自涓滴，至于寻丈，至于江海，洊习而不骤者也。其因势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观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则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则伪也，故当如水之有常，取其洊习相受，则以习熟其教令之事。夫发政行教，必使民熟于闻听，然后能从，故三令五申之，若骤告未喻，遽责其从，虽严刑以驱之，不能也，故当如水之洊习。

集说 司马氏光曰：水之流也，习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学也，习而不止，以成大贤，故“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苏氏轼曰：事之待教而后能者，教事也。君子平居，常其德行，故遇险而不变，习其教事，故遇险而能应。

陆氏佃曰：《离》言“明两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趋而下者至也。

王氏宗传曰：坎者水之科也，故以“水洊至”为习坎之象。上坎既盈，至于下坎，此孟子所谓盈科而后进也。盈科而后进，不舍其昼夜之功也，君子德行贵其有常，而教事贵于习熟，此不舍昼夜之功也。

俞氏琰曰：“常德行”，谓德行有常而不改，“习教事”，谓教事练习而不辍。

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程传 由习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凶。能出于险，乃不失道也。

集说 朱氏震曰：君子处险，当以正道，乃可出险。初六不正，不能出险，失道而凶也。

钱氏志立曰：行险而不失其信，此是出险之道，若小人行险以侥幸，则为初六上六失道之凶也。

求小得，未出中也。

程传 方为二阴所陷，在险之地，以刚中之才，不至陷于深险，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险也。

集说 郭氏雍曰：一离乎中，则失之矣，故《象》言“未出中也”。

许氏闻至曰：君子不为险困者，非能遽出于险之外也，但能心安于险之中而已。人在险中，思旦夕出于险者，求其大得，君子第从其小者而求之，所谓“有孚”“心亨”者以此。

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程传 进退皆险，处又不安，若用此道，当益入于险，终岂能有功乎！以阴柔处不中正，虽平易之地，尚致悔咎，况处险乎！险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穷耳，故圣人戒如三所处，不可用也。

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本义 晁氏曰：陆氏《释文》本无“贰”字，今从之。

程传 《象》只举首句，如此比多矣，“樽酒簋贰”，质实之至，刚柔相际接之，道能如此，则可终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诚实而已。“刚柔”，指四与五，谓君臣之交际也。

集说 王氏弼曰：刚柔相比而相亲焉，“际”之谓也。

姜氏宝曰：观孔子《小象》，以“樽酒簋贰”为句，则晁氏之说以“贰用缶”为句者非矣。

坎不盈，中未大也。

本义 有中德而未大。

程传 九五刚中之才，而得尊位，当济天下之险难，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险难，是其刚中之道，未光大也。险难之时，非君臣协力，其能济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济天下之险难，则为未大，不称其位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水之为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者高之义，中未大者，平则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

项氏安世曰：水流而不盈，谓不止也。坎不盈，谓不满也，不止故有孚，不满故“中未大”，凡物盈则止，水盈则愈行，故坎有时而盈，水无时而盈也。

陆氏振奇曰：知二之得小，则知五之未大矣。

陈氏仁锡曰：水流不盈，才盈便横流泛滥，五爻曰“不盈”，《象》曰“未大”，以五有中德，故不侈然自大。“未大”，明其所以不盈。

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程传 以阴柔而自处极险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于“三岁”也，“三岁”之久而不得免焉，终凶之辞也。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随其事也，陷于狱，至于“三岁”，久之极也，它卦以年数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岁不兴”，“十年乃字”是也。

集说 朱氏震曰：上六无出险之才，处险极之时，如人陷于狴犴之中，坐而省过，虽上罪也，不过三岁得出矣，妄动求出，则陷之愈深，虽三岁岂得出哉。

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本义 作，起也。

程传 若云两明，则是二明，不见“继明”之义，故云“明两”，明

而重两，谓相继也。作离，“明两”而为离，“继明”之义也。震巽之类，亦取存随之义，然离之义尤重也。“大人”，以德言则圣人，以位言则王者，大人观离明相继之象，以世继其明德，照临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继，皆继明也，举其大者，故以世袭继照言之。

集说 王氏弼曰：“继”谓不绝也，明照相继，不绝旷也。

孔氏颖达曰：继续其明，乃照于四方，若明不继续，则不得久为照临。

《朱子语类》云：“明两作”，犹言“水洊至”，今日明，来日又明，“明”字便是指日而言，只是一个“明”，两番作。

徐氏在汉曰：“继明”者，无时不明也，照于四方者，无处不照也。唯其无时不明，所以无处不照，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也。

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程传 “履错”然欲动，而知敬慎不敢进，所以求辟免过咎也，居明而刚，故知而能“辟”，不刚明则妄动矣。

集说 徐氏在汉曰：“敬以直内”，坤之德也，“履错之敬”，是体坤之德，所谓“畜牝牛吉”者也，咎不期远而自远，故曰“以辟咎也”。

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程传 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离以中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集说 郭氏忠孝曰：离之所以“亨”，柔丽乎中正，故“亨”也，“黄离”之所以“元吉”，文明而用中，故“元吉”也，故尽一卦之美，其唯六二乎。

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程传 日既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继其

事，退处以休其身，安常处顺，何足以为凶也。

案 “日昃”，喻心德之昏也，心德明则常继，昏则不能以久。

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本义 “无所容”，言“焚”“死”“弃”也。

程传 上陵其君，不顺所承，人恶众弃，天下所不容也。

案 “突如其来如”，《书》所谓昏暴者是也，非人不容之，自若无所容尔。

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程传 六五之吉者，所丽得王公之正位也。据在上之势，而明察事理，畏惧忧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岂能安乎。

集说 赵氏彦肃曰：明极故忧深，忧深故祸弭，又丽于尊位，故致“吉”也。

蔡氏清曰：味“离王公也”之词，则知诸卦之五，所谓尊位者，不必皆谓天王，凡诸侯之各君其国者，亦足当五也。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程传 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刚断，以察除天下之恶，所以正治其邦国，刚明，居上之道也。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二

象下传

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本义 山上有泽，以虚而通也。

程传 泽性润下，土性受润，泽在山上，而其渐润透彻，是二物之气相感通也。君子观山泽通气之象，而虚其中以受于人，夫人中虚则能受，实则不能入矣。虚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则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择合而受之，非圣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集说 崔氏憬曰：山高而降，泽下而升，山泽通气，《咸》之象也。

吕氏大临曰：泽居下而山居高，然山能出云而致雨者，山内虚而泽气通也。故君子居物之上，物情交感者，亦“以虚受”也。

郭氏雍曰：唯虚故受，受故能感，不能感者，以不能受故也，不能受者，以不能虚故也。

胡氏炳文曰：“以虚受人”，无心之感也。

陈氏琛曰：山上有泽，泽以润而感乎山，山以虚而受其感，《咸》

之象也。君子体之，则虚其心以受人之感焉！盖心无私主，有感皆通，若有一豪私意自蔽，则先入者为主，而感应之机窒矣，虽有所受，未必其所当受，而所当受者，反以为不合而不之受矣。

何氏楷曰：六爻之中，一言思，三言志。思何可废，而至于朋从则非虚；志何可无，而末而外而随人，则非虚。极而言之，天地以虚而感物，圣人以虚而感人心，三才之道，尽于是矣。

吴氏曰慎曰：虚者《咸》之贞也，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者，虚而已。君子之学，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所谓“以虚受人”也。

咸其拇，志在外也。

程传 初志之动，感于四也，故曰“在外”，志虽动而感未深，如拇之动，未足以进也。

集说 虞氏翻曰：志在外，谓四也。

孔氏颖达曰：与四相应，所感在外。

俞氏琰曰：初与四感应以相与，则志之所之，在于外矣。

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程传 二居中得正，所应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时，质柔而上应，故戒以先动求君则凶，居以自守则吉。《象》复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顺理则不害，谓守道不先动也。

集说 顾氏象德曰：虽凶而居则吉者，盖能顺理以为感，不为躁动害也。居非专静，特不妄动而已。

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本义 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动而云也，二爻阴躁，其动也宜，九三阳刚，居止之极，宜静而动，可吝之甚也。

程传 云“亦”者，盖象辞本不与易相比，自作一处，故诸爻之象辞，意有相续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辞也，上云“咸其拇志在外也”，“虽凶居吉顺不害也”，“咸其股亦不处也”。前二阴爻皆有感而动，三虽阳爻亦然，故云“亦不处也”。“不处”，谓动也，有刚阳之质，而不能自主，志反在于随人，是所操执者卑下之甚也。

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本义 “感害”，言不正而感，则有害也。

程传 贞则吉而悔亡，未为私感所害也，系私应则害于感矣，“憧憧往来”，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狭矣，故云“未光大也”。

集说 陆氏九渊曰：《咸》九四一爻，圣人以其当心之位，其言感通为尤至，曰“贞吉悔亡”，而《象》以为“未感害也”，盖未为私感所害，则心之本然，无适而不正，无感而不通。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而《象》以为“未光大也”。盖“憧憧往来”之私心，其所感必狭，从其思者，独其私朋而已，圣人之洗心，其诸以涤去“憧憧往来”之私而全其本然之正也与，此所以“退藏于密”，而能同乎民，交乎物，而不堕于胶焉溺焉之一偏者也。

咸其脢，志末也。

本义 “志末”谓不能感物。

程传 戒使背其心而咸脢者，为其存心浅末，系二而说上，感于私欲也。

集说 李氏鼎祚曰：“末”，犹上也，五比于上，故“咸其脢，志末”者，谓五志感于上也。

朱氏震曰：卦以初为本，上为末。

王氏宗传曰：谓五有“咸其脢”之象者，以其志意之所向，在于一卦之末，故欲“咸脢其”以背去之也。

何氏楷曰：谓五志在与上相感也。《系辞》曰：“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大过·彖传》“本末弱”，“末”指上六可知矣。

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本义 “滕”“腾”通用。

程传 唯至诚为能感人，乃以柔说腾扬于口舌言说，岂能感于入乎。

集说 王氏弼曰：咸道转末，故在口舌言语而已。

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程传 君子观雷风相与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立于大中常久之道，不变易其方所也。

集说 吕氏大临曰：雷风虽若非常，其所以相与则恒。

胡氏炳文曰：雷风虽变，而有不变者存，体雷风之变者，为我之不变者，善体雷风者也。

案 说此象者，用烈风雷雨弗迷，说震象者，用迅雷风烈必变，皆非也。“雷风”者，天地之变而不失其常也；“立不易方者”，君子之历万变而不失其常也；“洊雷”者，天地震动之气也；恐惧修省者，君子震动之心也。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程传 居恒之始，而求望于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度势之甚也。所以“凶”，阴暗不得恒之宜也。

集说 朱氏震曰：初居巽下，以深入为恒，上居震极，以震动为恒，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动，皆凶道也。

郭氏雍曰：进道有渐而后可久，在《恒》之初，浚而深求，非其道也。

王氏申子曰：可恒之道，以久而成，始而求深，是施诸己则欲速不达，施诸人则责之太遽者也，故凶。

苏氏濬曰：凡人用功之始，立志太锐，取效太急，便有欲速不助长之病，故曰“始求深”，孟子言“深造必以道”，正是此意。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程传 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于中也，人能恒久于中，岂止亡其悔，德之善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九二独提“能久中”，诸爻不中，故不久可见。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程传 人既无恒，何所容处，当处之地，既不能恒，处非其据，岂能恒哉？是不恒之人，无所容处其身也。

案 此“无所容”，与《离》四相似，皆谓德行无常度，自若无所容，非人不容之也。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程传 处“非其位”，虽久何所得乎，以田为喻，故云“安得禽”也。

集说 王氏弼曰：恒“非其位”，虽劳无获也。

案 爻既以田为喻，则非处非其位也，乃所往者非其位耳！谓所动而施为者，不得其方也。

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程传 如五之从二，在妇人则为正而吉，妇人以从为正，以顺为德，当终守于从一。夫子则以义制者也，从妇人之道，则为凶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九二以刚中为常，故“悔亡”，六五以柔中为恒，在二可也，在五则夫也父也君也，而可乎。妇人从夫则吉，夫子从妇则凶矣。

杨氏启新曰：爻辞只曰“妇人吉”，《象传》又添一“贞”字，明“恒其德，贞”，为妇人之贞也。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程传 居上之道，必有恒德，乃能有功。若躁动不常，岂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恒，其凶甚矣，《象》又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曰“大无功也”。

集说 王氏安石曰：终乎动，以动为恒者也，以动为恒，而在物上，其害大矣。

王氏申子曰：此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其好功生事之过乎。故圣人折之曰“大无功”，言振扰于守恒之时，决无所成也。

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本义 天体无穷，山高有限，《遁》之象也。“严”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程传 天下有山，山下起而乃止，天上进而相违，是遁避之象也，君子观其象，以避远乎小人。远小人之道，若以恶声厉色，适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庄威严，使知敬畏，则自然远矣。

集说 石氏介曰：“不恶而严”，外顺而内正也，尚恶则小人憎，不严则正道消。

张子曰：“恶”读为憎恶之“恶”，“远小人”不可示以恶也，恶则患及之，又焉能远？“严”之为言，敬小人而远之之意也。

杨氏时曰：天下有山，其藏疾也无所拒，然亦终莫之陵也，此君子远小人不恶而严之象也。

郭氏雍曰：君子当遁之时，畏小人之害，志在远之而已。远之道何如？不恶其人而严其分是也。孔子曰：疾之已甚，乱也。不恶则不疾矣。

俞氏琰曰：君子观象以远小人，岂有它哉！不过危行言逊而已。逊其言则不恶，不使之怨也；危其行则有不可犯之严，不使之不逊也。此“君子远小人”之道也。

案 “天下有山”，以山喻小人，以天喻君子，似未切。盖“天下有山”，山之高峻极于天也，山之高峻者，未尝绝人，而自不可攀跻，故有“不恶而严”之象。杨氏之说，盖是此意。

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程传 见几先循，固为善也，遁而为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于灾，处危故也。古人处微下，隐乱世，而不去者多矣。

案 《程传》以不遁为免灾，朱子以晦处勿有所行为免灾，故朱子尝欲劾韩侂胄，占得此爻而止。

执用黄牛，固志也。

程传 上下以中顺之道相固结，其心志甚坚，如执之以牛革也。

集说 侯氏行果曰：上应贵主，志在辅时，不随物遁，独守中直，坚如革束，执此之志，“莫之胜说”，殷之父师，当此爻矣。

蔡氏清曰：谓自固其志，“不可荣以禄也”。

附录 孔氏颖达曰：“固志”者，坚固遁者之志，使不去己也。

系遁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程传 遁而有系累，必以困惫致危。其有疾乃惫也。盖力亦

不足矣，以此昵爱之心，畜养臣妾则吉，岂可以当大事乎。

集说 张氏清子曰：当遁而系，故有疾而厉，至于惫乏也。唯当以刚自守，止下二阴，而畜之以臣妾之道，然后获吉，又岂可当大事乎。

案 “不可大事”，言未可直行其志，危言危行也，与《象》“小贞吉”，《大象》“不恶而严”之意，皆相贯。

君子好遁，小人否也。

程传 君子虽有好而能遁，不失于义，小人则不能胜其私意，而至于不善也。

集说 俞氏琰曰：爻辞云：“好遁，君子吉小人否”，爻传不及吉字，盖谓唯君子为能“好遁”，小人则不能“好遁”也。既“好遁”，则遁而亨，其吉不假言矣。

嘉遁贞吉，以正志也。

程传 志正则动必由正，所以为遁之嘉也。居中得正而应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为吉，人之遁也止也，唯在正其志而已矣。

集说 张子曰：居正处中，能正其志，故获“贞吉”。

案 君子之志，不在宠利，故进以礼而退以义，所谓“正志”也。

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

程传 其遁之远，无所疑滞也。盖在外则已远，无应则无累，故为刚决无疑也。

集说 侯氏行果曰：最处外极，无应于内，心无疑恋，超世高举，安时无闷，故“肥遁无不利”。

赵氏汝楫曰：四阳之中，三系于阴，四五应于阴，皆不能不自疑，至上则疑虑尽亡，盖无有不利者矣。

李氏心传曰：“无所疑也”，此及《升》之九三并言之，此决于退，彼决于进，时之宜耳。

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本义 自胜者强。

程传 雷震于天上，大而壮也，君子观《大壮》之象以行其壮。君子之大壮者，莫若克己复礼。古人云，自胜之谓强，《中庸》于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强哉矫，赴汤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己复礼，则非君子之大壮，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礼弗履”。

张子曰：克己反礼，壮莫盛焉。

《朱子语类》云：雷在天上，是甚生威严，人之克己，须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礼。

项氏安世曰：君子所以养其刚大者，亦曰非礼勿履而已。

壮于趾，其孚穷也。

本义 言必穷困。

程传 在最下而用壮以行，可必信其穷困而凶也。

集说 王氏申子曰：居下而用壮，任刚而决行，信乎其穷而凶也。

九二贞吉，以中也。

程传 所以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则不失正，况阳刚而乾体乎。

集说 孔氏颖达曰：以其居中履谦，行不违礼，故得正而吉也。

案 卦言“大壮利贞”，唯九二刚德则为大，健体则为壮，而居中则为处壮之贞，乃卦之主也，故《传》言“以中”，明《大壮》之“贞”

在于中也。

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本义 小人以壮败，君子以罔困。

程传 在小人则为用其强壮之力，在君子则为用罔，志气刚强，蔑视于事，靡所顾惮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君子用罔，说者不同，然观爻辞之例，如“小人吉，大人否亨”、“君子吉，小人否”、“妇人吉，夫子凶”，皆是相反之辞，又《象辞》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全与“君子好遁，小人否也”句法相类，《诗》、《书》中“罔”字与“弗”字“勿”字“毋”字通用，皆禁止之义也。

杨氏简曰：九三虽益进，势虽壮，君子之心未尝以为意焉，唯小人则自嘉己势之壮，而益肆益壮，是谓小人用壮。罔，无也。言君子之所用，异乎小人之用也，故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龚氏焕曰：《大壮》本以四阳盛长而得名，九三又以阳居阳而过刚，壮而又壮者也。用壮如此，是小人之所为，而非君子之道，故曰“君子用罔”。《象》释之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语意与《遁》九四“君子好遁，小人否”也同，盖《遁》之九四，即《大壮》九三之反对，皆“君子”“小人”并言。

俞氏琰曰：孔子恐后世疑爻辞有两“用”字，以为小人之“用”与君子同，故特去其一。

藩决不羸，尚往也。

程传 刚阳之长，必至于极，四虽已盛，然其往未止也，以至盛之阳，用壮而进，故莫有当之，藩决开而不羸困其力也。“尚往”，其进不已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九四以刚居柔，有能正之吉，无过刚之悔。

“贞吉”“悔亡”四字，既尽之矣，又曰“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者，恐人以居柔为不进也，故以“尚往”明之。

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程传 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阴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阳刚中正得尊位，则下无壮矣。以六五位不当也，故设“丧羊于易”之义。然大率治壮不可用刚，夫君臣上下之势，不相侔也，苟君之权足以制乎下，则虽有强壮跋扈之人，不足谓之壮也，必人君之势有所不足，然后谓之治壮。故治壮之道，不可以刚也。

集说 王氏安石曰：刚柔者所以立本，变通者所以趋时。方其趋时，则位正当而有咎凶，位不当而无悔者有矣。大壮之时，得中而处之以柔，能丧其很者也。

案 “位当”、“位不当”，易例多借爻位，以发明其德与时地之相当不相当也。此“位不当”，不止谓以阴居阳，不任刚壮而已，盖谓四阳已过矣，则五所处非当壮之位也！于是而以柔中居之，故为“丧羊于易”。

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程传 非其处而处，故讲退不能。是其自处之不详慎也。“艰则吉”，柔遇艰难，又居壮终，自当变矣，变则得其分，过咎不长，乃吉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临》六三，《壮》上六，皆“无攸利”，皆曰“咎不长”。盖六三之忧，上六之艰，不贵无过而贵改过也。

俞氏琰曰：人之处事，以为易则不详审，以为艰则详审。问也既以不详审而致咎，令详审而不轻率，则其“咎不长也”。

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本义 “昭”，明之也。

程传 “昭”，明之也。传曰昭德塞违，昭其度也君子观“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于己也。明明德于天下，昭明德于外也。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

集说 胡氏炳文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强”，至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

俞氏琰曰：“明德”，君子固有之德也；自昭者，自有此德而自明之也。人德本明，人欲蔽之，不能不少昏昧，其本然之明，固未尝息。知所以自明，则本然之明，如日之出地，而其昭著初无增损也。《大学》所谓“明明德”，所谓“自明”，与此同旨。

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本义 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

程传 无进无抑，唯独行正道也。宽裕则无咎者，始欲进而未当位故也。君子之于进退，或迟或速，唯义所当，未尝不裕也。圣人恐后之人，不达宽裕之义，居位者废职失守以为裕，故特云初六裕则无咎者，始进未受命当职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失其职，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概，久速唯时，亦容有为之兆者。

集说 刘氏曰：君子之于正，不可以人之不见知而改其度。

张氏振渊曰：“独行正”，是原所以见摧之故。大凡君子处世，枉己易合，直道难容，唯正所以见摧，然安可因摧而自失其正，正与爻互相发明。

案 “未受命”，与《临》九二同。《临》、《晋》皆君子道长向用之卦也，然君子无急于乘势趋时之意，当其临也，至诚感物，如忘其势，当其进也，守道优游，若将终身然，故一则曰“未顺命”，一则曰

“未受命”。

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程传 “受兹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必亨，况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

集说 杨氏时曰：六二以柔顺处乎众阴，而独无应，是不见知也，故“晋如愁如”，然居中守正，素位而行，鬼神其福之矣。《诗》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此之谓也。

何氏楷曰：《尔雅》云：“父之妣为王母。”《小过》六二遇妣，即此言“王母”，二五德同位应，二受“介福”，以其履中得正也。

众允之，志上行也。

程传 “上行”，上顺丽于大明也。上从大明之君，众志之所同也。

集说 李氏过曰：初之“罔孚”，众未允也；二之“愁如”，犹有悔也；三德孚于众，进得所愿而“悔亡”也。

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程传 贤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处高位，则为非据，贪而惧失则畏人，固处其地，危可知也。

集说 陆氏希声曰：履非其位，固其宠禄，“鼫鼠”之志，窃食黍稷而已。

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程传 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诚委任，则可以成天下之大功，是往而有福庆也。

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程传 “维用伐邑”，既得“吉”而“无咎”，复云“贞吝”者，其道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尤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则无不中正，安有过也。今以过刚自治，虽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可吝，圣人言尽善之道。

案 “道未光”，乃推原所以伐邑之故。盖进之极，则于道必未光也，如势位重，则有居成功之嫌，爵禄羁，则失独行愿之志，故必克治其私，然后高而不危，免于亢悔也。《夬》五之“中未光”同。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程传 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过，则伤于察，太察则尽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观“明入地中”之象，于“莅众”也，不极其明察而“用晦”，然后能容物和众，众亲而安。是用晦乃所以为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则己不胜其忿疾，而无宽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莅众之道，适以为不明也，古之圣人设前旒屏树者，不欲明之尽乎隐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冕旒垂目，黼纁塞耳，无为清静，民化不欺，若运其聪明，显其智慧，民即逃其密纲，奸诈愈生。岂非藏明用晦，反得其明也。

张子曰：不任察而不失其治也。

林氏希元曰：“用晦而明”，不是以晦为明，亦不是晦其明。盖虽明而用晦，虽用晦而明也。“用晦而明”，只是不尽用其明，盖尽用其明，则伤于太察，而无含弘之道，唯明而用晦，则既不汶汶而暗，亦不察察而明，虽无所不照，而有不尽照者，此古先帝王所以莅众之术也。

何氏楷曰：晦其明，谓藏明于晦；晦而明，谓生明于晦。意实相

发。

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本义 唯义所在不食可也。

程传 君子遁藏而困穷，义当然也。唯义之当然，故安处而无闷，虽不食可也。

集说 王氏申子曰：义所不食，则于飞攸往，义所当行亦明矣，去之可不速乎，此伯夷太公之事。

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程传 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顺处而有法则也。“则”，谓中正之道。能顺而得中正，所以处明伤之时，而能保其吉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明夷》之下三爻，唯六二有救之之诚；上三爻，唯六五无去之之心，皆中顺之臣也。

王氏申子曰：以柔顺处之而不失其中正之则，昔者文王用明夷之道，其如是乎。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程传 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汤武，岂有意于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然，乃悖乱之事也。

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程传 “入于左腹”，谓以邪僻之道，入于君而得其心意也，得其心，所以终不悟也。

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程传 箕子晦藏，不失其贞固，虽遭患难，其明自存，不可灭息

也。若逼祸患，遂失其所守，则是亡其明，乃灭息也。古之人，如扬雄者是也。

集说 苏氏轼曰：六五之于上六，正之则势不敌，救之则力不能，去之则义不可，此最难处者也，如箕子而后可，箕子之处于此，身可辱也，而“明不可息也”。

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本义 “照四国”，以位言。

程传 “初登于天”，居高而明，则当照及四方也，乃被伤而昏暗，是“后入于地”，失明之道也。“失则”，失其道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则”者，不可逾之理，失则所以为纣，顺则所以为文王。

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本义 身修则家治矣。

程传 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动，不可易也，君子观风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内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谓事实。“恒”，谓常度法则也。德业之著于外，由言之谨于内也，言慎行修，则身正而家治矣。

集说 孔氏颖达曰：“物”，事也。言必有事，即口无择言。行必有常，即身无择行，正家之义，修于近小，言之与行，君子枢机，出身加人，发近化远，故举言行以为之诫。

杨氏时曰：言忠信则有物，行笃敬则有常。

胡氏炳文曰：风自火出，一家之化，自吾言行出，皆由内及外，自然薰蒸而成者也。

俞氏琰曰：齐家之道，自修身始，此风自火出，所以为《家人》之象也。君子知风之自，于是齐家以修身为本，而修身以言行为先，

言必有物而无妄，行必有恒而不改。“物”，谓事实，言而诚实则有物，不诚实，则无物也。“恒”，谓常度，行而常久则有恒，不常久，则无恒也。

闲有家，志未变也。

本义 志未变而豫防之。

程传 闲之于始，家人志意未变动之前也。正志未流散，变动而闲之，则不伤恩，不失义，处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变而后治，则所伤多矣，乃有悔也。

集说 苏氏轼曰：忘闲焉则志变矣，及其未变而闲之，故“悔亡。”

杨氏简曰：治家之道，当防闲其初，及其心志未变而闲之以礼，邪僻之意，无由而兴矣。

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程传 二以阴柔居中正，能顺从而卑巽者也，故为妇人之贞吉也。

案 六二六四之为顺同，顺者女之贞也，四位高，故曰顺在位，二位卑，故曰“顺以巽”。

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程传 虽“嗃嗃”于治家之道，未为甚失，若“妇子嘻嘻”，是无礼法，失家之节，家必乱矣。

集说 王氏弼曰：以阳处阳，刚严者也。处下体之极，为一家之长者也。行与其慢，宁过乎恭，家与其渎，宁过乎严，是以家人虽“嗃嗃悔厉”，犹得其道，“妇子嘻嘻”，乃失其节也。

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程传 以巽顺而居正，位正而巽顺，能保有其富者也，“富家”之“大吉”也。

集说 俞氏琰曰：《礼运》云，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岂以多财为吉哉，以顺居之，则满而不溢，可以保其家而长守其富，吉孰大焉。

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本义 程子曰：夫爱其内助，妇爱其刑家。

程传 “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顺从而已，必致其心化诚合，夫爱其内助，妇爱其刑家，“交相爱”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修法立而家未化，未得为“假有家”之道也。

集说 郭氏雍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同大顺而无逆焉者，“交相爱”之义也。

龚氏焕曰：“交相爱”则一家之父子兄弟，夫妇长幼，莫不相爱，非特夫妇而已也。

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本义 谓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则人畏服之矣。

程传 治家之道，以正身为本，故云“反身之谓”。爻辞谓治家当有威严，而夫子又复戒云，当先严其身也。威严不先行于己，则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于身也。

孟子所谓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也。

集说 朱氏震曰：威非外求，反诸身而已，反身则正，正则诚，诚则不怒而威，后世不知所谓威严者正其身也，或不正而尚威怒，则父子相夷，愈不服矣，安得吉。

郭氏雍曰：《象》明“言有物而行有恒”，而此又言“反身之谓”

者，家人之道，所以成始成终者，修身而已。

赵氏汝楫曰：爻于初言“闲”，三言“啍啍”，上言“威”。圣人虑后世以为威严有余，而亲睦不足，故特释之以“反身”。谓“威如”者，非严厉以为威。反求诸己而已。

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本义 二卦合体，而性不同。

程传 “上火下泽”，二物之性违异，所以为睽离之象。君子观睽异之象，于大同之中，而知所当异也。夫圣贤之处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俗所同者，则有时而独异。盖于秉彝则同矣，于世俗之失则异也，不能大同者，乱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独异者，随俗习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异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集说 荀氏爽曰：火性炎上，泽性润下，故曰睽也。大归虽同，小事当异，百官殊职，四民异业，文武并用，威德相反，共归于治，故曰“君子以同而异”也。

项氏安世曰：同象《兑》之“说”，异象《离》之“明”。

见恶人，以辟咎也。

程传 睽离之时，人情乖违，求和合之，且病其不能得也，若以恶人而拒绝之，则将众仇于君子，而祸咎至矣，故必见之，所以回避怨咎也，无怨咎，则有可合之道。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本义 本其正应，非有邪也。

程传 当睽之时，君心未合，贤臣在下，竭力尽诚，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诚以感动之，尽力以扶持之，明义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诚其意，如是宛转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合也，“巷”非邪僻由

径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未非必也，非必谓失道也。

集说 王氏申子曰：处上下睽离之时，不得不委曲以求合，故曰“未失道”，言于正道未为失也。

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程传 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则不安，又在二阳之间，所以有如是艰厄，由“位不当也，无初有终”者，终必与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刚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离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终睽之理，故贤者顺理而安行，知者知几而固守。

集说 胡氏瑗曰：“无初有终，遇刚也”者，言初为上之见疑，然终则知己之诚而与之应，是六三所遇，得刚明之人也。

案 爻有两喻，而《象传》偏举者，举其重者也，此举“见舆曳”，以乘刚也，《困》三举“据于蒺藜”，亦以乘刚也，易例乘刚之危最甚。

交孚无咎，志行也。

程传 初四皆阳刚君子，当睽乖之时，上下以至诚相交，协志同力，则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辞但言“无咎”，夫子又从而明之，云可以行其志，救时之睽也，盖以君子阳刚之才，而至诚相辅，何所不能济也，唯有君子，则能行其志矣。

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程传 爻辞但言“厥宗噬肤”，则可以往而无咎，《象》复推明其义，言人君虽己才不足，若能信任贤辅，使以其道深入于己，则可以有为，是往而有福庆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二以五为主，而委曲以入之，巷虽曲而通诸道，“遇主于巷”，将以行道，非为邪也。五以二为宗而亲之，二五

以中道相应，当睽之时，其间也，微而易合，如肤之柔，噬之则入，岂独“无咎”，又将“有庆”，二五阴阳正应，故其辞如此。

何氏楷曰：“厥宗”既“噬肤”矣，往则有相合之庆，盖决之也。

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程传 “雨”者，阴阳和也，始睽而能终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群疑尽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群疑”，睽极而合，则皆亡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群疑亡”者，往与三合，如雨之和，向之“见豕”、“见鬼”、“张弧”之疑，并消释矣，故曰“群疑亡也”。

王氏安石曰：上九《睽》极有应而疑之，夫《睽》之极，则物有似是而非者，虽明犹疑，疑之已甚，则以无为有，无所不至，况于不明者乎，上九刚过中，用明而过者也，故其始不能无疑。

《朱子语类》云：诸爻立象，圣人必有所据，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说象，如“见豕负涂”、“载鬼一车”之类，孔子只说“群疑亡也”，便见得上面许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后人解说，便多牵强。

赵氏汝楫曰：怪力乱神，圣人所不语，而此卦言之甚详，故圣人断之曰“疑”。盖心疑则境见，心明则疑亡，知此者，志怪之书可焚，无鬼之论可熄。

王氏申子曰：孤生于睽，睽生于疑，今群疑既亡，则睽而合，合而和，所以吉也。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程传 山之峻阻，上复有水，坎水为险陷之象，上下险阻，故为蹇也。君子观蹇难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君子之遇艰阻，必反求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故遇艰蹇，必

自省于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则改之。无歉于心，则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君子修德以俟时而已。

集说 吕氏大临曰：“山上有水”，水行不利，不得其地，故蹇也。水行不得其地，犹君子之行不得于人，不得于人，反求诸己而已，故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礼人不答反其敬。

《朱子语类》云：潘谦之书曰：《蹇》与《困》相似，“致命遂志”，“反身修德”亦一般，殊不知不然。《象》曰“泽无水，困”，处困之极，事无可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蹇则犹可进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艰阻，然犹可行，故教人以“反身修德”，只观“泽无水，困”，与“山上有水，蹇”二句，便全不同。

项氏安世曰：反身象艮之背，修德象坎之劳。

往蹇来誉，宜待也。

程传 方蹇之初，进则益蹇，时之未可进也，故宜见几而止，以待时可行而后行也。诸爻皆蹇往而善来，然则无出蹇之义乎。曰：在蹇而往，则蹇也，蹇终则变矣，故上已有硕义。

集说 王氏申子曰：往而行险，不如居易以俟之为宜也。

龚氏焕曰：居止之初，去险尚远，见险而即止，《彖传》之所谓知也。

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本义 事虽不济，亦无可尤。

程传 虽艰厄于蹇时，然其志在济君难，虽未能成功，然终无过尤也，圣人取其志义而谓其“无尤”，所以劝忠荅也。

集说 侯氏行果曰：二上应于五，五在坎中，险而又险，志在匡弼，匪惜其躬，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辅君以此，“终无尤也”。

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程传 “内”，在下之阴也。方蹇之时，阴柔不能自立，故皆附于九三之阳而喜爱之。九之处三，在蹇为得其所也，处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来”为“反”，犹春秋之言归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内卦三爻，唯九三一阳，居二阴之上，是内之所恃，故云“内喜之也”。

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程传 四当蹇之时，居上位，不往而来，与下同志，固足以得众矣，又以阴居阴，为得其实，以诚实与下，故能连合而下之。二三亦各得其实，初以阴居下，亦其实也，当同患之时，相交以实其合可知，故来而连者，当位以实也，处蹇难，非诚实何以济，当位不曰正而曰实，上下之交，主于诚实，用各有其所也。

集说 荀氏爽曰：处正承阳，故曰“当位实也”。

沈氏该曰：四当位可进，而阴柔不能独济，来而承五，连于阳实，则得所辅也。

姜氏宝曰：以阴比于阳，阳为实，故云，传以为诚实之实，未然。

案 荀氏、沈氏、姜氏之说皆是，然如此，则当位两字，宜著。九五说，言当尊位者有实德也，如“敌刚也”之例。

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程传 “朋”者，其朋类也。五有中正之德，而二亦中正，虽大蹇之时，不失其守，蹇与蹇以相应助，是以其中正之节也。上下中正而弗济者，臣之才不足也。自古守节秉义，而才不足以济者，岂少乎，汉李固、王允，晋周顗、王导之徒是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得位履中，不改其节，则同志者自远而来，故曰“朋来”。

案 《蹇》卦之义，在乎进止得宜，爻之往来，即进止也。九五虽不言往来，而传明其为“中节”，则进止之宜不失，可以济难而不至于犯难矣。裴度云，朝廷处置得宜，有以服其心，其“中节”之谓乎。

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程传 上六应三而从五，志在内也。蹇既极而有助，是以硕而吉也。六以阴柔当蹇之极，密近刚阳中正之君，自然其志从附以来自济，故“利见大人”，谓从九五之贵也，所以云“从贵”，恐人不知大人为指五也。

集说 苏氏轼曰：内与贵，皆五之谓。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程传 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为解也，与“明两”而作离语不同。“赦”，释之；“宥”，宽之。过失则赦之可也，罪恶而赦之，则非义也，故宽之而已。君子观雷雨作解之象，体其发育，则施恩仁，体其解散，则行宽释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赦”谓放免；“过”谓误失；“宥”谓宽宥；“罪”谓故犯。过轻则赦，罪重则宥，皆解缓之义也。

赵氏汝棣曰：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泽，威中有泽，犹刑狱之有赦宥。

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程传 初四相应，是刚柔相际接也。刚柔相际，为得其宜，艰既解而处之，刚柔得宜，其“义无咎”也。

集说 苏氏渊曰：柔居解初，而承刚应刚，得刚柔交际之宜，难必解矣，故曰“义无咎也”。

案 初本以居最内最后得来复之义，故无咎，孔子恐人谓其一无所为也，故以从阳补其义，在后之例，与《遁》初同。

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程传 所谓“贞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恶，使其中直之道得行，乃正而吉也。

案 “黄”者中也；“矢”者直也。人臣之道，固主乎直，然直而不中，则有以嫉恶去邪，而激成祸乱者多矣，得中道，正释得“黄矢”之义。

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程传 负荷之人，而且乘载，为可丑恶也，处非其据，德不称其器，则寇戎之致，乃已招取，将谁咎乎？圣人又于《系辞》明其致寇之道，谓作易者其知盗乎！盗者乘衅而至，苟无衅隙，则盗安能犯？“负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盗乘衅而夺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满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盗则乘其过恶而伐之矣。“伐”者，声其罪也，“盗”，横暴而至者也，货财而轻慢其藏，是教诲乎盗使取之也！女子而天冶其容，是教诲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盗使夺之也，皆自取之之谓也。

集说 雷氏思曰：“负且乘”，小人自以为荣，而君子所耻，故“可丑”，寇小则为盗，大则为戎，任使非人，则变解而蹇，天下起戎矣。

案 雷氏说，极得此《传》及《系传》之意，此《传》所谓致戎，《系传》所谓“盗斯伐之”，皆谓有国家者也。

解而拇，未当位也。

程传 四虽阳刚，然居阴，于正疑不足，若复亲比小人，则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后能来君子，以其处未当位也。“解”者，本合而离之也，必解拇而后朋孚，盖君子之交，而小人容于其间，是与君子之诚未至也。

集说 郑氏汝谐曰：四之所自处者不当，宜小人之所附丽也。必解去之，然后孚于其朋。“朋”，刚阳之类。“拇”，在下之阴。

案 德非中正，而应初比三，故曰“未当位”。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程传 君子之所解者，谓退去小人也，小人去，则君子之道行，是以吉也。

集说 吴氏曰慎曰：君子能有解，则小人退矣。小人若未退，则是君子未能解也，以小人之退，验君子之解，虽不言有孚，而有孚之义明矣。

案 如郑氏说，则须云君子果能有解，则虽小人亦信之，而回心易行，不待黜抑而自退矣。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程传 至解终而未解者，悖乱之大者也，射之所以解之也，解则天下平矣。

集说 吴氏曰慎曰：天下之难，由小人作，群比如拇，邪媚如狐，鸷害如隼。解拇获狐射隼而难解矣，故《解》卦以去小人为要义。

案 五以前所解者，但总名之为小人耳，此则曰“悖”，内乱外乱之别也。在有虞则共骧者内乱也，三苗者外乱也。

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本义 君子修身所当损者，莫切于此。

程传 山下有泽，气通上润与深下以增高，皆损下之象。君子观《损》之象，以损于己，在修己之道所当损者，唯“忿”与“欲”，故以惩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

集说 虞氏翻曰：兑说故“惩忿”，艮止故“窒欲”。

孔氏颖达曰：“惩”者，息其既往。“窒”者，闭其将来，“惩”“窒”互文而相足也。

杨氏时曰：“损”，德之修也。所当损者，唯“忿”“欲”而已。故九思始于视听貌言，终于忿思难，见得思义者，以此。

《朱子语类》：问：何以“窒欲”，伊川云思，此莫是欲心一萌，当思礼义以胜之否。曰：然。

王氏申子曰：和说则无忿，知止则无欲，故曰修德之要也。

案 凡大象配两体之德者，皆先内后外，故当以虞氏之说为是，《益》象亦然。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本义 “尚”“上”通。

程传 “尚”，上也。时之所崇用为尚，初之所尚者，与上合志也。四赖于初，初益于四，与上合志也。

案 易例，初九与六四虽正应，却无往从之之义，在下位不援上也。唯《损》初爻言“遄往”，而《传》谓“上合志”，盖当损下益上之时故也。

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程传 九居二，非正也，处说，非刚也，而得中为善。若守其中德，何有不善，岂有中而不正者，岂有中而有过者。二所谓“利贞”，

谓以中为志也，志存乎中，则自正矣，大率中重于正，中则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则有益于上矣。

集说 孔氏颖达曰：言九二所以能居而守贞，不损益之，良由居中，以中为志，故损益得其节适也。

王氏宗传曰：顺从为事，则在己者所损多矣！以道自守，乃所以益之，故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中以为志”，则在己者无失，而益上之实，亦无出诸此。

一人行，三则疑也。

程传 一人行而得一人，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则疑所与矣，理当损去其一人，损其余也。

案 自二以上，皆可以三概之，不必正三人也，季文子三思，南容三复之类。

损其疾，亦可喜也。

程传 损其所疾，固可喜也。云“亦”，发语辞。

集说 项氏安世曰：能不吝其疾，自损以受之，使合志者得效其忠，岂非可喜之事哉。

案 易多言“有喜”，而此《传》云“亦可喜也”，则此喜不主己身，乃主于使邇来而益我者有喜，故变文曰“可喜”者，他人之辞也。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程传 所以得“元吉”者，以其能尽众人之见，合天地之理，故自上天降之福祐也。

案 “自上祐”，以为正释龟筮弗违亦可，然观《益》二言朋龟不违，下又云“享于帝，吉”，则帝者，又百神之主也，故此“上祐”，亦是言天心克享，人神不能违也。

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程传 居上不损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之志，唯在益于人而已。

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本义 风雷之势，交相助益，迁善改过，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犹是也。

程传 风烈则雷迅，雷激则风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观风雷相益之象，而求益于己。为益之道，无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也，见善能迁，则可以尽天下之善，有过能改，则无过矣，益于人者，无大于是。

集说 王氏弼曰：迁善改过，益莫大焉。

胡氏炳文曰：雷与风自有相益之势，速于迁，善则过当益寡，决于改过，则善当益纯，是迁善改过，又自有相益之功也。

蒋氏悌生曰：风雷相益，迅速不迟，君子法之，见善则即迁，知过必速改，不可犹豫。

何氏楷曰：咸言速，心之德通于虚也。不损不虚。“愆忿窒欲”，损之又损，致虚以复其为咸；恒言久，心之德凝于实也，不益不实，迁善改过，益之又益，充实而成其为恒。

案 雷者动阳气者也，故人心奋发而勇于善者如之；风者散阴气者也，故人心荡涤以消其恶者如之。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本义 下本不当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

程传 在下者本不当处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为在上所住，所以当大事，必能济大事，而致“元吉”，乃为无咎。能致“元吉”，则在上者任之为知人，己当之为胜任，不然，则上下皆有咎也。

集说 郑氏汝谐曰：得益者非以是而自私也，故《损》之上，“利有攸往，得臣无家”，《益》之初，“利用为大作”。“为大作”者，当为大益之事也。然在下而为大益之事，位未崇也，诚未孚也，必“元吉”然后“无咎”，以其位非厚事之地也。

《朱子语类》云：“利用大作”，《象》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则凡居下者不当厚事，如子之于父，臣之于君，僚属之于官长，皆不可以逾分越职，纵可为，亦须是尽善，方能无过，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也。

或益之，自外来也。

本义 “或”者，众无定主之辞。

程传 既中正虚中，能受天下之善而固守，则有有益之事，众人自外来益之矣。或曰“自外来”岂非谓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虚中，天下孰不愿益之，五为正应，固在其中矣。

集说 孔氏颖达曰：“自外来”者，明“益之”者从外而来，不召而至也。

杨氏简曰：“或益之，自外来也”，亦犹《损》六五之“或益之”，“自上祐也”，皆言本无求益之意，而益自至也，曰“自外来”，言非中心之所期，自外而至也。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本义 “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虑而“固有之也”。

程传 六三益之独可用于凶事者，以其“固有之也”，谓专固自任其事也，居下当禀承于上，乃专任其事，唯救民之凶灾，拯时之艰急，则可也，乃处急难变故之权宜，故得“无咎”，若平时则不可也。

集说 龚氏焕曰：益之以凶事，虽曰灾“自外来”，而已乃受益，乃其己分之所固有者，非“自外来”也。

告公从，以益志也。

程传 爻辞但云，得“中行”，则“告公”而获从。《象》复明之曰：“告公”而获“从”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于益天下，上必信而从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从，患者志之不诚也。

集说 龚氏焕曰：六四之“告公”，以益民为志，故得见“从”也。

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程传 人君有至诚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问之矣”，天下至诚怀吾德以为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

集说 崔氏憬曰：损上之时，一以损己为念，虽“有孚惠心”及下，终不言以彰己功，故曰“有孚惠心，勿问”。“问”，犹言也。如是获“元吉”，且为下所信而怀己德，故曰“有孚惠我德”。君虽不言，人惠其德，则我“大得志也”。

张氏振渊曰：惠出于心，又何问焉！“大得志”，非以民之惠我为“得志”，以我足以致民惠我为得志也。

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本义 “莫益之”者，犹从其求益之偏辞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则又有击之者矣。

程传 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众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则与众同利，无侵于人，人亦欲与之，若切于好利，蔽于自私，求自益以损于人，则人亦与之力争，故莫肯益之而有击夺之者矣。云“莫益之”者，非其偏己之辞也，苟不偏己，合于公道，则人亦益之，何为击之乎！既求益于人，至于甚极，则人皆恶而欲攻之，故击之者“自外来”也。人为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六二中正虚己，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为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上九求益之极，击之者自外而至是也。《系辞》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

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君子言动与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则取伤而凶矣。

集说 胡氏炳文曰：二不求益而“或益之”，“自外来也”，上求益而“或击之”，亦“自外来也”，孰有以来之，五之吉，由中心之“有孚”，上之凶，由立心之“勿恒”，吉凶之道，未有不自心生者。

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本义 “泽上于天”，溃决之势也，“施禄及下”，溃决之意也，“居德则忌”未详。

程传 泽，水之聚也，而上于天至高之处，故为《夬》象。君子观泽决于上而注溉于下之象，则以“施禄及下”，谓施其禄泽以及于下也，观其决溃之象，则以“居德则忌”。“居德”，谓安处其德。“则”，约也。“忌”，防也，谓约立防禁，有防禁则无溃散也，王弼作“明忌”，亦通。不云泽在天上，而云泽上于天，上于天，则意不安而有决溃之势，云在天上，乃安辞也。

案 泽上于天，所谓稽天之浸也，必溃决无疑矣。财聚而不散则悖出，故“君子以施禄及下”。居身无所畏忌，则满而溢，故君子之聚德也，则常存畏忌而已。《礼》曰：积而能散。《书》曰：敬忌而罔有择言在躬。夫如是，则何溃决之患之有。

不胜而往，咎也。

程传 人之行，必度其事可为，然后决之，则无过矣。理不能胜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者，皆决之过也。

集说 王氏申子曰：谓非往之为咎，不能度其可胜而后往之为咎也。

谷氏家杰曰：夬之道，其危乃光，胜心不可有也，况不胜而往乎。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程传 莫夜有兵戎，可惧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处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惧，且有戒备，何事之足恤也。九居二虽得中，然非正，其为至善何也？曰：阳决阴，君子决小人而得中，岂有不正也，知时识势，学易之大方也。

集说 张子曰：能得中道，故刚而不暴。

苏氏轼曰：能静而不忘警，能警而不用，“得中道”矣，与《大壮》九二“贞吉”同，故皆称其“得中”。

案 “有戎勿恤”者，谓不轻于即戎也，此所以为“得中道”。

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程传 牵桎于私，好，由无决也。君子义之与比，决于当决，故终不至于有咎也。

集说 黄氏淳耀曰：“终”对“始”言之，始虽“若濡有愠”，终必决去而“无咎”也。

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程传 九处阴，位不当也，以阳居柔，失其刚决，故不能强进，“其行次且”，刚然后能明，处柔则迁，失其正性，岂复有明也。故“闻言”而不能“信”者，盖其“聪”听之“不明”也。

案 四与阴尚隔，“位不当”者，借爻位以明四之未当事任，而欲“次且”前进之非宜也。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本义 《程传》备矣。

程传 卦辞言“夬夬”，则于中行为无咎矣。《象》复尽其义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诚，乃能极中正之道，而充实光辉，五心有所比，以义之不可而决之，虽行于外，不失中正之义，可以“无咎”。然于中道未得为光大也，盖人心一有所欲，则离道矣，夫子于此，示人之意深矣！

集说 张子曰：阳近于阴，不能无累，故必正其行，然后免咎。

赵氏汝楫曰：它卦贵于中行，此爻乃止于“无咎”，其亦体兑之说，溺于上而致然乎，故于中为“未光”也。

案 张子之说极是，盖因“中未光”，故贵于“中行”，非谓虽“中行”而犹“未光”也。

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程传 阳刚君子之道，进而益盛，小人之道，既已穷极，自然消亡，岂复能长久乎。虽号咷无以为也，故云“终不可长也”。先儒以卦中有“孚号”“惕号”，欲以“无号”为“无号”作去声，谓无用更加号令，非也。一卦中适有两去声字一平声字何害，而读易者，率皆疑之，或曰：圣人之于天下，虽大恶未尝必绝之也，今直使之“无号”，谓必有凶可乎。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时也，决去小人之道，岂必尽诛之乎！使之变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

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程传 风行天下，无所不周，为君后者观其周遍之象，以施其命令，用诰四方也。“风行地上”，与“天下有风”，皆为周遍庶物之象，而行于地上，遍触万物则为《观》，经历观省之象也，行于天下，周遍四方，则为《姤》，施发命令之象也。诸象或称“先王”，或称

“后”，或称“君子”“大人”。称“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国，作乐，省方，敕法，闭关，育物，享帝，皆是也。称“后”者，后王之所为也，“财成天地之道”，“施命诰四方”是也。“君子”则上下之通称，“大人”者，王公之通称。

集说 龚氏焕曰：“天下有风，姤”，与“风行地上，观”相似，故在《姤》则曰“施命诰四方”，在《观》则曰“省方观民设教”，曰“施”曰“诰”，自上而下，“天下有风”之象也，曰“省”曰“观”，周历遍览，“风行地上”之象也。

案 《巽》之“申命”，因有积弊而振饬之也，《姤》之“施命”，与《巽》正同，盖在三画之卦为巽者，在六画之卦即为《姤》也，“施命”“申命”，所以消隐慝，除积弊，法风之吹散伏阴也。

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本义 “牵”，进也，以其进，故止之。

程传 “牵”者，引而进也。阴始生而渐进，柔道方牵也，系之于“金柅”，所以止其进也，不使进，则不能消正道，乃“贞吉”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柔道牵”者，阴柔之道，必须有所牵系也。

郑氏汝谐曰：此“羸豕”也，力虽微而其志则“蹢躅”，唯信其“蹢躅”，则不可不有所牵制，故曰“柔道牵也”。

赵氏汝棣曰：《姤》之初言“系”言“牵”，恶阴之长而止之也。

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程传 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于外，当如包苴之有鱼，包苴之鱼，义不及于宾客也。

集说 吴氏曰慎曰：九二既“包有鱼”，则当尽其防制之责，以义言之，不可使遇于宾也，若不制而使遇于宾，则失其义矣。

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程传 其始志在求遇于初，故其行迟迟。“未牵”，不促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于大咎也。

集说 郭氏雍曰：“无肤”“次且”之厉，盖未尝牵勉，而妄行焉，是以至此。

案 易中言“牵”者，自《小畜》至此，皆当为牵制之义。

无鱼之凶，远民也。

本义 民之去己，犹己远之。

程传 下之离，由己致之，“远民”者，己远之也，为上者有以使之离也。

集说 余氏本曰：言其使民失道，无以结民之心，致民之去己，由己之远乎民也。

案 九四因与阴相应，故恶而欲远之，正如《夬》三“壮于頄”之意，徒欲远之而不能容之制之，此所以“包无鱼”也，君子之于小人也，唯其能容之，是以能制之，不能容之，则彼自绝矣，欲以力制，不亦难乎。《书》曰：“民可近，不可下。”此之谓也。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程传 所谓“含章”，谓其含蕴中正之德也，德充实，则成章而有辉光。“命”，天理也。“舍”，违也。至诚中正，屈己求贤，存志合于天理，所以“有陨自天”，必得之矣。

集说 苏氏轼曰：阴长而消阳，天之命也，有以胜之，人之志也，君子不以命废志，故九五之志坚，则必有自天而陨者，言人之至者，天不能胜也。

杨氏启新曰：阴阳迭胜，天运自然，而心心念念，不舍天命，以静制之，此所以挽回造化也。

案 《诗》云：“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故“有陨自天”，谓天时既至而瓜陨也。虽天命之必然，亦由君子积诚修德，与之符会，故曰“志不舍命”。

垢其角，上穷吝也。

程传 既处穷上，刚亦极亦，是上穷而致吝也。以刚极居高而求遇，不亦难乎。

案 不与阴遇虽无咎，然君子终以不能济时为可羞，为其身在事外，所处之穷故尔。

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本义 “除”者，修而聚之之谓。

程传 泽上于地，为萃聚之象，君子观《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备于不虞。凡物之萃，则有不虞度之事，故众聚则有争，物聚则有夺，大率既聚则多故矣，故观《萃》象而戒也。“除”，谓简治也，去弊恶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集说 王氏弼曰：聚而无防，则众生心。

《朱子语类》云：大凡物聚众盛，处必有争，故当豫为之备，又泽本当在地中，今却上于地上，是水盛有溃决奔突之忧，故取象如此。

王氏申子曰：泽上有地，《临》，则聚泽者地岸也，泽上于地，《萃》，则聚泽者隄防也。以地岸而聚泽，则无限防之劳，以隄防而聚泽，则有溃决之忧，故君子观此象为治世之防，除治其戎器，以为不虞之戒。若以治安而忘战守之备，则是以旧防为无用而坏之也，其可乎。

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程传 其心志为同类所惑乱，故乃萃于群阴也，不能固其守，

则为小人所惑乱而失其正矣。

集说 李氏简曰：非其志惑乱，必无舍应乱萃之理。

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程传 萃之时以得聚为吉，故九四为得上下之萃，二与五虽正应，然异处有间，乃当萃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则吉而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变也，变则不相引矣。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变”，辞若不足，何也？曰：群阴比处，乃其类聚，方萃之时，居其间能自守不变，远须正应，刚立者能之，二阴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觊其未至于变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

集说 杨氏万里曰：“中未变”者，盖六二所守之中道，不以为上所引而有所变也。

案 此“中未变”，与《比》二“不自失”之意同，《中庸》所谓“不变塞焉”，孟子所谓“达不离道者”是也。

往无咎，上巽也。

程传 上居柔说之极，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顺而受之也。

集说 虞氏翻曰：动之四，故“上巽”。

郑氏汝谐曰：下二阴皆萃于阳矣，三独无附，故咨嗟怨叹而无攸利。虽然，当萃之时，下欲萃于上，上亦欲下之萃于我，三不以其无应之故，能往归于上，虽“小吝”而亦可以“无咎”，“上”非上六，谓在上之阳也。

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程传 以其位之不当，疑其所为未能尽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后为“无咎”也。非尽善，安得为大吉乎。

集说 苏氏轼曰：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权，非大吉，则有咎矣。

郭氏雍曰：四得上下之聚而非君位，故言“不当也”。

郑氏汝谐曰：其位近，其德同，其为下之所归亦同，自非所为至善，则其君病之，乌能无咎，戒之也。凡言位不当，其义不一，此所谓不当者，为其以刚阳迫近其君也。

熊氏良辅曰：九四九五，皆《萃》之主：九五，在上之《萃》也；九四，在下之《萃》也。故九五曰“萃有位”，而四《象》曰“位不当”，“大吉无咎”者，上比于君，以臣而有君萃之象，疑于有咎故也。

案 郑氏谓凡言“位不当”，其义不一者是已，然须知是借爻位之当不当，以发明其德与时位之当不当。

萃有位，志未光也。

本义 “未光”，谓匪孚。

程传 《象》举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诚信著于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类，莫不怀归，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

集说 龚氏焕曰：五有其位者也，徒有其位，故人或“匪孚”，此志之所以“未光也”。

胡氏炳文曰：四必“大吉”而后“无咎”，位不当也。五有位矣，而“匪孚”，志犹“未光也”，然则欲当天下之萃者，不可无其位，有其位，又不可无其德。

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程传 小人所处，常失其宜。既贪而从欲，不能自择安地，至于困穷，则颠沛不知所为，六之“涕洟”，盖不安于处上也。君子慎其所处，非义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则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择安，常履非据，及其穷迫，则陨获躁挠，甚至“涕洟”，为可羞也。“未”者，非遽之辞，犹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于上也，阴而居

上，孤处无与，既非其据，岂能安乎。

集说 赵氏光大曰：言危惧而不敢自安于上，操心危，虑患深，安得晏然而已乎。

案 “上”，犹外也。虽在外而不敢自安，如舜之耕历山，周公之处东国，必号泣晓晓，求萃于君父而后已也。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本义 王肃本“顺”作“慎”，今案他书引此，亦多作“慎”，意尤明白，盖古字通用也，说见上篇《蒙》卦。

程传 木生地中，长而上升，为《升》之象。君子观《升》之象，以顺修其德，积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顺则可进，逆乃退也。万物之进，皆以顺道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学业之充实，道德之崇高，皆由积累而至，积小所以成高大，升之义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木之生也，一日不长则枯，德之进也，一息不慎则退，必念念谨审，事事谨审，其德积小高大，当如木之升矣。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程传 与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谓九二，从二而升，乃与二同志也，能信从刚中之贤，所以“大吉”。

集说 吕氏大临曰：初六以柔居下，当升之时，柔进而上，虽处至下，志与三阴同升，众之所允，无所不利，故曰“允升大吉”。

案 吕氏以上为上体三阴者是。

九二之孚，有喜也。

程传 二能以孚诚事上，则不唯为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刚中之道，泽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庆者，如是则有福庆及于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有可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牯元

吉”，《象》云“有喜”，盖“桡”于“童”则易，又免强制之难，是有可喜也。

升虚邑，无所疑也。

程传 入无人之邑，其进无疑阻也。

集说 苏氏轼曰：九三以阳用阳，其升也果矣，故曰“升虚邑，无所疑也”。不言吉者，其为祸福未可知也，存乎其人而已。

案 《乾》四曰“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果于进而无所疑，可乎！苏氏之说善矣。

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本义 以顺而升，登祭于山之象。

程传 四居近君之位而当升时，得“吉”而“无咎”者，以其有顺德也，以柔居坤，顺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以顺时而已，上顺于上，下顺乎下，已顺处其义，故云“顺事也”。

案 用贤以享于神明，是顺神明之心而事之者也。

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程传 倚任贤才而能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患无贤才之助尔，有助，则犹自阶而升也。

集说 何氏楷曰：即《象》所谓“有庆”、“志行”者也。

案 自初而升，至此而升极矣，故初曰“上合志”，此曰“大得志”。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程传 昏冥于升极，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岂复有加益也，“不富”，无复增益也，升既极，则有退而无进也。

集说 胡氏瑗曰：上六既不达存亡之几，以至于上位，固当消虚自损，不为尊大，以自至于富盛也。

案 胡氏之说善矣，然不曰“不息之贞”，“消不富也”，而曰“冥升在上”者，以在上明其位势之满盛，故当以自消损为贞也。

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本义 水下漏，则泽上枯，故曰“泽无水”，“致命”，犹言授命，言持以与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则虽困而亨矣。

程传 “泽无水”，困乏之象也，君子当困穷之时，既尽其防患之道而不得免，则命也，当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当然也。则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苟不知命，则恐惧于险难，陨获于穷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为善之志乎。

集说 王氏弼曰：泽无水，则水在泽下，水在泽下，《困》之象也。处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穷，道可志乎。

郑氏汝谐曰：知其不可求而听其自至焉，“致命”也，在命者不可求，在志者则可遂，所谓从吾所好也。

冯氏当可曰：君子之处困也，命在天而致之，志在我则遂之，困而安于困者，命之致也。困而有不困者，志之遂也，若小人处之，则凡可以求幸免者，无不为之，而卒不得免焉，则亦徒丧其所守而已矣！体坎险以“致命”，体兑说而“遂志”。

何氏楷曰：“致”，犹委也。人不信其命，则死生祸福，营为百端。居贞之志，何以自遂，今一委之命，则不以命贰志者，夫且能以志立命。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程传 “幽不明也”，谓益入昏暗，自陷于深困也，明则不至于陷矣。

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程传 虽困于所欲，未能施惠于人，然守其刚中之德，必能致亨而有福庆也。虽使时未亨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乃“有庆也”。

案 二有中德，故能以酒食享祀而有福庆。

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程传 “据于蒺藜”，谓乘九二之刚，不安，犹藉刺也。“不祥”者，不善之征，失其所安者，不善之效，故云“不见其妻，不祥也。”

集说 郑氏汝谐曰：进阨于四，故“困于石”。退乘二之刚，故“据于蒺藜”。上其宫也，其宫可入，而以柔遇柔，非其配也，以此处困，“不祥”莫甚焉。

案 爻有众喻，而《传》偏举一者，举其重者也，易“乘刚”之义最重，故《睽》三“见舆曳”，此爻“据于蒺藜”，皆以其“乘刚”言之。

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程传 四应于初而隔于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来，虽居不当位为未善，然其正应相与，故有终也。

集说 苏氏濬曰：四与五同为上六所掩，进而见掩，岂君子直遂之时耶，唯沈潜以养其晦，从容以俟其几，故五曰“乃徐”，四曰“徐徐”，志在下矣，四位虽上而心则下也。然四、五合德，天下之事，终以舒徐济之，故曰“有与”，又曰“有终”。

何氏楷曰：五为近比，则四之所与者。

剝削，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程传 始为阴掩，无上下之与，方困未得志之时也。徐而有说，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贤，共济于困也。不曰中正与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差缓，尽其诚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贤，则能亨天下之困，而享受其福庆也。

集说 陆氏希声曰：困穷而通，德辨而明，中正道行，志则大遂，故“乃徐有说”也。

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程传 为困所缠而不能变，未得其道也，是处之未当也。知动则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于困，是其行而吉也。

集说 陆氏希声曰：行而获吉，故曰变乃通也。

田氏畴曰：诸家皆以“吉行也”，三字为一句，非也。盖“动悔有悔吉”是句，“行也”是句，“动悔有悔”之所以“吉”者，以能行而得之也，“行也”二字，乃是解“征吉”之义。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本义 木上有水，津润上行，《井》之象也。“劳民”者以君养民，“劝相”者使民相养，皆取井养之义。

程传 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观《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劳徠其民，而劝勉以相助之道也，劳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劝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集说 张子曰：养而不穷，莫若劳民而劝相也。

杨氏绘曰：水性润下，能上润于物者，井之用也。

《朱子语类》云：木上有水，井，说者以为木是汲器，则后面却有

瓶，瓶自是瓦器，只是说水之津润上行，至那木之杪，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

又云，草木之生，津润皆上行，直至树末，便是木上有水之义，如菖蒲叶，每晨叶尾皆有水如珠颗，虽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问如此则井之义与木上有水何预？曰：木上有水，便如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来给人之食，故取象如此。

李氏心传曰：“劝相”，即相友相助相扶持之意。

案《大象》“木上有水”，须以朱子之说为长，《彖传》“巽乎水而上水”，则郑氏桔槔之说，不妨并存也。“劳民”者，如巽风之布号令；“劝相”者，如坎水之相灌输。

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本义 言为时所弃。

程传 以阴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不食也，人不食，则水不上，无以及禽鸟，禽鸟亦不至矣。见其不能济物，为时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鸟，是亦有所济也。“舍”，上声，与《乾》之“时舍”音不同。

集说 孔氏颖达曰：“下也”者，以其最在井下，故为“井泥”也。“时舍”也者，人既不食，禽亦不向，是一时共弃舍也。

井谷射鲋，无与也。

程传 井以上出为功，二阳刚之才，本可济用，以在下而上无应援，是以下比而“射鲋”，若上有与之者，则当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集说 谷氏家杰曰：谓有泉而“无与”，与无泉而时弃者，自不可同也。

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本义 “行恻”者，行道之人，皆以为恻。

程传 “井渫”，治而不见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见用，以不得行为忧恻也。既以不得行为“恻”，则岂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于行也。

集说 赵氏汝楫曰：井不以不食为忧，贤者不以不遇而恻。“心恻”者，行人也，行汲之人，为之求王者之明也，求王之明，岂朋比以干禄，为其见知于上，则福被生民，犹井汲而出，然后利及于人也。

王氏申子曰：“井渫”而不为人所食，纵不自恻，行道之人，亦为之恻然矣。纵不求人之我用，人亦为之求之，以并受其福矣。

井甃无咎，修井也。

程传 甃者，修治于井也，虽不能大其济物之功，亦能修治不废也，故“无咎”，仅能免咎而已，若在刚阳，自不至如是，如是则可咎矣。

集说 虞氏翻曰：“修”，治也。以瓦甃垒井称“甃”。苏氏轼曰：“修”，洁也，阳为动为实，阴为静为虚，泉者所以为井也，动也实也，井者泉之所寄也，静也虚也。初六最下，故曰“泥”。上六最上，故曰“收”。六四居其间而不失正，故曰“甃”。“甃”之于井，所以御恶而洁井也，井待是而洁，故“无咎”。

寒泉之食，中正也。

程传 “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为至善之义。

案 《诗》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盖不中则源不常裕而不寒也。又云：“冽彼下泉，浸彼苞萧”。盖不正则流不逮下而不食

也。

元吉在上，大成也。

程传 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为成功。

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本义 四时之变，革之大者。

程传 水火相息为革。“革”，变也。君子观变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迁易，以治历数，明四时之序也。夫变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迹之至著，莫如四时，观四时而顺变革，则“与天地合其序”矣。

集说 虞氏翻曰：历象，谓日月星辰也。“天地革而四时成”，故“君子以治历明时”也。

《朱子语类》云：“治历明时”，非谓历当改革，盖四时变革中，便有个治历明时的道理。

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程传 以初九时位才皆不可以有为，故当以中顺自固也。

集说 胡氏瑗曰：凡革之道，必须已日，然后可以革之也，民固即日而未孚，可遽革之乎，故但可固守中顺，未可大有所为。

郑氏汝谐曰：居位之下，革之而人未必从，当革之始，遽革而人未必信，固执中顺之道，循理而变通可也，自我有为不可也。于革之初言之，欲其谨于始也。

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程传 已日而革之，征则吉而无咎者，行则有嘉庆也，谓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处而不行，是无救弊济世之心，失时而有

咎也。

集说 俞氏琰曰：未当革而遽往，适以滋弊耳，何嘉之有？必往于巳日当革之时，则其行有嘉美之功。“行”释“征”字，“嘉”释“吉无咎”。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本义 言已审。

程传 稽之众论，至于“三就”，事至当也，又何之矣，乃俗语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顺理时行，非己之私意所欲为也，必得其宜矣。

集说 徐氏几曰：初未可革，二乃革之，三则变革之事成矣。凡事详审，至再至，三则止矣，又何往焉。

改命之吉，信志也。

程传 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诚既至，则上下信矣。革之道，以上下之信为本，不当不孚则不信，当而不信，犹不可行也，况不当乎。

集说 龚氏焕曰：“信志”，即“有孚”之谓。革以“有孚”为本，信足以孚乎人心，则可以“改命”而得吉矣。

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程传 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焕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

集说 俞氏琰曰：虎之斑文大而疏朗，革道已成，事理简明，如虎文之炳然也。

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程传 君子从化迁善，成文彬蔚，章见于外也，中人以上，莫不

变革，虽不移之小人，则亦不敢肆其恶。革易其外，以顺从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则凶矣。

集说 张子曰：以柔为德，不及九五刚中炳明，故但文章蔚缛，能使小人改观而从也。

吕氏大临曰：上六与九五，皆革道已成之时。虎之文修大而有理，豹之文密茂而成斑，其文炳然，如火之照而易辨也，其文蔚然，如草之畅茂而丛聚也。

俞氏琰曰：小人居革之终，幡然向道，以顺从君，无不心悦而诚服，或者乃谓面革而心不革，非也。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本义 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犹至道不凝之凝，《传》所谓协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程传 “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烹饪之象，故为鼎，君子观《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体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则以正其位，谓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处必正，其小至于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则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之义谓安重也，今世俗有凝然之语，以命令而言耳，凡动为皆当安重也。

集说 房氏乔曰：鼎者神器，至大至重，正位凝命，法其重大，不可迁移也。

李氏元量曰：“木上有火”，非鼎也，鼎之用也，犹之木上有水，非井也，井之功也。

郑氏汝谐曰：革以改命，鼎以定命，知革而不知鼎，则天下之乱滋矣。

项氏安世曰：存神息气，人所以凝寿命，中心无为，以守至正，

君所以凝天命。

王氏申子曰：鼎，形端而正，休镇而重，君子取其端正之象，以正其所居之位，使之愈久而愈安，取其镇重之象，以凝其所受之命，使之愈久而愈固。

胡氏炳文曰：鼎之器正，然后可凝其所受之实，君之位正，然后可凝其所受之命。

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本义 鼎而“颠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从贵”，则未为悖也，“从贵”，谓应四，亦为取新之意。

程传 鼎，覆而趾颠，悖道也。然非必为悖者，盖有倾出否恶之时也。去故而纳新，泻恶而受美，从贵之义也，应于四，上从于贵者也。

集说 陆氏希声曰：趾当承鼎，颠而覆之，悖也，于是出其恶，故虽覆未悖，犹妾至贱不当贵，以其子故得贵焉，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是也。

郑氏汝谐曰：初居下，乃鼎之趾，必颠趾者乃出否也，犹之妾也，其可从上，以子也。子贵则母贵也，凡取新之义，必舍恶而取善，舍贱而取贵，期合于义，初之应乎四，颠趾也，从贵也，柔而应于上，必有此义乃可。

案 《传》于“得妾”之辞不释，但以“从贵”之意包之，圣言之简而尽如此。

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本义 有实而不谨其所往，则为仇所即而陷于恶矣。

程传 鼎之有实，乃人之有才业也。当慎所趋向，不慎所往，则亦陷于非义，二能不昵于初，而上从六五之正应，乃是慎所之也，

“我仇有疾”，举上文也，“我仇”对己者，谓初也，初比己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以正，则彼不能即我，所以终无过尤也。

集说 张子曰：以阳居中故“有实”，实而与物竞，则所丧多矣，故“所之”不可不“慎”也。

案 “尤”者，己之过尤也，人之怨尤也，能慎其所行，则虽“我仇有疾”害之心，无过尤之可指，而怨尤之念亦消矣。

鼎而革，失其义也。

程传 始与鼎耳革异者，失其相求之义也，与五非应，失求合之道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通，然上明而下才，终必和合，故“方雨”而“吉”也。

案 《象传》凡言“义”者，谓卦义也，此失其义，非谓己之所行失义，盖谓爻象无相应之义尔。

覆公餗，信如何也。

本义 言失信也。

程传 大臣当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则不误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与己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谓信也，不然，则失其职，误上之委任，得为信乎，故曰“信如何也”。

集说 杨氏简曰：居大臣之位，是许国以大臣之事业也，而实则不称，折足覆餗，失许国之信矣。

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程传 六五以得中为善，是以中为实德也，五之所以聪明应刚，为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

集说 陆氏绩曰：得中承阳，故曰“中以为实”。

郭氏雍曰：“中以为实”者，六五阴虚，以黄中之德为实也。

犹《坤》之六五“美在其中”之道也。

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程传 刚而温，乃有节也。上居成功致用之地，而刚柔中节，所以“大吉无不利”也。《井》、《鼎》皆以上出为成功，而《鼎》不云“元吉”何也？曰《井》之功用皆在上出，又有博施有常之德，是以“元吉”。《鼎》以烹饪为功，居上为成，德与井异，以“刚柔节”，故得“大吉”也。

集说 熊氏良辅曰：上以刚居柔，故曰“刚柔节”，而比德于玉也。

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程传 “洊”，重袭也。上下皆震，故为“洊雷”，雷重仍则威益盛，君子观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惧自修饬循省也。君子畏天之威，则修正其身，思省其过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遇惊惧之事，皆当如是。

集说 项氏安世曰：恐惧修省，所谓“洊”也，人能恐惧，则既震矣，又修省焉，“洊”在其中矣。

胡氏炳文曰：恐惧作于心，修省见于事。“修”，克治之功。“省”，审察之力。

案 “恐惧修省”者，君子之“洊雷”也，非遇雷震而恐惧也，须从项氏。

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程传 震来而能恐惧周顾，则无患矣，是能因恐惧而反致福也。因恐惧而自修省，不敢违于法度，是由震而后有法则，故能保其安吉，而“笑言哑哑”也。

集说 范氏仲淹曰：君子之惧于心也，思虑必慎其始，则百志弗违于道惧于身也。进退不履于危，则百行弗罹于祸，故初九震来而致福，慎于始也。

震来厉，乘刚也。

程传 当震而乘刚，是以彼厉而已危，震刚之来，其可御乎。

集说 胡氏炳文曰：《屯》六二，《豫》六五，《噬嗑》六二，《困》六三，《震》六二，皆言“乘刚”，唯《困》六三乘坎之中爻，其余皆乘震之初也。

震苏苏，位不当也。

程传 其恐惧自失“苏苏”然，由其所处不当故也，不中不正，其能安乎。

案 震当“虩虩”，不当“苏苏”。六三当重震之间，正奋厉以有为之时也，而以阴不中正处之，至于苏苏缓散，故曰“位不当”。

震遂泥，未光也。

程传 阳者刚物，震者动义，以刚处动，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刚正而陷于重阴，以致“遂泥”，岂能光也！云“未光”，见阳刚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

案 四有刚德，非失德者，此言“未光”，盖志气未能自遂，行拂乱其所为耳！与《噬嗑》九四之“未光”同，皆谓所处者未能遂其所志，非《兑》上“未光”之比。

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程传 往来皆厉，行则有危也。动皆有危，唯在无丧其事而已，“其事”，谓中也，能不失其中，则可自守也。“大无丧”，以无丧

为大也。

集说 张子曰：无丧有事，犹云不失其所有也。以其乘刚故“危”，以其在中故“无丧”，祸至与不至皆惧，则无丧有事。

郭氏雍曰：二以“来厉”而“丧贝”，则五之“往来”皆“厉”，宜其大有丧也，六五位虽不正而用中焉，其事既不失中道，虽涉危行，可以“大无丧”矣。

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本义 “中”，谓中心。

程传 所以恐惧自失如此，以未得于中道也。谓过中也使之得中，则不至于“索索”矣，极而复征则凶也，若能见邻戒而知惧，变于未极之前，则“无咎”也，上六动之极，震极则有变义也。

集说 吴氏澄曰：畏邻戒，谓因邻之戒而知畏也。

龚氏焕曰：“中未得”者，处震之极，志气消索，中无所主也。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程传 上下皆山，故为“兼山”。此而并彼为兼，谓重复也，重艮之象也。君子观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处之分也，万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则止而安，若当行而止，当速而久，或过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逾分非据乎。

集说 董氏曰：两雷两风两火两水两泽，皆有相往来之理，唯两山并立，不相往来，此止之象也。

邱氏富国曰：凡人所为，所以易至于出位者，以其不能思也，思则心有所悟，知其所当止而得所止矣。

案 思不出位，诸家皆作思欲不出其位，“思”字不甚重，今观《咸》卦云：“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而夫子以“何思何虑”明之，则此“思”字盖不可略，杂扰之思，动于欲者也，通微之思，

浚于理者也。《大学》云“安而后能虑”，盖“思不出位”之说也。

艮其趾，未失正也。

程传 当止而行，非正也，止之于初，故未至失正，事止于始则易，而未至于失也。

集说 虞氏翻曰：动而得正，故“未失正也”。

郭氏雍曰：“趾”，初象也，动莫先于趾。止于动之先则易，而止于既动之后则难，《传》言“未失正”者，止于动之先，未有失正之事也。

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本义 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听乎二也。

程传 所以不拯之而唯随者，在上者未能下从也，“退听”，下从也。

艮其限，危薰心也。

程传 谓其固止不能进退，危惧之虑，常薰烁其中心也。

集说 郑氏汝谐曰：三虽止而不与物交，而其危则实“薰心也”。

何氏楷曰：以强制，故“危薰心”，艮限者，强制之谓也。

艮其身，止诸躬也。

程传 不能为天下之止，能止于其身而已，岂足称大臣之位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止诸躬”也者，“躬”，犹身也，明能静止其身，不为躁动也。

王氏应麟曰：艮六四“艮其身”，《象》以“躬”解之，伛背为“躬”，

见背而不见面，朱文公《诗》云：“反躬艮其背。”

案 “止诸躬”，便是“艮其身”，但易其字为“诸”字尔，盖易其字为“诸”字，便见得是止之于“躬”。与夫正本清源，自然而止者略异矣，王氏解姑备一说。

艮其辅，以中正也。

本义 “正”字篆文，叶韵可见。

程传 五之所善者，中也。“艮其辅”，谓止于中也，言以得中为正，止之于辅，使不失中，乃得正也。

集说 余氏本曰：言不妄发，发必当理，唯有中德者能之。

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程传 天下之事，唯终守之为难，能敦于止有终者也，上之吉，以其能厚于终也。

集说 王氏申子曰：德愈厚而止愈安，是止之善终者也，其吉可知。

案 艮者，“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故于上言“厚终”，凡人之心，唯患其养之不厚，不患其发之不光。水蓄则弥盛，火宿则弥壮，厚其终，则万事皆由此始。

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本义 二者皆当以渐而进，疑“贤”字衍，或“善”下有脱字。

程传 “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渐之义也，君子观《渐》之象以居贤善之德，化美于风俗，人之进于贤德，必有其渐，习而后能安，非可陵节而遽至也。在己且然，教化之于人，不以渐，其能入乎，移风移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渐也。

集说 杨氏曰：地中生木，以时而升，山上有木，其进以渐。

冯氏当可曰：“居”，积也。德以渐而积，俗以渐而善，内卦艮止，居德者止诸内也。外卦巽入，善俗者入于外也，体艮以居德，体巽以善俗。

案 地中生木，始生之木也，山上有木，高大之木也，凡木始生，枝条骤长，旦异而夕不同，及既高大，则自拱把而合抱，自揜手而干霄，必须逾年积岁，此升与渐之义所以异也，居德善俗，皆须以渐，以居贤德然后可以善俗，亦渐之意也。

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程传 虽“小子”以为危厉，在义理实“无咎也”。

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本义 “素饱”，如《诗》言“素餐”，得之以道，是不为徒饱而处之安矣。

程传 爻辞以其进之安平，故取饮食和乐为言，夫子恐后人之未喻，又释之云中正君子，遇中正之主，渐进于上，将行其道以及天下，所谓“饮食衎衎”，谓其得志和乐，不谓空饱饮食而已。“素”，空也。

集说 龚氏焕曰：二以中正应五而得禄，非尸位素餐者比，故食之衎衎而乐也。

案 六爻以“鸿”取进象，自水涯以至山上，自远而近，自下而高也。“干”为最远，是士之将进而不苟进者，故在《诗》曰：“置之河之干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二虽近为时用，“渐于磐”矣，而不忘不素餐之义，所谓达不变塞者也。

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
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程传 “夫征不复”，则失渐之正，从欲而失正，离判其群类，为可丑也。卦之诸爻，皆无不善，若独失正，是离其群类，“妇孕”不由其道，所以“不育”也。所利在“御寇”，谓以顺道相保。君子之与小人比也，自守以正，岂唯君子自完其己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于非义，是以顺道相保，御止其恶，故曰“御寇”。

集说 杨氏简曰：“夫征不复”，上九不应，“离群丑也”，“妇孕不育”，九三失其所以为妇也，三不中，有失道之象，故“凶”，非正者足以害我，故曰“寇”，虑三之失道，或亲于寇而不能御也，故教之“御寇”，则我不失于正顺，而夫妇可以相保矣。

熊氏良辅曰：“顺相保”，顺慎通用，只是谨慎以相保守也。

案 杨氏之说，爻义文意，两得之矣。君子之仕也，上虽不交，而已必尽其道，故周公曰：恩斯勤斯，育子之闵斯，不可以不遇而遂弃其殷勤也。王仲淹曰：“美哉公旦之为周也，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祸乱不作。”其顺相保之谓乎。

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程传 “桷”者平安之处，求安之道，唯顺与巽，若其义顺正，其处卑巽，何处而不安。如四之顺正而巽，乃得“桷”也。

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程传 君臣以中正相交，其道当行，虽有间其间者，终岂能胜哉？徐必得其所愿，乃渐之吉也。

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本义 渐进愈高，而不为无用，其志卓然，岂可得而乱哉。

程传 君子之进，自下而上，由微而著，跬步造次，莫不有序，不失其序，则无所不得其吉，故九虽穷高而不失其吉，可用为仪法者，以其有序而不可乱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于人之国家，而非素饱者，上在无用之地，亦足为人之仪表，而非无用者，二志不在温饱，上志卓然不可乱，士大夫之出处，于此当有取焉。

张氏振渊曰：志虑高洁，而功名富贵不足以累其心，故其志可则。使志可得而乱，又安可用为仪哉！

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本义 雷动泽随，《归妹》之象。君子观其合之不正，知其终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程传 雷震于上，泽随而动，阳动于上，阴说而从，女从男之象也，故为归妹。君子观男女配合生息相续之象，而以永其终知有敝也。“永终”，谓生息嗣续永久其传也。“知敝”，谓知物有敝坏而为相继之道也。女归则有生息，故有永终之义。又夫妇之道，当常永有终，必知其有敝坏之理而戒慎之。敝坏，谓离隙。归妹说以动者也，异乎恒之巽而动，渐之止而巽也。少女之说，情之感动，动则失正，非夫妇正而可常之道，久必敝坏，知其必敝，则当思永其终也。天下之反目者，皆不能永终者也，不独夫妇之道，天下之事，莫不有终有敝，莫不有可继可久之道，观《归妹》则当思永终之戒也。

集说 崔氏憬曰：归妹人之始终也，始则“征凶”，终则“无攸利”。故“君子以永终知敝”为戒者也。

吴氏曰慎曰：“永终知敝”，言远虑其终而知有敝也，氓之诗，不思其反，所以终见弃于人与。

案 泽上有雷，不当以泽从雷取象，当以泽感雷取象，盖取于阴气先动，为归妹之义。

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本义 恒，谓有常久之德。

程传 归妹之义，以说而动，非夫妇能常之道，九乃刚阳，有贤贞之德，虽娣之微，乃能以常者也，虽在下不能有所为，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以其能相承助也，能助其君，娣之吉也。

集说 郑氏汝谐曰：初少女，且微而在下，以娣媵而归，乃其常也。娣媵不能成内助之功，虽有其德，如跛者之履耳，跛者之履，虽不足以有行，然亦可以行者，以其佐小君，能相承助也。如是而征，则为安分，故吉。

俞氏琰曰：“相承”者，佐其嫡以相与奉承其夫也。

案 言以恒者，女而自归非常，唯娣则从嫡而归，乃其常也。

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程传 守其幽贞，未失夫妇常正之道也。世人以嫖狎为常，故以贞静为变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集说 俞氏琰曰：《屯》六二曰“反常”，谓“字”乃女子之常，“不字”则非常，至“十年”之后而“乃字”，则返其常也。此曰“未变常”，谓嫁者女子之常，九二不愿嫁，似乎变常，然能以幽静自守，是亦女德之常，未为变常也。

来氏知德曰：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此妇道之常也。守幽人之贞，则未变其常矣。

归妹以须，未当也。

程传 “未当”者，其处其德其求归之道，皆不当，故无取之者，所以“须”也。

集说 朱氏震曰：六三居不当位，德不正也，柔而上刚，行不顺也。为说之主，以说而归，动非礼也，上无应，无受之者也，如是而

贱矣，故曰“未当也”。“未当”，故无取之者，“反归以娣”也。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程传 所以“愆期”者，由己而不由彼，贤女人所愿取，所以“愆期”。乃其志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后行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嫁宜及时，今乃过期而迟归者，此嫁者之志，欲有所待而后乃行也。

俞氏琰曰：爻辞言“愆期”，而爻《传》直述其志，以见愆期在我，而不苟从人。盖“有待而行”，非为人所弃也。“行”，谓出嫁，《诗·泉水》云“女子有行”是也。

帝乙归妹，不知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本义 以其有中德之贵而行，故不尚饰。

程传 以“帝乙归妹”之道言，“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尚礼而不尚饰也。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尊贵而行中道也。柔顺降屈，尚礼而不尚饰，乃中道也。

集说 王氏申子曰：上二句举爻辞，下二句释之也，言五居尊位而用中，故能以至贵而行其勤俭谦逊之道也。

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程传 “筐无实”，是空筐也。空筐可以祭乎，言不可以奉祭祀也，女不可以承祭祀，则离绝而已，是女归之无终者也。

集说 王氏宗传曰：专取虚筐无实为言者，上六女子也。

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本义 取其威照并行之象。

程传 雷电皆至，明震并行也，二体相合，故云“皆至”。明动相资，成《丰》之象。离，明也，照察之象。震，动也，威断之象。“折狱”者必照其情实，唯明克允，致刑者以威于奸恶，唯断乃成。故君子观雷电明动之象，以“折狱致刑”也。《噬嗑》言先王“飭法”，《丰》言君子“折狱”，以明在上而丽于威震，王者之事，故为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丽于威震，君子之用，故为“折狱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用刑与不留狱，君子皆当然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断决狱讼，须得虚实之情，致用刑罚，必得轻重之中。若动而不明，则淫滥斯及，故君子象于此卦而“折狱致刑。”

苏氏轼曰：《传》曰：为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故易至于雷电相遇，则必及刑狱，取其明以动也。至于离与艮相遇，曰“无折狱”，无留狱，取其明以止也。

朱氏震曰：电明照也，所以“折狱”，雷威怒也，所以“致刑”。

《朱子语类》：问：雷电《噬嗑》与雷电《丰》亦同。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这法在此，未有犯威人，留待异时之用，故云“明罚飭法”；《丰》威在上，明在下，是用这法时，须是明见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动于上，必有过错也，故云“折狱致刑”。

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本义 戒占者不可求胜其配，亦爻辞外意。

程传 圣人因时而处宜，随事而顺理，夫势均则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虽敌而相资者，则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虽旬而无咎也。与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相求，协力以从事，若怀先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则患当至矣，故曰“过旬灾也”。均而先己，是过旬也，一求胜则不能同矣。

集说 刘氏牧曰：“旬”，数之极也，犹日之中也，言“无咎”者，

谓初未至中，犹可进也，若进而过中，则灾，故象称“过旬灾也”，爻辞不言丰者，谓初未至丰也。

胡氏瑗曰：言虽居丰盈之时，可以“无咎”，若过于盈满，则必有倾覆之灾也。

俞氏琰曰：爻辞云“虽旬无咎”，爻《传》云“过旬灾”，则戒其不可过也，盖与《彖传》天地日月说同。

案“过旬灾”，即“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之意也，经意谓同德相济，虽当盈满之时，可以无咎，况初居丰之始，未及日中乎！《传》意则谓正宜及今而图之耳，稍过于中，便将有灾矣，其义相备也。

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程传“有孚发若”，谓以己之孚信，感发上之心志也，苟能发，则其吉可知，虽柔暗有可发之道也。

集说 赵氏汝楫曰：疾得于境之疑，孚发于志之信。

王氏申子曰：二虚中故“有孚”，五亦虚中故“可发”，言以诚相感也。

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程传 三应于上，上应而无位，阴柔无势力而处既终，其可共济大事乎！既无所赖，如右肱之折，终不可用矣。

集说 潘氏士藻曰：六二虽当“丰蔀”之时，然五得位得中，犹可以大事，故六二发若之孚可施也。九三所应上六，无可发之明矣，不可用而不用，保身之哲也。

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程传“位不当”，谓以不中正居高位，所以暗而不能致丰，“日

中见斗，幽不明也”，谓幽暗不能光明，君阴柔而臣不中正故也，“遇其夷主吉，行也”。阳刚相遇，吉之行也，下就于初，故云行，下求则于吉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六二指六五为“蓍”为“斗”，故往则入于暗而得疑，九四之“蓍”与“斗”，皆自指也，故行则遇明而得吉。

吴氏澄曰：“丰蓍”“见斗”，六二爻辞已备，《象传》不释，而独九四致其详者，盖二象由九四而成，四为“蓍”，故二“见斗”，二爻之象同，而所重在四也。

六五之吉，有庆也。

程传 其所谓吉者，可以有庆福及于天下也，人君虽柔暗，若能用贤才，则可以为天下之福，唯患不能耳。

集说 何氏楷曰：人君以天下常丰为庆，庆以天下故吉，言庆则誉在其中矣。

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本义 “藏”，谓障蔽。

程传 六处丰大之极，在上而自高，若飞翔于天际，谓其高大之甚，窥其户而无人者，虽居丰大之极，而实无位之地，人以其昏暗自高大，故皆弃绝之，自藏避而弗与亲也。

集说 石氏介曰：始显大，终自藏，皆圣人戒其过盛。子云曰：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正合此义。

张子曰：丰屋、蓍、家，自蔽之甚，穷大而失居者也，处上之极，不交于下，而居动之末，故曰“天际翔也”。

《朱子语类》云：“丰其屋，天际翔也”，似说如翬斯飞翔，言其屋

高大至于天际，却只是自蔽障得阔。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本义 慎刑如山，不留如火。

程传 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观明照之象，则“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于慎，明而止，亦慎象。观火行不处之象，则“不留狱”，狱者不得已而设，民有罪而入，岂可留滞淹久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势不久留，故为《旅》象，又上下二体，艮止离明，故君子象此以明察审慎用刑，而不稽留狱讼。

项氏安世曰：山非火之所留也，野烧延缘，过之而已，故名之曰《旅》，而象之以“不留狱”。

赵氏汝楫曰：火炆则宅于灶，冶则宅于炉，在山则野，烧之暂，犹旅寓耳，故为《旅》之象。离虚为“明”，艮止为“谨”，君子体之，明谨于“用刑而不留狱”，盖狱者人之所旅也，“不留狱”，不使久处其中也，用刑固贵于明，然明者未必谨，谨者或留狱，明矣谨矣，而淹延不决，虽明犹暗也，虽谨反害也。

张氏清子曰：“明”则无循情，“慎”则无滥罚，“明慎”既尽，断决随之。圣人取象于旅，正恐其“留狱”也。

旅琐琐，志穷灾也。

程传 志意穷迫，益自取灾也，灾眚对言则有分，独言则谓灾患耳。

集说 谷氏家杰曰：爻贱其行，象鄙其志。

杨氏启新曰：“穷”不是困穷，局促猥陋之义。

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程传 羁旅之人，所赖者童仆也，既得童仆之忠贞，终无尤悔矣。

集说 王氏弼曰：既得童仆，然后即次怀资，皆无所失，故“终无尤”。

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本义 以旅之时，而与下之道如此，义当丧也。

程传 旅焚失其次舍，亦以困伤矣，以旅之时，而与下之道如此，义当丧也。在旅而以过刚自高待下，必丧其忠贞，谓失其心也，在旅而失其童仆之心，为可危也。

集说 郭氏雍曰：九三刚而不中，故不能安。旅失其所安，亦可伤矣，以刚暴之才，而以旅道居童仆，宜其失众心而丧也。夫旅岂与人之道哉，君子自厚而已，故终无以旅与下之事。

王氏宗传曰：既已有焚其次之伤矣，而又丧其童仆焉，此暴厉之过也。夫旅亲寡之时也，朝夕之所与者，童仆而已尔，岂可以旅视之也，九三以旅视乎下，则彼童仆也，亦必以旅视乎上矣，其能久留乎，故曰“其义丧也”。

黄氏淳耀曰：“下”，即童仆，“以旅与下”者，谓视童仆如旅人也，焚次而失其身所依庇，亦已伤而不安矣，况又丧其童仆乎！然非童仆之无良也，当旅时而与下之道，刻薄寡恩，直若旅人然，宜不得其心力，义当丧也，将谁咎哉。

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程传 四以近君为当位，在旅五不取君义，故四为“未得位也”，曰：然则以九居四不正为有咎矣。曰：以刚居柔，旅之宜也。九以刚明之才，欲得时而行其志，故虽得“资斧”，于旅为善，其心志

未快也。

集说 黄氏淳耀曰：“资斧”防患之物，“得其资斧”，不过有以自防，故曰“心未快也”。

终以誉命，上逮也。

本义 “上逮”，言其誉命闻于上也。

程传 有文明柔顺之德，则上下与之。“逮”，与也，能顺承于上而上与之，为上所逮也。在上而得乎下，为下所上逮也，在旅而上下与之，所以致“誉命”也。“旅”者，困而未得所安之时也，“终以誉命”，终当致誉命也。已“誉命”则非旅也，困而亲寡则为旅，不必在外也。

集说 胡氏瑗曰：六五所谓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者也，柔顺中正之德，为上九所信，尊显之命及之也。

案 六五有位而上九无位，不必以六五为上九所尊显也。盖居高位便是上逮尔，此爻虽不以君位言，而亦主于大夫士之载贄而获乎名位者，故曰“上逮”，言其地望已高也。

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程传 以旅在上，而以尊高自处，岂能保其居。其义当有焚巢之事，方以极刚自高为得志而笑，不知丧其顺德于躁易，是终莫之闻，谓终不自闻知也，使自觉知，则不至于极而“号咷”矣，阳刚不中而处极，固有高亢躁动之象，而火复炎上，则又甚焉。

集说 张子曰：以阳极上，旅而骄肆者也，失柔顺之正，故曰“丧牛于易”，怒而忤物，虽有凶危，其谁告之，故曰“终莫之闻也”。

案 九三以旅与下，郭氏、王氏、黄氏之说美矣，唯以旅在上则未有说，盖以旅之道在上，则视所居之位，如寄寓然，其无敬慎之心可知，故曰“其义焚也”。

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本义 “随”，相继之义。

程传 两风相重，随风也。“随”，相继之义，君子观重巽相继以顺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随与重，上下皆顺也，上顺下而出之，下顺上而从之，上下皆顺，重巽之义也。命令政事，顺理则合民心，而民顺从矣。

集说 荀氏爽曰：巽为号令，两巽相随，故“申命”也，法教百端，令行为上，故曰“行事”也。

胡氏瑗曰：巽之体，上下皆巽，如风之人物，无所不至，无所不顺，故曰“随风巽”。君子法此巽风之象，以申其命行其事于天下，无有不至，而无有不顺者也。

郭氏雍曰：君子之德风也，有风之德而下无不从，然后具重巽之义。易于巽主教命，犹《诗》之言风也，故《观》则“省方观民设教”，《姤》则“施命诰四方”，皆主巽而言也。

邱氏富国曰：“申命”者，所以致其戒于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践其言于申命之后。

俞氏琰曰：既告戒之，又丁宁之，使人听信其说，然后见之“行事”，则民之从之也。亦如风之迅速也。大抵命令之出，务在必行，不行则徒为虚文耳。

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程传 进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惧也，利用武人之刚贞以立其志，则其“志治也”。“治”，谓修立也。

集说 赵氏汝楫曰：“治”与“疑”对，“志疑”而不决，故进退靡定，“志治”而不乱，故决于行。

黄氏淳耀曰：两可不决之谓“疑”，一定不乱之谓“治”。

纷若之吉，得中也。

程传 二以居柔在下，为过巽之象，而能使通其诚意者众多纷然，由得中也。阳居中，为中实之象，中既诚实，则人自当信之，以诚意则非谄畏也，所以“吉”而“无咎”。

集说 郭氏雍曰：二有刚中之德，能行巽之道，是其所以“无咎”也。

何氏楷曰：“申命行事”，纷若而得中也。

频巽之吝，志穷也。

程传 三之才质，本非能巽，而上临之以巽，承重刚而履刚，势不得行其志，故频失而频巽，是其志穷困，可“吝”之甚也。

集说 苏氏濬曰：九三之“频巽”，非勉为之而失，习为之而过也。“巽”而“频”焉，则振作之气不足，其志亦穷而无所复之矣。

张氏振渊曰：志疑者，可以治救之，“志穷”则有“吝”而已。

田获三品，有功也。

程传 巽于上下，如田之获三品而遍及上下，成巽之功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有功”者，田猎有获，以喻行命有功也。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程传 九五之吉，以处正中也，得正中之道则吉，而其悔亡也。“正中”，谓不过无不及，正得其中也，处柔巽与出命令，唯得中为善，失中则悔也。

集说 邱氏富国曰：以九居五，位乎中正，此所以“贞吉”，而为申命之主也。

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本义 正乎凶，言必凶。

程传 “巽在床下”，过于巽也，处卦之上，巽至于穷极也。居上而过极于巽，至于自失，得为正乎，乃凶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为正乎，复断之曰乃凶也。

集说 杨氏启新曰：巽在床下，居巽之极也。天下事唯断乃成，今焉“丧其资斧”，是失所以断矣，无断则改，可必其凶也。

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本义 两泽相丽，互相滋益，“朋友讲习”，其象如此。

程传 “丽泽”，二泽相附丽也，两泽相丽，交相浸润，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观其象，而“以朋友讲习”。“朋友讲习”，互相益也，先儒谓天下之可说，莫若朋友讲习。“朋友讲习”，固可说之大者，然当明相益之象。

集说 虞氏翻曰：“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兑两口对，故“朋友讲习”也。

孔氏颖达曰：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讲习道义，相说之盛，莫过于此也。

程子曰：天下之说不可极，唯“朋友讲习”，虽过说无害，兑泽有相滋益处。

苏氏轼曰：取其乐而不流者也。

朱氏震曰：“讲”其所知，“习”其所行。

蔡氏渊曰：“讲”，兑象，“习”，重兑象。

俞氏琰曰：“讲”者讲其所未明，讲多则义理明矣，“习”者习其所未熟，“习”久则践履熟矣。此“朋友讲习”，所以为有滋益，而如两泽之相丽也，若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故《论语》以学之不讲

为忧，以“学而时习”为说，以“有朋自远方来”为乐。

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本义 居卦之初，其说也正，未有所疑也。

程传 有求而和，则涉于邪谄，初随时顺处，心无所系，无所为也，以和而已，是以吉也。象又以其处说在下而非中正，故云“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谓未见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则无是言也，说以中正为本，爻直陈其义，《象》则推而尽之。

集说 蔡氏渊曰：初未牵于阴，所行未有疑惑，若四比三，有“商兑”之疑矣。

徐氏几曰：“疑”，谓系于阴也。卦四阳唯初与阴无系，故“未疑”。

郑氏维岳曰：以阳刚居兑初，又不与阴比，故信心信理而出，行之于外者，未与心疑，使有系应，便不能自决矣。

孚兑之吉，信志也。

程传 心之所存为“志”，二刚实居中，孚信存于中也，志存诚信，岂至说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

集说 何氏楷曰：初去三远，不特志可信，而行亦未涉于可疑，二去三近，行虽不免于可疑，而志则可信。

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程传 自处不中正，无与而妄求说，所以凶也。

集说 熊氏良辅曰：六三位不当，居上下二兑之间，下兑方终，上兑又来，说而又说，不得其正者也。上六曰“引兑”，盖与六三相表里。

九四之喜，有庆也。

程传 所谓“喜”者，若守正而君说之，则得行其阳刚之道，而福庆及物也。

集说 郭氏雍曰：当兑之时，处上下之际，不妄从说，知所择者也，介然自守，故能全兑说之喜。喜非独一身而已，终亦有及物之庆也。

孚于剥，位正当也。

本义 与《履》九五同。

程传 戒“孚于剥”者，以五所处之位，正当戒也，密比阴柔，有相说之道，故戒在信之也。

集说 王氏申子曰：谓正当尊位，若孚上之柔说，则消剥于阳必矣。

上六引兑，未光也。

程传 说既极矣，又引而长之，虽说之之习不已，而事理已过，实无所说，事之盛则有光辉，既极而强引之长，其无意味甚矣，岂有光也。“未”，非必之辞，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辉，谓不能光也。

集说 杨氏启新曰：“来兑”“引兑”，皆小人也，在君子则当来而勿受，引而勿去也。君子以道德相引，其道为光明，引而为说，则心术暧昧，行事邪僻甚矣，岂得为“光”乎。

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本义 皆所以合其散。

程传 “风行水上”，有涣散之象。先王观是象，救天下之涣散，至于享帝立庙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庙，祭祀之报，出于其心，故享帝立庙，人心之所归也。系人心合离散之道，无大于此。

集说 程子曰：《萃》、《涣》皆“享于帝立庙”，因其精神之聚而形于此，为其涣散，故立此以收之。

吕氏大临曰：“风行水上”，波澜必作，振荡离散不宁之时，王者求以合其散，莫若反其本，享帝立庙，所以明天人之本也。

初六之吉，顺也。

程传 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顺从刚中之才也，始涣而用拯，能顺乎时也。

集说 郭氏雍曰：初六难之始也，方难之始而拯之，无不济矣，天下之事，辨之于早，则顺而易举，故《传》曰：“初六之吉，顺也。”

涣奔其机，得愿也。

程传 涣散之时，以合为安，二居险中，急就于初，求安也，赖之如机而亡其悔，乃得所愿也。

集说 王氏宗传曰：当涣之时，以阳刚来居二，二安静之位也，故有奔其机之象。夫唯安静，能后能一天下之动，五莫王居于上，而二“奔其机”于下，各得所安，此所以能合天下之涣也。

涣其躬，志在外也。

程传 志应于上，在外也。与上相应，故其身得免于涣而无悔，“悔亡”者，本有而得亡，“无悔”者，本无也。

集说 黄氏淳耀曰：“外”，指天下言。唯躬之涣，所以能济天下之涣，唯志在天下之涣，所以有躬之涣也。

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程传 称“元吉”者，谓其功德“光大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义通言也，于四言其施用，于五言其成功，君臣之

分也。

集说 来氏知德曰：凡树私党者，皆心之暗昧狭小者也。唯无一豪之私，则光明正大，自能“涣其群”矣，故曰“光大也”。

王居无咎，正位也。

程传 “王居”，谓正位，人君之尊位也。能如五之为，则居尊位为称而“无咎”也。

集说 熊氏良辅曰：天下涣散之时，须人君发号施令，正位乎上。使人心知所归向而天下一矣，故曰“王居无咎”。而《象》曰“正位也”。此与“萃有位”之义同。《本义》以“涣王居”为“涣其居”积，然当涣散之时，必有为涣之主者，所当从《小象》“正位”之说。

涣其血，远害也。

程传 若如《象》文为“涣其血”，乃与“屯其膏”同也，义则不然：盖“血”字下脱“去”字一“血去惕出”，谓能远害则“无咎”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上九爻辞，“血”与“出”韵叶，皆三字成句，不以“血”连“去”字也。《小畜》之“血去惕出”，与此不同，此血已散，不假更去，又“惕”与“遯”文义自殊，据《小象》言。“远害也”，则“遯”义甚明，不容作“惕”矣，卦中唯上九一爻，去险最远，故其辞如此。

又曰：散其汗以去滞郁，散其血以远伤害。

陈氏友文曰：坎为血卦。“遯”，远也，《小象》“远害”，正是以“远”释“遯”字，上虽与三应，然超处涣上，故涣散其血，舍之远去。去坎险之害而得“无咎”也。

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程传 泽之容水有限，过则盈溢，是有节，故为《节》也。君子

观《节》之象，以制立“数度”，凡物之大小轻重高下文质，皆有“数度”，所以为节也。“数”，多寡；“度”，法制。“议德行”者，存诸中为德，发于外为行，人之德行，当“议”则中节。“议”，谓商度求中节也。

集说 侯氏行果曰：泽上有水，以提防为节。

张氏浚曰：“数度”之制因乎人，“德行”之议自于己，记曰：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盖己之所不能行，与其所不可行，而强于人，谁其从之！一言尽节之道，中而已。中必自身始也。

朱氏震曰：泽之容水，固有限量，虚则纳之，满则泄之，水以泽为节也。

郭氏雍曰：泽无水则为不足，泽上有水则为有余，不足则为《困》，有余则当《节》，理之常也。在人之节，则“制数度”所以节于外，“议德行”所以节于内也。为国为家至于一身，其内外制节皆一也。

附录 孔氏颖达曰：“数度”，谓尊卑礼命之多少。“德行”，谓人才堪任之优劣，君子象《节》以制其礼教等差，皆使有度，议人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

案 “议德行”，诸儒皆谓一身之德行，独孔氏谓在人之德行，于“议”字尤切，且得爱爵禄，慎名器之意。

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程传 爻辞于《节》之初，戒之谨守，故云“不出户庭”则“无咎”也，《象》恐人之泥于言也，故复明之云，虽当谨守“不出户庭”，又必知时之通塞也。通则行，塞则止。义当出则出矣，尾生之信，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贞而不谅。《系辞》所解独以“言”者，在人所节唯“言”与“行”，节于“言”则“行”可知，“言”当在先也。

集说 王氏申子曰：时有通塞，通则行，塞则止，当止即止，其

知通塞之君子乎！《系辞》专以慎密言语说之，兑体故也。

吴氏曰慎曰：《节》兼“通塞”言，犹《艮》之兼“行止”言也。初九“不出户庭知塞也”，而兼言知“通”者，见其非一于止者也。二失时极，则但知“塞”而不知“通”矣。

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程传 不能上从九五刚中正之道，成节之功，乃系于私昵之阴柔，是“失时”之至极，所以凶也，“失时”，失其所宜也。

集说 苏氏轼曰：水之始至，泽当塞而不当通，既至当通而不当塞，故初九以“不出户庭”为“无咎”，言当“塞”也，九二以“不出门庭”为凶，言当“通”也，至是而不通，则“失时”而至于极。

郭氏雍曰：初为不当有事之地，而二以刚中居有为之位，其道不可同也。故初以“不出户庭”为知，“塞”，而二以“不出门庭”为不知“通”，知“塞”故“无咎”，不知“通”则有“失时”之凶矣。

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本义 此无咎与诸爻异，言无所归咎也。

程传 节则可以免过，而不能自节以致可嗟，将谁咎乎。

集说 沈氏一贯曰：王介甫程沙随谓能嗟怨自治亦无咎，“嗟”与“戚嗟若”之“嗟”同，“又谁咎”与“出门同人”之象同。

何氏楷曰：诸卦爻辞言，“无咎”者九十有九，多补过之辞，《解》三爻《传》“又谁咎”，语虽与此同，然爻辞未尝有“无咎”字。

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程传 四能安节之义非一，《象》独举其重者，上承九五刚中正之道以为节，足以亨矣，余善亦不出于中正也。

集说 钱氏一本曰：中正之通在五，四以近承，不以徒止为功。

更以通行有道，故曰“承上道也”。

案 节曰亨，为九五中正以通也，而亨于四言之者，五者水之源也，四者水之流也，水之通在流，承上之源而布之者也。

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程传 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节以中为贵，得中则正矣，正不能尽中也。

集说 俞氏琰曰：节贵乎中，当节而不节，则六三有“不节”之“嗟”。过于节，则上六有“苦节”之凶，唯九五“甘节”而吉者，盖居位之中，当位以节，无过无不及也。

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程传 节既苦而贞固守之，则凶。盖节之道至于穷极矣。

集说 吴氏曰慎曰：爻言“苦节贞凶”，《彖》言“苦节不可贞”，唯其“贞凶”，是以“不可贞”也，故《彖》、《象》传，皆以“其道穷也”释之。

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本义 风感水受，《中孚》之象，“议狱缓死”，中孚之意。

程传 “泽上有风”，感于泽中，水体虚故风能入之，人心虚，故物能感之。风之动乎泽，犹物之感于中，故为《中孚》之象。君子观其象以“议狱”与“缓死”，君子之于“议狱”，尽其忠而已，于决死，极于测而已，故诚意常求于缓。“缓”，宽也，于天下之事，无所不尽其忠，而“议狱缓死”，最其大者也。

集说 杨氏万里曰：风无形而能鼓幽潜，诚无象而能感人物。《中孚》之感，莫大于好生不杀，“议狱”者，求其入中之出，“缓死”者，求其死中之生也。

项氏安世曰：狱之将决则议之，其既决则又缓之，然后尽于人心，王听之，司寇听之，三公听之，“议狱”也。旬而职听，二旬而职听，三月而上之，“缓死”也，故狱成而孚，输而孚，在我者尽，故在人者无憾也。

徐氏几曰：《象》言“刑狱”五卦：《噬嗑》、《丰》以其有离之明，震之威也。《贲》次《噬嗑》、《旅》次《丰》，离明不易，震皆反为艮矣，盖明贵无时不然。威则有时当止，至于《中孚》，则全体似离，互体有震艮，而又兑以议之，巽以缓之，圣人即象垂教，其忠厚惻怛之意，见于谨刑如此。

案 风之人物也，不独平地草木，为之披拂，岩谷穹穴，为之吹吁，即积水重阴之下，亦因之而冻解冰释焉！此所以为至诚无所不入之象也。民之有狱，犹地之有重阴也，王者体察天下之情隐，至于“议狱缓死”，然后其至诚无所不入矣。

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程传 当信之始，志未有所存，而虞度所信，则得其正，是以吉也。盖其志未有变动，志有所从，则是变动，虞之不得其正矣，在初言求所信之道也。

案 “志未变”，言其实心不失也，志变则有它矣。

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程传 “中心愿”，谓诚意所愿也，故通而相应。

集说 朱氏震曰：荀子所谓“同焉者合，类焉者应”也。

程氏敬承曰：鹤之鸣，由中而发，子之和，亦根心而应，故曰“中心愿”，愿出于中，乃孚之至也。

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程传 居不当位，故无所主，唯所信是从，所处境正，则所信有方矣。

集说 俞氏琰曰：六三居不当位，心无所主，故“或鼓或罢”而不定，若初九则不如是也。

马匹亡，绝类上也。

程传 绝其类而上从五也。“类”，谓应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坤》以“丧朋”为“有庆”，《中孚》之四，以“绝类”为“无咎”。

赵氏玉泉曰：“马匹亡”者，四有柔正之德，故能绝初之党类，而上以信于五也。

案 三与四，皆卦所谓中虚者也。其居内以成中虚之象同，其得应而有匹敌者亦同。然三心系于敌，而四志绝乎匹者，三不正而四正也，又六四承九五者多吉，六三应上九者多凶，易例如此。

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程传 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能使天下信之，如拘挛之固，乃称其位。人君之道，当如是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以其正当尊位，胡戒以系信，乃得“无咎”。

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程传 守孚至于穷极而不知变，岂可长久也，固守而不通，如是则凶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虚声无实，何可久长。

侯氏行果曰：穷上失位，信不由中，有声无实，虚华外扬，是翰音登天也，虚音登天，何可久也。

胡氏瑗曰：上九徒以虚声外饰，无纯诚笃实之行，以此而往，愈久愈凶。故圣人戒之曰：“何可长”如此，盖欲人改过反诚，以信实为本也。

项氏安世曰：上九巽极而躁，不正不中，内不足而求孚于外，声闻过情，其涸也可立而待，愈久愈凶，“何可长也”。

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本义 “山上有雷”，其声小过，三者之过，皆小者之过，可过于小而不可过于大。可以小过而不可甚过，《彖》所谓“可小事而宜下”者也。

程传 雷震于山上，其声过常，故为《小过》。天下之事，有时当过，而不可过甚，故为《小过》，君子观《小过》之象，事之宜过者则勉之，“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是也，当过而过，乃其宜也，不当过而过则过矣。

集说 孔氏颖达曰：小人过差失在慢易奢侈，故君子矫之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也。

张子曰：过恭哀俭，皆宜下之义。

晁氏说之曰：时有举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矫之以循墙，时有短丧之宰子，故高柴矫之以泣血，时有三归反玷之管仲，故晏子矫之以敝裘，虽非中行，亦足以矫时厉俗。

赵氏彦肃曰：“恭”“哀”“俭”多不及，过之而后中。

杨氏启新曰：过“恭”过“哀”过“俭”，此岂不为高世绝俗之行而过于人，但其所过者，以收敛卑下为过，故但可言小过，而不可言大过也。

案 雷出地，则声方发达而大，及至山上，则声渐收敛而微，故有平地风雷大作，而高山之上不觉者，此《小过》之义也。

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程传 其过之疾，如飞鸟之迅，岂容救止也，凶其宜矣，“不可如何”，无所用其力也。

集说 何氏楷曰：以凶者自纳于凶也，孽由己作，可如何哉。

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本义 所以不及君而还遇臣者，以“臣不可过”故也。

程传 过之时，事无不过其常，故于上进，则戒及其君，臣不可过，臣之分也。

集说 胡氏炳文曰：小者有时而可过，臣之于君，不可过也。

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程传 阴过之时，必害于阳，小人道盛，必害君子，当过为之防，防之不至，则为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

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本义 爻义未明，此亦当阙。

程传 “位不当”，谓处柔，九四当过之时，不过刚而反居柔，乃得其宜，故曰“遇之”，遇其宜也。以九居四，“位不当也”，居柔乃遇其宜也，当阴过之时，阳退缩自保足矣，终岂能长而盛也，故往则有危，必当戒也。“长”，上声，作平声，则大失易意，以《夬》与《剥》观之，可见与《夬》之象，文同而音异也。

集说 钱氏一本曰：“三”“四”皆失位，故特明其“位不当”。三“防”四“遇”，亦皆宜下，三“从或戕”，四“往必戒”，亦皆不宜上。

案 “位不当”，即所谓刚失位而不中者，唯刚失位而不中，故戒以当过遇之，不然则有危矣，岂可长执此而不知变乎。

密云不雨，已上也。

本义 “已上”，太高也。

程传 阳降阴升，合则和而成雨，阴已在上，云虽密岂能成雨乎，阴过不能成大之义也。

集说 龚氏焕曰：密云不雨，《小畜》谓其“尚往”者，阴不足以畜阳而阳尚往也，《小过》谓其“已上”者，阴过乎阳，而阴已上也，一为阳之过，一为阴之过，皆阴阳不和之象，所以不能为雨也。

案 两卦“密云不雨”，龚氏谓皆阴阳不和之象是已，然《小畜》所谓“尚往”者，亦是阴气上行，与此爻“已上”同，非两义也。但《小畜》卦义喻在下者，则尚往者当积厚而自雨，此爻之义，喻在上者，则“已上”者，当下交而乃雨，意义不同尔。

弗遇过之，已亢也。

程传 居过之终，弗遇于理而过之，过已亢极，其凶宜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释所以“弗遇过之”，以其已在亢极之地故也。

赵氏汝楫曰：“已上”未为极，“已亢”则极矣。

俞氏琰曰：六五曰“已上”，谓其已过也。上六又过甚，故曰“已亢”。

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程传 水火既交，各得其用为《既济》，时当《既济》，唯虑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于患也，自古天下既济，而致祸乱者，盖不能“思患而豫防”也。

集说 王氏申子曰：《既济》虽非有患之时，患每生于既济之后，君子思此而豫防之，则可以保其“初吉”，而无“终乱”之忧矣。

龚氏焕曰：水上火下，虽相为用，然水决则火灭，火炎则水涸，

相交之中，相害之机伏焉，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能防在乎豫，能豫在乎思。

曳其轮，义无咎也。

程传 《既济》之初，而能止其进，则不至于极，其义自“无咎”也。

集说 徐氏在汉曰：初当方济之始，而曳其济险之轮，控制在我，则义无不济，此所以“濡其尾”而无咎，《象》故归重于“曳其轮”也。

七日得，以中道也。

程传 中正之道，虽不为时所用，然无终不行之理，故“丧弗”七日当复得，谓自守其中，异时必行也，不失其中则正矣。

集说 何氏楷曰：二居下卦之中，以中感中，得其正应，故终必相孚也。

三年克之，惫也。

程传 言“惫”以见其事之至难，在高宗为之则可，无高宗之心，则贪忿以殃民也。

案 言“惫”以见成功之非易，如人之疾病，而以毒药攻去之者，其元气亦耗伤矣。苟无休养之方以复元气，则有大病之根也。

终日戒，有所疑也。

程传 终日戒惧，常疑患之将至也，处《既济》之时，当畏慎如是也。

集说 李氏简曰：“终日戒”，谓备患之心，无时可忘也。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程传 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时也，二在下有进之时，故中正而孚，则其“吉大来”，所谓受福也。“吉大来”者，在《既济》之时为大来也，亨小初吉是也。

集说 朱氏震曰：盛不如薄者，时也，五《既济》无所进，盈则当虚，故曰“不如西邻之禴祭”，理无极而不反者，《既济》极矣！五以中正守之，能未至于反而已。

王氏申子曰：言人君处《既济》如《未济》，而后有受福之实。不然，虽极其丰盛，而济道衰矣。

张氏清子曰：《既济》之后，唯恐过盛，以“祭”言之，于斯时也，丰不如约，故东邻不如西邻，牛不如禴，盖祭而得其时，虽禴之薄，实足以“受其福”，而吉之大来可知矣。

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程传 《既济》之穷，危至于濡首，其能长久乎。

集说 胡氏瑗曰：《既济》之终，反于《未济》，至于濡没其首，故当翻然而警，惕然而改，何可久如此乎！

案 “厉”未至于凶，特可危尔！知其危而反之，则不至于濡首矣，凡易言“何可长”、“何可久”者，自《屯》上至此爻，皆“惕”以改悟而不可迷溺之意。

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本义 水火异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观象而审辨之。

程传 水火不交，不相济为用，故为《未济》。火在水上，非其处也，君子观其处不当之象，以慎处于事物，辨其所当，各居其方，

谓止于其所也。

集说 朱氏震曰：火上水下，各居其所，《未济》也。君子观此慎辨万物，有辨然后有交，有《未济》乃有《既济》，而《未济》含《既济》之象。

何氏楷曰：“慎辨物”者，“物以群分”也。慎“居方”者，“方以类聚”也。

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本义 “极”字未详，考上下韵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阙之。

程传 不度其才力而进，至于濡尾，是不知之极也。

集说 张氏振渊曰：事必敬始，而后可善其用于终，初所以致尾之濡，不是时不可为，心不知“敬慎”故耳。

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本义 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

程传 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轮”而得中道乃正也。

案 程子言正未必中，中无不正，故凡九二六五皆非正也，而多言“贞吉”者，以其中也，唯此《象传》释义最明。

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程传 三征则凶者，以“位不当也”，谓阴柔不中正，无济险之才也，若能涉险以从应则利矣。

集说 吴氏澄曰：《未济》诸爻，皆位不当，而独于六三言之，以《未济》由六三故也。

俞氏琰曰：六爻皆位不当，而独于六三曰“位不当”，以六三才弱，而处下体之上也。

贞吉悔亡，志行也。

程传 如四之才与时合，而加以贞固，则能行其志，吉而悔亡，鬼方之伐，贞之至也。

集说 俞氏琰曰：爻以六三为未济，则九四其济矣，是以其志行也。

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本义 “晖”者，光之散也。

程传 光盛则有晖。“晖”，光之散也。君子积充而光盛，至于有晖，善之至也，故重云“吉”。

集说 张氏振渊曰：光而言晖，昭其盛也，“贞吉”之吉，吉在五，“晖吉”之吉，吉在天下。

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程传 “饮酒”至于“濡首”，“不知节”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义命也，能安则不失其常矣。

集说 孔氏颖达曰：释“饮酒”所以致“濡首”之难，以其不知止节故也。

案 《既济》之上，《彖》所谓“终乱”，《未济》之上，则《彖》所谓“汔济”者也，缘“尾”之象在初，故此不用“濡尾”之义，但戒以不可“濡首”而失其节，则犹之不续终之意也。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三

系辞上传(上)

本义 “系辞”，本谓文王周公所作之辞，系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经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系辞》之传也，以其通论一经之大体凡例，故无经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集说 孔氏颖达曰：夫子本作“十翼”，申说上下二篇经文，《系辞》条贯义理，别自为卷，总曰《系辞》，分为上下二篇。

《朱子语类》云：熟读六十四卦，则觉得《系辞》之语，甚为精密，是易之括例。

又云，《系辞》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胡氏一桂曰：其有称“大传”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为《易大传》，盖太史公受易杨何，何之属自著《易传》行世，故称孔子者曰《大传》以别之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本义 “天地”者，阴阳形气之实体，“乾坤”者，易中纯阴纯阳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万物上下之位，“贵贱”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动”者，阳之常，“静”者，阴之常，“刚柔”者，易中卦爻阴阳之称也；“方”，谓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恶，各以“类”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决之辞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属，“形”者，山川动植之属，“变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阴变为阳，阳化为阴者也。此言圣人作易，因阴阳之实体，为卦爻之法象，庄周所谓易以道阴阳，此之谓也。

集说 韩氏伯曰：方有类，物有群，则有同有异，有聚有分，顺其所同则吉，乖其所趣则凶，故“吉凶生矣”，象况日月星辰，形况山川草木也，县象运转以成昏明，“山泽通气”而“云行雨施”，故“变化见矣”。

苏氏轼曰：天地一物也，阴阳一气也，或为象，或为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华发于上者也，形者，象之体质留于下者也。人见其上下，直以为两矣，岂知其未尝不一耶。由是观之，世之所谓变化者，未尝不出一，而两于所在也，自两以往，有不可胜计者矣，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之始也。

《朱子语类》：问：第一章第一节，盖言圣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论其初，则圣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于书，此是后来人说话，又是见天地之实体，而知易之书如此。

又云，“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说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说易书。圣人作易“与天地准”处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乾坤，卑高便是贵贱，若把下面一句，说作未画之易也不妨，然圣人是从那有易后说来。

蔡氏清曰：此一节，是夫子从有易之后，而追论夫未有易之前，以见画前之有易也，夫易有乾坤，有刚柔，有吉凶，有变化，然此等名物，要皆非圣人凿空所为，不过皆据六合中所自有者而模写出

耳。

又曰：“定”者，有尊卑各安其分之意，“位”者，有卑高以序而列之意，“断”者，有判然不相混淆之意。

又曰：以天地言之，天尊地卑，其卑高固昭然不易也。以万物言之，如山川陵谷之类，其卑高亦昭然可睹也。

案 此节，是说作易源头，总涵乾坤六子在内，盖“天尊地卑”，是“天地定位”也，“卑高以陈”，则兼山泽等皆是。天动地静，山静水动，固有常矣。然虽至于有精气而无形质之物，其聚散作息亦有时，其流止晦明亦有度，则又兼雷风水火等皆是。“类聚”“群分”，总上通言之。在“天”有“方”焉，春夏秋冬，应乎南北东西者是也。其生杀之气，则以“类聚”，在地有物焉，高下燥湿，别为浮沈升降者是也，其清浊之品，则以“群分”。以上皆言造化之体，至于“天”之“象”，“地”之“形”，其阴阳互根，则交易者也，其阴阳迭运则变易者也，此三句，又因体及用，以起下文之意。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

本义 此言易卦之变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刚柔两画而已，两相摩而为四，四相摩而为八，八相荡而为六十四。

集说 韩氏伯曰：相切摩，言阴阳之交感，相推荡，言运化之推移。

《朱子语类》云：“摩”是那两个物事相摩戛，“荡”则是圆转推荡将出来，“摩”是八卦以前事，“荡”是八卦以后为六十四卦底事，荡是有那八卦了，团旋推荡那六十四卦出来。

吴氏澄曰：画卦之初，以一刚一柔，与第二画之刚柔相摩而为四象，又以二刚二柔，与第三画之刚柔相摩而为八卦，八卦既成，则又各以八悔卦荡于一贞卦之上，而一卦为八卦，八卦为六十四卦也。

案 此节虽切画卦言之，然是天地间自有此理。盖“相摩”者，以一交一，如天与地交，水与火交，山与泽交，雷与风交是也。“相荡”者，以一交八，如天与地交矣，而与水火山泽雷风无不交。地与天交矣，而亦与水火山泽雷风无不交之类是也。唯天地之理如此，故圣人画卦以体象之。

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本义 此变化之成象者。

集说 孔氏颖达曰：重明上“变化见矣”，及“刚柔相摩，八卦相荡”之事。八卦既相推荡，各有功之所用也，鼓动之以震雷离电，滋润之以巽风坎雨，离日坎月，运动而行，一节为寒，一节为暑，不云乾坤艮兑者，乾坤上下备言，雷电风雨亦出山泽也。

张氏浚曰：“鼓以雷霆”而有气者作，“润以风雨”而有形者生。

邱氏富国曰：前以“乾坤”“贵贱”“刚柔”“吉凶”“变化”言，是对待之阴阳，交易之体也。此以“摩”“荡”“鼓”“润”“运行”言，是流行之阴阳，变易之用也。至下文则言乾坤之德行，而继以人体乾坤者终之。

吴氏澄曰：章首但言“乾坤”，盖举父母以包六子，此先言六子，而后总之以乾坤也。震为雷，离为电，霆即电也。《春秋谷梁传》曰：震者何？雷也，电者何？霆也。巽为风，坎为雨，羲皇卦图左起震而次以离，“鼓之以雷霆”也。右起巽而次以坎，“润之以风雨”也，风而雨，故通言“润”。离为日，坎为月，艮山在西北严凝之方为“寒”，兑泽在东南温热之方为“暑”，左离次以兑者，日之运行而为“暑”也，右坎次以艮者，月之运行而为“寒”也。邵子曰：日为暑，月为寒。《书》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本义 此变化之“成形”者，此两节，又明易之见于实体者，与上文相发明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天地父母，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则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气，天下之女皆坤之气，从这里便彻上彻下，即是一个气都透了。

又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在动物如牝牡之类，在植物亦有男女，如麻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类，皆离阴阳刚柔不得。

吴氏澄曰：乾成男者，父道也，坤成女者，母道也，左起震，历离历兑而终于乾，左起巽，历坎历艮以终于坤，故以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句，总之于后也。

何氏楷曰：自“天尊地卑”至“变化见矣”，是因乾坤而推极于变化，自“刚柔相摩”至“坤道成女”，是又因变化而溯源于乾坤。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本义 “知”，犹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盖凡物之属乎阴阳者，莫不如此。大抵阳先阴后，阳施阴受，阳之轻清未形，而阴之重浊有迹也。

集说 胡氏瑗曰：乾言“知”、坤言“作”者，盖乾之生物，起于无形，未有营作。坤能承于天气，已成之物，事可营为，故乾言“知”而坤言“作”也。

《朱子语类》云：“知”训“管”字，不当解作“知见”之“知”，大始未有形，知之而已，“成物”乃流行之时，故有为。

柴氏中行曰：一气之动，则自有知觉，而生意所始，乾实为之。一气既感，则妙合而凝，其形乃著，有作成之意，坤实为之。

吴氏澄曰：上言“八卦”而总之以“乾坤”，此又接“成男”“成女”二句，而专言乾坤也。乾男为父者，以其始物也。始，谓始其气也。坤女为母者，以其成物也。成，谓成其质也。“知”者，主之而无心也。“作”者，为之而有迹也。

案 自“鼓之以雷霆”至此二句，当总为一段，六子分生成之职，乾坤专生成之功也，下文则就功化而推原于易简，自为一段。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本义 乾健而动，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难。故为以易而知“大始”，坤顺而静，凡其所能，皆从乎阳而不自作，故为以简而能“成物”。

集说 虞氏翻曰：乾“县象著明”，坤阴阳动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韩氏伯曰：天地之道，不为而善始，不劳而善成，故曰“易简”。

杨氏万里曰：此赞乾坤之功，虽至溥而无际，而乾坤之德，实至要而不繁也。

《朱子语类》：问：如何是“易简”。曰：它行健所以“易”，“易”是知阻难之谓。人有私意便难。“简”只是顺从而已，若外更生出一分，如何得“简”，今人都是私意，所以不能“简易”。

问“乾以易知，坤以简能”，若以学者分上言之，则廓然大公者，“易”也；物来顺应者，“简”也。不知是否？曰：然。乾之“易”，知之事也，坤之“简”，行之事也。

吴氏澄曰：“易简”者，以乾坤之理言。始物者，乾之所知，然乾之性健，其知也，宰物而不劳心，故易而不难。“成物”者，坤之所作，然坤之性顺，其作也，从阳而不造事，故简而不繁，此乾坤皆指天地，而易之乾坤二卦象之者也。

张氏振渊曰：“乾知大始”，似乎甚难矣！“坤作成物”，似乎甚

烦矣。乃乾坤则以“易知”以“简能”耳，所谓天地无心而成化也。

吴氏曰慎曰：乾健体而动用，故易；坤顺体而静用，故简。动静以阴阳之分言，然“乾知大始”而事付于坤，则始动而终静，坤从乎阳而作“成物”，则始静而终动。又乾知坤能，皆用之动也，乾易坤简，皆体之静也。又四德坤承乎乾，元亨皆动，利贞皆静，不可专以动属乾，以静属坤也。

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本义 人之所为，如乾之易，则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简，则其事要约而人易从。“易知”，则与之同心者多，故“有亲”，“易从”，则与之协力者众，故“有功”。有亲则一于内，故“可久”，有功则兼于外，故“可大”。“德”，谓得于己者。“业”，谓成于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则可以贤矣。

集说 范氏长生曰：以其“易知”，故物亲而附之，以其“易从”，故物法而有功也。

孔氏颖达曰：初始无形，未有营作，故但云“知”也，已成之物，事可营为，故云“作”也。“易”谓易略，无所造为，以此为知，故曰“乾以易知”。“简”谓简省，不须繁劳，以此为能，故曰“坤以简能”。若于物艰难，则不可以知，若于事繁劳，则不可能也。“易知则有亲”者，性意易知，心无险难，则相和亲。“易从则有功”者，于事易从，不有繁劳，其功易就。“有亲则可久”者，物既和亲，无相残害，故“可久”也。“有功则可大”者，事业有功，则积渐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者，使物长久，是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者，功业既大，则是贤人事业。

苏氏轼曰：简易者，一之谓也，一故有信，信故物知之也，易而从之也不难。

《朱子语类》云：“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则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言人兼体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唯主于生物，都无许多艰难险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顺承天，唯以成物，都无许多繁扰作为，故能以简而作“成物”。大抵阳施阴受，乾之生物，如瓶施水，其道至易，坤唯承天以成物别无作为，故其理至简，其在人则无艰阻而自直，故人“易知”；顺理而不繁扰，故人“易从”。“易知”则人皆同心亲之，“易从”则人皆协力而有功矣！有亲可久，则为贤人之德，是就存主处言，有功可大，则为贤人之业，是就作事处言。盖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处。坤以“简能”，便是指作事处。

林氏希元曰：“易简”只是因此理而立心处事尔，固非于此理之外有所加，亦非于此理之内有所减也。但以其无险阻而谓之“易”，无烦扰而谓之“简”。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此“易简”之说也。

赵氏光大曰：“易从则有功”，有功不是人来助我作事，是我能使人如此，便是我之功。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本义 “成位”，谓成人之位，“其中”，谓天地之中。至此则体道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可以与天地参矣。

此第一章，以造化之实，明作经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见于天地，而人兼体之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圣人能行天地“易简”之化，则天下万事之理，并得其宜矣。

《朱子语类》云：“易简”理得，是净净洁洁，无许多劳扰委曲。

郑氏维岳曰：“易简”原是一理，依易之理而作之，则为“简”。

何氏楷曰：乾坤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易简”者，乾坤之所以知始而作成者也。人之所知，知乾之易，则所知皆性分所固有，无一豪人欲之艰深，岂不“易知”，人之所能，如坤之简，则所能皆职分之当为，无一豪人欲之纷扰，岂不“易从”。“易知”，则不远人以为道故“有亲”，“易从”，则夫妇皆可与能故“有功”，“有亲”则有人传继其心，千百世上下，心同理同也，故“可久”，“有功”则有人扩充其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与天同其悠久矣，“可大则贤人之业”，与地同其广大矣！所以然者，则以我之易简与乾坤之易简同原故也！夫“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之所以为天，地之所以为地，人之所以为人，一易简之理焉尽之所谓天下之公理也，得天下之公理，以成久大之德业，则是天有是易，吾亦有是易；地有是简，吾亦有是简，与天地参而为三矣。

总论 程子曰：“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义明矣；尊卑既判，贵贱之位分矣；阳动阴静，各有其常，则刚柔判矣；事有理也，物有形也，事则有类，形则有群，善恶分而吉凶生矣；象见于天，形成于地，变化之迹见矣；阴阳之交相摩轧，八方之气相推荡，雷霆以动之，风雨以润之，日月运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当始物，坤当成物，乾坤之道，“易简”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简，平易故人“易知”，简直故人“易从”。“易知”则可亲就而奉顺，“易从”则可取法而成功，亲合则可以常久，成事则可以广大，圣贤德业久大，得易简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简而已，有理而后有象成位在乎中也。

张氏振渊曰：易道尽于乾坤，乾坤尽于“易简”，“易简”即在人身，学者求易于天地，又求天地之易于吾身，则易在是矣。通章之意，总是论易书之作，无非发明乾坤之理，要人为圣贤以与天地参

耳。

何氏楷曰：此一章，乃孔子首明易始乾坤之理，至第二章“设卦观象”方言易。

案 天地卑高动静方物象形，造化之实体也。乾坤贵贱刚柔吉凶变化，易卦之定名也。因造化之实体，起易卦之定名，故自造化之体立，而卦之理具矣，体立则用必行焉，是故刚柔则一与一相摩，八卦则一与八相荡，造化之情，所以交而不离也，画卦之序，盖象此也。“雷霆”者震离，“风雨”者巽坎，“暑”以说物者兑，“寒”以止物者艮，成男而职“大始”者乾，成女而职“成物”者坤，造化之机，所以变而无穷也。建图之位，盖象此也。然而造化之理，则一以“易简”为归，心一而不贰，故易也。事顺而无为故简也，天地之盛德大业，“易简”而已矣，贤人之进德修业，圣人之崇德广业，亦唯“易简”而已矣。设卦系辞所以顺性命之理者此也。诸儒言易有四义：不易也，交易也，变易也，易简也。故“天尊地卑”一节，言不易者也。“刚柔相摩”二句，言交易者也。“鼓以雷霆”至“坤作成物”，言变易者也，“乾以易知”以下，言易简者也，易道之本原尽乎此，故为《系传》之首章焉。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

本义 象者，物之似也，此言圣人作易，观卦爻之象，而系以辞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设之卦象，则有吉有凶，故下文云“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忧虞之象，变化者进退之象，刚柔者昼夜之象”。是施設其卦，有此诸象也。此“设卦观象”，总为下而言，卦象爻象，有吉有凶，若不系辞，其理未显，故系属吉凶之文辞于卦爻之下，而显明此卦爻吉凶也。案吉凶之外，犹有悔吝忧虞，举吉凶则包之。

朱氏震曰：圣人设卦，本以观象，自伏羲至于文王一也，圣人忧

患后世，惧观者智不足以知此，于是系之卦辞，又系之爻辞，以吉凶明告之。

《朱子语类》云：易当初只是为卜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推说作义理上去，观乾坤二卦便可见。孔子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不是卜筮，如何明吉凶。

王氏申子曰：易之初也，有象而未有卦，及八卦既设而象寓焉，及八重而六十四，圣人又观是卦有如是之象，则系之以如是之辞，盖卦以象而立，象又以卦而见也。“明吉凶者”，有是象而吉凶之理已具，系之辞而吉凶之象始明也。阴阳奇偶，相交相错，顺则吉，逆则凶，当则吉，否则凶，因其顺逆当否而系之辞，吉凶明矣。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本义 言卦爻阴阳迭相推荡，而阴或变阳，阳或化阴，圣人所以观象而系辞，众人所以因蓍而求卦者也。

集说 张氏振渊曰：“刚柔相推”之中或当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之源正起于此。圣人之所观，观此也，圣人之所明，明此也，盖吉凶悔吝虽系于辞，而其原实起于变。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

本义 “吉凶”“悔吝”者，易之辞也；“失得”“忧虞”者，事之变也。得则吉，失则凶，忧虞虽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盖“吉凶”相对，而“悔吝”居其中间，“悔”自凶而趋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圣人观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则系之以此辞也。

集说 虞氏翻曰：“吉”则象“得”，“凶”则象“失”，“悔”则象“忧”，“吝”则象“虞”也。

干氏宝曰：“忧虞”未至于“失得”，“悔吝”不入于“吉凶”，事有

小大，故辞有缓急，各象其意也。

《朱子语类》云：吉凶悔吝，四者循环，周而复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又悔，正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相似，盖忧苦患难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渐，及至吉了，少间便安意肆志，必至作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来，吝便是凶之渐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环不已，正如刚柔变化，刚了化，化便是柔，柔了变，变便是刚，亦循环不已。

又云：“悔”属阳，“吝”属阴，“悔”是逞快作出事来有错失处，这便生悔，所以属阳，“吝”是那隈隈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属阴，亦犹骄是气盈，吝是气歉。

又云：“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忧虞之象，变化者进退之象，刚柔者昼夜之象”，四句皆互换往来，吉凶与悔吝相贯，悔自凶而趋吉，吝自吉而趋凶，进退与昼夜相贯，进自柔而趋乎刚，退自刚而趋乎柔。

赵氏玉泉曰：吉即顺理而得之象也，凶即逆理而失之象也，悔即既失之后，困于心，衡于虑，而为忧之象也，吝即未失之先，狃于安，溺于乐，而为虞之象也。

何氏楷曰：吉凶悔吝，以卦辞言，失得忧虞，以人事言，上文所谓观象系辞以明吉凶者此也。

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

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本义 柔变而趋于刚者，退极而进也，刚化而趋于柔者，进极而退也。既变而刚，则昼而阳矣，既化而柔，则夜而阴矣，六爻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动”，即变化也，“极”，至也，“三极”，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极也，此明刚柔相推以生变化，而变化之极，复为刚柔，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间，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断吉凶也。

集说 韩氏伯曰：始总言“吉凶”“变化”，而下别明“悔吝”“昼夜”者，“悔吝”则“吉凶”之类，“昼夜”亦“变化”之道。

孔氏颖达曰：六爻递相推动，而生变化，是天地人三才至极之道。

蔡氏渊曰：“动”，变易也。“极”者，太极也，以其变易无常，乃太极之道也。“三极”，谓三才各具一太极也，变至六爻，则一卦之体具，而三才之道备矣。

吴氏澄曰：“吉凶”“悔吝”，象人事之“失得”“忧虞”，“变化”“刚柔”，象天地阴阳之“昼夜”“进退”，是六爻兼有天、地、人之道也。

胡氏炳文曰：此曰“三极”，是卦爻已动之后，各具一太极，后曰“易有太极”者，则卦爻未生之先，统体一太极也。

俞氏琰曰：“三极之道”，言道之体，“三才之道”，言道之用。

何氏楷曰：“变化”“刚柔”，以卦画言；“进退”“昼夜”，以造化言。“六爻之动”二句，推言变化之故，上文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者此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

本义 “易之序”，谓卦爻所著事理当然之次第；“玩”者，观之详。

集说 孔氏颖达曰：若居在《乾》之初九，而安在“勿用”；若居在《乾》之九三，而安在“乾乾”。是以所居而安者，由观易位之次序也。

王氏宗传曰：所谓“易之序”者，消息盈虚之有其时是也。居之而安，则盛行不加，穷居不损，而与易为一矣。所谓“爻之辞”者，是非当否之有所命是也，乐之而玩，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而与爻为一矣。

《朱子语类》：问：“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与“居则观其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总就身之所处而言，下“居”字则静对动而言。曰：然。

问“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曰：“序”是次序，谓卦爻之初终，如“潜”“见”“飞”“跃”，循其序则安。又问“所乐而玩者爻之辞”。曰：横渠谓每读每有益，所以可乐，盖有契于心，则自然乐。

俞氏琰曰：“居”以位言，“安”，谓安其分也，“乐”以心言，“玩”谓绎之而不厌也，君子观易之序而循是理故“安”，观爻之辞而达是理故“乐”。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本义 象辞变已见上，凡单言“变”者，化在其中。“占”，谓其所值吉凶之决也。

此第二章，言圣人作易，君子学易之事。

集说 虞氏翻曰：“以动者尚其变”，占事知来，故“玩其占”也。

《朱子语类》：问：“居则观其象玩其辞，动则观其变玩其占”，如何？曰：若是理会不得，如何占得，必是闲常理会得此道理，到用时便占。

蔡氏渊曰：观象玩辞，学易也；观变玩占，用易也。学易则无所不尽其理，用易则唯尽乎一爻之时，居既尽乎天之理，动必合乎天之道，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王氏申子曰：平居无事，观卦爻之象而玩其辞，则可以察吉凶悔吝之故，及动而应事，观卦之变而玩其占，则可以决吉凶悔吝之几，故有不动，动无不吉也。

胡氏炳文曰：天地间刚柔变化，无一时间，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无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者，作

易之事，此独吉而无凶悔吝者，学易之功也。

俞氏琰曰：观象玩辞，如蔡墨云在《乾》之《姤》，如庄子云在《师》之《临》，谓之在者是也，观变玩占，如陈侯遇《观》之《否》，晋侯遇《大有》之《睽》，谓之遇者是也。

总论 孔氏颖达曰：前章言天地“成象”“成形”“简易”之德，明乾坤之大旨，此章明“圣人设卦观象”，爻辞吉凶悔吝之细别。

程子曰：圣人既设卦，观卦之象而系以辞，明其吉凶之理；以刚柔相推，而知变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忧虞也，进退消长，所以成变化也；刚柔相易而成昼夜，观昼夜则知刚柔之道矣。“三极”，上中下也。极，中也。皆其时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极”以位言也，六爻之动，以位为义，乃其序也，得其序则安矣，辞以明义，玩其辞义，则知其可乐也，观象玩辞而通其意，观变玩占而顺其时，动不违于天矣。

何氏楷曰：上章言造化自然之易，为作易之本，此章乃言作易之旨。

案 上章虽言作易之源本，然实以明在造化者，无非自然之易书，故先儒以为画前之易者此也。此章乃备言作易学易之事，盖承上章言之，而为后诸章之纲也。“设卦观象”，先天之圣人也；“系辞”而“明吉凶”，后天之圣人也；“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申言设卦观象之事。所象者或为人事之“失得”“忧虞”，或为天道之“进退”“昼夜”，极而至于天地人之至理，莫不包涵统具于其中，此辞所由系而占所由生也；“居而安”者，以身验之；“乐而玩”者，以心体之，在平时则为观象玩辞之功，在临事则为观变玩占之用，此所谓奉明命以周旋，述天理而时措者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学易之效，至于如此。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

本义 “彖”，谓卦辞，文王所作者。“爻”，谓爻辞，周公所作者。“象”，指全体而言，“变”，指一节而言。

集说 虞氏翻曰：“八卦以象告”，故言乎象也，爻有六画，九六变化，故言乎变者也。

项氏安世曰：彖辞所言之象，即下文所谓“卦”也，爻辞所言之变，即下文所谓“位”也。

张氏振渊曰：易有实理而无实事，故谓之“象”，卦立而象形，易有定理而无定用，故谓之“变”，爻立而变著。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

本义 此卦爻辞之通例。

集说 崔氏憬曰：《系辞》著悔吝之言，则异凶咎，若疾病之与小疵。

杨氏万里曰：言动之间，尽善之谓得，不尽善之谓失，小不善之谓疵，不明乎善而误入乎不善之谓过，觉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无及，于是乎有悔，不觉其小不善，犹及于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于是乎有吝，吾身之过，犹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补之斯全，身有过，补之斯还，还者何，复之于善也，补不善而复之于善，何咎之有。

蔡氏渊曰：“吉凶”“悔吝”“无咎”，即卦与爻之断辞也。“失得”者，事之已成著者也。“小疵”者，事之得失未分，而能致得失者也。“善补过者”，先本有咎，修之则可免咎也。

胡氏炳文曰：前章言卦爻中“吉凶”“悔吝”之辞，未尝及无咎之辞，此章方及之，大抵不贵无过而贵改过，“无咎者，善补过也”，圣人许人自新之意切矣。

张氏振渊曰：“失得”指时有消息，位有当否说，“小疵”兼两意，向于得而未得，尚有“小疵”则悔，向于失而未失，已有“小疵”则吝。

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辞。

本义 “位”，谓六爻之位。“齐”，犹定也。“小”谓阴，“大”谓阳。

集说 王氏肃曰：“齐”，犹正也。阳卦大，阴卦小，卦列则“小大”分，故曰“齐小大者，存乎卦”也。

张氏浚曰：卦之所设，本乎阴阳，阴小阳大，体固不同，而各以所遇之时为正，阳得位则阳用事，阴得位则阴用事，“小大”之理，至卦而齐。

《朱子语类》：问：上下贵贱之位何也。曰：二四则四贵而二贱，五三则五贵而三贱，上初则上贵而初贱，上虽无位，然本是贵重，所谓“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则为天子父，为天子师，在他人则清高而在物外不与事者，此所以为贵也。

王氏申子曰：“列”，分也。阳贵阴贱，上贵下贱，亦有贵而无位，有位而在下者，故曰“列贵贱者，存乎位。”“位”者，六爻之位也。“齐”，均也。阳大阴小，阳卦多阴，则阳为之主，阴卦多阳，则阴为之主，虽“小大”不齐，而得时为主则均也，故曰“齐小大者存乎卦”。“卦”者，全卦之体也。“辨”，明也。辨一卦一爻之吉凶者，“辞”也，故曰“辨吉凶者存乎辞”。

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本义 “介”，谓辨别之端，盖善恶已动而未形之时也，于此忧之，则不至于“悔吝”矣。震，动也，知悔，则有以动其补过之心，而可以无咎矣。

集说 虞氏翻曰：震，动也。有不善未尝不知之，知之未尝复行，无咎者善补过，故“存乎悔”也。

韩氏伯曰：“介”，纤介也。王弼曰：“忧悔吝”之时，其介不可慢也，即“悔吝者，言乎小疵也”。

程子曰：以悔吝为防，则存意于微小，震惧而得无咎者以此。

《朱子语类》：问：“忧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于吉凶，是乃初萌动，可以向吉凶之微处，介又是悔吝之微处，“介”字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恶初分界处，于此忧之，则不至于悔吝矣。曰：然。

邱氏富国曰：此章就吉凶悔吝上，添入“无咎”说，既欲人于悔吝上着力，尤欲人于介上用功，盖人知悔，则以善补过而“无咎”，虽未至吉，亦不至凶也。若又于悔吝之介忧之，则但有吉而已，所谓“几者动之微，而吉之先见者也”，并悔吝亦皆无矣。

吴氏澄曰：“列贵贱者存乎位”，覆说“爻者言乎变”。“齐小大者存乎卦”，覆说“彖者言乎象”。分辨吉凶，存乎彖爻之辞，覆说“言乎其失得也”。悔吝介乎吉凶之间，忧其介，则趋于吉不趋于凶矣。覆说言乎其小疵也。震者，动心戒惧之谓，有咎而能戒惧，则能改悔所为，而可以无咎，覆说“善补过也”。

赵氏玉泉曰：“介”在事前，“悔”在事后。

汪氏砥之曰：易凡言“悔”“吝”，即寓“介”之意，言“无咎”，即寓“悔”之意，“忧”“盱”“豫”之悔，存乎迟速之“介”也，忧“即鹿”之“吝”，存乎“往吝”之介也，震“甘临”之“无咎”，存乎“忧”而“悔”也，震“频复”之“无咎”，存乎“厉”而“悔”也。

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本义 “小”险“大”易，各随所向。

此第三章，释卦爻辞之通例。

集说 《朱子语类》云：“卦有大小”，看来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复》如《泰》，如《大有》如《夬》之类，尽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过》之类，尽是不好底。所以谓“卦有大小，辞有险易”，大卦辞易，小卦辞险，即此可见。

项氏安世曰：贵贱以位言，小大以材言，卦各有主，主各有材，圣人随其材之大小，时之难易，而命之辞，使人之知所适从也。

潘氏梦旂曰：卦有小有大，随其消长而分，辞有险有易，因其安危而别。辞者各指其所向，凶则指其可避之方，吉则指其可趋之所，以示乎人也。

吴氏澄曰：上文有“贵贱”“小大”，此独再提“卦有大小”，盖卦彖为诸辞之总也。

蔡氏清曰：据本章通例看，此条卦字辞字，皆兼爻说。

案 此章申第二章“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节之义，首言彖爻者，吉凶悔吝之辞，彖爻皆有之也，吉凶则已著，故直言其失得而已，悔吝则犹微，故必推言其“小疵”也，至四者之外，又有所谓“无咎”者，不图吉利，求免罪愆之名也。其道至大，而贯乎吉凶悔吝之间，故易之中有曰“吉，无咎”者，有曰“凶，无咎”者，有曰“吝，无咎”者。然其机皆在于“悔”，盖唯能“悔”，则吉而不狃于安也，“凶”而能动于困也，“吝”而不包其羞也，是故易辞之教人也，于吉凶辨之而已，于悔吝也则忧之，谨其几也。忧之不已，又从而震之，曰诚能去吝而悔，不徒悔而补过，则可以无咎矣，夫“不贰过”而“无祇悔”者，至也。众人不贵无悔而贵能悔，为其为改过迁善之路也，故曰“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本义 易书卦爻，具有天地之道，与之齐准。“弥”，如弥缝之弥，有终竟联合之意。“纶”，有选择条理之意。

集说 韩氏伯曰：作易以准天地。

孔氏颖达曰：言圣人作易，与天地相准，谓准拟天地，则乾健以法天，坤顺以法地之类是也。

苏氏轼曰：“准”，符合也。“弥”，周浹也。“纶”，经纬也。所以与“天地准”者，以能“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也。

王氏宗传曰：天地之道，即下文所谓“一阴一阳”是也。是道也，其在天地，则为“幽明”，寓于始终，则为“生死”，见于物变，则为“鬼神”。

《朱子语类》云：凡天地间之物，无非天地之道，故易能“弥纶天地之道”。“弥”如卦弥之弥，糊合使无缝罅。“纶”如纶丝之纶，自有条理，言虽是弥得外面无缝罅，而中则事事物物，各有条理，“弥”而非“纶”，而空疏无物，“纶”而非“弥”，则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见得圣人下字甚密也。

胡氏炳文曰：此“易”字，指易书而言，书之中具有天地之道，本自与天地相等，故于天地之道，“弥”之则是合万为一，浑然无欠，“纶”之则一实万分，粲然有伦。

案 此下三节，朱子分为“穷理”“尽性”“至命”者极确，然须知非有易以后，圣人方用易以穷之尽之至之，易是圣人穷理尽性至命之书，圣人全体易理，故言易穷理尽性至命，即是言圣人也。“易与天地准”，“与天地相似”，“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此三句当为三节冠首，第二第三节不言易者，蒙第一节文义。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本义 此穷理之事。“以”者，圣人以易之书也。“易”者，阴阳

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阴阳之变，天地之道也。“天文”则有昼夜上下，“地理”则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于前。“反”者，要之于后，阴精阳气，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为变，“鬼”之归也。

集说 韩氏伯曰：“幽明”者，有形无形之象，“死生”者，始终之数也。

程子曰：“原始”则足以知其“终”，“反终”则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说”，如是而已矣。

苏氏轼曰：“鬼”常与体魄俱，故谓之“物”，“神”无适而不可，故谓之“变”，精气为魄，魄为鬼，志气为魂，魂为神。

《朱子语类》：问：“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说，只是原其始之理，将后面摺转来看，便见得，以此之有，知彼之无。

又云：魄为鬼，魂为神，《礼记》有孔子答宰我问，正说此理甚详。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注，气，谓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聪明为魄。《杂书》云：魂，人阳神也。魄，人阴神也。亦可取。

陈氏淳曰：人生天地间，得天地之气以为体，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则要其终而知所以死，古人谓得正而毙，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只缘受得许多道理，须知得尽得便自无愧，到死时亦只是这二五之气，听其自消化而已，所谓安死顺生，与天地同其变化，这个便是与造化为徒。

又曰：阴阳二气会在吾身之中为鬼神，以寤寐言，则寤属阳，寐属阴，以语默言，则语属阳，默属阴，及动静进退行止等，分属皆有阴阳，凡属阳者皆为魂为神，凡属阴者皆为魄为鬼。

真氏德秀曰：人之生，精与气合，精属阴，气属阳，精则魄也，目

之所以明，耳之所之聪。气充乎体，凡人心之能思虑知识，身之能举动勇决，此之谓魂，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

胡氏炳文曰：易不曰阳阴而曰阴阳，此所谓“幽明”“死生”“鬼神”，即阴阳之谓也，即天地而“知幽明之故”，即始终而“知死生之说”，即散聚而“知鬼神之情状”，皆“穷理”之事也。

林氏希元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其理皆在于易。故圣人用易以穷之也，然亦要见得为圣人穷理尽性之书尔，非圣人真个即易而后“穷理尽性”也。

郑氏维岳曰：原人之所以始，全而生之，即反其所以终，全而归之。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本义 此圣人尽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万物者，天也。道济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则知而不过矣。“旁行”者，行权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乐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忧而其知益深，随处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济物之心，而仁益笃。盖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用，故其相为表里如此。

集说 韩氏伯曰：德合天地，故曰相似。

《朱子语类》云：“与天地相似故不违”，下数句是说与“天地相似”之事。

又云：“安土”者，随所寓而安，若自择安处，便只知有己，不知有物也。此厚于仁者之事，故“能爱”。

又云：“安土”者，随寓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则无适而非仁矣，所以能爱也。

胡氏炳文曰：上文言“易与天地准”，此言“与天地相似”。“似”即“准”也，知似天，仁似地，有周物之知，而实诸济物之仁，则其知不过，有行权之知，而本诸守正之仁，则其知不流，至于“乐天知命”，而知之迹已泯，安土敦仁，而仁之心益著。此其知仁所以“与天地相似而不违”，尽性之事也。

俞氏琰曰：与天地相似者，易似天地，天地似易，彼此相似也。

案 知周万物，义之精也，然所知者皆济天下之道而不过，义合于仁也。旁行泛应，仁之熟也，然所行者皆合中正之则而不流，仁合于义也，乐玩天理，故所知者益深。达乎命而不忧，安于所处，故所行者益笃。根于性而能爱，所谓乐天之志，忧世之诚，并行不悖者，乃仁义合德之至也，若以旁行为知亦可，但恐于行字稍碍。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本义 此圣人至命之事也。“范”，如铸金之有模范。“围”，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穷，而圣人为之“范围”，不使过于中道，所谓“裁成”者也。“通”，犹兼也。“昼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谓，如此然后可见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变化，无有形体也。

此第四章，言易道之大，圣人用之如此。

集说 韩氏伯曰：“方”“体”者，皆系于形器者也，神则“阴阳不测”，易则“惟变所适”，不可以一方一体明。

孔氏颖达曰：“范”，谓模范。“围”，谓周围。言圣人所作，模范周围天地之化。

又曰：凡无方无体，各有二义，一者神则不见其处所云为，是“无方”也；二则周游运动，不常在一处，亦是“无方”也。“无体”者，一是自然而变，而不知变之所由，是无形体也；二则随变而往，无定在一处，亦是“无体”也。

邵子曰：“神”者，易之主也，所以“无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无体”。

《朱子语类》云：“通乎昼夜之道而知”，“通”字，只是兼乎昼夜之道而知其所以然。

又云：“神无方而易无体”，“神”便是在阴底又忽然在阳，在阳底又忽然在阴，“易”便是或为阳，或为阴，交错代换，而不可以形体拘也。

蔡氏清曰：“神无方，易无体”，独系之至命一条，至命从穷理尽性上来，乃穷理尽性之极致，非穷理尽性之外，它有所谓至命也，故独系之至命，而自足以该乎，“穷理尽性”。

林氏希元曰：“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只是通知昼夜之道，盖幽明死生鬼神，其理相为循环，昼夜之道也，圣人通知昼夜，亦只是上文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说”，“知鬼神之情状”，而益深造，与之相默契，如此谓知天地之化育云尔。

又曰：天地之化，万物之生，昼夜之循环，皆有个神易，“易”则模写乎此理者也，故在易亦有神易。

姜氏宝曰：“昼夜之道”，乃幽明死生鬼神之所以然，圣人通知之而有以深彻乎其蕴，又不但知有其故，知有其说，知有其情状而已也。

江氏盈科曰：上说道济天下敦仁能爱，此则万物尽属其曲成，上说知幽明死生鬼神，此则昼夜尽属其通知。

案 准是准则之，相似是与之合德，“范围”则造化在其规模之内，盖一节深一节也，“万物”者天地之化之迹也。“曲成”者，能尽其性，而物我联为一体也；“昼夜”者，天地之化之机也；“通”“知”者，洞见原本，而隐显贯为一条也。“易”者化之运用，“神”者化之主宰。天地之化，其主宰不可以方所求，其运用不可以形体拘，易之道能“范围”之，则所谓穷神知化者也，而神化在易矣。

一阴一阳之谓道。

本义 阴阳迭运者，气也，其理则所谓道。

集说 邵子曰：道无声无形，不可得而见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为名。人之有行，必由乎道。一阴一阳，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

程子曰：离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

《朱子语类》云：理则一而已，其形者则谓之器，其不形者则谓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盖阴阳亦器也。而所以阴阳者道也，是以一阴一阳，往来不息，而圣人指是以明道之全体也。

案 一阴一阳，兼对立与迭运二义，对立者，天地日月之类是也，即前章所谓“刚柔”也，迭运者，寒暑往来之类是也，即前章所谓“变化”也。

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本义 道具于阴而行乎阳。“继”，言其发也。“善”，谓化育之功，阳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谓物之所受，言物生则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阴之事也。周子程子之书，言之备矣。

集说 周子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杨氏时曰：“继之者善”，无间也，“成之者性”，无亏也。

《朱子语类》云：造化所以发育万物者，为“继之者善”，各正其性命者，为“成之者性”。

又云：“继”是接续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

又云：“继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之初，人物所资以始，“成之者

性”，则此理各自有个安顿处，故为人为物，或昏或明，方是定，若是未有形质，则此性是天地之理，如何把作人物之性得。

又云：这个理在天地间时，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来，方始名曰性，只是这个理，在天则曰命，在人则曰性，性便是善。

问“成之者性”。曰：性如宝珠，气质如水。水有清有污，故珠或全见，或半见，或不见。

项氏安世曰：道之所生，无不善者，元也，万物之所同出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者，贞也，万物之所各正也，“成之者性”，犹孟子言人之性犬之性牛之性。

熊氏良辅曰：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善之继也，“元者善之长”，善即元也。人物得所禀受者，性之成也，率性之谓道，则性即道也。

潘氏士藻曰：善者性之原，性者善之实，善性皆天理，中间虽有刚柔善恶中偏之不同，而天命之本然无不同。

案 圣人用“继”字极精确，不可忽过此“继”字，犹人子所谓继体，所谓继志。盖人者，天地之子也。天地之理，全付于人而人受之，犹《孝经》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者是也，但谓之付，则主于天地而言，谓之受则主于人而言，唯谓之继，则见得天人承接之意，而付与受两义皆在其中矣。天付于人而人受之，其理既无不善，则人之所以为性者，亦岂有不善哉，故孟子之道性善者本此也。然是理既具于人物之身，则其根原虽无不善，而其末流区以别矣，如下文所云仁知百姓者，皆局于所受之偏而不能完其所付之全，故程朱之言气质者，亦本此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唯《系传》此语，为言性与天道之至，后之论性者，折中于夫子，则可以息诸子之桢桢矣。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本义 “仁”阳“知”阴，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随其所见而目为全体也。“日用不知”，则莫不饮食，鲜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属乎天，仁属乎地，与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浊言，此以动静言。

集说 韩氏伯曰：君子体道以为用，仁知则滞于所见，百姓则“日用而不知”，体斯道者，不亦鲜矣乎。

程子曰：道者，一阴一阳也，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动静相因而成变化，顺继此道则为善也。成之在人，则谓之性也，在众人则不能识，随其所知，故仁者谓之仁，知者谓之知，百姓则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鲜克知也。

王氏宗传曰：仁者知者，鲜克全之，百姓之愚，鲜克知之，此岂在我之善有所不足，在我之性有所不同与！非也，盖在限量使然尔。君子之道，乌得而不鲜与，“君子”者，具仁知之成名，得道之大全也。

《朱子语类》云：万物各具是性，但气禀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窥之，故仁者只见得它发生流动处，便以为仁，知者只见他贞静处，便以为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间，习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鲜矣。

胡氏炳文曰：在造物者，方发而赋于物，其理无有不善，在人物者，各具是理以有生，则谓之性。其发者，是天命之性，其具者，天命之性已不能不丽于气质矣。“仁者”“知者”“百姓”，指气质而言也，上章说圣人之知仁，知与仁合而为一，此说知者仁者，仁与知分而为二。

保氏八曰：仁者见其有安土敦仁之理，则止谓之为仁，知者见其有知周天下之理，则止谓之为知，是局于一偏矣。百姓终日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知者鲜也。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

本义 “显”，自内而外也。“仁”，谓造化之功，德之发也。“藏”，自外而内也。“用”，谓机缄之妙，业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

集说 孔氏颖达曰：“显诸仁”者，显见仁功，衣被万物。“藏诸用”者，潜藏功用，不使物知。

王氏凯冲曰：万物皆成，仁功著也，不见所为，藏诸用也。

程子曰：运行之迹，生育之功，“显诸仁”也；神妙无方，变化无迹，“藏诸用”也。天地不与圣人同忧，天地不宰，圣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

《朱子语类》云：“显诸仁”，德之所以盛，“藏诸用”，业之所以成。譬如一树一根，生许多枝叶花实，此是“显诸仁”处，及至结实，一核成一个种子，此是“藏诸用”处，生生不已，所谓日新也，万物无不具此理，所谓富有也。

又云：惻隐羞恶辞逊是非，只是这个惻隐，随事发见，及至成那事时，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诸用”。其发见时，在这道理中发去，及至成这事时，又只是这个道理，一事既各成一道理，此便是业，业是事之已成处，事未成时不得谓之业。

吴氏澄曰：“仁”者，生物之元，由春生而为夏长之亨，此仁显见而发达于外，长物之所显者，生物之仁也，故曰“显诸仁”。“用”者，收物之利，由秋收而为冬藏之贞，此用藏伏而归复于内，闭物之所藏者，收物之用也，故曰“藏诸用”。二气运行于四时之间，鼓动万物而生长收闭之，天地无心而造化自然，非如圣人之于民，有所忧而治之教之也。仁之显而生长者，为德之盛，用之藏而收闭者，为业之大，其显者流行不息，其藏者充塞无间，此所谓易简之善，极其

至者,故赞之曰“至矣哉”。

胡氏炳文曰:在圣人者则曰仁与知,在造化者则曰仁与用。

俞氏琰曰:仁本藏于内者也,“显诸仁”,则自内而外,如春夏之发生,所以显秋冬所藏之仁也。“用”本显于外者也,“藏诸用”,则自外而内,如秋冬之收成,所以藏春夏所显之用也。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本义 张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穷。

集说 王氏凯冲曰:物无不备,故曰“富有”。变化不息,故曰“日新”。

吴氏澄曰:生物之仁,及夏而日长日盛,故曰“日新”;收物之用,至冬而包括无余,故曰“富有”。

胡氏炳文曰:“富有”者,无物不有,而无一豪之亏欠,“日新”者,无时不然,而无一息之间断,藏而愈有,则显而愈新。

生生之谓易。

本义 阴生阳,阳生阴,其变无穷,理与书皆然也。

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

本义 “效”,呈也。“法”,谓造化之详密而可见者。

集说 蔡氏渊曰:乾主气,故曰“成象”,坤主形,故曰“效法”。

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

本义 “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属乎阳也。“事”,行事也。占之已决者,属乎阴也。“极数知来”,所以通事之变,张忠定公言公事有阴阳,意盖如此。

集说 俞氏琰曰:或言通变,或言变通,同与。曰:“穷则变,变

则通”，易也。“通其变，使民不倦”，圣人之用易也。

张氏振渊曰：“成象”二条，本“生生之谓易”来，举乾坤，见天地间无物，而非阴阳之生生；举占事，见日用间无事，而非阴阳之生生。

谷氏家杰曰：生生谓易，论其理也。有理即有数，阴阳消息，易数也。推极之可以知来，占之义也，通数之变，亦易变也。变“不与时偕极”，通之“即成天下之事”。

徐氏在汉曰：一阴一阳，无时而不生生，是之谓易。成此一阴一阳生生之象，是之谓“乾”，效此一阴一阳生生之法，是之谓“坤”，极一阴一阳生生之数而知来，是“之谓占”，通一阴一阳生生之变，是“之谓事”。

阴阳不测之谓神。

本义 张子曰：两在故“不测”。

此第五章，言道之体用不外乎阴阳，而其所以然者，则未尝倚于阴阳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阴阳不测之谓神”，便是妙用处。曰：便是包括许多道理，横渠说得极好，一故神，横渠亲注云，“两在故不测”，只是这一物，却周行事物之间，如所谓阴阳屈信，往来上下，以至行乎什伯千万之中，无非这一个物事，所谓“两在故不测”。

邱氏富国曰：上章言“易无体”，此言“生生之谓易”，唯其“生生”，所以“无体”。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阴阳不测之谓神”，唯其“不测”，所以“无方”。言易而以乾坤继之，“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也”。

梁氏寅曰：阴阳非神也，阴阳之不测者神也，一阴一阳，变化不穷，果孰使之然哉，盖神之所为也。唯“神无方”，故“易无体”。“无方”者，即“不测”之谓也，“无体”者，即“生生”之谓也。若为有方，

则非不测之神，而其生生者，亦有时而穷矣。

蔡氏清曰：合一不测为神，不合不谓之一，不一不为两在，不两在不为不测，合者，两者之合也，神化非二物也，故曰“一物两体也”。

总论 程氏敬承曰：此章承上章说来，上言“弥纶天地之道”，此则直指“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言神无方、易无体，此则直指阴阳之生生谓易，“阴阳不测谓神”。

案 程氏以此为申说上章极是，然只举其首尾天地之道，及神易两端而已，须知继善成性，见仁见知，即是申说“与天地相似”一节意。显仁藏用，盛德大业，即是申说“范围天地之化”一节意。见仁见知之偏，所以见知仁合德者之全也，显为昼藏为夜，鼓万物而无忧，所以见通知昼夜曲成万物以作易者之有忧患也。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近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本义 “不御”，言无尽，“静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备”，言无所不有。

案 远近是横说，天地之间是直说。理极于无外，故曰远。性具于一身，故曰近。命者，自天而人，彻上彻下，故曰天地之间不御者，所谓弥纶也。静正者，所谓相似也，备者，所谓范围也。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本义 乾坤各有动静，于其四德见之，静体而动用，静别而动交也。乾一而实，故以质言而曰“大”，坤二而虚，故以量言而曰“广”，盖天之形虽包于地之外，而其气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广大者以此。

集说 孔氏颖达曰：若气不发动，则静而专一，故云“其静也专”，若其运转，则四时不忒，寒暑无差，刚而得正，故云“其动也直”。以其动静如此，故能“大生焉”。闭藏翕敛，故“其静也翕”，动则开生万物，故“其动也辟”。以其如此，故能“广生”于物焉。

程子曰：乾阳也，不动则不刚，“其静也专，其动也直”不专一则不能直遂。坤阴也，不静则不柔，“其静也翕，其动也辟”，不翕聚，则不能发散。

《朱子语类》云：天是一个浑沦底物，虽包乎地之外，而气则进出乎地之中。地虽一块物在天之中，其中实虚，容得天之气进上来。“大生”，是浑沦无所不包，“广生”，是广阔，能容受得那天之气，“专”“直”则只是一物直去，“翕”“辟”则是两个，翕则翕，辟则辟，此奇偶之形也。

又云：乾静专动直而“大生”，坤静翕动辟而“广生”，这说阴阳体性如此，卦画也髣髴似恁地，乾画奇，便见得“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坤画偶，便见得“其静也翕”，“其动也辟”。

吴氏澄曰：“翕”，谓合而气之“专”者藏乎此，“辟”，谓开而气之“直”者出乎此。

胡氏炳文曰：乾唯健，故一以施；坤唯顺，故两而承；“静”“专”，一者之存；“动”“直”，一者之达；“静”“翕”，两者之合；“动”“辟”，两者之分；一之达，所以行乎坤之两。故以质言而曰“大”，两之分，所以承乎乾之一，故以量言而曰“广”。

林氏希元曰：此推易之所以广大也。乾坤，万物之父母也，乾坤各有性气，皆有动静，乾之性气，其静也专一而不它，唯其专一而不它，则其动也直遂而无屈挠。唯直遂而无屈挠，则其性气之发，四方八表，无一不到，而规模极其大矣，故曰“大生焉”。坤之性气，其静也翕合而不泄，唯其翕合而不泄，则其动也开辟而无闭拒，唯其开辟而无闭拒，则乾气到处，坤皆有以承受之，而度量极其广矣，

故曰“广生焉”。乾坤即天地也，“大生”“广生”，皆就乾坤说。易书之广大，则模写乎此，不可以本文广大作易书。

案 此节是承上节“广矣大矣”，而推言天地之所以广大者。一由于易简，故下节遂言易书“广大配天地”，而结归于易简也。静专动直，是豪无私曲，形容易字最尽，静翕动辟，是豪无作为，形容简字最尽，易在直处见，坦白而无艰”险之谓也，其本则从专中来，简在辟处见，开通而无阻塞之谓也，其本则从翕中来。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本义 易之广大变通，与其所言阴阳之说，易简之德，配之天道人事则如此。

此第六章。

集说 孔氏颖达曰：初章，易为“贤人之德”，简为“贤人之业”，今总云“至德”者，对则德业别，散则业由德而来，俱为德也。

吴氏澄曰：易书广大之中有变通焉，有阴阳之义焉，亦犹天地之有四时日月也，四时日月即天地，犹易之六子即乾坤也，易之广大变通阴阳，皆易简之善，为之主宰。而天地之至德，亦此易简之善而已，是易书易简之善，配乎天地之至德也。

案 此上三章，申“变化者，进退之象”一节之义，首言易“能弥纶天地之道”，而所谓幽明死生神鬼之理，即进退昼夜之机也，次言易与天地相似，而所谓仁义之性，即三极之道也。又言易“能范围天地之化”，盖以其赞天地之化育，而又知天地之化育，则三极之道，进退昼夜之机，一以贯之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则神化之事备，此易之蕴也，既乃一一申明之。所谓天地之道者，一阴一阳之谓也；所谓天地之性者，一仁一智之谓也；所谓天地之化者，一显一藏以鼓万物之谓也；所谓易“无体”者，生生之谓也，著于乾坤，形乎

占事者皆是；而所谓“神无方”者，则阴阳不测之谓也，终乃总而极赞之，谓易之穷理也。远不御，其尽性也，静而正，其至命也，于天地之间备矣。又推原其根于易简之理，“静专”“动直”，易也；“静翕”“动辟”，简也。易简之理，具于三极之道，而行乎进退昼夜之间。故易者，统而言之，“广大配天地”也。析而言之，“变化者，进退之象”，“变通配四时”也，“刚柔者，昼夜之象”，“阴阳之义配日月”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易简之善配至德也”。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四

系辞上传(下)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

本义 “十翼”皆夫子所作，不应自著“子曰”字，疑皆后人所加也，穷理则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则礼卑如地而业广，此其取类，又以清浊言也。

集说 韩氏伯曰：极知之崇，象天高而统物，备礼之用。象地广而载物也。

孔氏颖达曰：言易道至极，圣人用之以增崇其德，广大其业。

《朱子语类》云：知识贵乎高明，践履贵乎著实，知既高明，须放低著实作去。

又云：“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礼卑”者，业之所以广，盖礼才有些不到处，便有所欠阙，业便不广矣，唯极卑无所欠阙，所以广。

又云：“礼卑”是卑顺之意，卑便广，地卑便广，高则狭了，人若只拣取高底作便狭，两脚踏地作方得。

吴氏澄曰：“崇德”者，立心之易，而所得日进日新也。“广业”者，行事之简，而所就日充日富也。德之进而新，由所知之崇，高明如天业之充而富，由所履之卑，平实如地。

张氏振渊曰：“知”，即德之虚明炯于中者。“礼”，即业之矩矱成于外者。天运于万物之上，而圣心之知，亦独超于万象之表，故曰“崇效天”。地包细微，不遗一物，而圣人之礼，亦不忽于纤悉细微之际，故曰“卑法地”。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本义 天地设位而变化行，犹知礼存性而道义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谓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

此第七章

集说 《朱子语类》云：识见高于上，所行实于下，中间便生生而不穷，故说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俞氏琰曰：人之性，浑然天成，盖无有不善者，更加以涵养功夫，存之又存，则无所往而非道，无所往而非义矣。

林氏希元曰：此承上文“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而言，意谓“天地设位”，则阴阳变化，“而易行乎其中矣”，圣人知礼至于效天法地，则本成之性，存存不已，而道义从此出，故曰“道义之门。”盖道义之得于心者，日新月盛，则德于是乎崇矣，道义之见于事者，日积月累，则业于是乎广矣，此易所以为圣人之崇德广业，而易书所以为至也。

卢氏曰：天地位而易行，是天地德业之盛知礼存而道义出，是圣人德业之盛。

吴氏曰慎曰：道义之出不穷，犹易之生生不已也，然未有不存存而能生生者。

案 “门”字不可专以出说，须知兼出入两意，“知崇”于内，则万里由此生，是道所从出之门也，“礼卑”于外，则万行由此成，是义所从入之门也。若以四德配，则知属冬，礼属夏，道即仁也，属春，义属秋，仁主出而发用，然非一心虚明，万理毕照，则无以为发用之源，义主入而收敛，然非百行万善，具足完满，亦无以为收敛之地矣，此造化动静互根，显诸仁藏诸用之妙，其在人则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

总论 项氏安世曰：此章言圣人体易于身也，知穷万理之原，则乾之始万物也，礼循万理之则，则坤之成万物也，道者义之体，智之所知也，义者道之用，礼之所行也。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本义 赜，杂乱也。象，卦之象，如说卦所列者。

集说 《朱子语类》云：赜，杂乱也，古无此字，只是“喷”字，今从臣，亦是口之义，与《左传》喷有繁言之喷同，是口里说话多杂乱底意思，所以下文说不可恶，先儒多以“赜”为至妙之意，若如此说，何从谓之不可恶，“赜”只是一个杂乱冗闹底意思。

吴氏澄曰：不以“彖”对爻言，而以“象”对爻言者，文王未系彖辞之先，重卦之名谓之“象”，“象”先于“彖”，言“象”则“彖”在其中。

胡氏炳文曰：拟者象之未成，象者拟之已定，姑以乾坤二卦言之，未画则拟阴阳之形容，于是为奇偶之画，画则象也，已画又取象天地、首腹、牛马以至于为金、为玉、为釜、为布之类，皆象也。

郑氏维嶽曰：拟之在心，象之在画。

张氏振渊曰：拟诸形容者，拟之阴阳也，在未画卦之先。“象其物宜”，正画卦之事，“拟”是拟其所象，“象”是象其所拟，物而曰“宜”，不独肖其形，兼欲尽其理。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本义 会，谓理之所聚而不可遗处，通，谓理之可行而无所碍处，如庖丁解牛，会则其族，而通则其虚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会”以物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会”是众理聚处，虽觉得有许多难易窒碍，必于其中却得个通底道理，乃可行尔，且如事理间，若不于会处理会，却只见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须是于会处都理会，其间却自有个通处，这“礼”字又说得阔，凡事物之常理皆是。

又云：会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会，便不知许多曲直错杂处。

吴氏澄曰：会通，谓大中至正之理，非一偏一曲有所拘碍者也，圣人见天下不一之动，而观其极善之理以行其事，见理精审，则行事允当也，以处事之法为辞，系于各爻之下，使筮而遇此爻者，如此处事则吉，不如此处事则凶也。

胡氏炳文曰：不会则于理有遗阙，如之何可通，不通则于理有窒碍，如之何可行，通是时中，典常是庸。

蔡氏清曰：观会通行典礼，且就天下之动上说，未著在易，将此理系之于易，以断其吉凶，是爻辞之所以为爻辞者，乃所以效天下之动也，故谓之爻。

赵氏光大曰：“通”即会中之通，据事理而言则曰“通”，据圣人立为常法而言则曰“典礼”。典，常也。礼者，理之可行者也。

何氏楷曰：会，如省会之“会”，自彼而来者，面面可至。通，如通都之“通”，自此而往者，方方可达。

钱氏澄之曰：事势盘错之会，人见为有碍者，圣人观之，必有其通，非权宜之行，而典礼之行，盖确乎不可易也。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

本义 恶，犹厌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杂乱处人易得厌恶，然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会，故“不可恶”。动亦是合有底，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乱”。

吴氏澄曰：六十四卦之义，所以章显天下至幽之义而名言宜称，人所易知，则自不至厌恶其赜矣，三百八十四爻之辞，所以该载天下至多之事，而处决精当，人所易从，则自不至莽乱其动矣。

潘氏士藻曰：有至一者存，所以“不可恶”，有至常者存，所以“不可乱”。

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本义 观象玩辞，观变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则其例也。

集说 王氏宗传曰：“拟之而后言”，“拟”是象而言也，“拟”是而言，则言有物矣。“议之而后动”，“议”是爻而动也，“议”是而动，则动唯厥时矣。

《朱子语类》云：“拟议”只是裁度，自家言动，使合此理，变易以从道之意。

胡氏炳文曰：圣人之于象，拟之而后成，学易者如之何不拟之而后言，圣人之于爻，必观会通以行典礼，学易者如之何不议之而后动，前言变化，易之变化也，此言成其变化，学易者之变化也。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近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

之外违之，况其近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近，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本义 释《中孚》，九二爻义。

集说 韩氏伯曰：鹤鸣于阴，气同则和，出言户庭，千里或应，出言犹然，况其大者乎，千里或应，况其近者乎。故夫忧悔吝者存乎纤介，定失得者慎于枢机，是以君子拟议以动，慎其微也。

蔡氏渊曰：居其室，即在阴之义。出其言，即鸣之义。千里之外应之，即和之义。感应者心也，言者心之声，行者心之迹，言行乃感应之枢机也。

保氏八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近见乎远。”枢动而户开，机动而矢发，小则招荣辱，大则动天地，皆此唱而彼和，感应之最捷也。

汪氏砥之曰：居室照在阴看《中孚》者，诚积于中，在阴居室，正当慎独以修言行而进于诚也。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本义 释《同人》九五爻义。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后实无间，断金如兰，言物莫能间，而其言有味也。

集说 韩氏伯曰：君子出处默语，不违其中，其迹虽异，道同则应。

耿氏南仲曰：“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者，物或间之，而其迹异

也，迹虽异而心同，故物不得而终间焉。“其利断金”，则其间除矣，间除则合，故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其相好之无斁也。

《朱子语类》云：同心之利，虽金石之坚，亦被他断决将去，断是断作两段。

俞氏琰曰：出处语默，即“先号咷后笑”之义。“二人同心”，断金臭兰，即相遇之义。

钱氏志立曰：断金，言其心志之坚，物不得间也。如兰，言其气味之一，物不能杂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本义 释《大过》初六爻义。

集说 程氏敬承曰：天下事成于慎而败于忽，况当《大过》时，时事艰难，慎心不到，便有所失，故有取于慎之至，言宁过于畏慎也。

案 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此句须对卦义看，卦取“栋”为义者，任重者也。茅之视栋，为物薄矣，然栋虽任重而犹有桡之患，故当大事者，每忧其倾坠也。若藉茅于地，则虽重物而不忧于倾坠也。岂非物薄而用可重乎，自古图大事必以小心为基，故《大过》之时义虽用刚，而以初爻之柔为基者此也。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本义 释《谦》九三爻义。“德言盛，礼言恭。”言德欲其盛，礼欲其恭也。

集说 杨氏万里曰：人之谦与傲，系其德之厚与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辞，如钟磬焉，愈厚者声愈缓，薄者反是，故有劳有功而不伐不德，唯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则其礼愈恭矣。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本义 释《乾》上九爻义，当属《文言》，此盖重出。

集说 孔氏颖达曰：上既以谦德保位，此明无谦则有悔，故引《乾》之上九，“亢龙有悔。”证骄亢不谦也。

王氏宗传曰：知圣人深予乎《谦》之九三，则知圣人深戒乎《乾》之上九，何也，亢者谦之反也，九三致恭存位，上九则“贵而无位”，九三“万民服”，上九则“高而无民”，九三“能以功下人”，上九则“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此九三所以谦而有终，上九所以亢而有悔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本义 释《节》初九爻义。

集说 蔡氏渊曰：不言则是非不形，人之招祸，唯言为甚，故言所当节也，密于言语，即“不出户庭”之义。

吴氏澄曰：此爻辞所象慎动之节，而夫子以发言之辞释之。程子曰：在人所节，唯言与行，节于言则行可知，言当在先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

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本义 释《解》六三爻义。

此第八章，言卦爻之用。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结上不密失身之事，事若不密，人则乘此机危而害之，犹若财之不密，盗则乘此机危而窃之。

胡氏瑗曰：小人居君子之位，不唯盗之所夺，抑亦为盗之侵伐矣。盖在上之人，不能选贤任能，遂使小人乘时得势而至于高位，非小人之然也。

陈氏琛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则处非其据，而“盗思夺之矣”，且小人在位，则慢上暴下，人所不堪，而“盗思伐之矣”。

赵氏光大曰：强取曰“夺”，执辞曰“伐”。

案 “慢”、“暴”如陈氏说亦通，然以“慢”字对下文慢藏观之，则当为上褻慢其名器，而在下之小人，得肆其残暴之义，方与伐字相应。盖夺者，祸止其身也。伐者，祸及国家也。慢藏诲盗，以喻上慢下暴。“盗思伐之”，“冶容诲淫”，以喻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

总论 谷氏家杰曰：此章重拟议成变化句，前章以存存用易，尊德性也，此章以拟议用易，道问学也。

案 此上二章申“君子所居而安者”一节之义，得易理于心之谓德，成易理于事之谓业，圣人犹然，况学者乎，是故不可以至蹟而恶也，不可以至动而乱也，拟之于至蹟之中，得圣人所谓“拟诸形容”者，则沛然无疑而可以言矣，议之于至动之际，得圣人所谓观其会通者，则确然不易而可以动矣，知礼成性，不待拟议而变化出焉者，圣人之事也，精义利用，拟议以成其变化者，学者之功也，《中

孚》以下七爻举例言之。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本义 此简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从之，此言天地之数，阳奇阴偶，即所谓河图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则中五为衍母，次十为衍子，次一二三四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为四象之数，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东南，其数则各以其类交错于外也。

集说 郭氏雍曰：天数五，地数五者，此也，《汉志》言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故或谓天一至五为五行生数，地六至地十为五行成数，虽有此五行之说，而于易无所见，故五行之说，出于历数之学，非易之道也。

《朱子语类》云：自“大衍之数五十”，至“再扚而后挂”，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与祐神矣”为一节，是论大衍之数，自“天一至地十”，却连“天数五至而行鬼神也”为一节，是论河图五十五之数，今其文间断差错，不相连接，舛误甚明。

项氏安世曰：姚大老云，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班固《律历志》及卫元嵩《元包运蓍篇》，皆在天数五地数五之上。

吴氏澄曰：案《汉书·律历志》，引此章“天一地二至行鬼神也”，六十四字相连，则是班固时此简犹未错也。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本义 此简本在大衍之后，今按宜在此，天数五者，一三五七

九皆奇也，地数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谓一与二，三与四，五与六，七与八，九与十，各以奇偶为类而自相得。有合，谓一与六，二与七，三与八，四与九，五与十，皆两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积也。三十者，五偶之积也。变化，谓一变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变成之，三变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变成之，五变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谓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来者。

集说 孔氏颖达曰：言此阳奇阴偶之数，成就其变化，而宣行鬼神之用。

程子曰：数只是气，变化鬼神亦只是气，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变化鬼神，皆不越于其间。

龚氏焕曰：“五位相得”之说，当从孔氏，盖既谓之“五位相得”，则是指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东，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而言，且一二三四之相得不见其用，不若孔之的也。

案 龚氏之意，谓“相得”者，言四方相次，如一三七九，二四六八是也。“有合”者，言四方相交，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是也，此说极合图意。盖“相得”者，是二气之迭运，四时之顺播，所以成变化者此也。“有合”者，是动静之互根，阴阳之互藏，所以行鬼神者此也，然成变化行鬼神，不直言于相得有合之后，必重叙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者，盖非重叙细数，则无以见相得者之自少而多，自微而盛，有合者之多少相间，微盛相错，而往来积渐之迹，屈伸交互之机，有所未明者矣。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

本义 “大衍之数五十”，盖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

至用以筮，则又止用四十有九，盖皆出于理势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损益也。两，谓天地也。挂，悬其一于左手小指之间也。三，三才也。揲，间而数之也。奇，所揲四数之余也。扚，勒于左手三指之两间也。闰，积月之余日而成月者也。五岁之间，再积日而再成月，故五岁之中，凡有再闰，然后别起积分，如一挂之后，左右各一揲而一扚，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扚，然后别起一挂也。

集说 韩氏伯曰：王弼曰：演天地之数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

孔氏颖达曰：分而为二以象两者，五十之内去其一，余有四十九，合同未分。今以四十九分而为二，以象两仪也。挂一以象三者，就两仪之间，于天数之中，分挂其一以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时者，分揲其蓍，皆以四四为数，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者，谓四揲之余，归此残奇于扚而成数，以象天道归残聚余分而成闰也。五岁再闰者，凡前闰后闰，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岁之中，故五岁再闰。

张氏浚曰：“归奇于扚以象闰”，何也？大衍用四十有九，老阳余数十有三，老阴余数二十有五，合之为三十有八，少阳余数二十有一，少阴余数十有七，合之亦为三十有八，乘以六爻之位，则二百二十有八也，凡术于筭者，率以二百二十八为求闰之法，盖自然之纪如此。

朱子《蓍卦考误》曰：五十之内去其一，但用四十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两手，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两仪也。挂，犹悬也，于右手之中，取其一策，悬于左手小指之间，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揲，数之也。谓先置右手之策于一处，而以右手四四而数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而以左手四四而数右手之策也，皆以四数是象四时。奇，零也。扚，勒也。谓

既四数两手之策，则其四四之后，必有零数，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归之于第四第三指之间，右手者归之于第三第二指之间而扚之也。象闰者，积余分而成闰月也，凡前后闰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岁之中，此挂一揲四归奇之法，亦一变之间，凡一挂两揲两扚为五岁之象，其间凡两扚以象闰，是五岁之中，凡有再闰，然后置前挂扚之策，复以见存之策，分二挂一而为第二变也。

又答郭雍曰：过揲之数，虽先得之，然其数众而繁，归奇之数，虽后得之，然其数寡而约，纪数之法，以约御繁，不以众制寡，故先儒旧说，专以多少决阴阳之老少，而过揲之数，亦冥会焉，初非有异说也。然七八九六所以为阴阳之老少者，其说又本于图书。定于四象，其归奇之数，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图洛书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体次第者，其父也。归奇之奇偶方圆者，其子也。过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孙也。今自归奇以上，皆弃不录，而独以过揲四乘之数为说，恐或未究象数之本原也。

吴氏澄曰：衍母之一，数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数，虚其一而不用，所用者四十有九，其数七七，盖以一一为体，七七为用也。

胡氏炳文曰：历法再闰之后，又从积分而起，则筮法再扚之后，又必从挂一而起也。

附录 虞氏翻曰：奇此挂一策，扚所揲之余，不一则二，不三则四也，取奇以归扚，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故“归奇于扚以象闰也”。

张子曰：奇，所挂之一也。扚，左右手四揲之余也。再扚后挂者，每成一爻而后挂也。谓第二第三揲不挂也。闰尝不及三岁而再至，故曰五岁再闰，此归奇必俟于再扚者，象闰之中间再岁也。

郭氏忠孝曰：奇者，所挂之一也。扚者，左右两揲之余也。得左右两揲之余真于前，以奇归之也。归奇，象闰也。五岁再闰，非以再扚象再闰也，盖闰之后有再岁，故归奇之后亦有再扚也。再扚而后复挂，挂而复归，则五岁再闰之义矣。自唐初以来，以奇为扚，

故揲法多误，至横渠先生而后奇扚复分。

又曰：扚者数之余也，如《礼》言祭用数之仂是也，或谓指间为扚者非，《系辞》言“归奇于扚”，则奇与扚为二事也。又言“再扚而后挂”，则扚与奇亦二事也，由是知《正义》误以奇为扚，又误以左右手揲为再扚，如曰最末之余，归之合于扚挂之一处，其说自相抵牾，莫知所从，唯当从横渠先生之说为正。

又曰：《系辞》以两扚一挂为三变而成一爻，是有三岁一闰之象，《正义》以每一揲左右两手之余即为再扚，是一变之中，再扚一挂皆具，则一岁一闰之象也。凡揲蓍第一变必挂一者，谓不挂一则无变，所余皆得五也，唯挂一则所余非五则九，故能变，第二第三揲虽不挂，亦有四八之变，盖不必挂也，故圣人必再扚后挂者以此。

案 郭雍本其先人郭忠孝之说，以为蓍说，引张子之言为据，朱子与之往复辩论，今附录于后以备参考，大约孔《疏》、《本义》，则以左右揲余为奇，而即以再扚象再闰，张子郭氏则以先挂一者为奇，而归之于扚以象闰，其说谓唯初变挂一而后二变不挂，故初岁有闰，又须更越二岁，如初变有挂，又须更越二变以应再扚后挂之文也，如郭氏说，则再闰再扚两再字，各异义而不相应，故须以朱子之论为确。然以归奇为归挂一之奇，则自虞翻已为此说，且玩经文语气，“归奇于扚”，“奇”与“扚”自是两物而并归一处尔，此义则郭氏之说可从，盖疏义之意，是以挂象闰也。张郭之意，是以扚象闰也，今折其中，则挂扚皆当并以象闰，以天道论之，气盈朔虚，必并为一法，以筮仪论之，挂与扚必并在一处，以经文考之，曰“归奇于扚”，又曰“再扚后挂”，则“象闰”者，当并挂与扚明矣。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本义 凡此策数，生于四象，盖河图四面。太阳居一而连九，

少阴居二而连八,少阳居三而连七,太阴居四而连六,揲蓍之法,则通计三变之余,去其初挂之一,凡四为奇,凡八为偶,奇圆围三,偶方围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积而数之,则为六七八九,而第三变揲数策数,亦皆符会,盖余三奇则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为居一之太阳。余二奇一偶则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为居二之少阴。二偶一奇则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为居三之少阳。三偶则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为居四之老阴,是其变化往来进退离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为也,少阴退而未极乎虚,少阳进而未极乎盈,故此独以老阳老阴计乾坤六爻之策数,余可推而知也。期,周一岁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举成数而概言之耳。

集说 孔氏颖达曰:乾之少阳。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则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经据老阳之策也。若坤之少阴,一爻有三十二,六爻则有一百九十二,此经据坤之老阴,故百四十有四也。

《朱子语类》云:大凡易数皆六十,三十六对二十四,三十二对二十八,皆六十也,十甲十二辰,亦凑到六十也,钟律五声十二律,亦积为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数,皆至六十为节。

又答程大昌曰:《大传》专以六爻乘二老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实六爻之为阴阳者,老少错杂,其积而为乾者,未必皆老阳,其积而为坤者,未必皆老阴,其为六子诸卦者,或阳或阴,亦互有老少焉。

胡氏炳文曰:前则挂扚象月之闰,此则过揲之数象岁之周,盖揲之以四,已合四时之象,故总过揲之数,又合四时成岁之象也。

案 《大传》不言乾之挂扚若干,坤之挂扚若干,而但言乾之策坤之策,则以策数定七八九六者似是。

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本义 二篇，谓上下经。凡阳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阴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数。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

本义 四营，谓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也。易，变易也，谓一变也，三变成爻，十八变则成六爻也。

集说 陆氏绩曰：分而为二以象两，一营也。挂一以象三，二营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时，三营也。归奇于扚以象闰，四营也。

孔氏颖达曰：营，谓经营，谓四度经营蓍策，乃成易之一变也，每一爻有三变，初一揲不五则九，是一变也；第二揲不四则八，是二变也；第三揲亦不四则八，是三变也。若三者俱多为老阴，谓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为老阳，谓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两少一多为少阴，谓初与二三之间，或有四有五而有八，或有二四而有一九也，其两多一少为少阳，谓三揲之间，或有一九一八而有一四，或为二八而有一五也。三变既毕，乃定一爻，六爻则十有八变乃始成卦也。

《朱子语类》云：此处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

八卦而小成。

本义 谓九变而成三画，得内卦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八卦而小成者，象天地雷风日月山泽，于大象略尽，是易道“小成”。

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本义 谓已成六爻，而视其爻之变与不变，以为动静，则一卦可变而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案 六十四卦变为四千九十六卦之法，即如八卦变为六十四

卦之法，画上加画，至于四千九十六卦，则六画者积十二画矣。如引寸以为尺，引尺以为丈，故曰“引而伸之”。圣人设六十四卦，又系以辞，则事类大略已尽，今又就其变之所适而加一卦焉，彼此相触，或相因以相生，或相反以相成，其变无穷，则义类亦无穷，故曰“触类而长之”。如此则足以该事变而周民用，故曰“天下之能事毕。”

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

本义 道因辞显，行以数神。酬酢，谓应对。祐神，谓助神化之功。

集说 韩氏伯曰：可以应对万物之求，助成神化之功也。酬酢，犹应对。

张子曰：示人吉凶，其道显，阴阳不测，其德神，显故可与酬酢，神故可与祐神。

又曰：显道者，危使平，易使倾，惧以终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寂然不动，冥会于万化之感，而莫知为之者也。受命如响，故可与酬酢。曲尽鬼谋，故可与祐神，显道神德行，此言蓍龟之德也。

项氏安世曰：天道虽幽，可阐之以示乎人，人事虽显，可推之以合乎天，明可以酬酢事物之宜，幽可以赞出鬼神之命。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本义 变化之道，即上文数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为，故夫子叹之，而门人加“子曰”以别上文也。

此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数，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略矣，意其详具于大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启蒙》备言之。

集说 韩氏伯曰：变化之道，不为而自然，故知变化之道者，则

知神之所为。

张子曰：唯神为能变化，以其一天下之动也，人能知变化之道，其必知神之所为也。

苏氏轼曰：神之所为不可知，观变化而知之矣，变化之间，神无不在。

董氏铎曰：阳化为阴，阴变为阳者，变化也。所以变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变化者所乘之机，故阴变阳化，而道无不在，两在故不测，故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龚氏煥曰：此所谓“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即承上文所谓“成变化而行鬼神”为言也，盖河图之数体也，故曰“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大衍之数用也，故曰“知变化之道，其知神之所为”，成变化所以行鬼神，故知变化之道，则知神之所为。变化者神之所为，而神不离于变化，知道者必能知之。

陆氏振奇曰：神妙变化而为言，故知鬼神之行，即在成变化处。

谷氏家杰曰：神之所为，是因图数之神，以赞衍法之神，见其亦如天地之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指蓍法之变化为神，非总承数法而并赞其神也。

案 此节是承蓍卦而赞之，龚氏谷氏之论为得，盖蓍卦之法，乃所以写变化之机，而阴阳合一不测之妙，行乎其间也，下文象变辞占，即是变化之道，至精至变以极于至神，即是神之所为。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本义 四者皆变化之道，神之所为者也。

集说 虞氏翻曰：以言者尚其辞，圣人之情见于辞，系辞焉，以尽言也，动则玩其占，故尚其占者也。

孔氏颖达曰：策是筮之所用，并言卜者，卜虽龟之见兆，亦有阴

阳五行变动之状。

程子曰：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辞，谓以言求理者，则存意于辞也；以动者尚其变，动则变也；顺变而动，乃合道也；制器作事，当体乎象，卜筮吉凶，当考乎占。

《朱子语类》：问：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龟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则是文势如此。

胡氏炳文曰：辞以明变象之理，占以断变象之应，故四者之目，以辞与占始终焉。

蔡氏清曰：尚辞与尚占有别。后章云：“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于此可见尚辞尚占之别矣。

又曰：言动制器卜筮，不必俱以筮易言，“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亦可用易也；“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亦可用易也。

何氏楷曰：此章与第二章“观象”、“玩辞”、“观变”、“玩占”相应。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本义 此尚辞尚占之事，言人以蓍问易，求其卦爻之辞，而为之发言处事，则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响之应声，以决其未来之吉凶也。以言，与“以言者尚其辞”之以言义同。命，则将筮而告蓍之语，《冠礼》筮日宰自右赞命是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问焉而以言，以上下文推之，以言却是命筮之词，古人亦大段重这命筮之词。

吴氏澄曰：有为，谓作内事。有行，谓作外事。

蔡氏清曰：行之于身是有为，措之事业是有行。

案 此节是释“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之意，又起下章所谓“蓍之德”也。蓍以知来，故曰“遂知来物”。至精者，虚明鉴照，如水镜之无纤翳也。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
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
能与于此？

本义 此尚象之事。变则象之未定者也，参者三数之也，伍者五数之也，既参以变，又伍以变一先一后，更相考覈，以审其多寡之实也。错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谓也。综者，总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谓也，此亦皆谓揲蓍求卦之事，盖通三揲两手之策，以成阴阳老少之画，究七八九六之数，以定卦爻动静之象也。参伍错综皆古语，而参伍尤难晓，按《荀子》云：窥敌制变，欲伍以参。韩非曰：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又曰：参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参。《史记》曰：必参而伍之。又曰：参伍不失。《汉书》曰：参伍其贾，以类相准，此足以相发明矣。

集说 虞氏翻曰：观变阴阳始立卦，故“成天地之文”，“物相杂故曰文也”。数，六画之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故定天下吉凶之象也。

《朱子语类》云：纪数之法以三数之，则遇五而齐，以五数之，则遇三而会，所谓“参伍以变”者，前后多寡，更相反复，以不齐而要其齐。

又云：参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简而疏，错综所以极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案 此节是释“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之意，又起下章所谓“卦之德六爻之义”也，卦爻以藏往，故曰“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

之象”。成文，谓八卦也，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具，而天地之文成矣。定象，谓六爻也，内外上下贵贱之位立，而天下之象定矣，参伍错综，亦是互文，总以见卦爻阴阳互相参错尔，至变者，变动周流，如云物之无定质也。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本义 此四者之体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蓍卦，无思无为，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体，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动静亦如此。

集说 孔氏颖达曰：既“无思无为”，故“寂然不动”，有感必应，万事皆通，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言易理神功不测。

邵子曰：“无思无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谓一以贯之，“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程子曰：老子曰“无为”，又曰“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作易未尝言无为，唯曰无思也，无为也，此戒夫作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动静之理，未尝为一偏之说矣。

胡氏居仁曰：天下之理，虽万殊而实一本，皆具于心，故感而遂通，若原不曾具得此理，如何通得。

林氏希元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是上文“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象”，“受命如响，遂知来物”之意，盖即上文而再腾说以归于至神也。

张氏振渊曰：上数“遂”字，已含有“神”字意，非精变之外别有神。

案 此节是总蓍卦爻之德而赞之。“遂通天下之故”，即上文“遂知来物”，“遂成天地之文”。而此谓之至神者，以其皆感通于寂然不动之中，其知来物非出于思，其成文定象非出于为也，神不在

精变之外，其即精变之自然而然者与。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

本义 研，犹审也。几，微也。所以极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几者，至变也。

集说 韩氏伯曰：极未形之理则曰“深”，适动微之会则曰“几”。

孔氏颖达曰：言易道弘大，故圣人用之，所以穷极幽深而研覆几微也，“无有远近幽深”，是“极深”也。“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是“研几”也。

俞氏琰曰：深，蕴奥而难见也。几，细微而未著也。极深，谓以易之至精，穷天下之至精。研几，谓以易之至变，察天下之至变。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本义 所以通志而成务者，神之所为也。

集说 虞氏翻曰：深，谓“幽赞神明”。“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故通天下之志”，谓蓍也。务，事也。谓易研几，故成天下之务，谓卦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

孔氏颖达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者，圣人用易道以极深，故圣人德深也，能通天下之志意，即是“受命如响，遂知来物”。“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者，圣人用易道以研几，故能知事之几微，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是也。

张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体皆一物，故能触之而无不觉，不待心使至此而后觉也，此所谓“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

张氏浚曰：“精之能烛，来物遂知，天下之志，于此而可通，变之

所该，万象以定，天下之务，于此而可成。

《朱子语类》云：通天下之志，犹言开物，开通其闭塞也，故其下对“成务”。

又《易精变神说》曰：变化之道，莫非神之所为也，故知变化之道，则知神之所为矣。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所谓变化之道也。观变玩占，可以见其精之至矣；玩辞观象，可以见其变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则亦何以为精为变而成变化之道哉，此变化之所以为神之所为也。

案《本义》以至精为尚辞尚占之事，至变为尚象尚变之事，而《易说》以至精为变占，至变为象辞，盖本第二章居则观象玩辞，动则观变玩占而来，此与下章“蓍之德”、“卦之德”既相应，而第二章“观”、“玩”之义，亦因以明，当从此说。

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本义 此第十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集说 蔡氏清曰：上章“四营而成易”，至“显道神德行”，则辞变象占四者俱有，但未及枚举而明言之耳，故此章详之。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本义 开物成务，谓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业。冒天下之道，谓卦爻既设，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

集说 《朱子语类》云：古时民淳俗朴，风气未开，于天下事全未知识，故圣人立龟与之卜，作易与之筮，使人趋吉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开物成务”，物是人物，务是事务，冒是罩得天下许多道理在里。

又云：读《系辞》者，须要就卦中一一见得许多道理，然后可读系辞也。盖易之为书，大抵皆是因卜筮以教，逐爻开示吉凶，将天下许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冒天下之道”。

龚氏焕曰：通志以“开物”言，定业以“成务”言，断疑以“冒天下之道”言，唯其能“冒天下之道”，所以能“断天下之疑”，苟其道有不备，又何足以断天下之疑也哉。

案 此“通志”，即是上章“通志”，定业断疑，则是上章“成务”，言通志成务，则断疑在其中矣，又多此一句者，以起下文著卦爻三事。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本义 圆神，谓变化无方。方知，谓事有定理。易以贡，谓变易以告人。圣人体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尘之累，无事则其心寂然，人莫能窥，有事则神知之用，随感而应，所谓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杀，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谓。

集说 虞氏翻曰：吉凶与民同患，谓作易者其有忧患也。

韩氏伯曰：“圆”者运而不穷，“方”者止而有分，唯变所适，无数不周，故曰“圆”。卦列爻分，各有其体，故曰“方”。

又曰：表吉凶之象，以同民所忧患之事，故曰“吉凶与民同患”也。

孔氏颖达曰：易道深远，故古之聪明睿知神武之君，用此易道，不用刑杀而威服之也。

崔氏憬曰：蓍之数，七七四十九，象阳园，其为用变通不定，因

之以知来物,是“蓍之德圆而神”也。卦之数八八六十四,象阴方,其为用也爻位有分,因之以藏往知事,是“卦之德方以知”也。

张子曰:圆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业,易贡故能断天下之疑。

程子曰:安有识得易后,不知“退藏于密”,密是用之源,圣人之妙处。

龚氏原曰:圆者其体动而不穷,神者其用虚而善应,卦者象也,象则示之以定体,爻者变也,变则其义不可为典要,以此“洗心”者,所以“无思”也,以此“退藏于密”者,所以“无为”也,以此“吉凶与民同患”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王氏宗传曰:圣人以此蓍卦六爻,洗去夫心之累,则是心也,廓然而大公,用能退藏于密,而不穷之用,默存于我焉,此即易之所谓寂然不动也,无妙用之源,默存于圣人之心,则发而为用也,酬酢万物而不穷,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故曰“吉凶与民同患”,此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朱子语类》云:此言圣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蓍动卦静,而爻之变易无穷,未画之前,此理已具于圣人之心中矣,然物之未感,则寂然不动,而无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应物,则忧以天下,而圆神方知者,各见于功用之实。“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言其体用之妙也,“洗心”、“退藏”言体,知来藏往言用,然亦只言体用具矣,而未及使出来处,到下文是“兴神物以前民用”,方发挥许多道理以尽,见于用也。

项氏安世曰:蓍用七,其德圆,卦用八,其德方,爻用九六,其义易贡。

胡氏居仁曰:“退藏于密”,只是其心湛然无事,而众理具在也。

何氏楷曰:德统而义析,故爻以义言。

又曰:吉凶之几,兆端已发,将至而未至者曰来,吉凶之理,见

在于此，一定而可知者曰往。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本义 神物，谓蓍龟。湛然纯一之谓齐，肃然警惕之谓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兴，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开其先，是以作为卜筮以教人，而于此焉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测，如鬼神之能知来也。

集说 韩氏伯曰：洗心曰斋，防患曰戒。

《朱子语类》云：此言作易之事也，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言用易之事也，斋戒敬也，圣人无一时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尤见其精诚之至，如孔子所慎斋战疾之意也。

又云“圣人既具此理，又将此理就蓍龟上发明出来，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德，即圣人之德，圣人自有此理，又用蓍龟之理以神明之。

邱氏富国曰：心即神明之舍，人能洗之而无一点之累，则此心静与神明一，于揲蓍求卦之时，能以斋戒存之，则此心动与神明通，心在则神在矣。

案 “以此洗心”者，圣人体易之事也，在学者则居而观象玩辞，亦必如圣人之洗心，然后可以得其理，以此斋戒者，圣人用易之事也，在学者则动而观变玩占，亦必如圣人之斋戒，然后可以见其几，言圣人，以为君子之楷则也。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本义 阖辟，动静之机也。先言坤者，由静而动也。乾坤变通者，化育之功也。见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圣人修道之所为。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集说 荀氏爽曰：见乃谓之象，谓日月星辰，光见在天而成象也，“形乃谓之器”，万物生长，在地成形，可以为器用者也。观象于天，观形于地，制而用之，可以为法。

虞氏翻曰：阖，闭翕也，坤象夜，故以闭户也。辟，开也，乾象昼，故以开户也。阳变阖阴，阴变辟阳，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也。

陆氏绩曰：圣人制器以周民用，用之不遗，故曰“利用出入”也，民皆用之而不知所由来，故“谓之神”也。

朱氏震曰：知阖辟变通者，“明于天之道”，知“利用出人民咸用之”者，“察于民之故。”

《朱子语类》云：阖辟乾坤，理与事皆如此，书亦如此，这个只说理底意思多。

问：阖户谓之坤一段，只是这一个物，以其阖谓之坤，以其辟谓之乾，以其阖辟谓之变，以其不穷谓之通，以其发见而未成形谓之象，以其成形则谓之器，圣人修明以立教则谓之法，百姓日用则谓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离他不得。

案 此节是说天道民故如此，“易有太极”一节，是说圣人作易以模写之。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本义 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阴阳之变。太极者，其理也，两仪者，始为一画以分阴阳。四象者，次为二画以分太少。八卦者，次为三画而三才之象始备，此数言者实圣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丝豪智力而成者，画卦揲蓍，其序皆然，详见序例《启

蒙》。

集说 邵子曰：太极何物也？曰：无为之本也，太极生两仪。两仪天地之谓乎；曰：两仪天地之祖也。太极分而为二，先得一为一，复得一为二，一二谓两仪。曰：两仪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四象谓阴阳刚柔，有阴阳然后可以生天，有刚柔然后可以生地，立功之本，于斯为极，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谓也？曰：谓乾坤离坎兑艮震巽也，迭相盛衰终始于其间矣，因而重之，则六十四卦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备矣。

《朱子语类》云：太极十全是具一个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恶，皆阴阳变化后方有。

又云，若说其生则俱生，太极依旧在阴阳里，但言其次序，须有这实理，方始有阴阳也，自见在事物而观之，则阴阳函太极，推其本，则太极生阴阳。

又云：“易有太极”，便是下面两仪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总为六十四，自六十四总为八卦，自八卦总为四象，自四象总为两仪，自两仪总为太极，以物论之，易之太极，如木之有根，浮图之有顶，但木之根，浮图之顶，是有形之极，太极却不是一物，无方所顿放，是无形之极，故周子曰：无极而太极，是它说得有功处，然太极之所以为太极，却不离乎两仪四象八卦，如一阴一阳之谓道，指一阴一阳为道则不可，然道不离乎阴阳也。

陈氏淳曰：太极只是浑沦极至之理，非可以形气言。《传》曰：“易有太极”，“易”只是阴阳变化，其所以为阴阳变化之理，则“太极”也。又曰：三极之道，三极云者，只是三才极至之理，其谓之三极者，以见三才之中，各具一太极，而太极之妙，无不流行于三才之中也，外此百家诸子，都说属气形去，如《汉志》谓太极函三为一，乃是指天地人，气形已具而浑沦未判，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正指此也。庄子谓“道在太极之先”，所谓太极，亦是指此浑沦未判

者。而道又别悬空在太极之先，则道与太极分为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极，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极是以理之极至者而言，唯理之极至，所以古今人物通行，唯古今人物通行，所以为理之极至，更无二理也。

胡氏居仁曰：太极，理也。道理最大，无以复加，故曰“太极”，凡事到理上，便是极了，再改移不得，“太”是尊大之义，“极”是至当无以加也。

郑氏维嶽曰：《系辞传》中，乾坤多指奇偶二画言，三画六画，皆此二画之所生，而坤又乾之所生，乾者一而已，一者太极也。

徐氏在汉曰：同一乾坤也，以其一神则谓之太极，以其两化则谓之两仪，奇参偶中，乾体而有坎象，偶参奇中，坤体而有离象，故谓之四象，乾体而有坎象，则震艮之形成矣，坤体而有离象，则巽兑之形成矣，故谓之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本义 有吉有凶，是生大业。

集说 俞氏琰曰：八卦具而定吉凶，则足“以断天下之疑”矣，吉凶定而生大业，则有“以成天下之务”矣。

案 圣人作易，准天之道，故阴阳互变而定为八卦之象形，效民之故，故制为典礼而推之生民之利用。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本义 富贵，谓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阙文。𡿨𡿨，犹勉勉也，疑则息，决故勉。

集说 侯氏行果曰：𡿨，勉也。夫幽隐深远之情，吉凶未兆之事物，皆勉勉然愿知之，然不能也，及蓍成卦，龟成兆也，虽神道之幽密，未来之吉凶，坐可观也，是蓍龟成天下之勉勉也。

《朱子语类》：问：“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𡿨𡿨”。曰：人到疑而不能决处，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动有疑阻，既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则其所以𡿨𡿨者，卜筮成之也。

俞氏琰曰：𡿨，谓杂乱。探者抽而出之也。隐谓隐僻。索者，寻而得之也。深，谓不可测。钩者，曲而取之也。远谓难至。致者，推而极之也。

赵氏玉泉曰：八卦定吉凶而生大业，蓍龟定吉凶而成𡿨𡿨，可见卦画者蓍龟之体，蓍龟者卦画之用。

吴氏曰慎曰：上文“易有太极”四句，言作易之序，定吉凶生大业，言易之用，此节赞蓍龟之大用而先之以五者，又与阖户八句相应。

案 此节是合上文造化易书而通赞之，天地即乾坤，四时即变通，日月即见象，不言形器者，下文有“立成器”之文，盖在天者，示人以象而已，在地者，则民生器用之资，故上文“制而用之”，亦偏承形器而言也，此“备物致用立成器”之圣人，非富贵则不能，故中间又著此一句，明前文“制而用之”者，是治世之圣人也，至画卦生蓍，乃是作易之圣人，总而叙之，则见作易之功，与造物者同符，与治世者相配也。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本义 此四者，圣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图洛书，详见《启蒙》。

集说 孔氏颖达曰：河出图，洛出书，如郑康成之义，则《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辅嗣之义，未知何从。

刘氏子翬曰：河图昧乎太极，则八卦分而无统，洛书昧乎皇极，则九畴滞而不通。

朱氏震曰：天生神物，谓蓍龟也。天地变化，四时也。天垂象，见吉凶，日月也。河图洛书，象数也。则者彼有物而此则之也。

郭氏雍曰：河出图而后画八卦，洛出书而定九畴，故河图非卦也；包牺画而为卦，洛书非字也，大禹书而为字，亦犹箕子因九畴而陈《洪范》，文王因八卦而演《周易》，其始则肇于河图洛书，画于八卦九畴，成于《周易》、《洪范》，其序如此。

胡氏炳文曰：四者言圣人作易之由，而易之所以作，由于卜筮，故以天生神物始焉。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本义 四象，谓阴阳老少。示，谓示人以所值之卦爻。

此第十一章，专言卜筮。

集说 游氏让溪曰：四象，谓阴阳老少。示，谓示人以变化之道，即上文“以通天下之志”者也。“系辞焉以尽其言”，故曰“告”，即上文以“定天下之业”者也。定之以吉凶，则趋避之机决矣，故曰“断”，即上文“以断天下之疑”者也，此结上数节之意。

案 此上三章，申“君子居则观其象”一节之义，首之以河图，次之以蓍策，遯易之所因起，是象变之本，辞占之源也。中间遂备列四者，为圣人之道，其又以辞为之先者，明学易从辞入也。辞生

于变，变出于象，象归于占，故其序如此。辞变象占四者，以其包含来物，故谓之至精。以其错综万象，故谓之至变。以其无思无为而感通万故，故谓之至神。其所以为圣为之道者，以其皆出于圣人心也，著德圆神，至精也，即圣心之所以知来。卦德方知，爻义易贡，至变也，即圣心之所以藏往。著卦之寂然感通，至神也，即圣心之所以“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也。以此洗心，则为圣人之德，以此立教，斯为圣人之道，故其易之所以作也，明于天道，则变化象形之类是也。察于民故，则制法利用之类是也。因而写之于易，其两仪四象八卦之交错，则变化象形具矣。吉凶定，事业起，则制法利用寓矣，于是託之蓍龟以前民用，盖与天地四时日月，及崇高有位备物成器之圣人，其道上下同流，而未之有异也，言易之道，于此尽矣，故复总言以结之。“天生神物”，结大衍之数也，天地变化垂象，结阖辟变通见象形器之类也。“河出图，洛出书”，结河图数也，易以蓍策而兴，以仰观俯察而作，而其发独智者，则莫大于龙马之祥，故其序又如此，四象兼象变，系辞辞也，定吉凶占也，复说四者以起《大有》上爻之意，而终“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指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本义 释《大有》上九爻义，然在此无所属，或恐是错简，宜在第八章之末。

集说 侯氏行果曰：此引《大有》上九辞以证之也，《大有》上九履信思顺，“自天祐之”，言人能依四象所示，系辞所告，则天及人皆共祐之，吉无不利者也。

朱氏震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六五履信而思乎顺，又自下以尚贤，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此明获天人之理，然后“吉无不利”。圣人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合天人者也。

柴氏中行曰：圣人兴易以示天下，欲“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捨逆取顺，避凶趋吉而已，六十四卦中如《大有》上九辞之顺道而获吉者多矣，夫子于此再三举之者，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辞，深见人顺道而行，自与吉会之意。

何氏楷曰：取《大有》上九爻辞以结上文，居则观象而玩辞，动则观变而玩占，则孜孜尚贤之意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与第二章“自天祐之”语遥应，非错简也。

案 何氏说是，然即是申释第二章结语之意，非遥应也。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本义 言之所传者浅，象之所示者深，观奇偶二画，包含变化，无有穷尽，则可见矣，变通鼓舞以事而言，两“子曰”字宜衍其一，盖“子曰”字皆后人所加，故有此误，如近世《通书》，乃周子所自作，亦为后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设问答处，正如此也。

集说 崔氏憬曰：言伏羲仰观俯察，而立八卦之象以尽其意，设卦，谓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情伪尽在其中矣，作卦爻之辞以系伏羲立卦之象，象既尽意，故辞亦尽言也。

苏氏轼曰：辞约而义广，故能尽其言。

《朱子语类》云：立象尽意，是观奇偶两画，包含变化，无有穷

尽，设卦以尽情伪，谓有一奇一偶，设之于卦，自是尽得天下情伪，系辞焉便断其吉凶，“变而通之以尽利”，此言占得此卦，阴阳老少交变，因其变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尽神”，既占则无所疑，自然行得顺便，如言“显道神德行”，“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意。

又云：欧公说《系辞》不是孔子作，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非，盖他不曾看立象以尽意一句，唯其言不尽意，故立象以尽之，学者于言上会得者浅，于象上会得者深。

问“鼓之舞之以尽神”，又言“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鼓”、“舞”恐只是振扬发明底意思否？曰：然，盖提撕警觉，使人各为其所当为也。

吴氏澄曰：立象，谓羲皇之卦画，所以示者也。尽意，谓虽无言，而与民同患之意，悉具于其中。设卦，谓文王设立重卦之名。尽情伪，谓六十四名，足以尽天下事物之情。辞，谓文王周公之彖爻，所以告者也。羲皇之卦画，足以尽意矣，文王又因卦之象，设卦之名以尽情伪，然卦虽有名，而未有辞也，又系彖辞爻辞，则足以尽其言矣，设卦一句，在立象之后，系辞之前，盖竟尽意之绪，启尽言之端也。

梁氏寅曰：意非言可尽，则立象以尽意矣，言非书可尽，而又谓系辞尽其言何也？曰：言止于是而已矣，而意之无穷，圣人故贵于象也，故特首之曰“立象以尽意。”

钱氏志立曰：圣人之意，不能以言尽，而尽于立象，此圣人以象为言也，因而系辞，凡圣人所欲言者，又未尝不尽于此。

案 立象，朱子谓指奇偶二画，崔氏吴氏则谓是八卦之象，似为得之。崔氏说又较明也，变通鼓舞，《语类》俱著占筮说，然须知象辞之中，便已具变通鼓舞之妙，特因占而用尔，故下文“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皆是指象辞中之理，有变有通非专为七

八九六之变也，鼓舞，即是下文鼓天下之动意。

又案 象足以尽意，故因象系辞，足以尽言，但添一“焉”字而意自明，圣笔之妙也。

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本义 缊，所包蓄者，犹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阴阳而已。凡阳皆乾，凡阴皆坤，画卦定位，则二者成列，而易之体立矣，乾坤毁，谓卦画不立，乾坤息，谓变化不行。

集说 胡氏瑗曰：此言大易之道，本始于天地，天地设立，阴阳之端，万物之理，万事之情，以至寒暑往来，日月运行，皆由乾坤之所生，故乾坤成而易道变化建立乎其中矣。若乾坤毁弃，则无以见易之用，易既毁，则无以见乾坤之用，如是，“乾坤或几乎息矣”。

张子曰：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

苏氏轼曰：乾坤之于易，犹日之于岁也，除日而求岁，岂可得哉，故乾坤毁则易不可见矣，易不可见则乾为独阳，坤为独阴，生生之功息矣。

叶氏良佩曰：乾位乎上，坤位乎下，乾坤成列，而易已立乎其中矣，四德之循环，万物之出入，易与天地相为无穷，必乾坤毁则无以见耳，若“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案 此节及“形而上者”一节，皆是就造化人事说，以见圣人立象设卦之所从来，未是说卦画蓍变，夫象以下，方是说圣人立象设卦系辞之事。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

之民谓之事业。

本义 卦爻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变之义也，“变”、“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

集说 孔氏颖达曰：阴阳之化，自然相裁，圣人亦法此而裁节也。

程子曰：“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也。

又曰：《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唯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

张氏浚曰：道形而上，神则妙之，器形而下，体则著之，道之与器，本不相离，散而在天地万物之间者，其理莫不皆然。

王氏宗传曰：道也者，无方无体，所以妙是器也；器也者，有方有体，所以显是道也。道外无器，器外无道，其本一也，故“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皆谓之形。“化而裁之”，则是器。有所指别，而名体各异，故谓之变。“推而行之”，则是变，无所凝滞，而运用不穷，故谓之通。“举”是变通之用“而措之天下之民”，使之各尽其所以相生相养之道，故“谓之事业”。

《朱子语类》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个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个形迹，有道须有器，有器须有道，物必有则。

问：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当，设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与理相间断了，所以谓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间，分别得一个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别而不相离也。

问：只是这一个道理，但即形器之本体而离乎形器则谓之道，

就形器而言则谓之器,圣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则谓之变,推而行之则谓之通,举而措之则谓之事业。”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这个道。曰:是。

方氏应祥曰:此节正好体认立象尽意处,乾坤象也,而曰“易之缊”,曰“易立乎其中”,则意尽矣,正以象之所在即道也,“是故”字,承上乾坤来,形而上形而下,所以俱言形者,见得本此一物,若舍此一字,专言上者下者,便分两截矣。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本义 重出以起下文。

集说 陆氏绩曰:此明说立象尽意设卦尽情伪之意也。

孔氏颖达曰:下文“极天下之赜存乎卦,鼓天下之动存乎辞”,为此故更引其文也。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本义 卦即象也,辞即爻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谓卦体之中,备阴阳变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是说出这天下之动,如“鼓之”“舞之”相似。

俞氏琰曰:赜以象著,卦有象,则穷天下之至杂至乱,无有遗者,故曰极,动以辞决,使天下乐于趋事赴功者,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己,故曰鼓。

案 极天下之赜,结“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两句,鼓天下

之动，结“系辞焉以尽其言”一句。

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本义 卦爻所以变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此第十二章。

集说 程子曰：易因爻象论变化，因变化论神，因神论人，因人论德行、大体通论易道，而终于“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程氏敬承曰：上系末章归重德行，下系末章亦首揭出德行，此之德行，即所谓乾坤易简者乎。

张氏振渊曰：谓之变，谓之通，变通，因化裁推行而有也，“存乎变”，“存乎通”，化裁推行，因变通而施也。

案 “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结“变而通之以尽利”一句，“神而明之”以下，结“鼓之舞之以尽神”一句，上文化裁推行，是泛说天地间道理，故曰“谓之变”“谓之通”。此化裁推行，是说易书中所具，故曰“存乎变”“存乎通”，言就易道之变处，见得圣人化裁之妙，就易道之通处，见得圣人推行之善也，“神而明”之“神”字，即根鼓舞尽神来，辞之鼓舞乎人者，固足以尽神，然必以人心之神，契合乎易之神，然后鼓舞而不自知，此所谓神而明之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是其所以能神明处。

总论 胡氏炳文曰：上系凡十二章，末乃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盖欲学者自得于书言之外也，自立象尽意至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反复易之书言可谓尽矣，末乃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然则易果书言之所能尽哉，得于心为德，履于身为行，易之存乎人者，盖有存乎心身，而不徒存乎书言者矣。

案 此章盖总上十一章之意而通论之，“言不尽意”，故“立象以尽意”，谓伏羲也。“书不尽言”，故因象而“系辞焉以尽其言”，谓

文周也。象之足以尽意者，言之指陈有限，而象之该括无穷也。因象系辞之足以尽言者，象为虚倣之象，而该括无穷，则辞亦为假託之辞，而包涵无尽也。变通尽利者，象所自具之理，而所以定吉凶。鼓舞尽神者，辞所发挥之妙，而所以成亹亹也。其言乾坤者，推象之所自来也。有天地故有变化，滞于形以观之，亦器焉而已；超乎形以观之，则道之宗也。因天地之变化而裁之，则人事所由变也；因其可通之理而推行之，则人事所由通也。自古圣人所以定天下之业者，此而已矣，是以作易之圣，观乾坤之器而立象，推其变通之用而设辞，使天下后世，欲裁化而推行者，于是乎在，其动可谓盛矣。虽然，象足以尽意，而有画前之易，故贵乎默而成之也，辞足以尽言，而有言外之意，故贵乎不言而信也，此则所谓神而明之。盖学之不以观玩之文，而明之不以口耳之粗者也，德行，谓有得于易简之理。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五

系辞下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本义 成列，谓乾一兑二，离三震器，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类。象，谓卦之形体也，因而重之，谓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为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后卦有六爻也。

集说 韩氏伯曰：夫八卦备天下之理而未极其变，故“因而重之”，以象其动用，则爻卦之义，所存各异，故“爻在其中矣”。

《朱子语类》云：八卦所以成列，乃是从太极两仪四象渐次生出，以至于此，画成之后，方见其有三才之象，非圣人因见三才，遂以己意思维而连画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节次生出，若施生逐爻，则更加三变，方成六十四卦，若并生全卦，则只用一变，便成六十四卦，虽有迟速之不同，然皆自渐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画成之后，然后见其可尽天下之变。

柴氏中行曰：“八卦列成”，则凡天下之象，举在其中，不止八

物，如《说卦》中所列皆是。

郑氏曰：卦始于三画，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其体有上下，其位有内外，其时有初终，其序有先后，而“爻在其中矣。”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

本义 “刚柔相推”，而卦爻之变，往来交错，无不可见，圣人因其如此而皆系之辞以命其吉凶，则占者所值当动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

集说 虞氏翻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故“变在其中矣”，系彖象九六之辞，故“动在其中”，“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者也。

孔氏颖达曰：上系第二章云，“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变化之道，在刚柔相推之中。

蔡氏清曰：天文地理，人事物类，一刚一柔尽之矣，二者之外，再无余物也，故凡刚者皆柔之所推也，凡柔者皆刚之所推也，而易卦中亦只是刚柔二者而已，非刚则柔，非柔则刚，在刚皆柔之所推，在柔皆刚之所推。

苏氏濬曰：动在其中，虞翻谓“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此说极是，此“动”字，与下文“生乎动”，“天下之动”，三“动”字俱同，易之辞，原是圣人见天下之动而系之者，故曰“鼓天下之动存乎辞”，此即动在其中之说，非当动卦爻之谓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本义 吉凶悔吝，皆辞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动而后见。

集说 龚氏原曰：象者一卦之成体也，故天下之动存焉；爻者六位之变动也，故天下之动存焉，刚柔相推所以成爻也。而“爻者言乎变”，则“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所以明爻也，而辞者

以鼓天下之动，则“动在其中矣”，卦则兆于成列而备于重，爻则兆于变而备于动，故吉凶悔吝生焉。

苏氏潜曰：《传》曰“寂然不动”，又曰“动之微吉之先见”，当其不动也，尚无所谓吉，又何有于凶，唯动而微也，吉斯见焉，动而纷纭杂乱也，凶与悔吝，始生于其间矣。

案 此是复说“系辞焉而命、动在其中”之意。凡天下之吉凶悔吝，皆生于人事之动，故易中有吉凶悔吝之辞，而动在其中。

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

本义 一刚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变以从时。

集说 朱氏震曰：爻有刚柔，不有两则一不立，所以“立本”也，刚柔相变，通其变以尽利者趣时也，“趣时者”时中也。

张氏浚曰：刚柔相推，往来进退，为变无常，而莫不因乎自然之时，故曰“趣时”。

《朱子语类》云：此两句相对说，刚柔者阴阳之质，是移易不得之定体，故谓之本，若刚变为柔，柔变为刚，便是变通之用。

又云：刚柔者昼夜之象，所谓“立本”，变化者进退之象，所谓“趣时”，刚柔两个是本，变通便只是其往来者。

胡氏炳文曰：卦有卦之时，爻有爻之时，立本者天地之常经，“趣时者”古今之通义。

梁氏寅曰：刚柔者立本，乃不易之体，即所谓“阖户”、“辟户”也，变通者趣时，乃变易之用，即所谓往来不穷也。

蔡氏清曰：刚柔立本，所谓交易而对待者，变通趣时，所谓变易而流行者。

案 此是复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之意，凡天地间之理，两者对待，斯不偏而可以立本，两者迭用，斯不穷而可以趣时，故易中刚柔相推，而变在其中。

吉凶者，贞胜者也。

本义 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为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则凶，非凶则吉，常相胜而不已也。

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
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本义 观，示也，天下之动，其变无穷，然顺理则吉，逆理则凶，则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集说 《朱子语类》云：吉凶常相胜，不是吉胜凶，便是凶胜吉，二者常相胜，古曰“贞胜”。天地之道则常示，日月之道则常明，“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天下之动虽不齐，常有一个是底，故曰“贞夫一”。

高氏萃曰：天常示人以易，地常示人以简，虽阴不能以不愆，阳不能以不伏，而贞观之理常自若也，日明乎昼，月明乎夜，虽中不能以不昃，盈不能以不食，而贞明之理常自若也，天下之动，进退存亡，不可以一例测，然而顺理则裕，从欲唯危同一揆也，惠迪之吉，从逆之凶，无二致也，是则造化人事之正常，即吉凶之贞胜，岂可以二而求之哉。

案 自“吉凶”“贞胜”至此为一节，又承“吉凶悔吝生乎动”之意，而明其理之一也，“贞胜”之义，张子以为以正为胜，朱子以为二者常相胜，今玩文义当为以常为胜，盖天下容有善而遇凶，恶而获吉者，然非其常也，惠迪吉，从逆凶，乃理之常，故当以常者为胜，如天地则以常者观示，日月则以常者照临，偶有变异，不足言也，天下之动，岂不常归于一理乎。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

本义 确然，健貌。隤然，顺貌，所谓贞观者也。

集说 韩氏伯曰：确，刚貌也。隤，柔貌也。乾坤皆恒一其德，故简易也。

案 此节又承刚柔立本，变通趣时之意，而明其理之一也。乾坤者，刚柔之宗也，乾坤定位，而变化不穷矣，然其所以立本者，一归于易简之理，所谓天有显道，厥类维彰，万古不易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本义 此，谓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以效而像之。

案 “爻也者效此”，是结“吉凶悔吝生乎动”而“贞夫一”之意，“象也者像此”，是结刚柔变通而归于易简之意。

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

本义 内，谓蓍卦之中。外，谓蓍卦之外。变，即动乎内之变。辞，即见乎外之辞。

集说 韩氏伯曰：功业由变以兴，故“见乎变”也。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故曰“情”也。

张子曰：因爻象之既动明吉凶于未形，故曰“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随爻象之变以通其利，故功业见也，圣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

吴氏澄曰：圣人与民同患之情，皆于易而著见，圣人之道而独归重于辞，盖此篇为《系辞》之传故也。

案 爻象者，动而无形，故曰“内”。吉凶者，显而有迹，故曰“外”，非专以蓍筮言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本义 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吕氏从古，盖所谓非众网与守邦。

此第一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业。

集说 陆氏绩曰：人非财不聚，故圣人观象制器，备物尽利，以业万民而聚之也，盖取聚人之本矣。

崔氏憬曰：言圣人行易之道，当须法天地之大德，宝万乘之大位，谓以道济天下为宝，是其大宝也。夫财货人所贪爱，不以义理之，则必有败也，言辞人之枢要，不以义正之，则必有辱也。百姓有非，不以义禁之，则必不改也，此三者皆资于义，以此行之，得其宜也，故知仁义，圣人宝位之所要也。

张子曰：将陈理财养物于下，故先叙天地生物。

朱氏震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者仁也，圣人成位乎两间者仁而已，不仁不足以参天地，义所以为仁，非二本也，故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王氏宗传曰：圣人所以配天地而王天下者，亦有仁义而已矣。仁，德之用也。义，所以辅仁也。“理财”，如所谓作网罟以佃渔，作耒耜以耕耨，致民聚货以交易之类是也。“正辞”，如所谓易结绳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是也。“禁民为非”，如所谓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剡矢弦弧以威天下是也。

《朱子语类》云：“正辞”便只是分别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辞

里面。

项氏安世曰：圣人之仁，即天地之生，“大宝曰位”，即“崇高莫大乎富贵”也。自此以下，以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氏实之，皆圣人之富贵者也。财者，百物之总名，皆民之所利也。理财，谓水火金木土谷推修，所以利之也。正辞，谓殊贵贱使有度，明取予使有义，辨名实使有信，利之所在，不可不导之使知义也。禁民为非，谓宪禁令，致刑罚，以齐其不可导者也。盖养之教之而后齐之，圣人之政，尽于此三者矣，其德意之所发，主于仁民，义者，仁之见于条理者也。

真氏德秀曰：案易之并言仁义者，此章及《说卦》“立天之道”章而已，在天地则曰生，在圣人则曰仁，仁之义盖可识矣。

李氏心传曰：蔡邕云，以仁守位，以财聚人，则汉以前已用此“仁”字矣。

总论 孔氏颖达曰：此第一章，复释上系第二章象爻刚柔吉凶悔吝之事，更具而详之。

案 此章与《上传》第二章相应，故《上传》第三章以后，皆申说第二章之意，《下传》则自第二章之后，皆申说此章之意也。“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即所谓设卦观象也。因爻象中刚柔相推之变，而系之吉凶悔吝之辞，即所谓“系辞焉而明吉凶”也，此四句，由象以及于辞者，作易之序也。下文又由辞之吉凶悔吝而推本于刚柔之象，盖《传》本为系辞而作，而《下传》尤详焉，故其立言如此。吉凶悔吝，由动而生者，盖以刚柔迭运，变而从时故也，吉凶之遇，参差不齐，然以常理为胜，而天下之动可一者，以刚柔变化，不离乾坤，乾易坤简，而天下之理得故也。“爻象动乎内”四句，又总而结言之，“天地大德”一节，《本义》原属此章，然诸儒多言宜为下章之首，盖下章所取十三卦，无非“理财”、“正辞”、“禁非”之事，其说可从也。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本义 王昭素曰：与地之间，诸本多有“天”字，俯仰远近所取不一，然不过以验阴阳消息两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顺动止之性，万物之情，如雷风山泽之象。

集说 朱氏震曰：自此以下，明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者，无非有取于易，皆仁也。曰：王天下者，明守位也。

王氏申子曰：伏羲氏继天立极，画八卦以前民用，后之圣人，相继而作，制为相生相养之具，皆所以广天地生生之德，自网罟至书契是也。

蔡氏清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二句，一是精，一是粗，一是性情，一是形体，其下十三卦所尚之象，一皆出此。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本义 两目相承而物丽焉。

集说 孔氏颖达曰：案诸儒象卦制器，皆取卦之爻象之体，韩氏之意，直取卦名因以制器，案《上系》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则取象不取名也，韩氏乃取名不取象，于义未善。

胡氏瑗曰：盖者疑之辞也，言圣人创立其事，不必观此卦而成之，盖圣人作事立器，自然符合于此之卦象也，非准拟此卦而后成之，故曰“盖取”。

案 孔氏所议韩氏是也，且六十四卦名，是文王所命，包牺之时，但有八卦名象而已，黄农尧舜，不应便取卦名，经文盖取之云，虽曰假托，不必拘泥，然亦不应大段疏脱也。

古者网罗所致曰离。《诗》曰：“鱼网之设，鸿则离之。”又曰：“有兔爰爰，雉离于罗。”二体皆离，上下网罗之象。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本义 二体皆木，上入下动，天下之益，莫大于此。

集说 蔡氏渊曰：耜，耒首也，断木之锐而为之。耒，耜柄也，揉木使曲而为之。

吴氏澄曰：《益》上巽二阳，象耒之自地上而入，下震一阳，象耜之在地下而动也。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本义 日中为市，上明而下动，又借噬为市，嗑为合也。

集说 耿氏南仲曰：有菽粟者，或不足乎禽鱼，有禽鱼者，或不足乎菽粟，罄者无所取，积者无所散，则利不布，养不均矣，于是“日中为市”焉。日中者，万物相见之时也，当万物相见之时，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使迁其有无，则得其所矣。

郑氏东卿曰：十三卦始《离》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货而已。食货者，生民之本也。

案 离为日中，震为动出，当日中而动出，市集之象。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本义 乾坤变化而无为。

集说 郭氏雍曰：“垂衣裳而天下治”，无为而治也，无为而治者无也焉，法乾坤易简而已。

王氏申子曰：神农以上，民用未滋，所急者食货而已，此聚人之本也，及黄帝尧舜之世，民用日滋，若复守其朴略，则非变而通之道，故“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由之而不倦，神其化，使民宜之而不知，凡此者非圣人喜新而恶旧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之道然也。

吴氏澄曰：风气渐开，不可如朴略之世，此穷而当变也，变之则通而不穷矣，其能使民喜乐不倦者，以其通之道，神妙不测，变而不见其迹，便于民而民皆宜利之故尔。

俞氏琰曰：时当变则变，不变则穷，于是乎有变而通之道焉，变而通之所以趣时也，民之所未厌，圣人不强去，民之所未安，圣人不强行，夫唯其数穷而时将变，圣人因而通之，则民不倦。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神也，以渐相忘于不言之中者，化也。

蔡氏清曰：时之当变也而通其变，然其所以变通之者，非圣人强用其智虑作为于其间也，因其自然之变，而以自然之理处之，是谓神而化之也，神而化，即其变通之妙于无为也。

苏氏濬曰：言通变神化，而独详于黄帝尧舜；言黄帝尧舜，而独取诸乾坤，乾坤诸卦之宗也。黄帝尧舜，千古人文之始，中天之运，至此而开，洪荒之俗，至此而变，此所以为善发羲皇之精蕴也。

案 守旧则倦更新则不宜，凡事之情也，变其旧使民不倦者，化也，趋于新使民咸宜者，神而化之也。

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本义 木在水上也，致远以利天下，疑衍。

集说 《九家易》曰：木在水上，流行若风，舟楫之象也。

何氏楷曰：近而可以济不通，远而可以致远，均之为天下利矣，取诸《涣》者，其象巽木在坎水之上，故《彖》曰“利涉大川”，《彖传》曰“乘木有功。”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本义 下动上说。

集说 董氏真卿曰：平地任载之大车，载物之多者，则服牛以引重，田车兵车乘车之小车，载人而轻者，则乘马以致远。

案 外说内动，象牛马之奔于前而车动于后也。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本义 豫，备之意。

集说 杨氏文焕曰：川途既通，则暴客至矣，又不可无御之之术，重门以御之，击柝以警之，则暴客无自而至。

俞氏琰曰：坤为阖户，“重门”之象也。震，动而有声之木，“击柝”之象也。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本义 下止上动。

集说 邱氏富国曰：以象言之，上震为木下艮为土，震木上动，艮土下止，杵臼治米之象。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本义 睽乖然后威以服之。

集说 朱氏震曰：知耒耜而不知杵臼之利，则利天下者有未尽，故教之以杵臼之利，知门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则威天下者有未尽，故教之以“弧矢之利。”

徐氏几曰：其害之大者，以“重门”“击柝”不足以待之，故必有弧矢以威之。

案 离，威也。兑，说也。威而以说行之，所谓说以犯难，民忘其死。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本义 壮固之意。

集说 司马氏光曰：风雨，动物也，风雨动于上，栋宇健于下，《大壮》之象也。

蔡氏渊曰：栋，屋脊橰也。宇，椽也。栋直而上，故曰“上栋”。宇两垂而下，故曰“下宇”。

俞氏琰曰：圣人之于物，有为之者，有易之者，古未有是而民利之也，今则为之，所以贻于后也，古有是而民厌之也，今则易之，所以革于前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

本义 送死大事，而过于厚。

案 棺槨者，取木在泽中也，又死者以土为安，故入而后说之。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本义 明决之意。

此第二章，言圣人制器尚象之事。

集说 耿氏南仲曰：已前不云“上古”，已下三事，或言“古”，与上不同者，盖未造此器之前，更无余物之用，故不言“上古”也，以下三事，皆是未造此物之前，别有所用，今将后用而代前用，故本之云“上古”及“古”者。

案 兑为言语可以通彼此之情，书之象也。乾为健固，可以坚彼此之信，契之象也。

总论 吴氏澄曰：十三卦之制作，自画卦而始，至书契而终，盖万世文字之祖，肇于画卦，而备于书契也。

案 此章申第一章“变通”、“趣时”而原于易简之意，盖在天地，则为刚柔，在人则为仁义，仁义者立本者也，因风气之宜而通其变，则其所以趣时者也，法始于伏羲成于尧舜，故自八卦既画，而可以周万事之理，凡网罟耒耜至于书契，莫非易理之所有也，观其穷而变，变而通，则趣时之用不穷，然其神而化之，无为而民安焉，则易简之理唯一，故其取诸诸卦者，取诸其趣时也，而其取诸乾坤者，取诸其易简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本义 易卦之形，理之似也。

集说 干氏宝曰：言是故，又总结上义也。

崔氏憬曰：上明取象以制器之义，故以此重释于象，言易者象于万物，象者形像之象也。

吴氏澄曰：此章之首第一节，总叙以起下文，自包牺至书契，言制作之事，而以是故总结之，谓易卦皆器物之象，象者像似之义，圣人制器，皆与卦象合也。

案 凡章首不用“是故”字，曰“是故”者，承上结上之辞也，诸

儒以此句为上章结语者，似是。

彖者材也。

本义 彖，言一卦之材。

集说 韩氏伯曰：彖，言成卦之材，以统卦义也。

案 “材”者，构屋之木也，聚众材而成室，彖亦聚卦之众义以立辞，故《本义》谓“彖言一卦之材。”

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

本义 效，放也。

集说 胡氏瑗曰：爻有变动，位有得失，变而合于道者为得，动而乖于理者为失，人事之情伪，物理之是非，皆在六爻之中，所以象天下之动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本义 “悔吝”本微，因此而“著”。

此第三章。

集说 保氏八曰：彖者，言一卦之材，所以断一卦之吉凶悔吝，爻者言一爻之动，所以断一爻之吉凶悔吝。

何氏楷曰：吉凶在事本显，故曰“生”。悔吝在心尚微，故曰“著”。悔有改过之意，至于吉则悔之著也，吝有文过之意，至于凶则吝之著也，原其始而言，吉凶生于悔吝，要其终而言，则悔吝著而为吉凶也。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

本义 震坎艮为阳卦，皆一阳二阴，巽离兑为阴卦，皆一阴二阳。

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

本义 凡阳卦皆五画，凡阴卦皆四画。

集说 韩氏伯曰：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众之所归，阳卦二阴，故奇为之君，阴卦二阳，故偶为之主。

陈氏埴曰：二偶一奇，即奇为主，是为阳卦，二奇一偶，即偶为主，是为阴卦，故曰“阳卦多阴，阴卦多阳。”

案 “阳卦奇，阴卦偶”。言阳卦主奇，阴卦主偶也，须如韩氏陈氏之说，乃与下文相应。

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本义 君，谓阳。民，谓阴。

此第四章。

集说 朱氏震曰：阴阳二卦，其德行不同何也，阳卦一君而遍体二民，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为君子之道，阴卦一民共事二君，二君共争一民，二也，故为小人之道。

吴氏曰慎曰：阳卦固主阳也，而阴卦亦主阳，可见阳有常尊也。

案 此章是释“彖者材也”之义，而原其理于一也，自八卦始成而分阴分阳，一奇则为阳卦者，以其一君二民，是君之权出于一，君为主也，君为主，则君子之道行，故曰“君子之道。”一偶则为阴卦者，以其二君一民，是君之权出于二，反若民为主也，民为主，则小人之道行，故曰“小人之道。”古今言易者，曰阳为君子，阴为小人，盖以为善恶淑慝之称焉，岂知阴阳不可以相无，如有君不可以无民，乌有善恶淑慝之分哉，唯其君之道，一而有统，则民之众，翕然从令，岂非君子之道乎，若君之道二而多门，则民之卑，各行其私，岂非小人之道乎，善恶淑慝，由此而生，吉凶治乱，由此而起，盖自

三画之卦，而已具此象矣，以此例而推之六画之卦，则如《复》、《师》、《谦》、《豫》、《比》、《剥》一阳为主，皆“君子之道也”；《姤》、《履》、《夬》一阴为主，皆“小人之道也”，唯《同人》之二，《大有》之五，不以为小人者，以其居中，能同乎阳，有乎阳也；《小畜》之四，亦不以为小人者，以其得位，能畜乎阳也，究之以阳为主也，又以其义例变而通之，则不特一阴一阳者为主而已。凡阳之居内而得时者，皆为主也，《临》、《泰》之类是也。凡阴之居内而得时者，皆为主也，《遁》、《否》之类是也。凡阳卦居内而为主者治，阴卦居内而为主者乱，《泰》、《否》、《损》、《益》之类是也。凡阳卦居内而先阴者正，阴卦居内而先阳者邪，《随》、《蛊》、《渐》、《归妹》之类是也。或不取内外，而取上下以为贵贱，或不取先后，而取尊卑以为倡随，或以阴为臣道，而能顺阳为善，或以阴为君道，而能应阳为美，要之其尊阳之意，则一而已矣，夫子以八卦发凡，使人于六十四卦之义推而通之也，此即一卦之材，而彖之所取，故曰“彖者材也”，其归则阳道不可以有二，故曰理之一。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本义 引《咸》九四爻辞而释之，言理本无二，而殊涂百虑，莫非自然，何以思虑为哉，必思而从，则所从者亦狭矣。

集说 韩氏伯曰：天下之动，必归于一，思以求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

孔氏颖达曰：此一之为道为可尚，结成前文阳卦，以一为君，是君子之道也。

徐氏几曰：涂虽殊而归同，则往来自不容无，而加之憧憧则私

矣，虑虽百而致一，则思亦人心所当有，而局于朋从则狭矣。

蔡氏清曰：天下感应之理，本同归也，但事物则千形万状，而其涂各殊耳，天下感应之理，本一致也，但所接之事物不一，而所发之虑，亦因之有百耳，夫虑虽百而其致则一，涂虽殊而其归则同，是其此感彼应之理，一出于自然而然，而不必少容心于其间者，吾之应事接物，一唯顺其自然之理而已矣，天下何思何虑。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
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本义 言“往”、“来”、“屈”、“信”，皆感应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则入于私矣，所以必思而后有从也。

集说 张子曰：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诚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杂之伪也。

《朱子语类》云：“日往则月来”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来”而言，往来皆人之所不能无，但憧憧则不可。

案 夫子引此爻，是发明贞一之理，故亦从天地日月说来，日月有往来，而归于生明，所谓贞明者也。寒暑有往来，而归于成岁，所谓贞观者也。天下之动，有屈有信，而归于生利，顺理则利也，所谓贞夫一者也。言天地则应在日月之前，言寒暑则应在日月之后，何则，四时者，日月之所为也，《观》、《豫》、《恒》、《彖传》及《系传》首章，皆不以四时先日月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本义 因言屈信往来之理，而又推以言学亦有自然之机也，精

研其义，至于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适不安，信之极也，然乃所以为人而崇德之资，内外交相养，互相发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复明上往来相感，屈信相须，尺蠖之虫，初行必屈，言信必须屈也，龙蛇初蛰，是静也，以此存身，言动必因静也，圣人用精粹微妙之义，入于神化，寂然不用，乃能致其所用，先静后动，是动因静而来也，利己之用，安静其身，可以增崇其德，此亦先静后动，动亦由静而来也。

《朱子语类》云：且如“精义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的却不必思，致用的是事功，是效验。

俞氏琰曰：精研义理，无毫厘之差，而深造于神妙，所以致之于用也。见于用而利，施于身而安，所以为崇德之资也。“精义入神”，内也；“致用”，外也，自内而达外，犹“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内也，即外以养内，亦犹“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蔡氏清曰：利用如何以崇其德，盖外边事事都能迎刃解将去，则胸中所得益深，所造亦远矣，精义以致知言，义者，事理之宜也，入神，只谓到那不容言之妙处，利用以行言，利用故安身，若其用有不利，则亦不能在在皆安，而泰然处之矣，盖躬行心得，自是相关之理。

吴氏一源曰：人皆知信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故以“尺蠖”、“龙蛇”明之，专言屈之利以示人，正欲人养静以一动，无感以待感也。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本义 下学之事，尽力于精义利用，而交养互发之机，身不能己，自是以上，则亦无所用其力矣，至于“穷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

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来而信也，是亦感应自然之理而已。张子曰：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此上四节，皆以释《咸》九四爻义。

集说 孔氏颖达曰：“精义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二者皆人理之极，过此二者以往，则微妙不可知，穷极微妙之神，晓知变化之道，乃是圣人德之盛极也。

张子曰：“精义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豫吾外，致养吾内也。“穷神知化”，乃养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又曰：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其在人也，知义用利，则神化之事备矣。德盛者，穷神则知不足道，知化则义不足云。

又曰：穷神，是穷尽其神也。入神，是仅能入于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义固有浅深。

《朱子语类》云：“穷神知化”德之盛，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后便能“穷神知化”，便如聪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诚而明相似。

又云：“穷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将去底，一日复一日，一月复一月，节节挨将去，便成一年。“神”是一个物事，或在彼，或在此，当其在阴时，全体在阴，在阳时，全体在阳，都只是这一物，两处都在不可测，故谓“神”。横渠言：一故神，两故化。又注云：两在故不测。这说得甚分晓。

又云：“天下何思何虑”一句，便先打破那个思字，却说“同归殊涂，一致百虑”，又再说“天下何思何虑”，谓何用如此“憧憧往来”，“尺蠖”、“龙蛇”之屈信，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则不来，不屈则亦不信也。今之为学，亦只是如此。“精义入神”，用力于内，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乎外，乃所以崇德乎内，只是如此作将

去，虽至于穷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虑之有。

蔡氏清曰：“未之或知”者，不容于有思，不容于有为也，神以存主处言，化以运用处言，其神化者，亦岂出于精义利用之外哉，其始有待于思为，则曰精义利用，其终无待于思为，则曰“穷神知化”，所造有浅深，理则无精粗也。

张氏振渊曰：未下学功夫不到，而顿能上达者，神化功夫，正在精义利用作起，此正实落下手处，即造到神化地位，不过精义利用，渐进渐熟耳，德盛不是就穷神知化上赞他德之盛，唯德盛方能“穷神知化。”

案 “精义入神”，则所知者精深，穷理之事也。“利用安身”，则所行者纯熟，尽性之事也。“穷神”则不止于入神，其心与神明相契者也，“知化”则不止于利用，其事与造化为徒者也，至命之事也，穷理尽性，学者所当用力，至命则无所用其力矣，故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又案 此章是释“爻者效天下之动”之义，而原其理于一也，自此以下十一爻，皆是发明此意，而此爻之义，尤为亲切，盖感应者动也，不可逐物憧憧，而唯贵于贞固其心者一也，所以然者，此心此理，一致同归，本不容以有二也，故首以此爻，而以致一恒心两爻终焉。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

本义 释《困》六三爻义。

集说 《朱子语类》云：有著力不得处，若只管著力去作，少间

去作不成，他人便道自家无能，便是辱了名。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本义 括，结碍也。此释《解》上六爻义。

集说 韩氏伯曰：括，结也。君子待时而动，则无结阂之患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本义 此释《噬嗑》初九爻义。

集说 冯氏椅曰：不以不仁为耻，故见利而后劝于为仁，不以不义为畏，故畏威而后惩于不义。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本义 此释《噬嗑》上九爻义。

集说 董氏仲舒曰：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

吴氏曰慎曰：恶，以己之所行者言。罪，以法之所丽者言。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

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本义 此释《否》九五爻义。

集说 孔氏颖达曰：所以今有倾危者，由前安乐于其位，自以为安，故致今日危也。所以今日灭亡者，由前保有其存，恒以为存，故今致灭亡也。所以今有祸乱者，由前自恃有其治理，恒以为治，故今致祸乱也。是故君子今虽获安，心恒不志倾危之事，国虽存，心恒不忘灭亡之事，政虽治，心恒不忘祸乱之事，心恒畏惧其将灭亡，其将灭亡，乃“系于苞桑”之固也。

谷氏家杰曰：养尊处优曰“安”，宗社巩固曰“存”，纲举目张曰“治”。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本义 此释《鼎》九四爻义。

集说 张氏浚曰：自昔居台鼎之任，德力知三者一有阙，则弗能胜其事，而况俱不足者乎。有德而无知，则不足以应变，有知而无力，则不足以镇浮，若夫德之不立，虽有知力，亦无以感格天人，而措天下于治矣。

钱氏时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后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度力度德而后居其任，虽百工胥史，且犹不苟，况三公乎，为君不明于所择，为臣不审于自择，以至亡身危主，误国乱天下，皆由不胜任之故，可不戒哉。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本义 此释《豫》六二爻义，《汉书》吉之之间有凶字。

集说 孔氏颖达曰：动，谓心动，事动，初动之时，其理未著，唯纤微而已，已著之后，则心事显露，若未动之先，又寂然顿无，几是离无入有，在有无之际，故云“动之微”也。直云吉不云凶者，凡豫前知几，皆向吉而背凶，违凶而就吉，无复有凶，故特云吉也，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则无。

崔氏憬曰：此爻得位于中，于豫之时，能顺以动而防于豫，如石之耿介，守志不移，虽暂豫乐，以其见微而不终日，则能“贞吉”，“断可知矣”。

张子曰：“知几”者，为能以屈为信。

《朱子语类》云：上交贵于恭逊，恭则便近于谄，下交贵于和易，和则便近于渎，盖恭与谄相近，和与渎相近，只争些子便至于流也。

又云：“几者动之微”，是欲动未动之间，便有善恶，便须就这处理会，若到发出处，便怎生奈何得，所以圣贤说谨独，便都是要就几微处理会。

项氏安世曰：谄者本以求福，而祸常基于谄，渎者本以交欢，而怨常起于渎，易言“知几”，而孔子以不谄不渎明之，此真所谓“知几者”矣，欲进此道，唯存察之密，疆界素明者能之，此所以必归之于“介如石”者与。

何氏楷曰：“知微知彰”，微而能彰，“介于石”也。“知柔知刚”，

柔而能刚，“不终日”也。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本义 殆，危也。庶几，近意，言近道也，此释《复》初九爻义。

集说 虞氏翻曰：“复以自知”，“自知”者明，谓颜子不迁怒，不贰过，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

侯氏行果曰：失在未形，故有不善，知则速改，故无大过。

《朱子语类》云：或以几为因上文“几”字而言，但《左传》与《孟子》“庶几”两字，都只作“近”字说。

又云：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尝复行”为难，殊不知“有不善未尝不知”是难处。

项氏安世曰：于微而知其彰，于柔而知其刚，盖由用心之精，烛理之明，是以至此。欲进此者，当自颜子始，毫厘丝忽之过，一萌于方寸之间，可谓“微”矣。而吾固已了然而见之，可谓“柔”矣。而吾已斩然而绝之，此章内十一爻，虽各为一段，而意皆相贯，此爻尤与上爻文意相关。

陆氏振奇曰：诚则明者，“知几”之神，由介石来也，明则诚者，不远之复，由真知得也，在《豫》贵守之固，故曰“贞吉”，在《复》贵觉之早，故曰“元吉”。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本义 絪縕，交密之状。醇，谓厚而凝也。言气化者也，化生，

形化者也，此释《损》六三爻义。

集说 侯氏行果曰：此明物情相感，当上法“絪縕”“化醇”致一之道。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本义 此释《益》上九爻义。

此第五章。

集说 项氏安世曰：“危以动则民不与”，党与之与，“无交而求则民不与”，取与之与也。

又曰：以“易”对“惧”，其义可见，直者其语“易”，曲者其语“惧”，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

郭氏鹏海曰：事不顺理，从欲唯危，为“危以动。”心知非理，自觉惶恐，为“惧以语”，恩非素结，信非素孚，为“无交而求”。

总论 叶氏良佩曰：下十爻，皆承《咸》九四而言。

吴氏一源曰：《咸》后十爻，皆发明理之贞一而不必懂懂耳，往来屈信无二致也。天地，所以成造化，圣人所以臻造化，推之事物物，莫不皆然，故知动静之一致，则能藏器而时动，知小大之一致，则能谨小以无咎，知安危之一致，则能危以保其安，各显微之一致，则能见几而作，不远而复，知损益之一致，则能损而得友，彼非所困而困非所任而任，忽小而恶积，求益而或击，皆昧于屈信之义以取凶耳。

案 此上三章，申吉凶效动而归于贞一之理。第三章，统论象

爻也。第四章，举彖所以取材之例。第五章，举爻所以效动之例也。盖卦有大小辞有险易，故凡卦之以阳为主，而阳道胜者，皆大卦也，以阴为主，而阴道胜者，皆小卦也，其原起于八卦之分阴分阳，故为举彖取材之例也。三百八十四爻，正静则吉，邪动则凶，故《困》三《解》上相反也，《噬嗑》之初上相反也，《否》五《鼎》四相反也，《豫》二《复》初相似也，《损》三《益》上相反也，其义皆统于《咸》之四，故为举爻效动之例也。夫阴阳并行，而以阳为君，则所以归其权于君者一矣，动静相循，而以静为主，则所以专其事于主者一矣，何则，理一故也，故曰“天下之动贞夫一。”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本义 诸卦刚柔之体，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门”。撰，犹事也。

集说 荀氏爽曰：阴阳相易，出于乾坤，故曰“门”。

叶氏良佩曰：此章论文王系辞之义，故首节先本伏羲卦画而言之。

何氏楷曰：有形可拟，故曰“体”，有理可推，故曰“通”。“体天地之撰”承“刚柔有体”言，两“体”字相应，“通神明之德”，承“阴阳合德”言，两“德”字相应。

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本义 万物虽多，无不出于阴阳之变，故卦爻之义，虽杂出而不差缪，然非上古淳质之时思虑所及也，故以为衰世之意，盖指文

王与纣之时也。

集说 《九家易》曰：名，谓卦名。阴阳虽错，而卦象各有次序，不相踰越。

侯氏行果曰：易象考其事类，但以吉凶得失为主，则非淳古之时也，故云衰世之意耳，言“邪”，示疑不欲切指也。

《朱子语类》：问：“其称名也，杂而不越”，是指系辞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他下面两三番说名，后又举九卦说，看来只是谓卦名。

又云：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画卦时，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经历，到文王时，世变不好，古来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经历这崎岖万变过来，所以说出那卦辞。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

本义 “而微显”，恐当作“微显而”，“开而”之“而”，亦疑有误。

集说 郭氏雍曰：当名，卦也。辨物，象也。正言，彖辞也。断辞，系之以吉凶者也。

《朱子语类》云：“微显阐幽”，“幽”者不可见，便就这显处说出来，“显”者便就上面寻其不可见底，教人知得。又曰：如“显道神德行”相似。

又云：“微显阐幽”，是将道来事上看，言那个虽是粗的，然皆出于道义之蕴，“微显”所以“阐幽”，“阐幽”所以“微显”，只是一个物事。

吴氏澄曰：“彰往”，即“藏往”也，谓明于天之道，而彰明已往之理。“察来”，即“知来”也，谓“察于民之故”，而察知未来之事。“微显”，即“神德行”也，谓以人事之显，而本之于天道，所以微其显。“阐幽”，即显道也，谓以天道之幽，而用之于人事，所以阐其幽。

蔡氏清曰：人事粗迹也，易书有以微之，盖于至著之中，寓至微之理也，天道至幽也，易书有以阐之，盖以至微之理，寓于至著之象也。

案 “彰往察来”，“微显阐幽”，承首节伏羲卦画言。“当名辨物，正言断辞”，承次节文王卦名言，而因及乎辞也。“彰往察来”，即所谓“体天地之撰”。“微显阐幽”，即所谓“通神明之德”。“当名”者，即所谓“称名杂而不越”也。命名之后，又复辨卦中所具之物，以系之辞而断其占，则所谓象也，文王因卦画而为之名辞，故曰“开而”，有画无文易道未开也。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本义 肆，陈也。贰，疑也。

此第六章，多阙文疑字，不可尽通，后皆放此。

集说 程氏敬承曰：理贞夫一而民贰之，有失得故“贰”也，“明失得之报”，则天下晓然归于理之一，而民行济矣，“济”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措之安吉之地，此其所以为衰世之意邪。

案 “称名小取类大”，以卦名言；“旨远辞文”，以彖辞言；“其言曲而中”，又申旨远辞文之意，旨远则多隐约，故“曲”也。辞文则有条理，故中也。其事“肆而隐”，又申名小类大之意，小名则事物毕具，故“肆”也。类大则义理包涵，故“隐”也。

总论 项氏安世曰：此章专论易之彖辞，易不过乾坤二画，乾坤即阴阳刚柔也，凡易之辞，其称名取类，千汇万状，大要不越于二者，而其所以系辞之意，则为世衰道微，与民同患，不得已而尽言之耳，此断辞之所以作也。断辞，即彖辞也。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本义 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于羑里而系彖辞，易道复兴。

集说 孔氏颖达曰：易之爻卦之象，则在上古伏羲之时，但其时理尚质素，直观其象，足以垂教，中古之时，事渐浇浮，非象可以为教，故爻卦之辞，起于中古，此之所论，谓《周易》也，身既忧患，须垂法以示于后，以防忧患之事。

吴氏澄曰：羲皇之易，有画而已，三画之卦虽有名，而六画之卦未有名，文王始名六画之卦，而系之以辞，易道几微，至此而复兴也，卦名及辞，皆前此所未有，故不云述而云作，作易在羑里时，故云其有忧患乎，盖于名卦而知其有忧患也，下文举九卦之名，以见其忧患之意。

谷氏家杰曰：“忧患”二字，以忧患天下言，乃吉凶同患意，民志未通，务未成，圣人切切然为天下忧患之，于是作易，故易皆处忧患之道。

何氏楷曰：圣人之“忧患”者，“忧患”天下之迷复也，乃其处困又何“忧患”焉，是故易者，所以“忧患”天下之“忧患”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本义 履，礼也。上天下泽，定分不易，必谨乎此，然后其德有以为基而立也。谦者，自卑而尊人，又为礼者之所当执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处忧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复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变而常且久，愆忿窒

愆以修身，迁善改过以长善，困以自验其力，并以不变其所，然后能巽顺于理以制事变也。

集说 郑氏康成曰：辨，别也。遭困之时，君子固穷小人则滥，德于是别也。

千氏宝曰：柄所以持物，谦所以持礼者也。

《朱子语类》：问：“巽”何以为“德之制”？曰：巽为资斧，“巽”多作断制之象，盖“巽”字之义，非顺所能尽，乃顺而能入之义，是入细直彻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断得杀，若不见得尽，如何可以行权。

陆氏九渊曰：上天下泽，尊卑之义，礼之本也，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皆本诸此。“履德之基”，谓以行为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进也。不行则德何由而积，有而不居为谦，谦者不盈也，盈则其德丧矣，常执不盈之心，则德乃日积，故曰“德之柄”。既能谦，然后能复，复者阳复，为复善之义，人性本善，其不善者迁于物也，知物之为害而能自反，则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进德，则沛然无它适矣，故曰“复德之本也”。知复则内外合矣，然而不常则其德不固，所谓虽得之必失之，故曰“恒德之固也”。君子之修德，必去其害德者，则德日进矣，故曰“损德之修也”。善日积则宽裕，故曰“益德之裕也”。不临患难难处之地，未足以见其德，故曰“困德之辨也。”并以养人利物为事，君子之德亦犹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夫然可以有为，有为者常顺时制宜，不顺时制宜者，一方一曲之士，非盛德之事也，顺时制宜，非随俗合污，如禹稷颜子是已，故曰“巽德之制也”。

陈氏琛曰：“德之基”，就积行上说；“德之本”，就心里说，要当有辨，“德之固”，是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德之地”，则全体不穷矣，亦要有辨。

卢氏曰：基与地有别，基小而地大，基是初起脚跟，积累可由此

而上，地是凝成全体，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也。

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

本义 此如书之九德，礼非强世，然事皆至极，“谦以自卑”，而尊且光，复阳微而不乱于群阴，恒处杂而常德不厌，损欲先难，习熟则易，益但充长，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动而及物，巽称物之宜而潜隐不露。

集说 韩氏伯曰：“和而不至”，从物者也，和而能至，故可履也，微而辨之，不远复也。“杂而不厌”，是以能恒，刻损以修身，故“先难”也，身修而无患，故“后易”也，有所兴为以益于物，故曰“长裕”，因物兴务，不虚设也。

程子曰：“益长裕而不设”，谓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长也，“设”是撰造也，撰造则为伪也。

《朱子语类》云：“称而隐”，是巽顺恰好底道理，有隐而不能称量者，有能称量而不能隐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权”，都是此意。

陆氏九渊曰：“履和而至”，兑以柔悦承乾之刚健，故“和”。天在上，泽处下，理之至极不可易，故“至”。君子所行，体履之义，故“和而至”。“谦尊而光”，不谦则必自尊自耀，自尊则人必贱之，自耀则德丧，能谦则自卑自晦，自卑则人尊之，自晦则德益光显，“复小而辨于物”，复贵不远，言动之微，念虑之隐，必察其为物所诱与否，不辨于小，则将致悔咎矣。“恒杂而不厌”，人之生，动用酬酢，事变非一，人情于此多至厌倦，是不恒其德者也。能恒者虽杂而不

厌，“损先难而后易”，人情逆之则难，顺之则易，凡抑损其过必逆乎情，故“先难。”既损抑以归于善，则顺乎本心，故“后易”。“益长裕而不设”，益者迁善以益己之德，故其德长进而宽裕。设者，侈张也。有侈大不诚实之意，如是则非所以为益也。“困穷而通”，不修德者，遇穷困则陨获丧亡而已，君子遇穷困则德益进，道益通。井居其所而迁，如君子不以道徇人，故曰“居其所”。而情施济众，无有不及，故曰迁巽。“称而隐”，巽顺于理，故动称宜，其所以称宜者，非有形迹可见，故“隐”。

案“复小而辨于物”，陆氏盖用韩氏之说，与朱子异，然朱子之义为精。

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本义 寡怨，谓少所怨尤。辨义，谓安而能虑。

此第七章，三陈九卦，以明处忧患之道。

集说 虞氏翻曰：礼和为贵，故“以和行”也，有不善未尝不知，故“自知”也，恒立不易方，故“一德”也。

欧阳氏修曰：君子者天下係焉，一身之损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损，忿欲耳，自益，迁善而改过耳，然而到其忿欲者，岂止一身之损哉，天下有被其害矣，迁善而改过，岂止一身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矣。

《朱子语类》：问：“巽以行权”，“权”是逶迤曲折以顺理否？曰：然。“巽”有人之义，巽为风，如风之入物，只为巽便能入，义理之中，无细不入，又问“巽称而隐”，隐亦是人物否。曰：“隐”便是不见处。

又云：见得道理精熟后，于物之精微委曲处，无处不入，所以说“巽以行权”。

又云：“兑见而巽伏”，“权”是隐然作底事物，若显然地作，却不成行权。

陆氏九渊曰：“履以和行”，行有不和，以不由礼故也，能由礼，则和矣。“谦以制礼”，自尊大则不能由礼，卑以自牧，乃能自节制以礼。“复以自知”，自克乃能复善，他人无与焉。“恒以一德”，不常则二三，常则一，终始唯一，时乃日新。“损以远害”，如忿欲之类，为德之害，损者损其害德而已，能损其害德者，则吾身之害，固有可远之道，特君子不取必乎此也。“益以兴利”，有益于己者为利，天下之有益于己者莫如善，君子观易之象而迁善，故曰“兴利”，能迁善则福庆之利，固有自致之理，在君子无加损焉，有不足言者。“困以寡怨”，君子于困厄之时，必推致其命，吾遂吾之志，何怨之有，推困之义，不必穷厄患难及己也，凡道有所不可行，皆困也，君子于此，自反而已，未尝有所怨也。“井以辨义”，君子之义，在于济物，于井之养人，可以明君子之义。“巽以行权”，巽顺于理，如权之于物，随轻重而应，则动静称宜，不以一定而悖理也。九卦之列，君子修身之要，其序如此，缺一不可也，故详复赞之。

王氏应麟曰：“复以自知”，必自知然后见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尝不知”，自知之明也。

何氏楷曰：以，用也。履者，礼也。用礼以约之，而制作始和，此履所以为“德之基”也，所贵乎礼者以其为德之品节也，然唯让为礼之实，不让不为礼，故用“谦以制之”，此谦所以为“德之柄”也。

总论 项氏安世曰：此章亦论彖辞，凡彖辞之体，皆先释卦名，次言两卦之体，末推卦用，故此章之序亦然，以为观彖者之法也。

胡氏炳文曰：上经自《乾》至《履》九卦，下经自《恒》至《损》、《益》亦九卦，上经《履》至《谦》五卦，下经《益》至《困》、《井》亦五卦，

上经《谦》至《复》又九卦，下经《井》至《巽》又九卦，上经自《复》而后八卦而为下经之《恒》，下经自《巽》而《未济》，亦八卦《复》为上经之《乾》，上下经对待，非偶然者。

叶氏良佩曰：此章三陈九卦，专言卦也，易道屡迁一章，专言爻也。

案 此上二章，申象之动乎内，而吉凶见乎外也。六十四卦之象，皆以乾坤交错而成，中涵天地变化之道，鬼神微妙之德，是所谓“动乎内者”也，及圣人命之以名，系之以辞，于是吉凶之义昭然见矣。六十四卦之名，或曰伏羲所命，或曰文王所命，盖自夫子之时而已疑也，但以其所取事类观之，知其非上古淳质时所有，则为文王命名，可以理推，“名当”，则卦爻之物可辨，因“正言”其是非，而吉凶之辞可断，向之“体天地之撰”，而有以“彰往而来”，“通神明之德”，而有以“微显阐幽”者，至是而大备矣，“名杂而不越”，故所称者小而义则大，彖所以发其蕴也，故寓意深远而辞则文，指远辞文，故言虽“曲而中”，名小类大，故事虽“肆而隐”，盖由于世衰民疑，而将以济其行，故非探赜索隐，无以尽其变也，非周事体物，无以悟其心也，夫吉凶者失得之报而已矣，故下九卦遂言圣人之处，以示观象之例。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本义 远，犹忘也。周流六虚：谓阴阳流行于卦之六位。

集说 侯氏行果曰：居则观象，动则玩占，故“不可远”也。

孔氏颖达曰：“六位”言“虚”者，位本无体，因爻始见，故称“虚”也。

邵子曰：“六虚”者，六位也，虚以待变动之事也。

《朱子语类》云：易不可为典要，易不是确定硬本子，扬雄《太玄》排定三百五十四赞当昼，三百五十四赞当夜，昼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轻重，凶之中又自分轻重，易却不然，有阳居阳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阴居阴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应而吉底，有有应而凶底，是“不可为典要”之书也，是有那许多变，所以如此。

蔡氏渊曰：屡迁，谓为道变通而不滞乎物，自“易之为书”至“屡迁”，此总言为书为道，以起下文之意也。自“变动不居”至“唯变所适”，言易道之屡迁也。不居，犹不止也。六虚，六位也。位未有爻曰“虚”，卦虽六位，而刚柔爻画往来如寄，故以“虚”言。或自上而降，或由下而升，上下无常也，柔来文刚，分刚上而文柔，刚柔相易也。典，常也。要，约也。其屡变无常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而已。

吴氏曰慎曰：“不可为典要”，变无方也，既有典常，理有定也，故曰易者变易也，不易也。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

本义 此句未详，疑有脱误。

集说 韩氏伯曰：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内之戒也。

潘氏梦旂曰：易虽“不可为典要”，而其出入往来，皆有法度，而非妄动也，故卦之外内，皆足以使人知惧。

蔡氏清曰：卦爻所说者，皆利用出入之事，其出入也，皆必以其法。法者，事理当然之则也，使人入而在内，出而在外，皆知有法而不敢妄为，是使知惧也，知惧必以度。

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

本义 虽无师保，而常若父母临之，戒惧之至。

集说 虞氏翻曰：“神以知来”，故明忧患，“知以藏往”，故知事

故。

苏氏轼曰：忧患之来，苟不明其故，则人有苟免之志而怠，故易明忧患，又明其所以致之之故。

朱氏震曰：又明于己之所当忧患，与所以致忧患之故，无有师保教训而严惮之，有如父母亲临而爱敬之，见圣人之情也。

赵氏振芳曰：不特使人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所以致忧患之故，淳淳然与民同患，与民同忧，不止如师保之提命，且直如父母之严临行，故不虚行也。

孔氏颖达曰：虽千变万化，“不可为典要”，然循其辞，度其义，原寻其初，要结其终，皆“唯变所适！”是其常典也。

邵子曰：既有典常，常也，不可为典要，变也。

龚氏焕曰：既曰“不可为典要”，又曰“既有典常”，“不可为典要”者，以刚柔之变易无常者言也。“既有典常”者，以卦爻之一定而不可易者言也，刚柔变易之无常，所以卦爻一定而不可易，而一定不易之理，未尝不行于刚柔变易之中也。

总论 项氏安世曰：此章专论易之爻辞，“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二句，一章大指，自“变动不居”至“唯变所适”，言“屡迁”也，爱之无所不至，虑之无所不周，故训之无所不切也。

案 “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朱氏赵氏之说甚善，盖上文言“出入以度”，则人知畏惧，严惮之如师保，及观其示人忧患之故，恳切周尽，使闻之者，不知严惮而但感其慈爱，此圣人之情，所以为至也。无有者，非无师保也，人之意中，“无有师保”也。

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本义 方，道也。始由辞以度其理，则见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也。

此第八章。

集说 虞氏翻曰：“其出入有度”，故“有典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谓之德自“出入以度”至“道不虚行”，言“不可远”也，唯其屡迁，故虚而无常，“不可为典要”，唯其不可远，故有度有方有典有常，而不可虚，方其率之也，则谓之辞，及其行之也，则谓之道，辞之所指，即道之所迁也，人能循其不可远之理，则屡迁之道得矣。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

本义 质谓卦体，卦必举其始终而后成体，爻则唯其时物而已。

集说 韩氏伯曰：质，体也。卦兼始终之义也。

孔氏颖达曰：物，事也。一卦之中，六爻交相杂错，唯各会其时，各主其事。

吴氏澄曰：质谓卦之体质，文王原卦义之始，要卦义之终，以为卦之体质，各名其卦而系彖辞也，爻之为言交也，周公观六位之交错，唯其六爻之时，各因其义而系爻辞也，此章言六爻，而六爻统于彖，故先言彖，乃说六爻也。

谷氏家杰曰：此章虽兼卦爻，实以卦引起爻，专重在爻上。

何氏楷曰：此章统论爻画，而归重于彖辞，说易之法，莫备于此，易之为书纲纪在卦，卦必合爻之全而后成卦，一画不似，便成他局，圣人之系卦为之推原其始，要约其终，弥纶全卦之理，如物之有体质，至于系爻，则唯相其六位之时而导之宜，因其阴阳之物而立之像，然其大指，要不过推演彖辞之意。

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

本义 此言初上二爻。

集说 干氏宝曰：初拟议之故难知，卒终成之，故易知，本末势然也。

孔氏颖达曰：“初辞拟之”者，复释“其初难知”也，以初时拟议其始，故“难知”也，“卒成之终”者，复释“其上易知”也，言“上”是事之卒了，而成就终竟，故“易知”也。

吴氏澄曰：“初”与“终”为对，“拟之”与“卒成之”为对，两句文法，颠倒相互。

案 讲家以难知易知属学者，“拟之”“卒成”属作易者，然圣人作易六爻之条理，浑成于心，岂有难易哉，故“初辞拟之”“卒成之终”两句，是申上两句，皆当属学者说。

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

本义 此谓卦中四爻。

案 “杂”字“撰”字“辨”字，亦当属学者。说“杂”者，参错其贵贱上下之位也。撰者，体察其则柔健顺之德也，德位分而是非判矣。辨者，剖别之于象，以考验之于辞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本义 彖统论一卦六爻之体。

集说 苏氏轼曰：彖者，常论其用事之爻，故观其彖，则其余皆彖爻之所用者也。

吴氏澄曰：章首第一句言彖，第二句总言六爻，此一节又总言六爻而归重于彖，盖为结语与章首起语相始终。

案 彖辞之系，文王盖统观六爻以立义者，如《屯》则以初为侯，《蒙》则以二为师，《师》则以二为将，《比》则以五为君，其义皆先

定于彖，爻辞不过因之而随爻细别耳，其爻之合于卦义者吉，不合于卦义者凶，故彖辞为纲领，而爻其目也，彖辞为权衡，而爻其物也，总之于纲，则目之先后可知，审之于权衡，则物之轻重可见，夫子彖传，既参错六爻之义以释辞，示人卦爻之不相离矣，于此又特指其要而切言之，读易之法，莫先于此。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本义 此以下论中爻，同功，谓皆阴位。异位，谓远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惧”，柔不利远，而“二多誉”者，以其“柔中”也。

集说 崔氏憬曰：此重释中四爻功位所宜也，二四皆阴位，阴之为道，近比承阳，故“不利远”矣，二远阳虽则不利，其要或有无咎者，以柔居中，异于四也。

苏氏轼曰：近于五也，有善之名，而近于君则惧矣，故二之善宜著，四之善宜隐。

程氏迥曰：易以六居五，以九居二，为卦十有六，虽为时不同，其十有五皆吉，谓人君柔中虚己，而任刚德之臣，其臣亦以刚中应之也。

吴氏澄曰：二与四同是阴位，若皆以柔居之，则六二六四，同是以柔居阴，故曰“同功”。然其位则有远近之异，五者一卦之尊位，故远近皆自五而言，二与五应为远，四与五比为近，以位之远近有异，而其善亦不同，远者意气舒展而多誉，近者势分逼迫而多惧，多者，谓不尽然而若此者众尔，“近也”二字，释“四多惧”，谓四之所以惧，不能如二之多誉者，盖迫近尊位不得自安故也。“柔之为道”以下，释“二多誉”，柔不能自立，近者有所依倚远者宜若不利，二远于

五，而其归得以无咎者，以其用柔而居下卦之中也。

何氏楷曰：月远日则光满，近则光微，此“多誉”、“多惧”之说也。

案 吴氏说亦详密，但以二之誉，四之惧，专为以柔居柔者，三之凶，五之功，专为以刚居刚者，则于经意犹偏，盖圣人之言举其一隅，则可以三隅反，“多誉”“多惧”，以二四之位言，不论刚柔居之，皆“多誉”“多惧”也，多凶多功，以三五之位言，亦不论刚柔居之，皆多凶多功也。下文言“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则可见二虽多誉，而九二尤善于六二，四既多惧，而九四尤甚于六四也，又言“其柔危其刚胜邪”，则可见三虽多凶，而九三犹善于六三，五虽多功，而六五犹让于九五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为六二言，而九二在其中，并六四、九四皆在其中，其柔危，为六三言，而九三在其中，并六五、九五亦在其中，此圣言之所以妙。

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本义 三五同阳位，而贵贱不同，然以柔居之则危，唯刚则能胜之。

此第九章。

集说 侯氏行果曰：三五阳位，阴柔处之，则多凶危，则正居之，则胜其任，言“邪”者不定之辞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其时也。

崔氏憬曰：三处下卦之极，居上卦之下，而上承天子，若无含章之美，则必致凶，五既居中不偏，贵乘天位，以道济物，广被寰中，故“多功”也。

吴氏澄曰：三与五同是阳位，若皆以刚居之，则九三九五，同是以刚居阳，故曰“同功”。然其位则有贵贱之异，贱者，刚居刚为太过而多凶；贵者，刚居刚为适宜而多功。“二多誉”“四多惧”之上，有“其善不同”一句，而“三多凶五多功”之上无之者，誉惧虽不同，

而皆可谓之善，凶则不可谓善矣，故不言也。“贵贱之等也”五字，释“三多凶”，谓三之所以凶，不能如五之功者，盖贵贱有等，贱者不与贵者同故也。“其柔危”以下，释“五多功”，五为尊位，以柔居之，则不胜其任而危，惟刚居之，则能胜其任而有功也。

胡氏炳文曰：其柔危，其刚胜，专为三言也。

蔡氏清曰：或远或近，或贵或贱，此所谓“爻有等，故曰物者”，是为杂物，或柔中，或不中，或多誉，或多惧，或多凶，或多功，又或柔危而刚胜，此所谓撰德也。而“辨是与非”，举具其中矣。

案 柔危刚胜，吴氏以为指五，胡氏以为指三，侯氏兼之，须分别融会，乃得经意。

总论 何氏楷曰：章末复举中爻，所以略初上不言者，盖初上非用事之地，故所重在时位，中四爻用事之地，故唯重在德行也。若夫卦主在初上者，则不可以此例论，此章为易之凡例，求卦爻之义者，执此以求之而已，然仅曰要曰多曰过半，则虽圣人犹未敢轻言之，韦编三绝有以夫。

案 此上二章，申爻之动乎内，而吉凶见乎外也，道屡迁者，于“周流六虚”见之，无常相易，所谓“周流”者也，“唯变所适”，所谓“屡迁”者也，此则爻之动乎内者，及系辞而吉凶见，则使人于日用出入之间，各循乎法度而知惧，盖凜乎师保之严矣，再观其开示人以忧患，与其所以至忧患之故，不啻父母之谋其子孙者，又使人无有师保之严，但如临父母之亲而已，夫是以由其辞而揆之，则不可为典要者，未尝不有典常，而欲体其道而行之，则所谓不可远者，又存乎其人之不远于道也，下文遂以辞之典常言之，大约初上虽无位，而为事之始终，自二至五，则居中而正，为用事之位，玩辞者，拟其初，竟其终，参合其物理，以辨其是非而求其备，此学易之法也，然彖者括始终以立体，而爻则其趋时之物而已，故知者观彖辞而爻义已大半得，此又学易之要也，又举中四爻而申之，以见凡当位用

事，则有誉有惧，有凶有功，非初上无位而或在功过之外者比也，圣人所谓明忧患与故者，于此尤谆谆焉。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本义 三画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为天，中二爻为人，下二爻为地。

集说 项氏安世曰：言圣人所以兼三才而两之者，非以私意傅会三才之道，自各有两，不得不六也。

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本义 道有变动，谓卦之一体。等，谓远近贵贱之差。相杂，谓刚柔之位相间，不当，谓爻不当位。

此第十章。

集说 陆氏绩曰：天道有昼夜日月之变，地道有刚柔燥湿之变，人道有行止动静吉凶善恶之变，圣人设爻以效三才之变动，故谓之爻者也。

孔氏颖达曰：三才之道，既有变化移动，故重画以象之，而曰爻也。物者，物类也。爻有阴阳贵贱等级，以象万物之类，故谓之物也。若相与聚居，间杂成文，不相妨害，则吉凶不生，由文之不当相与聚居，不当于理，故吉凶生也。

张子曰：故曰爻，爻者交杂之义。

项氏安世曰：“爻有等”者，初二三四五上也。“物相杂”者，初三五与二四上，阴阳相间也。“文不当”者，九居阴位，六居阳位也。

李氏简曰：一则无变无动，兼而两之，故三才之道，皆有变动，以其道有变动，故名其画曰爻。爻者，效也，言六画能效天下之动也。爻有贵贱上下之等，故曰物。物有九六杂居刚柔之位，则成文，交错之际，有当不当，吉凶由是生焉。

汪氏咸池曰：文既相杂，岂能皆当，故有以刚居柔，以柔居刚，而位不当者，亦有以柔居柔以刚居刚，而位未必皆当者，则吉凶于是而生矣。

何氏楷曰：不当者非专指阳居阴位，阴居阳位也，卦情若淑，或以不当为吉，卦情若慝，反以当位为凶，要在随时变易得其当而已。

吴氏曰慎曰：以时义之得为当，时义之失为不当，不以位论。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本义 危惧故得平安，慢易则必倾覆，易之道也。

此第十一章。

集说 张氏栻曰：既惧其始，使人防微杜渐，又惧其终，使人持盈守成，要之以无咎而补过，乃易之道也。

高氏攀龙曰：一部易原始要终，只是敬惧无咎而已，故曰“惧以终始”。“无咎者，善补过也”，易中凡说有喜有庆吉元吉，都是及于物处，若本等只到了无咎便好。

赵氏光大曰：“危者使平”二句，即是辞危处，使之不可作易使之，言由危而平者，危使之也，言其理之必然，若有以使之也，易之道，与“其道甚大”“道”字正相应。

何氏楷曰：使者，天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所谓殖有礼，覆昏

暴，天之道也。

案 此上二章，申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也。所谓变者，生于三才之道，以两而行，交合相济，迭用不穷也，写之于易，则以其两相交也，而名为爻，所处之位不同也。而名为物，所以处是位者，又相错也。而名为文，相错则有当有否，而吉凶于此生，大业于此起矣，故曰“功业见乎变”。虽然，上古之圣，以是济民用焉，而辞未备也，文王当殷商之衰，忘己之忧，而唯世之患，是故其因事设戒者，无非欲人战战兢兢，免于咎而趋于平也，是所谓以身立教，反覆一编之中，千载之上心如见焉，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本义 至健则所行无难，故易。至顺则所行不繁，故简。然其于事，皆有以知其难，而不敢易以处之，是以其有忧患，则健者如自高临下，而知其险，顺者如自下趋上，而知其阻，盖虽易而能知险，则不陷不险矣，既简而又知阻，则不困于阻矣，所以能危能惧，而无易者之倾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乾之德行恒易略，不有艰难以此之故，能知险之所兴，若不易则为险，故行易以知险也，坤之德行恒为简静，不有繁乱以此之故，知阻之所兴，若不简则为阻难，故行简以知阻也。

苏氏轼曰：已险而能知险，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尝有也，是故处下以倾高，则高者毕赴用晦以求明，则明者必见易简以观险阻，则险阻无隐情矣。

张子曰：简易然后知险阻，简易理得，然后一以贯天下之道。

《朱子语类》云：险与阻不同险，是自上视下，见下之险，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观上，为上所阻，故不敢进。

项氏安世曰：“易”与“险”相反，唯中心易直者能照天下险巇之情，简与阻相反，唯行事简静者，能察天下繁壅之机。

李氏简曰：两险相疑，两阻相持，则险不能知险，知天下之至险者，至易者也，阻不能知阻，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简者也。

胡氏炳文曰：前言乾坤之易简，此言乾坤之所以为易简，盖乾之德行，所以恒易者，何也？乾，天下之至健也。坤之德行，所以恒简者。何也？坤，天下之至顺也。

蔡氏清曰：天下之至健，天下之至顺，犹《中庸》云“天下至诚”、“天下至圣”相似，皆以人言，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此天下之至健者也，安贞之吉，“应地无疆”，此天下之至顺者也。

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本义 “侯之”二字衍，“说诸心”者，心与理会，乾之事也。“研诸虑”者，理因虑审，坤之事也。“说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诸虑”，故有以成亹亹。

集说 张子曰：易简故能说诸心，知险阻故能研诸虑。

朱氏震曰：简易者我心之所固有，反而得之，能无说乎，以我所有，虑其不然，能无研乎。

《朱子语类》云：能说诸心，能研诸虑，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凡事见得通透了，自然欢说，既说诸心，是理会得了，于事上更审一审，便是研诸虑，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作得这事业。

张氏栻曰：心之说也，不忤于理，虑之研也，不昧于事，则得者为吉，失者为凶，吉凶既定，则凡勉于事功者，莫不弘之不息以成其功矣。

谷氏家杰曰：能说诸心，能研诸虑，二能字应下成能之能，见此

理人人具有，唯圣人能说能研耳。

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

本义 “变化云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来。

集说 苏氏轼曰：言易简者无不知也。

《朱子语类》：问：有许多“变化云为”，又吉事皆有休祥之应，所以象事者于此而知器，占事者于此而知来。曰：是。

何氏楷曰：凡人事之与吉逢者，其先必有祥兆，天人相感，志一之动气也，圣人作易，正以迪人于吉，故独以吉事言之，与吉之先见同义。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本义 “天地设位”，而圣人作易以成其功，于是“人谋鬼谋”，虽百姓之愚，皆得以与其能。

集说 《朱子语类》云：“天地设位”四句，说天人合处，“天地设位”，使圣人成其功能，“人谋鬼谋”，则虽百姓亦可与其能，成能与与能，虽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

胡氏炳文曰：圣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能，百姓得以与圣人所已成之能也。

蔡氏清曰：凡卜筮问易者，先须谋诸人，然后乃可问易，虽圣人亦然，故《洪范》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然后曰谋及卜筮。”又曰：“联志先定，询谋僉同，然后鬼神其依，龟筮协从是也。”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

本义 象，谓卦画。爻象，谓卦爻辞。

集说 崔氏憬曰：伏羲始画八卦，因而重之，以备万物而告于人也。爻，谓爻下辞。象，谓卦下辞。皆是圣人之情，见乎系辞，而假爻象以言，故曰“爻象以情言”，六爻刚柔相推，而物杂居，得理则吉，失理则凶，故“吉凶可见”也。

蔡氏清曰：八卦以象告，则刚柔杂居矣，爻象以情言，则吉凶可见矣。

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

本义 不相得，谓相恶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

集说 崔氏憬曰：远，谓应与不应。近，谓比与不比，或取远应而舍近比，或取近比而舍远应，由此远近相取，所以生悔吝于系辞矣。

项氏安世曰：“爱恶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迁”之事，而以六爻之情与辞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辞，分出于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总属于相近之一情，此四者，爻之情也。命辞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故观其辞可以知其情。利害者，商略其事有利有不利也，悔吝则有迹矣，吉凶则其成也，故总而名之曰吉凶。“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则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则其事极矣，故以吉凶言之。爱恶远近情伪，姑就浅深分之，若错而综之，则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远近，其行皆有情伪，其情皆有爱恶也，故总以相近一条明之。“近而不相得”，则以恶相攻而凶生矣，以伪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则一近之中，备

此三条也。凡爻有比爻，有应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当相得者也，今称近者，正据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则远而为应为主者，亦必备此三条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圣人概以近者明之。

吴氏澄曰：害者利之反，凡占曰不利无攸利者害也，近而不相得，则凶害悔吝，其相得，则吉利悔亡无悔无咎从可知也。

胡氏一桂曰：“凡易之情”以下，独举近者总言之，近而相取，其情乃不相得，此必其初之以伪感，终至于恶而相攻，是以凶耳，既至于凶，其于害悔吝可知已。

蔡氏清曰：“爱恶相攻”三句平等说，下文却合言之曰：大抵凡易之情，近而相得者为贵，不相得而远者亦无害，唯是近而不相得者则凶，又有害而悔且吝矣。

又曰：“吉凶悔吝利害”六字，大抵吉凶重于利害，利害重于悔吝，故末句先凶次害，又次悔吝，而凡曰吉凶见乎外，吉凶以情迁则皆该利害与悔吝矣。

林氏希元曰：“近而不相得”，是解“远近相取而悔吝生”一句，并“爱恶相攻”两句亦解。盖远近相取而悔吝生，这里分情相得不相得。情相得者，远相取而悔吝。情不相得者，近相取而悔吝，但此意未明，故于此发之，只曰近不曰远者，举近则远者可以三隅反也，夫近而不相得则凶，可见恶相攻而凶生者，以其近也，伪相感而害生者，亦以其近也，故曰是并解“爱恶相攻”两句。

案 此条诸说相参，极详密矣，然尚有须补备者，诸说皆以近为相比之爻，于易例未尽，应爻虽远，然既谓之应，地虽远而情则近也。先儒盖因上章“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故必以相比为近，然彼就二四而言之，则有远近之别，此就六爻而统论之，则比与应皆近也，观《蒙》之六四曰“独远实也”，以其比应皆阴也，如虽无比而有应，亦不得谓之远实矣，故易于应爻，有曰婚媾者，有曰宗者，有曰主者，有曰类者，皆亲近之称也。“远近相取”，须分无比应

者为远，有比应者为近，乃为完备。

易之情，其有远近者，固从爻位而生，若爱恶情伪，则从何处生来，须知易爻吉凶，皆在“时”、“位”、“德”三字上取，时随卦义而变，时变，则有爱恶矣，如《泰》之时则交，《否》之时则隔，《比》之时则和，《讼》之时则争，是“爱恶相攻”者，由于时也。位逐六爻而异，位异则有远近矣，如《比》之内比外比，《观》之观光者，近也；《蒙》之困蒙，《复》之迷复者，远也，是远近相取者，由于位也。德由刚柔当否而别，德别则有情伪矣，如《同人》五之号咷，《豫》二之介石，以中正也，《同人》三之伏戎，《豫》三之盱豫，以不中正也，是情伪相感者，由于德也。时有消息盈虚之变，位有贵贱上下之异，德有刚柔善恶之别，此三者皆吉凶悔吝之根，然其发动，皆因彼己之交而起。所谓彼己之交者，比也，应也，非因比应，则无所谓相攻也，无所谓相取也，无所谓相感也。所谓相攻相取相感者，皆以比应言之，故下独举近而不相得以见例，近而相得，相爱者也，相取者也，以情相感者也，善之善者也，不相得者而远，则虽恶而不能相攻也，不近而不得相取也，虽伪而不与相感也，善之次也，宜相得者而远，则虽爱而不得相亲也，不近而不能相取也，虽有情而无以相感也，又其次也，唯近而不相得，则以恶相攻，以近相取，以伪相感，人事之险阻备矣，大者则凶，极其恶之情者也，《同人》三之敌刚是也，次者则害，防其伪之端者也，《兑》之介疾孚剥是也，轻者犹不免于悔吝，如《豫》、《萃》之三，虽以近而从四，然以非同类而曰悔曰吝者此也，易者教人知险知阻，故特举此条以见例，余者可以三隅反也，故观易者，须先知时、位、德、比、应五字，又须知时、位、德之当否，皆于比应上发动，其义莫备于此章矣。

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

屈。

本义 卦爻之辞，亦犹是也。

此第十二章

集说 王氏申子曰：歉于中者必愧于外，故“将叛者其辞惭”，疑于中者必泛其说，故“中心疑者其辞枝。”吉德之人见理直，故其“辞寡。”躁竞之人急于售，故其“辞多”。诬善类者，必深匿其迹而阴寓其伎，故其“辞游”。“失其守”者，必见义不明而内无所主，故“其辞屈”。

吴氏澄曰：此篇之道，泛言辞变象占四道，而末句归重于辞，且以本于圣人之情，至于卒章凡三节，其中亦言四道，而首末皆言爻之辞，末又本于易之情，以终系辞之传，盖唯圣人之情，能知易之情而系易之辞也，是为一篇始终之脉络云。

张氏振渊曰：此节即人之辞以情迁者，验易之辞以情迁也。

案 此章亦总上十一章之意而通论之，易简即上下传首章所谓乾坤之理，而圣人体之以立极者，故此即以乾坤为圣人之名称，见易道之本，圣心所自具也，易与险反，故“知险”，简与阻反，故“知阻”，以是说诸心，即以是研诸虑，凡天下所谓吉凶亶亶者，固已豫定取成于圣人之心矣，于是仰观变化俯察云为，“知以藏往”而通其象，“神以知来”而裕其占，此所以作易而天地之功以成，百姓之行以济也，“爻象动乎内”者以象告，“吉凶见乎外”者以情言，“功业见乎变者”以利言，“圣人之情见乎辞”者以情迁，时有顺逆而爱恶生焉，位有离合而远近判焉，德有淑慝而情伪起焉，此三者易之情也，吉利凶害悔吝之辞，所由兴也，在易则为易之情，圣人从而发挥之，则吉凶之途明，而利害之几审，此即圣人之情也，故言凡人之情著于辞而不可掩者六，反切上章所谓有忧患者辞危也。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六

文言传

本义 此篇申《彖传》、《象传》之意，以尽乾坤二卦之蕴，而余卦之说，因可以例推云。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

本义 “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干，木之身，而枝叶所依以立者也。

程传 它卦，《彖》、《象》而已，独乾坤更设《文言》以发明其义，推乾之道施于人事，“元亨利贞”，乾之四德，在人则“元”者，众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会也；“利”者，和合于义也，“贞”者，干事之用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元者善之长。”曰：“元亨利贞”皆善

也，而“元”乃为四者之长，是善端初发见处也。

问“亨者嘉之会”。曰：且以草木言之，发生到夏时，好处都来凑会。嘉，只是好处。会，是期会也。

又云：“利者义之和”，“义”。疑于不知矣，然处之而各得其所，则和，“义之和”处便是利。

问程子曰：义安，处便为利，只是当然便安否。曰：是。正好去解利者义之和句，义截然而不可犯，似不和，分别后万物各止其所，却是和，不和生于不义，义则无不和，和则无不利矣。

又云：“贞者事之干”，知是那默运事变底一件物事，所以为“事之干”。

又云：正字不能尽贞之义，须用连正固说，其义方全，正如孟子所谓“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干问又有所谓不可贞者是如何。曰：也是这意思，只是不可以为正而固守之。

项氏安世曰：善也嘉也义也，皆善之异名也，在事之初为善，善之众盛为嘉，众得其宜为义，义所成立为事，此一理而四名也，故分而为四，则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比而为二，则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混而为一，则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义之和，和，谓能顺之也。事之干，干，谓能立之也。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

本义 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故“足以长人”，嘉其所会，则无不合礼，使物各得其所利，则义无不和，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谓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为事之干。

程传 体法于乾之仁，乃为君长之道，足以长人也。体仁，体

元也，比而效之谓之体，得会通之嘉，乃合于礼也，不合礼则非理，岂得为嘉，非理安有亨乎，和于义乃能利物，岂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贞固所以能干事也。

集说 李氏鼎祚曰：天运四时以生成万物，君法五常以教化于人，元为善长，故能体仁，仁主春生，东方木也。通为嘉会，足以合礼，礼主夏养，南方火也。利为物宜，足以和义，义主秋成，西方金也。贞为事干，以配于智，智主冬藏，北方水也。不言信者，信主土，土居中宫，分王四季，水火金木，非土不载。

《朱子语类》云：体仁，不是将仁来为我之体，我之体便都是仁也。又曰：《本义》云，以仁为体者，犹言自家一个身体，元来都是仁。

又云：嘉，美也。会，是集齐底意思，许多嘉美，一时斗凑到此，故谓之嘉会，嘉其所会，便动容周旋无不中礼。

又云：看来义之为义，只是一个宜，其初则甚严，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直是有内外之辨，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则其和也，孰大于是。

又云：干如木之干，事如木之枝叶，贞固者，正而固守之，贞固在事，是与立个骨子，所以为事之干，欲为事而非此之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问“贞固”二字与体仁嘉会利物似不同。曰：属北方者，便著用两字，方能尽之。

问《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长”以下四句，说天德之自然，“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以下四句，说人事之当然。元是善之长，万物生理，皆始于此，众善百行，皆统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为仁，亨是嘉之会。嘉，美也。会，犹齐也。盖春方生育，至此乃无一物不畅茂，其在人则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事事物物，一齐到恰好处。所谓动容周旋皆中礼，故于时为夏，于人为礼。“利者义之和”，万

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无不得宜，故于时为秋，于人为义。“贞者事之干”，万物至此收敛成实，事理至此无不的正，故于时为冬，于人为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当从事于此者，体者，以仁为体，仁为我之骨，我以之为体，仁皆从我发出，故无物不在所爱，所以能长人，欲其所会之美，当美其所会，盖其厚薄亲疏尊卑小大相接之体，各有节文，无不中节，即所会皆美，所以能合于礼也，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无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云，故足以为事之干。干，如版筑之有桢干。

胡氏炳文曰：体仁有以存诸中，嘉会则美见乎外，利物有以方乎外，而贞固有以守于中，礼者仁之著，智者义之藏，体仁长人，贞固干事，由理以及用，嘉会合礼，利物如义，则由用以及理也。

董氏真卿曰：朱子谓属北方者便著用两字，方能尽之，幼时闻先君子之言曰：北方天气之终始，有分别之义，故北字篆文，两人相背，至于四端五麟四兽，属北方者皆两，东西南三方者各一，四时为冬，亦与春为交接，四德为贞，亦贞下起元，十二辰为亥子，六十四卦为《坤》、《复》。

林氏希元曰：君子克己复礼，使仁充乎中而见乎外，中之所存，无一念之非仁，外之所行，无一事之非仁，则君子之身，浑是一个仁，非体其体而体夫仁也，体仁，仁之至也，故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而足以长人，安土敦仁故能爱，正是如此。

又曰：“利者义之和”之“利”，乃在人天然之利，“利物足以和义”之“利”，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利也，义之和之和，乃在人天然之和，足以和义之和，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和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本义 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贞”。

此第一节，申《彖传》之意，与《春秋传》所载穆姜之言不异，疑

古者已有此语，穆姜称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别以子曰：表孔子之辞，盖传者欲以明此章之为古语也。

程传 行此四德乃合于乾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乾元亨利贞”，犹言性仁义礼智。曰：此语甚稳当。又曰：“乾元亨利贞”，它把“乾”字当君子。

蔡氏清曰：“元亨利贞”四字，在文王只为占辞，至孔子《彖传》，乃有四德之说，然其所谓四德者，又有不同，天之四德，自其生成万物者言也，圣人之四德，自其统治一世者言也，至此所谓四德，又只就君子一身所行而言也，一身所行者其体也，统治一世者其用也，四德无乎不在也，又见乾字所该者广也。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本义 龙德，圣人之德也，在下故隐，易，谓变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圣人明之，有隐显而无浅深也。

程传 自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阳之微，“龙德”之潜隐，乃圣贤之在侧陋也，守其道，不随世而变，晦其行，不求知于时，自信自乐，见可而动，知难而避，其守坚不可夺潜龙之德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心以为乐，已则行之，心以为忧，已则违之，身虽逐物推移，心志守道，确乎坚实其不可拔。

游氏酢曰：“龙德而隐”，故“不易乎世”，“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遁世无闷”，“不成乎名”者，非誉不在物，故“不见是而无闷。”

吴氏澄曰：“乐则行之”，释上文“无闷”二句。“忧则违之”，释

上文“不易”“不成”二句。乐者，谓无闷也。行之，谓为之也。忧者，谓非其所乐也。违之，谓不为也。不求见于世，不求知于人者，此其所乐也，则为之，易乎世成乎名者，此非其所乐也，则不为。

蒋氏悌生曰：行道而济时者，圣人之本心，故曰“乐则行之”，不用而隐遁者，非圣人所愿欲也，故曰“忧则违之”。虽然其进其退莫不求至理之所在，未尝枉道以徇人也，故曰“确乎其不可拔。”

蔡氏清曰：“遁世无闷”二句，尤重于“不易乎世”二句，“乐则行之”三句，更重于“遁世无闷”二句，此三句明其无意必也，论龙德之隐，必至是而后尽。

案 吴氏蒋氏两说不同，而皆可通。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言，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本义 正中，不潜而未跃之时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谨，盛德之至也，闲邪存其诚，无教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释“大人”之为九二也。

程传 以龙德而处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为得正中之义，庸信庸谨，造次必于是也，既处无过之地，则唯在闲邪，邪既闲，则诚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虽非君位，君之德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庸，常也，常言之信实，常行之谨慎，防闲邪恶，自存诚实，为善于世，而不自伐其功，德能广博，而变化于世俗，初爻则全隐遁避世，二爻则渐见德行以化于俗也。

《朱子语类》云：“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这里犹自闲邪存

诚，便是无射亦保，虽无厌教，亦当保也，保者持守之意。

又云：“‘利见大人’，君德也”，两处说“君德”，却是要发明“大人”即是九二。

陆氏九渊曰：言行之信谨，二之所以成己者也，“善世而不伐”，二之所以成物者也，彼其所谓信谨者，乃其所以不伐者也，“闲邪存其诚地”，存诸己者也，“德博而化”，德之及乎物者也，彼其所以闲而存者，乃其所以博而化者也。

李氏舜臣曰：乾画一，实则诚，坤画一，虚则生敬，故《乾》九二言诚，《坤》六二言敬，诚敬二字始于包牺心画，而实天地自然之理也。

项氏安世曰：称“中正”者，二事也，二五为中，阴阳当位为正，称“正中”者，一事也，但取其正得中位，非以当位言也。

又曰：以在下卦，又非阳位，故不为中位而为中德，《文言》两称“君德”，明非君位也，此又称“龙德”之中，明非龙位之中也。

冯氏椅曰：易者理学之宗，而乾坤二卦，又易学之宗也，子思、孟子言诚者天之道，先儒谓诚敬者，圣学之源皆出于此。

何氏楷曰：道止于中，中寓于庸，庸者常也，平无奇之名，言必有物，无苟高也，唯其信无择言矣，行必有则，无苟难也，唯其谨无择行矣，信谨，诚也，天德也，一实焉而已。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本义 “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诚也。“修辞”，见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实也，虽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辞立诚，则无以居之。“知至至之”，进德之事。“知终终之”，居业之事，所以“终日乾乾”而夕犹惕若者，以此故也，可上可下，不骄不忧，所谓无咎也。

程传 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将何为哉，唯进德修业而已，内积忠信，所以进德也；择言笃志，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后至之，知之在先，故可与几。所谓始条理者，知之事也。知终终之，力行也，既知所终，则力进而终之，守之在后，故可与存义。所谓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此学之始终也，君子之学如是，故知处上下之道而无骄忧，不懈而知惧，虽在危地而无咎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九三所以“终日乾乾”者，欲进益道德，修营功业，故终日乾乾匪懈也，进德则知至，将进也，修业则知终，存义也。

程子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予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

吕氏大临曰：“忠信”“进德”，如有诸己又知所以充实之也，“修辞立其诚”，正名是事，行其实以称之也，所立卓尔而欲从之，“知至至之也”，于德有先见之明也，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知终终之”也，于分有当安之义也。

《朱子语类》云：“德”是就心上就，“业”是就事上说，“忠信”是自家心中诚实，“修辞立其诚”，是说处有真实底道理。

又云：“忠信”只是实，若无实，如何会进，如播种相似，须是实有种子下在泥中，方会日见发生，若把个空壳下在里面，如何会发生，道理须是实见得，若徒将耳听过将口说过，济甚事，忠信所以为实者，且如孝须实是孝，方始那孝之德日进一日，如弟须实是弟，方始那弟之德日进一日，若不实，却自无根了，如何会进，“立其诚”，

诚依旧便是上面忠信，“修辞”是言语照管得到那里面亦须照管得到，“进德”是自觉得意，思日强似一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见得意思不同。

问“立诚”不就制行上说，而特指“修辞”何也。曰：人不诚处多在言语上。又曰：人多将言语作没紧要，容易说出来，若一一要实，这工夫自是大，“忠信”、“进德”，便是见得“修辞”、“立城”底许多道理，“修辞”“立诚”，便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只这忠信亦被汨没动盪立不住了。

又云：伊川解“修辞”“立城”作择言笃志，说得来宽，不如明道说云：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

又云：“忠信”“修辞”，且大纲说所以“进德修业”之道，“知至”“知终”，则又详其始终工夫之序如此。“忠信”，心也。“修业”，事也。然蕴于心者所以见于事，修于事者所以养其心，此圣人之学，所以为内外两进，而非判然二事也。“知至”，则知其道之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验其所知也。知终则见其道之极致。“终之”，乃力行而期至于所归宿之地也。知而行，行而知，二者交相警发，而其道日益光明，终日乾乾，又安有一息之间哉。

又云，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个到那所知田地，虽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几密，一齐在此，故曰可与几。“知终终之”者，既知到极处，便力行到极处，此真实见于行事，故天下义理都无走失，故曰“可与存义。”

又云，“进”字贴著那“几”字，“至”字又贴著那“进”字，“居”字贴著那“存”字，“终”字又贴著那“居”字，“几”是心上说，“义”是那业上底道理。

又云：“忠信”“进德”与“知至至之可与几也”，这几句都是去底字，“修辞”“立诚”与“知终终之可与存义”，都是住底字，“进德”是日日新，“居业”是日日如此。

问，修业居业之别？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修作是修，常常如此是守。

又云：“忠信”“进德”“修辞”“立诚”，与“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分属乾坤，盖取健顺二体，忠信立诚，自有刚健主立之体，敬义便有静顺之体，进修便是个笃实，敬义便是个虚静，故曰：阳实阴虚。

俞氏琰曰：“德”与“忠信”，皆主于心者也，业与辞，皆见于事者也，事已成谓之业，“修业”者，业未成则修而成之也。居业，业已成则居而守之也。辞，言辞也。修，谓修省，非修饰也。诚，即忠信也。“立其诚”，谓立其诚意，而不为私意所汨挠也。若但以修饰言辞为心则伪矣，君子闲邪存其诚，则无一念之不正也，“修辞立其诚”，则无一言之不实也。

蒋氏悌生日：“乾乾因其时而惕”，“时”字正解爻辞终日之义，见圣人省察之心，无少间断也。

蔡氏清曰：“忠信”所以“进德”也，每应一件事，俱著一个心为主，唯心之所主者一于诚，则德之在内者进矣，而其于事也，又处置恰好，如其所言，则是诚有所归宿安顿处，是之谓“立诚”，而业之见于外者修矣。

又曰：诚，即“忠信”也。“忠信”，就初间存主上说，“修辞”“立诚”，就后来事到就绪上说，二者总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忠信”，真内之事；“修辞”，方外之事。

又曰：闲邪之外，再无存诚工夫，故承之曰“存其诚”，“修辞”之外，再无立诚工夫，故承之曰“立其诚”，诚即“忠信”，向也诚存于心，而今则见于事，而诚有立矣。

又曰：《中庸章句》云：反诸身不诚，谓反求诸身，而其所存所发有未实也，所存之实，即主忠信也，所发之实，即修辞立其诚也，合进德修业，总是《中庸》之诚身，《大学》之诚意正心修身。

又曰：九三居下之上，是亦有位其上者，则九三为在下位矣，亦

有位在下者，则九三又为居上位矣，若于初二，必不兼言居上位，若于九五，必不兼言在下位，此亦当知。

林氏希元曰：“忠信”，是此心真实，如孝则真实是孝，弟则真实是弟，实心为善，则善心日以充长，善念日以彰著，此之谓“进德”。实心为善乃诚也，若辞不修，语孝弟俱是空言无实事，则此诚终于消散，不聚集矣，何由立，又何绩业可居，故工夫又在修治言辞上，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言必有物，凡吐口言语皆是实事，无一句虚妄，乃“修辞”也。“修辞”则行成，孝成个孝，弟成个弟，吾心之诚，集聚而不消散，故曰“立其诚”，诚立则业修而可居，非立诚之外，又有居业工夫也。

又曰：“忠信”所以“进德”，是“忠信”所以至之也，何也？凡有所进，将必有所至，“忠信”以至之，则善心日长，神智日开，道之壶奥，理之玄妙，为吾所当至者，一时虽未能遽至，固已先得之矣，故“可与几”。“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是修辞立诚，所以终之也，何也？居是居止，终是终身居止而不移，居之所以终之也，修辞立诚以终之，则践履笃实，持守坚固，事理之宜，吾所当守者，可与存之而不失矣，义者，事理之宜，吾所当守者也。

郑氏维岳曰：不曰所以修业，而曰“所以居业”，盖修辞立诚，即是修矣，既修则有可居矣，犹之屋然，修者方在营构，既成则可居也。

杨氏启新曰：心之存诸中者，纯乎忠信而不妄，则心无外驰，而得于己者，日进而不已，言之见于事者，致其修省而有实，则事皆实理，而体诸身者，安安而不迁。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本义 内卦以“德”学言，外卦以“时”位言，“进德修业”，九三备矣，此则欲其及时而进也。

程传 或跃或处，“上下无常”，或进或退，去就从宜，非为邪枉，非离群类，“进德修业”，欲及时耳，时行时心，不可恒也，故云或。深渊者，龙之所安也。“在渊”，谓跃就所安，渊在深而言跃，但取进就所安之义。或，疑辞。随时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顺时，犹影之随形，可离非道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进退上下，不敢自必，相时而动，所谓“自试也”，大抵上下之交，皆危疑之地，故三厉而四犹疑之。

俞氏琰曰：上与进释“跃”字，下与退，释在渊之义，无常无恒，释或之义，非为邪，非离群，欲及时，以申进无咎之义。

林氏希元曰：可上而不上，疑于以隐为高，可进而不进，疑于遁世离群，及时之时，上进之时也，欲及时，是应非为邪离群句，无咎，得时也。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本义 作，起也。物，犹人也。睹，释利见之意也。“本乎天”者，谓动物。“本乎地”者，谓植物，物“各从其类”。圣人，人类之首也，故兴起于上，则人皆见之。

程传 人之与圣人，类也，五以龙德升尊位，人之类莫不归仰，况同德乎，上应于下，下从于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流湿就燥，从龙从虎，皆以气类，故圣人作而万物皆睹，上既见下，下亦见上。物，人也。古语云人物物论，谓人也。易中“利见大人”其言则

同，义则有异，如《讼》之利见大人，谓宜见大德中正之人，则其辨明，言在见前。《乾》之二五，则圣人既出，上下相见，共成其事，所利者见大人也，言在见后，“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虫兽草木，阴阳各从其类，人物莫不然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因大人与众物感应，故广陈众物相感应，以明圣人之作而万物瞻睹，以结之也。

又曰：《周礼·大宗伯》“有天产地产”。《大司徒》云“动物植物，本受气于天者”是动物，天体运动，含灵之物亦运动，是亲附于上也，本受气于地者，是植物，地体凝滞，植物亦不移动，是亲附于下也。

《朱子语类》云：天下所患无君，不患无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虽使而今无，少间也，必有出来，“云从龙，风从虎”，只怕不是真个龙虎，若是真个龙虎，必生风致云也。

又云：“本乎天者亲上”，凡动物首向上，是亲乎上，人类是也。“本乎地者亲下”，凡植物本向下，是亲乎下，草木是也，禽兽首多横生，所以无智，此本康节说。

项氏安世曰：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故为“同声”、“同气”之义，圣人之于人亦类也，故为“各从其类”之义。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本义 “贤人在下位”，谓九五以下，“无辅”，以上九过高志满，不来辅助之也。

此第二节申《象传》之意。

程传 九居上而不当尊位，是以无民无辅，动则有悔也。

集说 谷氏家杰曰：以有位谓之贵，以有民谓之高，以有辅谓之贤人在下位，其贵而又无位，高而又无民，“贤人在下位”而又无辅者何，俱以亢失之也，故“动而有悔”。

潜龙勿用，下也。

程传 此以“下”言乾之时，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

见龙在田，时舍也。

本义 言未为时用也。

程传 随时而止也。

终日乾乾，行事也。

程传 “进德修业”也。

集说 林氏希元曰：事，所当为之事也。前章之“进德修业”是也，“终日乾乾”，日行其当为之事而不止息也。

或跃在渊，自试也。

本义 未遽有为，姑试其可。

程传 随时自用也。

集说 赵氏汝棣曰：凡飞者必先跃，所以作其飞冲之势，今鸟雏习飞，必跳跃于巢，以自试其羽翰，四之跃亦犹是也，此以试释“跃”。

俞氏琰曰：试释“跃”字，与《中庸》日省月试之试同，君子谨失时之戒，而自试其所学，盖欲自知其浅深也。

谷氏家杰曰：人见者浅，自见者真，必自家试之而后可决也。

飞龙在天，上治也。

本义 居上以治下。

程传 得位而行，上之治也。

集说 苏氏潜曰：上治，犹言盛治，五帝三王，皆治之上者也。

亢龙有悔，穷之灾也。

程传 穷极而灾至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本义 言“乾元用九”，见与它卦不同，君道刚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

此第三节，再申前意。

程传 用九之道，天与圣人同，得其用则天下治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曰：“九”是天德，健中便自有顺，用之则天下治，如下文“乃见天则”。则，便是天德。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

程传 此以下言乾之义，方阳微潜藏之时，君子亦当晦隐，未可用也。

集说 陆氏铨曰：微阳潜藏，愈养则愈厚，轻用则发洩无余矣。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本义 虽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

程传 龙德见于地上，则天下见其文明而化之。

集说 苏氏轼曰：以言行化物，故曰“文明”。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本义 时当然也。

程传 随时而进也。

案 与时偕行，即上“乾乾因其时”之义，言终日之间，无时不乾乾。

或跃在渊，乾道乃革。

本义 离下而上，变革之时。

程传 离下位而升上位，上下革矣。

集说 赵氏汝楫曰：三为下，至四革而为上，卦革则道亦革，此专释上下卦之交。

俞氏琰曰：革者变也，下乾以终，上乾方始，犹天道更端之时也。

林氏希元曰：此“道”字轻看，犹云阳道阴道，九四离下体而入上体，是“乾道”改革之时也，故“或跃”而未果，爻下本义改革之际，正是取此，人都不察，妄为之说。

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

本义 天德，即天位也，盖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

程传 正位乎上，“位当天德”矣。

集说 张氏振渊曰：虽有其位，苟无其德，可谓之位乎，天位而已，“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

亢龙有悔，与时偕极。

程传 时既极，则处时者亦极矣。

集说 朱氏震曰：消息盈虚，“与时偕行”，则无悔，偕极则穷，故“有悔”也。

林氏栗曰：此节上下卦相应，初四为始，初“潜藏”，四乃“革”矣，革潜为“跃”也，二五为中，二“文明”，五乃“天德”矣，言德，称其位也，三上为终，三“与时偕行”，上偕极矣。

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本义 刚而能柔，天之法也。

此第四节，又申前意。

程传 用九之道，天之则也，夫之法则，谓天道也，或问乾之六爻，皆圣人之事乎，曰：尽其道者圣人也，得失则吉凶存焉，岂特乾哉，诸卦皆然也。

集说 苏氏轼曰：天以无首为则。

吴氏澄曰：刚柔适中，天之则也，则者理之有限节，而无过无不及者也。

张氏振渊曰：不曰乾爻用九，而曰“乾元用九”，统六爻而归之元也，亢而用变，正是贞之极而归于元，乾之所为终始相因而无首也，故曰“乾元用九”，可见乾道变化之则。

谷氏家杰曰：“则”者，有准而不过之意，“用九”者，有变而无常之意，天道不是变换，焉能使春夏秋冬，各有其限，圣人不是变换，焉能使仁义礼智，各有其节，“用九”，正天之准则不过处，故曰“乃见”。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本义 始则必亨，理势然也。

程传 又反复详说，以尽其义，既始则必亨，不亨则息矣。

利贞者，性情也。

本义 收敛归藏，乃见性情之实。

程传 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贞其能不息乎。

集说 《朱子语类》：问：“利贞者性情”也，曰：此“性情”如言本体，“元亨”是发用处，“利贞”是收敛归本体处，如春时发生，到夏长茂条达，至秋结子，有个收敛摄聚底意思，但未坚实，至冬方成，在

秋虽是已实，渐欲脱去其本之时，然受气未足，便种不生，故须到冬方成，人只到秋冬，疑若不见生意，不知都已收敛在内。

胡氏炳文曰：“性情”只是一“健”字，健者乾之性，而情其著见者也，且性情并言昉于此，释《彖》曰“性命”，此则曰“性情”，言性而不言命，非知性之本，言性而不言情，非知性之用也。

俞氏琰曰：性言其静也，情言其动也，物之动极而至于收敛而归藏，则复其本体之象，又将为来春动而发用之地，故曰“利贞者性情也”。元起于贞，“贞”下盖有“元”继焉，动生于静，静中盖有动存焉，“贞”而“元”，静而动，终而复始，则生生之道不穷，若但言性而不言情，则止乎贞纯乎静而已矣，不见贞下起元静中有动之意，而非生生不穷之道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本义 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贞也。或曰：“坤利牝马”，则言所利矣。

程传 乾始之道，能使庶类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盖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赞其利之大曰“大矣哉”。

集说 程子曰：亨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贞也。《诗》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者，贞也。

《朱子语类》云：明道说得好，不有其功，言化育之无迹处为“贞”。

项氏安世曰：物既始则必亨，亨则必利，利之极必复于元，“贞”者“元”之复也，故四德总以一言曰“乾元”，又曰“乾始”，而四德在其中矣。以八卦言之，震其元也，故为出。巽则既出而将相见也，故为齐。离则其亨也，故为相见。坤则既相见而将利之也，故为役。兑则其利也，故为悦。乾则既悦而将入于贞也，故为战。坎则其贞也，故为劳。艮自贞而将出为元也，故为万物之所终始。合而

言之曰太极，而八卦备矣，其乾之谓乎。

俞氏琰曰：“乾始”，即“乾元”也，元乃生物之始也，美即“亨”也，“亨”乃众美之会也。

林氏希元曰：上既即物之生长收藏以释四德，此则归其功于乾始而赞其大，即《彖传》“统天”之说也，谓乾虽四德之流行，要一元之所统，何也？乾既始物，由是而亨，就能以美利遍利乎天下，又收敛于内，不言其所利，是皆乾始之所为也，不其大与，盖万物归根复命之时，造化生物之功，不复可见。韩琦诗云：“须臾慰满三农望，敛却神功寂若无”，亦是此意。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

本义 “刚”，以体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纯”者，不杂于阴柔。“粹”者，不杂于邪恶，盖刚健中正之至极，而精者又纯粹之至极也，或疑乾刚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间，本一气之流行而有动静尔，以其流行之统体而言，则但谓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动静分之，然后有阴阳刚柔之别也。

集说 乔氏中和曰：“刚”者元也，“健”者亨也，“中”者利也，“正”者贞也，“元亨利贞”，实以体之，“刚健中正”也，一爻之情，六爻之情也。

六爻发挥，旁通情也。

本义 旁通，犹言曲尽。

集说 胡氏炳文曰：曲尽其义者在六爻，而备全其德者在九五一爻，时乘六龙以下，则为九五而言也。

蔡氏清曰：六爻发挥，只是起下文时乘六龙之意，盖上文每条俱是乾字发端，一则曰“乾元”，二则曰“乾始”，三则曰“大哉乾乎”，

至此则更端曰“六爻发挥”，可见只是为“时乘六龙”设矣，即《彖传》“六位时成”也。

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本义 言圣人“时乘六龙以御天”，则如天之“云行雨施，而天下平也”。

此第五节，复申首章之意。

程传 大哉，赞乾道之大也。以“刚健中正”“纯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谓六者之精极。以六爻发挥，旁通尽其情义，乘六爻之时，以当天运，则天之功用著矣，故见“云行雨施”，阴阳溥畅，天下和平之道也。

集说 张氏清子曰：《彖》言“云行雨施”，而以“品物流形”继之，则云雨为乾之云雨，此言“云行雨施”，而以“天下平”继之，则圣人之功即乾，而云雨乃圣人之德泽也。

案 贞元为体，亨利为用，然即体即用，不相离也，即用即体，未尝二也，故复释之曰：“乾元者始也”，然即始而亨之理已具，不待亨而后知其亨也，利贞者成也，事之成者，得其性情之正而已，而岂在外哉，盖一心之发，散为万用之施，而万理之宜归于一性之德，故其始而必亨也，是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也，及其终也，利及天下，而所性无加焉，又何利之可言，此“乾元”所以“统天”，而其德所以为大也。由此观之，乾之德，于其“元亨”也，见其动直而刚焉，不息而健焉，于其利贞也，见其裁制而中焉，确守而正焉，于其一元之妙，心普万物而无心也，见其不累于功利之杂驳而纯粹，不滞于声臭之粗而至精焉。天道如此，王道亦然，王者之道，其发之也刚，其行之也健，其裁之也中，其处之也正，要以体天地生生之心，能使仁覆天下而莫知为之者，如精金美玉而无疵，如太虚浮云而无亦，非如霸者小补之功，驩虞之效也，卦唯九五全备斯德，故六爻发挥，固

所以旁通乎乾之情矣，而唯九五则兼统众爻之德以处崇高之位，其象为“飞龙在天”者，盖如乘六龙以御天也，龙而在天，有不兴云致雨，而使下土平康者乎，夫当其膏泽溥施，即乾之“美利利天下”也，及乎荡荡平平，大化无迹，又非乾之不言所利者与，夫子之发明天德王道，于是为至。

君子以成德为行，曰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本义 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见尔。

程传 德之成，其事可见者行也，德成而后可施于用，初方潜隐未见，其行未成，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为行，言德则行在其中矣，德者得之于心，行出来方见，这便是行。问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业未就。

吴氏澄曰：隐而未见者潜之象，行而未成，是以欲其弗用也。

蔡氏清曰：言君子之所以为行者，以成德为行也，夫既以成德为行，初九德已成矣，则日可以见之行也，夫既可以见之行矣，而又何以曰“勿用”，盖初九时乎“潜”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隐而未见，则行犹未成，是以君子亦当如之而勿用也。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本义 盖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为大人也。

程传 圣人在下，虽已显而未得位，则“进德修业”而已，学聚问辨，“进德”也；宽居仁行，“修业”也。君德已著，利见大人，而进以行之耳，进居其位者，舜禹也，进行其道者，伊傅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学以聚之，问以辨之”，既探讨得当，且放顿宽大田地，待触类自然有会合处，故曰“宽以居之”。

吴氏澄曰：理具于心，而散于事物，事物之理，有一未明，则心之所具，有一未尽，必博学周知，俾万理皆聚而无所阙遗，故曰“学以聚之”。辨，剖决也。既聚矣，必问于先知先觉之人，以剖决其是否，故曰问以辨之。宽，犹曾子所谓弘，张子所谓大心也。居，谓居业之居，问既辨矣，必有弘广之量，以藏畜其所得，故曰“宽以居之”。仁者，心德之全，天理之公也，既有以居之矣，心德浑全，存存不失，应事接物，皆践其所知，而所行无非天理之公，故曰“仁以行之。”

又曰：学聚之，以知其理，仁行之，以行其事，问辨之，以审别所当行于学聚之后，宽居之，以存贮所已知于仁行之先，宽之所居，即学之所聚者，仁之所行，即问之所辨者。

林氏希元曰：学聚问辨，是知工夫，宽居，是把义理放在胸中，详玩深味，使透彻贯串，乃居安资深时也，故亦属之行。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天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本义 重刚，谓阳爻阳位。

程传 三“重刚”，刚之盛也，过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于天，而下已离于田，危惧之地也，因时顺处，乾乾兢惕以防危，故虽危而不至于咎，君子顺时兢惕，所以能泰也。

集说 虞氏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刚”，位非二五，故“不中”也。

孔氏疑达曰：“上不在天”，谓非五位。“下不在田”，谓非二位也，居危之地，以乾乾夕惕戒惧不息，得无咎也。

吴氏澄曰：九三居下乾之终，接上乾之始，九四居上乾之始，接

下乾之终，当重乾上下之际，故皆曰“重刚”。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本义 九四非重刚，“重”字疑衍，在人谓三，或者，随时而未定也。

程传 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决之辞。处非可必也，或进或退，唯所安耳，所以无咎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三之与四，俱为人道，人下近于地，上远于天，九三近二，正是人道，九四则上近于天，下远于地，非人所处，故特云中不在人。或之者疑之也，此夫子释经“或”字，经称“或”，是疑惑之辞，欲进欲退，犹豫不定，故“疑”之也。九三位卑近下，向上为难，危惕忧深，九四则阳德渐胜，去五弥近，前进稍易，故但疑惑，忧则浅也。

李氏鼎祚曰：三居下卦之上，四居上卦之下，俱非得中，故曰“重刚而不中”也。

张氏振渊曰：“或之者”据其迹，“疑之者”指其心，疑非狐疑之疑，只是详审耳。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本义 大人，即释爻辞所“利见之大人”也，有是德而当其位，乃可当之，人与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悖于形体，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为体，曾何彼此先后之可言哉。先

天不违，谓意之所为，默与道契。后天奉天，谓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回纆谓郭子仪曰：卜者言此行当见一大人而还，其占盖与此合，若子仪者，虽未及乎夫子之所论，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谓当时之大人矣。

程传 大人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圣人先于天而天同之，后于天而能顺天者，合于道而已，合于道，则人与鬼神岂能违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与天地合其德”，谓覆载也，“与日月合其明”，谓照临也，“与四时合其序”者，若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类也，“与鬼神合其吉凶”者，若福善祸淫也，若在天时之先行事，天乃在后不违，是天合大人也，若在天时之后行事，能奉顺上天，是大人合天也，尊而远者尚不违，况小而近者可违乎。

程子曰：若不一本，则安能“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又曰：天且不违，况于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王氏宗传曰：“先天而天弗违”，时之未至，我则先乎天而为之，而天自不能违乎我。“后天而奉天时”，时之既至，我则后乎天而奉之，而我亦不能违乎天，盖“大人”即天也，天即“大人”也。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

本义 所以动而有悔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言上九所以亢极有悔者，正由有此三事，若能三事备知，虽居上位，不至于亢也。

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本义 知其理势如是，而处之以道，则不至于有悔矣，固非计

私以避害者也，再言其唯圣人乎，始若设问，而卒自应之也。

此第六节，复申第二节三节四节之意。

程传 极之甚为“亢”，至于“亢”者，不知进退存亡得丧之理也，圣人则知而处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于亢也。

集说 李氏鼎祚曰：再称圣人者，叹美用九能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朱氏震曰：“亢”者处极而不知反也，万物之理，进必有退，存必有亡，得必有丧，“亢”知一而不知二，故道穷而致灾，人固有知进退存亡者矣，其道诡于圣人，则未必得其正，不得其正，则与天地不相似，“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故两言之。

胡氏炳文曰：阳极则剥，《乾》上则“亢”，中不可过也，知其时将过乎中，而处之不失其正，“其唯圣人乎”，“贞者正也”，乾元之用所归宿也，乾之四德始于元，至此又论圣人之体乾而归于正，其意深矣。

陈氏琛曰：进极必退，存极必亡，乃理势之自然也，知其如是，则随时变通，而处以是道之当然，有收敛而无施张，有舍弃而无系吝，如此则不至于有悔矣，然此唯圣人能之，盖圣人乐天知命，达理而能权也，常人则明不足以见几，心不免于物累，故不能也。

总论 朱子答万正淳曰：大抵易卦之辞，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当如此耳，非是就圣贤地位说道理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自圣人以至于愚不肖，筮或得之，义皆有取，但纯阳之德，刚健之至，若以义类推之，则为圣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圣人之进退，故文言因潜见曜飞自然之文，而以圣人之迹各明其义。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

本义 刚方，释“牝马之贞”也。“方”，谓生物有常。

集说 《朱子语类》云：“坤至柔而动也刚”，“坤”只是承天，如一气之施，坤则尽能发生承载，非刚安能如此。

问《程传》云：坤道“至柔而动则刚”，坤体至静而德则方，柔与刚相反，静与方疑相似。曰：静无形，方有体，静言其体，则不可得见，方言其德，则是其著也。

吴氏澄曰：坤体中含乾阳，如人肺藏之藏气，故曰“至柔”。然其气机一动而辟之时，乾阳之气，直上而出，莫能御之，故曰“刚”。刚即六二爻辞所谓直也，乾运转不已，而坤体隤然不动，故曰“至静”。然其生物之德普遍四周，无处欠缺，故曰“方”。方即六二爻辞所谓“方”也，乾之九五，不徒刚健而能中正，故为乾元之大，坤之六二，不徒柔静而能刚方，故为坤元之至。

何氏楷曰：乾刚坤柔，定体也，坤固至柔矣，然乾之施一至，坤即能翕受而发生之，气机一动，不可止遏屈挠，此又柔中之刚矣，乾动坤静，定体也，坤固至静矣，及其承乾之施，陶冶万类，各有定形，不可移易，此又静中之方矣，承静者体也，刚方者用也。

后得主而有常。

本义 《程传》曰：“主”下当有“利”字。

集说 赵氏汝棣曰：坤无乾以为始，孰开其端，“先迷”也，天先施而地后生，“后得主”也，先阳后阴，乃天地生生之常理。

余氏芑舒曰：程子以“主利”为一句，朱子因之，故以《文言》后得主为阙文，然《彖传》后顺得常，与“后得主而有常”，意正一律，似非阙文也。

俞氏琰曰：坤道之常，盖当处后，不可挠先也，挠先则失坤之常矣，唯处乾之后，顺乾而行，则得其所主，而不失坤道之常也。

含万物而化光。

本义 复明“亨”义。

集说 王氏宗传曰：唯其动刚，故能德应乎乾，而成万物化育之功，唯其德方，故能不拂乎正，而顺万物性命之理，此坤之德所以能配天也，后得主而有常，则申后顺得常之义，含万物而化光，则申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之义。

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本义 复明顺承天之意。

此以上申《彖传》之意

程传 坤道至柔，而其动则刚，坤体至静，而其德则方，动刚故应乾不违，德方故生物有常，阴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后为得，而主利成万物，坤之常也，含容万类，其功化光大也，“主”字下脱“利”字，“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承天之施，行不违时，赞坤道之顺也。

集说 俞氏琰曰：“至柔而动也刚”，申“德合无疆”之义。“至静而德方”，释“贞”义。“后得主而有常”，后顺得常之谓。含万物而化光，即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之谓。“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即“乃顺承天”之谓。

案 动刚，释“元亨”也，气之发动而物生也。德方，释“利贞”也，形之完就而物成也。柔静者坤之本体，其刚其方，乃是乾为主。而坤顺之以行止者，故继之曰“后得主而有常”，释“先迷后得主”也。含物化光，谓亨利之间，致养万物，其功盛大，释“西南得朋”也。承天时行，谓顺承于元，至贞不息，阴道终始于阳，释“东北丧朋”也。盖孔子既以《坤》之“元亨利贞”，配乾为四德，则所谓西南东北者，即四时也，故用《彖传》所谓含弘光大者，以切西南，又用

所谓乃顺承天“行地无疆”者，以切东北，欲人知四方四德，初非两义，此意《彖传》未及，故于《文言》发之。

又案《乾》爻唯九五“刚健中正”，得乾道之纯，故《彖传》言“乘龙”“御天”，“首出庶物”，即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之义也，《坤》爻唯六二柔顺中正，得坤道之纯，故《文言》言动刚德方，含物承天，即六二“直方大”之义也，《象传》于乾五曰“位乎天德”，于坤二曰“地道光”也，明乎乾坤之主，在此二爻矣。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本义 古字“顺”、“慎”通用，案此当作“慎”，言当辨之于微也。

程传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积而成，家之所积者善，则福庆及于子孙，所积不善，则灾殃流于后世，其大至于弑逆之祸，皆因积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则知渐不可长，小积成大，辨之于早，不使顺长，故天下之恶，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于冰，小恶而至于大，皆事势之顺长也。

集说 吕氏祖谦曰：“盖言顺也”，此一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顺养将去，若顺将去，何所不至，惩治遏绝，正要人著力。

张氏振渊曰：天道有阳必有阴，原相为用，然阴之为道，利于从阳，而不利于抗阳，坤道可谓至顺矣，而顺之变反为逆，故至人深著其顺之利，明臣子之大分，究极其逆之祸，立君父之大防也。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

疑其所行也。

本义 此以学言之也。正，谓本体，义，谓裁制，敬则本体之守也，“直内”“方外”，《程传》备矣，不孤，言大也，疑故习而后利，不疑则何假于习。

程传 “直”言“其正也”，“方”言“其义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义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义形而外方，义形于外，非在外也，敬义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为疑乎。

集说 孔氏颖达曰：君子用“敬以直内”，内谓心也，用此恭敬以直内心，“义以方外”者，用此义事以方正外物，言君子法地正直而生万物，皆得所宜。

程子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合内外之道也，释氏内外之道不备者也，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

问必有事焉当用敬否？曰：“敬”只是涵养一事，必有事焉，须当集义，又问，义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义在心。问敬义何别？曰：敬只是持己之道，义便知有是有非，顺理而行是为义也，若只守一个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又问“义”只在事上如何？曰：内外一理，岂特事上求合义也。

谢氏良佐曰：释氏所以不如吾儒，无“义以方外”一节，“义以方外”，便是穷理，释氏却以理为障碍，然不可谓释氏无见处，但见了不肯就理。

《朱子语类》云：“敬以直内”，是持守功夫；“义以方外”，是讲学功夫，“直”是直上直下，胸中无纤豪委曲，“方”是割截方正之意，是处此事皆合宜，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

又云：“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最是下得“夹持”两字好，教主乎中，义防于外，二者夹持，要放下霎时也不得，只得直上去，

故便达天德自此，表裏夹持更无东西走作去处，上面只更有个天德。

问义形而外方，曰：“义”是心头断事底，心断于内，而外便方正，万物各得其宜。

又云：《文言》将“敬”字解“直”字，“义”字解“方”字，“敬义立而德不孤”，即解“大”字，敬而无义，则作事出来必错了，只义而无敬则无本，何以为义，皆是孤也，须是敬义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则忠于君，事亲则悦于亲，交朋友则信于朋友，皆不待习而无一之不利也。

黄氏干曰：乾言德业，坤言敬义，虽若不同，而实相为经纬也，欲进乾之德，必本之以坤之敬，欲修乾之业，必制之以坤之义，非敬则内不直，德何由而进，非义则外不方，业何由而修，“终日乾乾”，虽进修夫德业，而所以进修者，乃用力于敬义之间，用力于敬义，固可以至于大，而所谓大者，乃德之日新，而业之富有也。

王氏应麟曰：《丹书》“敬义”之训，夫子于《坤》六二《文言》发之，孟子以集义为本，程子以居敬为先，张宣公谓功夫并进，相须而相成也。

胡氏炳文曰：《乾》九三，明诚并进也，《坤》六二，敬义偕立也，主敬是为学之要，集义乃讲学之功。

薛氏瑄曰：“敬以直内”，涵养未发之中。“义以方外”，省察中节之和。

又曰：“敬以直内”，戒慎恐惧之事。“义以方外”，知言集义之事。内外夹持，用力之要，莫切于此。

蔡氏清曰：“正”是无少邪曲，“义”是无少差谬。

又曰：此“正”“义”二字，皆以见成之德言，然直不自直，必由于敬，方不自方，必由于义，直即主忠信，方即徙义，直即心无私，方即事当理，故直内以动者言为当。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程传 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从王事，代上以终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犹地道代天终物，而成功则主于天也，妻道亦然。

集说 宋氏衷曰：臣子虽有才美，含藏以从其上，不敢有所成名也，地终天功，臣终君事，妇终夫业，故曰“而代有终”也。

程子曰：天地日月一般，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中生物者，皆天气也，唯“无成而代有终”者，地之道也。

王氏申子曰：三非有美而不发，特不敢暴其美，唯知代上以终其事，而不居其成功，犹地代天生物，而功则主于天也。

俞氏琰曰：既曰“地道无成”，而又曰“代有终”，何也？乾能始物，不能终物，坤继其终而终之，则坤之所以为有终者，终乾之所未终也。

蔡氏清曰：以从王事，以含章之道而从王事，“弗敢成也”，即是含章之道，用于从王事者也。

谷氏家杰曰：爻言“有终”，此言“代有终”，则并其终亦非坤之所敢有也。

何氏楷曰：乾能始万物而已，必赖坤以作成之，故曰“代有终”，正对乾之始而言。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程传 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义，故为隔绝之象，天地交感则变化万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际而道亨，天地闭隔，则万物不遂，君臣道绝，贤者隐遁，四于闭隔之时，“括囊”晦藏，则虽无令誉，可

得无咎，言当谨自守也。

集说 张氏浚曰：括囊盖内充其德，待时而有为者也，汉儒乃以“括囊”为讥，岂不陋哉，阳舒阴闭，故孔子发天地闭之训，夫闭于前而舒于后，生化之功，自是出也，“括囊”之慎，庸有害乎。

君子黄中通理。

本义 黄中，言中德在内，释“黄”字之义也。

集说 蔡氏清曰：通理，即是“黄中”处通而理也，盖“黄中”非通，则无以应乎外，通而非理，则所以应乎外者，不能皆得其当，此所以言“黄中”，而必并以通理言之，通理亦在内也。

正位居体。

本义 虽在尊位，而居下体，释“裳”字之义也。

案 孟子曰：“立天下之正位。”正位，即礼也，此言“正位居体”者，犹言以礼居身尔，礼以物躬，则自卑而尊人，故为释“裳”字之义。

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本义 “美在其中”，复释“黄中”，“畅于四支”，复释“居体”。

程传 黄中，“文在中”也，君子文中而达于理，居正位而不失为下之体，五尊位，在坤则唯取中正之义，美积于中，而通畅于四体，发见于事业，德美之至盛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二在下，方是就功夫上说，如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则是就它成就处说，所以云“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蔡氏渊曰：“黄中通理”，释“黄”义，“正位居体”，释“裳”义。“黄中”，正德在内。“通理”，文无不通，言柔顺之德蕴于内也。“正

位”，居在中之位，“居体”，居下体而不僭，言柔顺之德形于外也。“美在其中”，“黄中通理”也，“畅于四支，发于事业”，“正位居体”也，二五皆中，二居内卦之中，其发见于外者，不疑其所行而已，五外卦之中，其施于外，有事业之可观，坤道之美，至此极矣。

蔡氏清曰：“黄裳”二字，分而言之，则“黄”为中，“裳”为顺，合而言之，则唯中故顺，存于中为中，形于外为顺，理一而已，天下无有形于外而不本乎中者，唯有黄中之德，故能以下体自居。

林氏希元曰：《文言》既分释“黄裳”了，又恐人认为二物，不知归重处，故发“美在其中”一条，见得其所谓顺，乃本于中，与《象传》“文在中也”，及“六二之动直以方也”，意思一般。

附录 胡氏炳文曰：盖直内方外之君子，即“黄中通理”之君子也。“敬以直内”，则胸中洞然表里如一，是即所以为“黄中”。“义以方外”，则凡事之来，义以处之，无不合理，是即所以为通理，五之“黄中通理”，本于直内方外，故其“正位”也，虽居乎五之尊，而其“居体”也，则不失乎二之常，二之直内方外，是内外夹持，两致其力，五之“黄中通理”，则内外通贯，无所容其力矣。

案 《乾》爻之言学者二，于九二，则曰：言信行谨，闲邪存诚也；于九三，则曰忠信以进德，修辞立诚以居业也。《坤》爻之言学者二，于六二，则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也；于六五，则曰“黄中通理，正位居体”也。分而言之则有四，合而言之，则《乾》二之存诚，即乾三之忠信，皆以心之实者言也，乾二之信谨，即乾三之修辞立诚，皆以言行之实者言也。在二为大人，则以成德言之，由其言行以窥其心，见其纯亦不已如此也，在三为君子，则以进学言之，根于心而达于言行，见其交修不懈如此也。《坤》二之“直内”，即《坤》五之“黄中”，皆以心之中直者言也，《坤》二之“方外”，即《坤》五之“正位”，皆以行之方正者言也，二言“直”而五言“中”，“直”则未有不中者，“中”乃“直”之至也。二言“方”而五言“正”，“方”则未有不

正者，“正”乃方之极也，二居下位，不疑所行而已，五居尊，又有发于事业之美，此则两爻所以异也。在《乾》之两爻，诚之意多，实心以体物，是乾之德也。《坤》之两爻，敬之意多，虚心以顺理，是坤之德也。而要之未有诚而不敬，未有敬而不诚者，乾坤一德也，诚敬一心也，圣人所以分言之者。盖乾阳主实，坤阴主虚，人心之德，必兼体焉，非实则不能虚，天理为主，然后人欲退听也，非虚则不能实，人欲屏息，然后天理流行也，自其实者言之则曰诚，自其虚者言之则曰“敬”，是皆一心之德，而非两人之事，但在圣人则纯乎诚矣，其敬也，自然之敬也，其次则主敬以至于诚。故程子曰：诚则无不敬，未能诚，则必敬而后诚，而以乾坤分为圣贤之学者此也。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
 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
 杂也，天玄而地黄。

本义 “疑”，谓钧敌而无小大之差也，坤虽无阳，然阳未尝无也。“血”，阴属，盖气阳而血阴也。“玄黄”，天地之正色，言阴阳皆伤也。

此以上申《象传》之意。

程传 阳大阴小，阴必从阳，阴既盛极，与阳偕矣，是疑于阳也，不相从则必战，卦虽纯阴，恐疑无伤，故称龙见其与阳战也，于野，进不已而至于外也，盛极而进不已，则战矣，虽盛极不离阴类也，而与阳争，其伤可知，故称“血”，阴既盛极，至与阳争，虽阳不能无伤，故“其血玄黄”。“玄黄”，天地之色，谓皆伤也。

集说 干氏宝曰：阴在上六，十月之时也，卦成于乾，乾体纯刚，不堪阴盛，故曰“龙战”。戌亥，乾之都也，故“称龙”焉，“未离阴类”，故曰“血”。阴阳色杂，故曰“玄黄”。阴阳离则异气，合刚同

功，君臣夫妻，其义一也。

蔡氏渊曰：十月为纯坤之月，六爻皆阴，然生生之理，无顷刻而息，圣人其纯阴而或嫌于无阳也，故“称龙”心明之，古人谓十月为阳月者，盖出于此。

俞氏琰曰：“玄”者天之色，“黄”者地之色，“血”言“玄黄”，则天地杂类，而阴阳无别矣，故曰“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阴阳相战，虽至于天地之杂乱，然而天地定位于上下，其大分终不可易，故其终又分而言之曰：“天玄而地黄”。

郑氏维岳曰：谓之曰“战”，阴与阳交战也，交战而独曰“龙战”者，是时阴处其盛，“嫌于无阳也”，故独“称龙”为战。若曰阴犯顺而龙战之云耳，以讨阴之义与阳，不许阴为敌也，当其“杂”也，“玄黄”似乎莫辨，而不知即“杂”之中，“玄”者是天，“黄”者是地，断断不可混淆，定分原自如此。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七

说卦传

集说 孔氏颖达曰：孔子以伏羲画八卦后重为六十四卦，《系辞》中略明八卦小成，引而伸之。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然引而伸之，重三成六之意，犹自未明，仰观俯察，近身远物之象，亦为未见，故于此更备说重卦之由，及八卦所为之象，谓之说卦焉。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

本义 幽赞神明，犹言赞化育。《龟策传》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长丈，其丛生满百茎。

集说 孔氏颖达曰：以此圣知，深知神明之道，而生用蓍求卦之法，故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

程子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谓有蓍而后画卦。

苏氏轼曰：介绍以传命谓之赞，天地鬼神不能与人接也，故以蓍

龟为之介绍。

项氏安世曰：“生蓍”，谓创立用蓍之法，神不能言，以蓍言之，所以赞神出命，故谓之幽赞神明，即大衍所谓佑神也。

龚氏焕曰：项氏生蓍之说与本义不同，然以下文倚数立卦生爻观之，似当以项氏之说为正。

苏氏濬曰：“生蓍”，当以生爻之例推之。

参天两地而倚数。

本义 天圆地方，圆者一而围三，三各一奇，故参天而为三，方者一而围四，四合二偶，故两地而为二，数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三变之末，其余三奇，则三三而九，三偶，则三二而六，两二一三则为七，两三一二则为八。

集说 孔氏颖达曰：七九为奇，天数也；六八为偶，地数也。故取奇于天，取偶于地，而立七八六之数也。何以参两为目奇偶，盖古之奇偶，亦以“参两”言之，且以两是偶数之始，三是奇数之初故也，不以一目奇者。张氏云，以“三”中含两，有一以包“两”之义，明天有包地之德，阳有包阴之道。

陆氏振奇曰：倚，依也。倚数在生蓍之后，立卦之前，盖用蓍得数，而后布以为卦，故以七八九六当之。

案 “参天两地”，以方圆径围定之，亦其大致尔，实则径一者不止围三，非密率也。以理言之，则张氏所谓以一包两者是，盖天能兼地，故一并二以成三也，以算言之，则孔氏所谓两为偶数之始，三为奇数之初者是，盖以一乘一，以一除一，皆不可变，故乘除之数，起于三与二也。以象言之，凡圆者错置三点，求心而规之即成，凡方者错置两点，折角而矩之即成，统而言之，皆数也，故“参天两地”者。数之原也，其用于筮法，则为七八九六者。盖以理言之，则参两之数，皆统之以三，故三三为九，三二为六，一三二二为七，一

二二三为八也。以算言之，奇数起于一三，成于九七，偶数起于二四，成于八六，故以其成数纪阴阳，阳之进者为老，退者为少，阴之退者为老，进者为少也。以象言之，凡圆者以六而包一，虚其中则六也，实其中则七也，凡方者以八而包一，实其中则九也，虚其中则八也，阳圆阴方，阳实阴虚，故唯七圆而实，为盛阳，唯八方而虚，为壮阴，九虽实而积方，则阳将变而为阴矣，故为老阳，六虽虚而积圆，则阴将变而为阳矣，故为老阴也，其数皆自参两中来，故曰“倚数”。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本义 和顺从容，无所乖逆，统言之也，理，谓随事得其条理，析言之也，穷天下之理，尽人物之性，而合于天道，此圣人作易之极功也。

此第一章。

集说 韩氏伯曰：卦，象也。蓍，数也。卦则“雷风相薄，山泽通气”，拟象阴阳变化之体，蓍则错综天地参两之数，蓍极数以定象，卦备象以尽数，故蓍曰“参天两地而倚数”，卦曰“观变于阴阳”。

孔氏颖达曰：《系辞》言伏羲作易之初，故直言仰观俯察，此则论其既重之后，端策布爻，故先言生蓍，后言立卦，非是圣人幽赞在观变之前也。

邵子曰：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

《朱子语类》：问：“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是就蓍数上观否？曰：恐只是就阴阳上观，未用说到蓍数处。

问既有卦则有爻矣，先言卦而后言爻何也？曰：方其立卦，只见是卦，及细别之，则有六爻。又问阴阳刚柔一也，而别言之何也？

曰：“观变于阴阳”，近于造化而言，“发挥刚柔”，近于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见得“小往大来”阴阳消长之意，爻里面便有包荒之类。

又云：和顺于道德，是默契本原处，理于义，是应变合宜处，物物皆有理，须一一推穷，性则是理之极处，故云“尽”，命则性之所自来处，故云“至”。

问“穷理尽性至于命”。曰：此本是就易上说，易上尽具许多道理，直是穷得物理，尽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通书》说易者性命之原。

项氏安世曰：道即命，德即性，义既理，“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反覆互言也。易之奇偶，在天之命，则为阴阳之道，在人之性，则为仁义之德，在地之宜，则为刚柔之理，“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自幽而言以至于显，此所谓显道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自显而言以至于幽，此所谓神德行也。

陈氏淳曰：理与性对说，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为我所有者。

徐氏几曰：如乾为天道，而《彖》之“元亨利贞”则其德，爻之“潜”、“见”、“跃”、“飞”则其义，以一卦而统言之，所谓和顺也，就六爻而言之，所谓理也，善观易者，推爻义以穷天下之理，明卦德以尽一己之性，穷理尽性，则进退存亡得丧之天道可以知，而天命在我矣。

龚氏焕曰：上句是自源而流，下句是自末而本，盖必“和顺于道德”，而后能“理于义”，必“穷理尽性”，而后能“至于命”也。

卢氏曰：立卦生爻，在圣人作易上看，若作蓍数之变说，却是用易了，朱子谓未用说到蓍数处是也，圣人观察天地变化之道，而立乾坤等卦，故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既观象立卦，又就卦中刚柔

两画，或上或下，微细阐发出来，而生变动之爻，故曰“发挥于刚柔而生爻”。

何氏楷曰：数既形矣，卦斯立焉，卦既立矣，爻斯生焉，“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从合而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从分而合，理义非二也。程子谓在物为理处物为义是也，性命与道德非二也，子思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是也。穷尽至，皆造极之意，性者理之原，理穷则逢其原，故穷理所以尽性，命者性之原，性尽则逢其原，故尽性所以至命，只是一事。

总论 孔氏颖达曰：“昔者圣人”至“以至于命”，此一节将明圣人引伸因重之意，故先叙圣人本制蓍数卦爻，备明天道人事妙极之理。

何氏楷曰：此章统论蓍卦及爻辞。圣人，谓羲文周公，《乾凿度》曰：垂皇策者羲，则自伏羲时已用蓍矣。卦爻辞至文王周公始系，此以知其总言之也。

案 此章次第最明，易为卜筮之书，而又为五经之原者，于此章可见矣，生蓍者，立蓍筮之法也。倚数者，起蓍筮之数也，立卦生爻，则指画卦系辞言之，是二者，蓍筮之体而言于后，明易为卜筮而作也，“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言卦画既立，则有以契合乎天之道，性之德，而下周乎事物之宜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言爻辞既设，则有以穷尽乎事之理，人之性，而上达乎天命之本也，夫易以卜筮为教，而道德性命之奥存焉，然则以机祥之末言易者，迷道之原者也，以事物之迹言易者，失教之意者也。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本义 “兼三才而两之”，总言六画，又细分之，则阴阳之位，间杂而成文章也。

此第二章。

集说 崔氏憬曰：此明一卦六爻，有三才二体之义，故明天道既立阴阳，地道又立刚柔，人道亦立仁义也，何则？在天虽刚，亦有柔德，在地虽柔，亦有刚德，故《书》曰沈潜刚克，高明柔克，人稟天地，岂不兼仁义乎，所以易道兼之矣。

朱氏震曰：“易有太极”，阴阳者；太虚聚而有气，柔刚者，气聚而有体，仁义根于太虚，见于气体，动于知觉者也，自万物一源观之谓之性，自稟赋观之谓之命，自天地人观之谓之理，三者一也，圣人“将以顺性命之理”，曰阴阳，曰柔刚，曰仁义，以立天地人之道，盖互见也，易“兼三才而两之”，六画成卦，则三才合而为一，然道有变动，故“分阴分阳，迭用柔刚”。

郭氏雍曰：“分阴分阳”，非谓立天之道阴阳也，言三才二道，皆一为阴一为阳，见于六位也。“迭用柔刚”，非谓立地之道柔刚也，言三才阴阳，分为六画，迭以九六柔刚居之也，故三才二道，不兼九六言之，则曰“六画”，兼明九六柔刚，而后谓之六位。

《朱子语类》云：阴阳刚柔仁义，看来当曰义与仁，当以仁对阳，仁若不是阳刚，如何作得许多造化，义虽刚，却主于收敛，仁却主发舒，这也是阳中之阴，阴中之阳，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赏罚，到赐与人自是无疑，便作将去，若是刑杀时，便迟疑不肯果决，这见得阳舒阴敛，仁属阳，义属阴处。

邱氏富国曰：上言“穷理尽性至命”，此言“顺性命”，则易中所言之理，皆“性命”也，然所谓性命之理，即阴阳柔刚仁义是也，兼三才而两之，言重卦也，方卦之小成，三画已具三才之道，至重而六，则天地人之道各两，所谓六画成卦也。“分阴分阳”，以位言，凡卦初三五位为阳，二四上位为阴，自初至上，阴阳各半，故曰“分”。

“迭用柔刚”以爻言，柔谓六，刚谓九也，位之阳者，刚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阴者，柔居之，刚亦居之，或柔或刚更相为用，故曰“迭。”分之以示其经，迭用以为之纬，经纬错综，粲然有文，所谓“六位”“成章”也。

吴氏澄曰：性之理，谓人之道也，命之理，谓天地之道也，天之气有阴阳，地之质有柔刚，人之德有仁义，道则主宰其气质而为是德者也。

又曰：上文以“阴阳”为天之道，下“阴阳”二字，则总言六位也，六位之中，分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也，上文以柔刚为地之道，下“柔刚”二字，则总言六画也，六画之中，奇画皆谓之刚，偶画皆谓之柔也，位无质，故以“阴阳”名之，画有质，故以“柔刚”名之，位之阴阳相间则分布一定，画之柔刚不同，则迭用以居，《系辞传》所谓“物相杂曰文”，即此成章之谓也。

胡氏炳文曰：上章“和顺于道德”，统言之也；“理于义”，析言之也，此章“六画而成卦”，统言之也；“分阴分阳”，“迭用柔刚”，“六位而成章”，又析言之也。

蔡氏清曰：“立天之道”，非有以立之也，谓天道之立以阴阳也，其曰“分阴分阳”者，阴阳之自分也，其曰“迭用柔刚”者，刚柔之自迭用也，非有分之用之者也。

何氏楷曰：此章言卦画“顺性命之理”，即上章所谓“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者，以一言蔽之也，性者人之理，命者天地之理，阴阳刚柔仁义，正所谓“性命之理”也，分阴阳，用柔刚，以断吉凶而成亹亹，则仁义之道，固在其中矣。

案 上章总论易道，此章以下，专明卦也，上章云“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此章即所以申其指。性，即德也。命，即道也。性命流行于事物而理名焉，即道德之散而为义者也，故总之曰“性命之理”。六画成卦，则与三极之道相似，其于天地之

道，人性之德也，不亦和顺矣乎，六位成章，则阴阳刚柔仁义之用不穷，其于事物之宜也，不亦曲尽其理矣乎。

又案“兼三才而两之”，及“分阴分阳迭用柔刚”三句，先儒皆就易上说，细玩文义，当且就造化上说，“兼”字“分”字“用”字，皆不是著力字，言合三才之道而皆两，此易所以六画成卦也，三才之道，既以相对而分，又以更迭而用，此易所以六位成章也，如此方于故易两字语气相合，蔡氏说极贴。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

本义 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居东南，震居东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谓先天之学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就卦象明重卦之意，若使天地不交，水火异处，则庶类无生成之用，品物无变化之理，故云“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泽异体而通气，雷风各动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资，八卦之用，变化如此，故圣人重卦，令八卦相错，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莫不交互，以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莫不交错，则易之爻卦与天地等，性命之理，吉凶之数，既往之事，将来之几，备在爻卦之中矣。

项氏安世曰：八卦虽八，实则“阴阳”二字而已，是故位虽定而气则通，势虽相薄而情不厌，明本一物也。

龚氏焕曰：“定位”以体言，“通气”“相薄”不“相射”以用言。天地，乾坤之定体，水火，乾坤之大用，山泽之气，即水之气，雷风之气，即火之气，而水火之气，又天地之气也。

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本义 起震而历离兑，以至于乾，数已生之卦也，自巽而历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则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次，故皆“逆数”也。

此第三章。

集说 《朱子语类》云：先天图曲折，细详图意，若自乾一横排至坤八，此则全是自然，故说卦云“易逆数”也，若如圆图，则须如此方见阴阳消长次第，虽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为顺，盖与前逆数若相反，自夏至至冬至为逆，盖与前逆数者同，其左右与今天文家说左右不同，盖从中而分，其初若有左右之势尔。

陈氏埴曰：易本“逆数”也，有一便有二，有二便有四，有四便有十六，以至于六十四，皆由此可以知彼，由今可以知来，故自乾一以至于坤八，皆循序而生，一如横图之次，今欲以圆图象浑天之形，若一依此序，则乾坤相并，寒暑不分，故伏羲以乾坤定上下之位，坎离列左右之门，艮兑震巽，皆相对而立，悉以阴阳相配，自一阳始生，起冬至节历离震之间为春分，以至于乾为纯阳，是进而得其已生之卦，如今日复数昨日，故曰“数往者顺”。自一阴始生，起夏至节，历艮兑之间为秋分，以至于坤为纯阴，是进而推其未生之卦，如今日逆计来日，故曰“知来者逆。”然本易之所成，只是自乾一而坤八，如横图之序，与圆图之右方而已，故曰“易逆数也”。

胡氏炳文曰：诸儒训释，皆谓已往而易见为顺，未来而前知为逆，易主于前民用，故曰“易逆数也”。唯《本义》依邵子，以数往者顺一段为指圆图，而言卦气之所以行，“易逆数”一段为指横图，而言卦画之所以生，非《本义》发邵子之蕴，则学者孰知此所谓先天之学哉。

案 此节顺逆之义，朱子之意如此，然与邵子本意，各成一说，盖邵子本意，以三阴三阳，追数至一阴一阳处为顺，自一阴一阳，渐

推至三阴三阳处为逆，朱子则谓左方四卦数已生者为顺，右方四卦推未生者为逆，两说可并存。而邵子之说，于此两章文义，尤为贯串，“天地定位”一节，自乾坤说到震巽，是“数往”也。雷以动之一节，自震巽说到乾坤，是“知来”也。此三句，是承上节以起下节，言图象数往则顺，知来则逆，如上节所列是顺数，顺数者尊乾坤次六子也，若建图之意，则欲见阴阳之运行，功用之先后，所重在逆数，如下节所推也，诸说之详，备《启蒙》中。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本义 此卦位相对，与上章同。

此第四章。

集说 孔氏颖达曰：上四举象，下四举卦者，王肃云，互相备也。

张子曰：阴性凝聚，阳性发散，阴聚之，阳必散之，其势均散，阳为阴累，则相持为雨而降，阴为阳得，则飘扬为云而升，故云物班布太虚者，阴为风驱，敛聚而未散者也，凡阴气凝聚，阳在内者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霆，阳在外者不得入，则周旋不舍而为风，其聚有远近虚实，故雷风有大小暴缓，和而散，则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则为戾气暄霾，阴常散缓，受交于阳，则风雨调，寒暑正。

朱氏震曰：前说乾坤以至“六子”，此说“六子”而归乾坤，终始循环，不见首尾，易之道也。

《朱子语类》云：“雷以动之”以下四句，取象义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取卦义多，故以卦言。

项氏安世曰：自“天地定位”至“八卦相错”，言先天之顺象也，自“雷以动之”至“坤以藏之”，言先天之逆象也。

胡氏炳文曰：此章卦位相对与上章同，特上章先之以乾坤，此

章则终之以乾坤也。

金氏賁亨曰：上章以天地居首，序尊卑也，此章以乾坤居后，总成功也，上以体言，此以功用言也。

吴氏曰慎曰：前章始乾坤终坎离，此章始震巽终乾坤，首乾者其重在乾，首震者其重在震，二章虽皆明先天卦序，而后天始震之义，亦具其中矣。

案 此上二章，明伏羲卦位也，天地万物之理，交易变易焉尽之矣，“定位”、“通气”、“相薄”、“不相射”，以至于“相错”，所谓交易者也，“动”、“散”、“润”、“恒”、“止”、“说”以统于君藏，所谓交易者也，“定位”、“通气”、“相薄”、“不相射”，即《系传》首章所谓“相摩”者也。“八卦相错”，即《系传》首章所谓“相荡”者也，左方震离，所谓“鼓之以雷霆”，右方巽坎。所谓“润之以风雨”，兑以说物，艮以止物。所谓“一寒一暑”，乾以君主，坤以藏载。所谓“乾道成男”而知大始，“坤道成女”而作成物也，中间以顺逆为说者，指明卦序也，先言天地以及“六子”，体之序也，于图位为数往，其理则系传天尊地卑，终之以象形者也，先言“六子”以及天地，用之序也，于图位为知来，其理则系传雷霆风雨，终之以乾坤者也，图意取用之序，邵子谓此一节直解图意者是也，然非体则无以立本，故易虽主于逆数，而必以顺数先之。

又案 艮兑不言山泽，则是指气言也，暑气温热发生，故曰“兑以说之”。寒气严凝收敛，故曰“艮以止之”，上传于雷霆风雨之下，亦曰“一寒一暑”，而不言山泽也，若雷以动积寒之气，而“日以恒之”，风以散积暑之气，而“雨以润之”，则于卦象皆切，乾君坤藏，亦主大夏大冬而言，大夏如下章所云“万物皆相见”，“向明而治”，是君之也，大冬如下章所云“万物之所归”，是藏之也。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

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本义 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谓后天之学也。

集说 程子曰：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说，先儒以为乾位西北，坤位西南，乾坤任六子而自处于于为之地，此大故无义理，雷风山泽之类，便是天地之用，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岂可谓手足耳目皆用，而身无为乎。

何氏楷曰：三男震坎艮，以次纲纪于始终，三女巽离兑，以次而处纲纪之内，自东南至西皆阴，自西北至东皆阳，亦最齐整，故坤蹇彖辞，有西南东北之语。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本义 上言帝，此言万物之随帝以出入也。

此第五章，所推卦位之说，多未详者。

集说 郑氏康成曰：“万物出乎”震雷发声以生之也，“齐乎巽”，风摇动以齐之也。洁，犹新也。“万物皆相见”，日照之使光

大，万物皆致养，地气含养，使秀实也，万物之所说，草木皆老，犹以泽气说成之。战“言阴阳相薄”，西北阴也，而乾以纯阳临之。坎，“劳卦也”，水性劳而不倦，万物之所归也，万物自春出生于地，冬气闭藏，还皆入地，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言万物阴气终，阳气始，皆艮之用事也。

程子曰：艮，止也，生也。止则便生，不止则不生，此艮终始万物。

又曰：冬至一阳生，每遇至后则倍寒何也，阴阳消长之际，无截然断绝之理，故相搀掩过，如天将晓，复至阴黑，亦是理也，大抵终始万物盛乎艮，此俟神妙，须研穷此理。

郑氏樵曰：乾居西北，父道也，父道尊严，严凝之气，盛于西北。西北者，万物成就之方也。坤居西南，母道也，母道在养育万物，万物之生，盛于西南。西南者，万物长养之方也。坎艮震方位次于乾者，乾统三男也，巽离兑方位夹乎坤者，坤统三女也。西北盛阴用事，而阴气盛矣，非至健莫能与争，故阴阳相薄，曰“战乎乾”，而乾位焉，战胜则阳气起矣。

杨氏万里曰：于帝言“致役”者。盖坤，臣也。帝，君也。君之于臣，役之而已，于万物言致养者。盖坤，母也，万物，子也，母之于子，养之而已，至于它卦不言战而乾言战。乾，西北之卦，阴盛阳微之时，阴疑于阳也，不然，则《坤》之上六，何以言“龙战于野”。

项氏安世曰：后天之序，据太极既分之后，播五行于四时也，震巽二木主春，故震在东方，巽东南次之，离火主夏，故为南方之卦，兑乾二金主秋，故兑为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为北方之卦，土王四季，故坤土在夏秋之交，为西南方之卦，艮土在冬春之交，为东北方之卦，木金土各二者，以形王也，水火各一者，以气王也，坤阴土，故在阴地，艮阳土，故在阳地，震阳木，故正东，巽阴木，故近南而接乎阴，兑阴金，故正西，乾阳金，故近北而接乎阳，其序

甚明。

徐氏几曰：坎离，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气，故离火居南，坎水居北也。震，动也，物生之初也，故居东。兑，说也，物成之后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正位也，震属木，巽亦属木，震阳木也，巽阴木也，故巽居东南，巳之位也。兑属金，乾亦属金，兑阴金也，乾阳金也，故乾居西北，亥之方也。坤艮皆土也，坤阴土，艮阳土，坤居西南，艮居东北者，所以均王乎四时也。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后天八卦以震巽离坤兑乾坎艮为次者，震巽属木，木生火，故离次之，离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兑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以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环无穷，此所以为造化流行之序也。

龚氏煥曰：土之于物，无时而不养，今独言致役乎坤何也？曰：土之养物，虽无时不然，然于西南夏秋之交，物将成就之时，土气正旺，致养之功，莫盛于此，故曰“致役乎坤”，非它时不养，而独养乎此也，故又曰“成言乎艮”。艮亦土也，养者成之渐，成者养之终，成而终者又将于此而始，此土无不在，其于养物之功，成始而成终者也，水火一而木金土二者，水火阴阳之正，木金土阴阳之交，正者一而交者二也。

胡氏炳文曰：离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水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兑秋以时言，八卦之时可推，以互见也，夏而秋，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则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顺以相生，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顺以相生，所以为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为春之生，生生克克，变化无穷，孰主宰之，曰帝是也。

俞氏琰曰：艮，止也，不言止而言成，盖止则生意绝矣，成终而复成始，则生意周流，故曰“成言乎艮”。

陈氏琛曰：火气极热，物无由而成，水气极寒，物无由而生，唯

土气最为中和,故火金之交有坤土,水木之交有艮土,而为万物之所由出入者也,养身养民治天下,皆要中和。

张氏振渊曰:成始只在成终内,无两截事。

吴氏曰慎曰:气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物未坚实,则不能复种而生,未有不能成终而能成始者也,此贞下起元之理,主静立本之道,盖必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天地人物,其理一也。

案 此章明文王卦位也,震动而发散者,生机之始,雷厉而风行,造化之初,是故阳气奋而物无不出,阴气顺而物无不齐,阳气盛,丽于阴则明极矣,阴精厚,顺于阳则养至矣,阳之和足于内,阴之滋足于外,则说乎物而物成矣,虽然,天之道资阴而用之而功乃就,克阴而化之而命斯行,自始至终,莫非天也,而终始之际,见其健而不已焉者,天之所以为天也,由是役者于此休,故坎以习熟之义而司劳焉,动者于此止,故艮以动静不穷之义而司成焉,夫文之位变乎羲矣,而其体用交错之妙,动静互根之机,则必合而观之,然后造化之理尽。

孔子所以释文王之意者,如此而已,诸儒或以五行言之,说亦详密,故备载以相参考,然诸儒所言坤艮之理,亦有未尽者,盖吕令以土独王未月而为中央,则土位唯一也。京房以土分王辰戌丑未而直四季,则土位有四也,今文王之卦,唯坤艮二土,位于丑未,视月令则多其一,视京房则少其二,何也?盖木之生火,金之生水,无所藉于土,若火非土,必不能成金,水非土,必不能生木,则土之功于是为著,又一岁之间,阴阳二气,皆互相胜,阳胜阴,则为木之温,火之热,自卯至未,阳多之卦是也,阴胜阳,则为金之凉,水之寒,自酉至丑,阴多之卦是也,唯丑接于寅,未接于申,为三阴三阳之卦,则二气适均,而为中和之会,此所以独为土德之居也,其精义亦非诸术所及,尚有先天后天列象交变之妙,见《启蒙》附论中。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桡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本义 此去乾坤而专言“六子”，以见神之所为，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说，未详其义。

此第六章。

集说 韩氏伯曰：于此言“神”者，明八卦运动，变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无物，妙万物而为言，则雷疾风行，火炎水润，莫不自然相与为变化，故能万物既成也。

崔氏憬曰：此言六卦之用，而不及乾坤者，以天地无为而无不为，故能成雷风等有为之神妙也，艮不言山，独举卦名者，以动桡燥润，功是雷风水火，至于终始万物，于山义则不然，故言卦，而余皆称物，各取便而论也。

朱氏震曰：张子云，一则神，两则化。妙万物者，一则神也，且动桡燥说润终始万物者，孰若六子，然不能以独化，故必相逮也，不相悖也，通气也，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合则化，化则神。

项氏安世曰：动桡燥说润盛，皆据后天分治之序，而相逮不相悖，通气变化，复据先天相合之位者，明五气顺布，四季分王之时，无极之真，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始有戾于先天之事也。

又曰：泽不为润而为“说”者，“润”者，气之湿而在内者也；“说”者，色之光而在外者也。泽气上浮而光溢于外，故说而可爱，若润物之功，淫液而深长，则唯水足以当之。

吴氏澄曰：此承上章文王卦位之后，而言六卦之用，不言乾坤

者，乾坤主宰万物之帝，行乎六子之中，所谓“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万物有迹可见，而神在其中，无迹可见，然神不离乎物也，即万物之中而妙不可测者，神也，故曰“妙万物”。雷之所以动，风之所以桡，火之所以燥，泽之所以说，水之所以润，艮之所以终始，皆乾坤之神也，动者发萌启蛰震之出也，桡者吹拂长养，巽之齐也，燥者炎赫暴炙，离之相见也，说者欣怿充实，兑之说也，润者滋液归根，坎之劳也，终始者贞下起元，艮之成也。

胡氏炳文曰：以上第三章第四章，言先天，第五章言后天，此第六章，则由后天而推先天者也，去乾坤而专言六子，以见神之所为，言神则乾坤在其中矣，雷之所以动，风之所以桡，以至艮之所以终所以始，后天之所以变化者，实由先天而来，先天水火相逮，以次阴阳之交合，后天雷动风桡，以次五行之变化，唯其交合之妙如此，然后变化之妙亦如此。

俞氏琰曰：物之方萌，“雷以动之”，萌而未舒，风以桡之，舒而尚柔，火以燥之，及其长也，泽以说其外，水以润其内，既说且润矣，于是“艮以止之”，止则终，终则复始，此“六子”各一其用，而其所以成万物者如是也，乃若能变能化，毕成万物，则又在乎两相为用，“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梁氏寅曰：神，即帝也，帝者神之体，神者帝之用，故主宰万物者，帝也，所以“妙万物”者，“帝”之神也。

蔡氏清曰：如雷青于动，风青于桡，则滞于一隅，不得谓之妙，天地则役使六子，以造化乎万物，而六子之伸缩变化，皆天地之为也，所以谓神当乾坤也，于此盖可以验合一不测之义，无在无不在之意，盖神如君后，“六子”则六官之分职也，六官所施行皆帝后所主宰，然后六职交举而治功成矣。

叶氏尔瞻曰：神非乾坤，乃乾坤之运“六子”而不测者，曰“动”，曰“桡”，曰“燥”，曰“说”，曰“润”，曰“终始”，此正变化成万物处，然

天地功用唯一，故神非两不化，先天之“六子”，各得其偶者，所谓两也，两者体之立也，后天之变化成万物者，所谓两者之化也，两者之化用之行也，就此两化之合一不测处，乃所谓神。

案 此章合羲文卦位而总赞之，盖变易之序，后天为著，而交易之理，先天为明，变易者化也，“动万物”、“桡万物”、“燥万物”，“说万物”、“润万物”、“终始万物”者也，交易者神也，所以变变化化，道并行而不相悖，使物并育而不相害者也，化者造物之迹也，统乎地者也，故以其可见之功而谓之成，神者生物之心也，统乎天者也，故以其不测之机而谓之妙。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本义 此言八卦之性情。

此第七章。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说八卦名训。乾象天，天体运转不息，故为健；坤象地，地顺承于天，故为顺；震象雷，雷奋动万物，故为动；巽象风，风行无所不入，故为入；坎象水，水处险陷，故为陷；离象火，火必著于物，故为丽；艮象山，山体静止，故为止；兑象泽，泽润万物，故为说。

邵子曰：乾，奇也，阳也，健也，故天下之健莫如天；坤，偶也，阴也，顺也，故天下之顺莫如地，所以顺天也；震，起也，一阳起也，起，动也，故天下之动莫如雷；“坎，陷也”，一阳陷于二阴，陷，下也，故天下之下莫如水；“艮，止也”，一阳于是而止也，故天下之止莫如山；“巽，入也”，一阴入二阳之下，故天下之入莫如风；“离，丽也”，一阳丽于二阴，其卦错然成文而华丽也，天下之丽莫如火，故又为附丽之丽；“兑，说也”，一阴出于外而说于物，故天下之说莫如泽。

张子曰：阳陷于阴为水，附于阴为火。

又曰：一陷溺而不得出为坎，一附丽而不能去为离。

《朱子语类》云：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尽于八卦，而震巽坎离艮兑，又总于乾坤，曰“动”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曰“丽”曰“说”，皆顺底意思，圣人下此八字，极状得八卦性情尽。

项氏安世曰：健者始于动而终于止，顺者始于入而终于说，阳之动，志于得所止，阴之入，志于得所说。

蔡氏清曰：自震而艮者，阳之由动而静也，自巽而兑者，阴之由静而动也，坎离在中间，坎则自动而向于静也，离则自静而向于动也。

案 八卦以卦画定名义在先，取象于雷风山泽等在后，孔氏之说，固不如邵子之说矣，然邵子说三阳卦，则既得之，其说三阴卦，以巽为阴入于阳，离为阴附于阳，则似未合经义盖阴在内，阳必入而散之，阴在中，阳必附而散之，入与丽皆阳也，特以先有阴质为主，故谓之阴卦尔，唯张子曰：阳陷于阴为水，附于阴为火，又曰：阴在内，阳在外者不得入，则周旋不舍而为风，实尽物理之妙。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本义 远取诸物如此。

此第八章。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略明远取诸物也，乾象天，天行健，故为马；坤象地，任重而顺，故为牛；震动象，龙动物故为龙；巽主号令，鸡能知时，故为鸡；坎主水洿，豕处污湿，故为豕；离为文明，雉有文章，故为雉；艮为静止，狗能善守，禁止外人，故为狗；兑说也。王虞云，羊者顺之畜，故为羊也。

项氏安世曰：健者为马，顺者为牛，善动者为龙，善伏者为鸡，

质躁而外污者为豕，质野而外明者为雉，前刚而止物者为狗，内很而外说者为羊。

又曰：造化权舆云，乾阳物也，马故蹄圆，坤阴物也，牛故蹄折，阳病则阴，故马疾则卧，阴病则阳，故牛疾则立，马阳物，故起先前足，卧先后足，牛阴物，故起先后足，卧先前足。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本义 近取诸身如此。

此第九章。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略明近取诸身也，乾尊而在上，故为“首”。坤能包藏含容，故为“腹”。足能动用，故“震为足”也。股随于足，则巽顺之谓，故“巽为股”也。坎北方之卦主听，故“为耳”也。离南方之卦主视，故“为目”也。艮既为止，手亦能止持其物，故“为手”也。兑主言语，故“为口”也。

龚氏原曰：其外园，诸阳之所聚者，首也，其中宽，众阴之所藏者，腹也，足则在下而善动，股则从上而善随，耳则内阳而聪，目则外阴而明，在上而止者手也，在外而说者口也。

余氏芭舒曰：首以君之，腹以藏之，足履于下为动，手持于上为止，股下岐而伏，口上窍而见，耳外虚，目内虚，各以反对也。

案 诸儒说股义，唯余氏得之，盖股者阴所伏也。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加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

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本义 索，求也，谓揲蓍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阴一阳之爻而言。

此第十章。

集说 《朱子语类》云：乾求于坤，而得震坎艮，坤求于乾，而得巽离兑，一二三者，以其画之次序言也。

又云：一索再索之说，初间画卦时也不恁地，只是画成八卦后，便见有此象耳。

项氏安世曰：乾坤“六子”，初为气，末为形，中为精，雷风气也，山泽形也，水火精也。

吴氏澄曰：万物资始于天，犹子之气始于父也，资生于地，犹子之形生于母也，故“乾称父，坤称母”。索，求而取之也。坤交于乾，求取乾之初画中画上画，而得长中少三男，乾交于坤，求取坤之初画中画上画，而得长中少三女。“一索”，谓交初。“再索”，谓交中。“三索”，谓交上。以索之先后，为长中少之次也。

胡氏炳文曰：此章本义，乃朱子未改正之笔，当以语录说为正，若专言揲蓍求卦，则无复此卦序矣。

俞氏琰曰：“一索”、“再索”、“三索”，盖以三画自下而上之次序言。称者，尊之之辞。谓者，卑之之辞。

案 以上四章，皆言八卦之德之象，而健顺动入陷丽止说诸德，则名卦之义，易理之根也，不言雷风山泽诸象者，为前图位中已具。

乾求坤坤求乾之说，当从吴氏，《朱子语类》记录偶误。

乾为天，为环，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

为木果。

本义 《荀九家》此下有为龙，为直，为衣，为言。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广明乾象。乾既为天，天动运转，故为“环”，“为君为父”，取其尊道而为万物之始也；“为玉为金”，取其刚之清明也；“为寒为冰”，取其西北寒冰之地也；“为大赤”，取其盛阳之色也；“为良马”取其行健之善也；“老马”，取其行健之久也；“瘠马”，取其行健之甚；瘠马，骨多也；“驳马”有牙如锯，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为木果”，取其果实著木，有似星之著天也。

邵子曰：木结实而种之，又成是木而结是实，木非旧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实生生之理也。

郭氏雍曰：“果”者“木”之始也，“木”以“果”为始，犹物以乾为始也。

程氏迥曰：“为环”，天之体也；“为君”居上而覆下也；“为玉”，德粹也；“为金”，坚刚也；“为寒”，位西北也；“为冰”，寒之凝也；“为木果”，以实承实也。

《朱子语类》云：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为寒为冰。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本义 《荀九家》有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广明坤象。坤既为地，地受任生育，故“为母也”；“为布”，取其广载也；“为釜”，取其化生成熟也；“为吝啬”，取其生物不转移也；“为均”，地道平均也；“为子母牛”，取其多蕃育而顺之也；“为大舆”，取其载万物也；“为文”，取其万物

之色杂也；“为众”，取其载物非一也；“为柄”，取其生物之本也；“为黑”，取其极阴之色也。

崔氏憬曰：遍布万物于致养，故“坤为布”，地生万物，不择美恶，故“为均”也，万物依之为本，故“为柄”。

项氏安世曰：“吝嗇”其静之翕，均其动之辟也，乾质故坤文，乾一故坤众。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萼，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异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本义 《荀九家》有为玉、为鹄、为鼓。

集说 虞氏翻曰：“天玄地黄”，震天地之杂，故为“玄黄”。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广明震象。“为玄黄”，取其相杂而成苍色也；“为敷”，取其春时气至；草木皆吐，敷布而生也；“为大涂”，取其万物之所生也；“为长子”，震为长子也；“为决躁”，取其刚动也；“为苍筤竹”，竹初生色苍也；“为萑苇”，竹之类也；“其于马也”，为善明，取雷声之远闻也；“为异足”，马后足白为异，取其动而见也；“为作足”，取其动而行健也；“为的颡”，白额为的颡，亦取动而见也；“其于稼也，为反生”，取其始生戴甲而出也。“其究为健”，极于震动则为健也；“为蕃鲜”，取其春时草木蕃育而鲜明。

俞氏琰曰：阳长而不已，则其穷为乾之健，三爻俱变则为巽，故“为蕃鲜”。

蔡氏清曰：凡稼之始生，皆为“反生”，盖以其初间生意实从种子中出，而下著地以为根，然后种中萌芽乃自举。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

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本义 《荀九家》有为杨为鹳。

集说 翟氏玄曰：“为绳直”，上二阳其正一阴，使不得邪僻，如绳之直也。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广明巽象。巽为木，木可以揉曲直，巽顺之谓也；“为绳直”，取其号令齐物也；“为工”，亦取绳直之类；“为白”，取其洁也；“为长”，取其风行之远也；“为高”，取其木生而上也；“为进退”，取其风性前却；“为不果”，亦进退之义也；“为臭”，取其风所发也；“为寡发”，风落树之华叶，则在树者稀疏，如人之少发；“为广颡”，颡阔发寡少之义；“为多白眼”，取躁人之眼，其色多白也；“为近利”，取躁人之情，多近于利也；“市三倍”，取其木生蕃盛，于市则三倍之利也；“其究为躁卦”，取其风之势极于躁急也。

项氏安世曰：绳直其齐，白其洁也。

案 “寡发”、“广颡”、“多白眼”，皆取洁义，今人之颡阔少寒毛而眸子清明者，皆洁者也。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本义 《荀九家》有为宫，为律，为可，为栋，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

集说 宋氏衷曰：曲者更直为矫，直者更曲为轵，水流有曲直，故为“矫轵”，“为美脊”，阳在中央，马脊之象也。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广明坎象。“坎为水”，取其北方之行也；“为沟渎”，取其水行无所不通也；“为隐伏”，取其水藏地中也；“为矫轵”，使曲者直为矫，使直者曲为轵，水流曲直，故为“矫轵”也；“为弓轮”，弓者激矢如水激射也，轮者运行如水行也；“为加忧”，取其忧险难也；“为心病”，忧险难故心病也；“为耳痛”，坎为劳卦，听劳则耳痛也；“为血卦”，人之有血，犹地有水也；“为赤”，亦取血之色；“其于马也，为美脊”，取其阳在中也；“为亟心”，亟，急也，取其中坚内动也；“为下首”，取其水流向下也；“为薄蹄”，取水流迫地而行也；“为曳”，取水磨地而行也；“其于舆也，为多眚”，取其表里有阴，力弱不能重载也；“为通”，取行有孔穴也；“为月”，月是水之精也；“为盗”，取水行潜窃也；“其于木也，为坚多心”，取刚在内也。

郑氏正夫曰：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间，故为“血卦。”

蔡氏清曰：日火外影也，金水内影也，月是金水之精，何独外影，曰：月体亦内影，坎象也，得日之光以为光，故兼外影耳，凡金与水得日之光，亦光辉外射也。

案 坎以习险取“劳”义，故“加忧”、“心病”、“耳痛”者，人之劳也。“亟心”、“下首”、“薄蹄”、“曳”者，马之劳也。多眚者，车之劳也，凡马劳极，则心亟而屡下其首，蹄薄而足曳，皆历险之甚所致也。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羸，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本义 《荀九家》有：为牝牛。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广明离象。“离为火”，取南方之行也；“为日”，日是火精也；“为电”，火之类也；“为中女”，离为中女；“为甲冑”，取其刚在外也；“为戈兵”，取其以刚自捍也；“其于人也，为大腹”，取其怀阴气也；“为乾卦”，取其日所烜也；“为蟹，为蟹，为蟹，为蚌，为龟”皆取刚在外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科，空也。阴在内为空，木既空中，上必枯槁也。

俞氏琰曰：离中虚而外乾燥，故为木之“科上槁”，盖与坎之坚多心相反。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本义 《荀九家》有为鼻，为虎，为狐。

集说 宋氏衷曰：阍人主门，寺人主巷，艮为止，此职皆掌禁止者也。

虞氏翻曰：“为山”，故为径路也。艮手，故“为指”。阳刚在上，故“坚多节”。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广明艮象。“艮为山”，取阴在下为止，阳在上为高，故艮象山也；“为径路”，取其山路有涧道也；“为小石”，取其艮为山，又为阳卦之小者也；“为门阙”，取其崇高也；“为果蓏”，木实为果，草实为蓏，取其出于山谷之中也；“为阍寺”，取其禁止人也；“为指”，取其执止物也；“为狗”，“为鼠”，取其皆止人家也；“为黔喙之属”，取其山居之兽也；“其于木也，为坚多节”，取其坚凝故多节也。

项氏安世曰：“震为敷为蕃鲜”，草木之始也，“艮为果蓏”，草木之终也，果蓏能终而又能始，故于艮之象为切。

俞氏琰曰：《周官·阍人》掌王宫中门之禁，止物之不应入者。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官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坎之刚在内，故为木之“坚多心”，艮之刚在外，故为木之“坚多节”。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本义 《荀九家》有为常，为辅颊。

此第十一章。广八卦之象，其间多不可晓者，求之于经，亦不尽合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广明兑象。“兑为泽”，取其阴卦之小，地类卑也；“为少女”，兑为少女也；“为巫”，取其口舌之官也；“为口舌”，取西方于五事而言也；“为毁折”，“为附决”，兑西方之卦，取秋物成熟，稿秆之属，则“毁折”也；果蓏之属，则“附决”也；“其于地也，为刚卤”，取水泽所停，刚咸卤也；“为妾”，取少女从姊为娣也。

总论 项氏安世曰：此章推广象类，使之明备，以资占者之决也。

胡氏炳文曰：此章广八卦之象，凡百十有二，其中有相对取象者，如乾为天坤为地之类是也，上文“乾为马”，此则“为良马”、“老马”、“瘠马”、“驳马”，上文“坤为牛”，此则“为子母牛”，“乾为木果”，结于上而圆，“坤为大舆”，载于下而方，“震为决躁”，“巽为进退为不果”，刚柔之性也，震巽独以其究言，刚柔之始也，坎内阳外阴，水与月刚内明外暗，离内阴外阳，火与日则内暗外明，坎中实，故于人“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离中虚，故于人为“大腹”，艮为“阍寺”“为指”，艮之止也，“兑为巫”“为口舌”，阴之说也；有相反取象者，“震为大涂”，反而艮则“为径路”，“巽为长为高”，反而兑则“为毁折”；

有相因取象者，“乾为马”，震得乾初之阳，故于马“为善鸣”、“异足”、“作足”、“的颡”，坎得乾中爻之阳，故于马为“美脊”、“亟心”、“下首”、“薄蹄”、“曳”，“巽为木”，干阳而根阴也，坎中阳故于木“为坚多心”，艮上阳，故于木“为坚多节”。离中阴而虚，故于木为“科上槁”。“乾为木果”，“艮为果蓏”，果阳在上，果蓏阳上而阴下也；有一卦之中，自相因取象者，“坎为隐伏”，因而为盗，“巽为绳直”，因而“为工”，“艮为门阙”，因而为“阍寺”，“兑为口舌”，因而“为巫”；有不言而互见者，“乾为君”，以见坤之为臣，“乾为环”，以见坤之为方，“吝嗇”者阴之翕也，以见阳之辟，“均”者，地之平也，以见天之高，“离为乾卦”，以见坎之为湿，“坎为血卦”，以见离之为气，“巽为臭”，以见震之为声，“震为长子”，而坎艮不言者，于阳之长者尊之也，兑少女“为妾”，而巽离不言者，于阴之少者卑之也，“乾为马”，震坎得乾之阳皆言马，而艮不言者，艮止也，止之性非马也，它可触类而通矣。

案 此章虽广八卦之象，然有前文所取，而此反不备者，则非广也，意前为历代相传，而此则《周易》义例与。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八

序卦传

集说 孔氏颖达曰：韩康伯云，《序卦》之所明，非易之蕴也，盖因卦之次，托象以明义，今验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变。覆者，表里视之，遂成两卦，《屯》、《蒙》、《需》、《讼》、《师》、《比》之类是也。变者反覆惟成一卦，则变以对之，《乾》、《坤》、《坎》、《离》、《大过》、《颐》、《中孚》、《小过》之类是也，且圣人本定先后，若元用孔子序卦之意，则不应非覆即变，然则康伯所云，因卦之次，托象以明义，盖不虚矣。

张子曰：《序卦》相受，圣人作易，须有次序。

《朱子语类》：问：《序卦》或以为非圣人之书，信乎？曰：此沙随程氏之说也，先儒以为非圣人之蕴，某以为非圣人之精则可，谓非易之蕴则不可，周子分“精”与“蕴”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蕴，事事夹杂，都有在里面。问如何谓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易之精。问如《序卦》中亦见消长进退之义，唤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夹杂有在里面，正是蕴，须是自一个生出来以至于无穷，便是精。

问易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多寡不均，何也？曰：卦有正对，有反对，《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八卦，正对也，正对不变，故反覆观之，止成八卦，其余五十六卦，反对也，反对者皆变，故反覆观之，共二十八卦，以正对卦合反对卦观之，总而为三十六卦，其在上经，不变卦凡六，《乾》、《坤》、《坎》、《离》、《颐》、《大过》是也，自《屯》、《蒙》而下二十四卦，反之则为十二，以十二而加六，则十八也。其在下经，不变卦凡二，《中孚》、《小过》是也，自《咸》、《恒》而下三十二卦，反之则为十六，以十六加二，亦十八也，其多寡之数，则未尝不均也。

问《序卦》中有一二不可晓处，如六十四卦，独不言《咸》卦，何也？曰：夫妇之道即咸也。问恐亦如上经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则乾坤可见否。曰：然。

项氏安世曰：易之称上下经者，未有考也，以《序卦》观之，二篇之分，断可知矣。

案 卦之所以序者，必自有故，而孔子以义次之，就其所次，亦足以见天道之盈虚消长，人事之得失存亡，国家之兴衰理乱，如孔氏朱子之言皆是也，然须知若别为之序，则其理亦未尝不相贯，如蓍筮之法，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随其所遇而其贞与悔皆可以相生，然后有以周义理而极事变，故曰天下之能事毕也，孔子盖因《序卦》之次以明例，所谓举其一隅焉尔，神而明之，则知易道之周流而趋时无定，且知筮法之变通而触类可长，此义盖易之旁通至极处也。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屯”不训盈也，当屯之时，刚柔始交，

天地絪縕，雷雨动蕤，见其气之充塞也，是以谓之盈尔，故谓之盈者其气也，谓之物之始生者其时也，谓之难者其事也，若屯之训，纷纭盘错之义云尔。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

集说 孔氏颖达曰：上言“屯者盈也”，释《屯》次乾坤，其言已毕，更言“屯者物之始生者”，开说下“物生必蒙”，直取始生之意，非重释《屯》之名也。

朱氏震曰：蒙，冥昧也，物生者必始于冥昧，勾萌胎卵是也，故次之以《蒙》。蒙，童蒙也，物如此稚也。

又曰：“饮食必有讼”，乾猴以愆，豕酒生祸，有血气者，必有争心，故次之以《讼》。

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集说 韩氏伯曰：众起而不比，则争无由息，必相亲比，而后得宁。

项氏安世曰：《师》、《比》二卦相反，师取伍两卒旅师军之名，比取比闾族党州乡之名，师以众正为义，比以相亲为主。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

本义 晁氏云，郑无“而泰”二字。

集说 姚氏信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有礼然后泰，泰然后安也。

项氏安世曰：“履”不训礼，人所履，未有外于礼者，外于礼，则非所当履，故以履为有礼也，上天下泽，亦有礼之名分焉。

胡氏一桂曰：《乾》、《坤》至《履》十变，阴阳之气一周矣。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

本义 郭氏雍曰：以谦有大，则绝盈满之累，故优游不迫而暇豫也。

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

集说 韩氏伯曰：可大之业，由事而生。

朱氏震曰：以喜随人，必有所事，臣事君，子事父，妇事夫，弟子事师，非乐于所事者，其肯随乎。

项氏安世曰：“蛊”不训事，物坏则万事生矣，事因坏而起，故以蛊为事之先。

又曰：“临”不训大，大者以上临下，以大临小。凡称“临”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释之，若丰者大也，则真训大矣。

吴氏澄曰：因蛊之有事，而后有临之盛大也。

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

集说 崔氏憬曰：言德业大者，可以观于人也。

苏氏轼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际，所谓合也，直情而行谓之苟，礼以饰情谓之贲，苟则易合，易则相渎，相渎则易以离，贲则难合，难合则相敬，相敬则能久，饰极则文胜而实衰，故《剥》。

张氏栻曰：贲饰则贵于文，文之太过，则又灭其质而有所不通，故致饰则亨有所尽。

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集说 崔氏憬曰：物复其本，则为诚实，故言《复》则《无妄》矣。

周子曰：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故《无妄》次《复》。

郭氏忠孝曰：健为天德，大畜止健，畜天德也，故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不能畜天德，则见于有为者，不能无妄，故天德止于大畜，而动于无妄也。

阎氏彦升曰：“无妄然后可畜”，所畜者在德，故曰大。

余氏芑舒曰：自有事而大，大而可观，可观而合，合而饰，所谓忠信之薄而伪之始也，故一变而为剥，《剥》而《复》，则真实独存而不妄矣。

何氏楷曰：不妄与无妄当辨，由不以妄然后能无妄也。

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集说 苏氏轼曰：养而不用，其极必动，动而不已，其极必过。

阎氏彦升曰：养者君子所以成己，动者君子所以应物，然君子处则中立，动则中央，岂求胜物哉，及其应变，则有时或过，故受之以《大过》。

林氏希元曰：不专一则不能直遂，不翕聚则不能发散，故必有养然后能动，不养则不可以动。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即此理也，或受之以《大过》，大过即动也，以大过之才，当大过之时，而行大过之事，是之谓动而本于养也。

姜氏宝曰：无所养则其体不立，不可举动以应大事，惟养充而动，动必有大过人者矣。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集说 干氏宝曰：此详言人道三纲六纪有自来也，人有男女阴阳之性，则自然有夫妇配合之道，阴阳化生，血体相传，则自然有父子之亲，以父立君，以子资臣，则必有君臣之位，有君臣之位，故有上下之序，有上下之位，则必礼以定其体，义以制其宜，明先王制作，盖取之于情者也。上经始于《乾》、《坤》，有生之本也；下经始于《咸》、《恒》，人道之首也。易之兴也，当殷之末世，有妲己之祸，当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以言天不地不生，夫不妇不成，相须之至，王教之端，故《诗》以关雎为国风之始，而易于《咸》、《恒》，备论礼义所由生也。

《朱子语类》：问：“礼义有所错”，“错”字陆氏两音，如何？曰：只是作“措”字，谓礼义有所设施耳。

吴氏澄曰：此言《咸》所以为下经之首也，夫妇谓《咸》卦，先言天地万物男女者，有夫妇之所由也，后言父子君臣上下者，有夫妇之所致也，有夫妇，则其所生为父子，由家而国，虽非父子也，而君尊臣卑之分，如父子也，由国而天下，虽非君臣，而上贵下贱之分，如君臣也，礼义所以分别尊卑贵贱之等。错，犹置也。《乾》、《坤》、《咸》不出卦名者，以其为上下经之首卦，特别言之。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集说 郭氏忠孝曰：“伤乎外者必反其家”，盖行有不得于人，则反求诸己。

阎氏彦升曰：知进而已，不知消息盈虚，与时偕行，则伤之者至矣，故受之以《明夷》，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也，《明夷》之伤，岂得不反于家人乎。

何氏楷曰：《晋》与《渐》皆进，进必有归者，先以艮，进必有伤者，先以壮也。

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

集说 周子曰：家人离必起于妇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朱子语类》：问：“缓”字恐不是迟缓之“缓”，乃是懈怠之意，故曰解缓也。曰：“缓”是散漫意。问如纵弛之类。曰：然。

项氏安世曰：凡言《屯》者，皆以为难，而《蹇》又称难者，卦皆有《坎》也，然《屯》“动乎险中”，行乎患难者也，《蹇》见险而止，但为所阻难，而不得前耳，非患难之难也，故居《屯》者，必以经纶济之，遇《蹇》者，待其解缓而后前。

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集说 朱氏震曰：益久必盈，盈则必决，堤防是已，故次之以《夬》。

胡氏一桂曰：《咸》、《恒》十变为《损》、《益》，亦犹《乾》、《坤》十变为《否》、《泰》也。

俞氏琰曰：损益盛衰，若循环然，损而不已，天道复还，故必益，益而不已，则所积满盈，故必决，此乃理之常也。《损》之后继以《益》，深谷为陵之意也，《益》之后继以《夬》，高岸为谷之意也。

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革》。革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集说 崔氏憬曰：冥升在上则穷，故言“升而不已必困”也。

张氏栻曰：天下之物，散之则小，合而聚之，则积小以成其高大，故“聚而上者”为“升”也。

项氏安世曰：物相遇而聚者，彼此之情交相会也，以众言之也，比而有所畜者，系而止之也，自我言之也，畜有止而聚之义，聚者不必止也。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集说 朱氏震曰：井在下者也，井久则秽浊不食，治井之道，革去其害井者而已。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

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

集说 阎氏彦升曰：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渐者进也，进必有归，何也？曰：晋所谓进者，有进而已，此进必有伤也，渐之所谓进者，渐进而已，乌有不得所归者乎。

朱氏震曰：前曰“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此曰“得其所归者必大”，《大有》次《同人》者，处大之道也，《丰》次《归妹》者，致大之道也。

案“得其所归”，犹言得其所依归也，妇得贤夫而配之，臣得圣君而事之，皆得其所归之谓，故同人之物必归焉者，人归己也，此之得其所归者，己归人也，两者皆足以致事业之大。

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集说 郭氏雍曰：动极而止，止极复进，进极必伤，进以渐则有归，归得其所则大，穷其大则必失，盖非有大以谦故也。

张氏栻曰：旅者“亲寡”之时，“无所容”也，唯巽然后得所入，故受之以《巽》，而巽者入也。

俞氏琰曰：大而能谦则豫，大而至于穷极，则必失其所安，故《丰》后继以《旅》。

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

集说 张氏栻曰：人于道故有见而说，故巽而受之以《兑》，唯说于道，故推而及人，说而后散，故受之以《涣》。

项氏安世曰：人之情，相拒则怒，相入则说，故入而后说之。

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

集说 韩氏伯曰：孚，信也。既已有节，则宜信以守之，守其信者，则失贞而不谅之道，而以信为过，故曰《小过》也。

项氏安世曰：有其信，犹《书》所谓有其善，言以此自负而居有之也，自恃其信者，其行必果而过于中。

吴氏澄曰：过者行动而踰越之也，故《大过》云动，《小过》云行，凡行动未至其所为未及，既至其所为至，既至而又动又行，则为踰越其所至之地而过也。

蔡氏清曰：节而信之，必立为节制于此，上之人当信而守之，下之人当信而行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若果于自信，则于事不加详审，而在所必行矣，能免于过乎。

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集说 韩氏伯曰：行过乎恭，用过乎俭，可以矫世励俗，有所济也。

项氏安世曰：《大过》则踰越常理，故必至于陷。《小过》或可济事，故有济而无陷也。坎离之交，谓之《既济》，此生生不穷之所从出也，而圣人犹以为有穷也，又分之以为《未济》，此即咸感之后，继之以恒久之义也。盖情之交者，不可以久而无弊，故必以分之正者终之。

总论 王氏通中说赞易至《序卦》曰：大哉时之相生也，达者可与几矣，至《杂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与存义矣。

邵子曰：《乾》、《坤》天地之本，《坎》、《离》天地之用，是

以易始于《乾》、《坤》，中于《坎》、《离》，终于既《未济》，而《泰》、《否》为上经之中，《咸》、《恒》为下经之首，皆言乎其用也。

又曰：《乾》、《坤》、《坎》、《离》为上篇之用，《兑》、《艮》、《震》、《巽》为下篇之用也，《颐》、《中孚》、《大过》、《小过》为二篇之正也。

又曰：自《乾》、《坤》至《坎》、《离》，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济》、《未济》，以人事也。

程子上下篇义曰：《乾》、《坤》天地之道，阴阳之本，故为上篇之首。《坎》、《离》阴阳之成质，故为上篇之终。《咸》、《恒》夫妇之道，生育之本，故为下篇之首。《未济》坎离之合，《既济》坎离之交，合而交则生物，阴阳之成功也，故为下篇之终。二篇之卦既分，而后推其义以为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则以阴阳，阳盛去居上，阴盛者居下。所谓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与爻取义有不同，如《剥》以卦言，则阴长阳剥也。以爻言，则阳极于上，又一阳为众阴主也。如《大壮》以卦言，则阳长而壮，以爻言则阴盛于上，用各于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无与为敌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复》阳生，《临》阳长，《观》阳盛，《剥》阳极，则虽有《坤》而居上，《姤》阴生，《逐》阴长，《大壮》阴盛，《遁》阴极，则虽有《乾》而居下，其余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讼》、《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阳之卦也，卦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故一阳之卦皆在上篇，《师》、《谦》、《豫》、《比》、《复》、《剥》也，其余有坤者，皆在下篇，《晋》、《明夷》、《萃》、《升》也。卦一阴五阳者，皆有乾也，又阳众而盛也，虽众阳说于一阴，说之而已，非如一阳为众阴主

也。王弼云，一阴为之主，非也，故一阴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阳者，有坤则居下篇，《小过》虽无坤，阴过之卦也，亦在下篇，其余二阳之卦，皆一阳生于下而达于上，又二体皆阳，阳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颐》、《习坎》也。阳生于下，谓震坎在下，震生于下也，坎始于中也，达于上，谓一阳至上，或得正位，生于下而上达，阳畅之盛也，阳生于下而不达于上，又阴众而阳寡复失正位，阳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阳而下无阳，无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则阳也，以爻言，则皆始变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无阳，坎则阳陷，皆非盛也，唯习坎则阳上达矣，故为盛。卦二阴者，有乾则阳盛可知，《需》、《讼》、《大畜》、《无妄》也，无乾而为盛者，《大过》也，《离》也，《大过》阳盛于中，上下之阴弱矣。阳居上下，则纲纪于阴，《颐》是也。阴居上下，不能主制于阳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阴，中唯两阳，然后为胜，《小过》是也，《大过》、《小过》之名可见也，离则二体上下皆阳，阴实丽焉，阳之盛也，其余二阳之卦，二体俱阴，阴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兑》、《中孚》也。卦三阴三阳者，敌也，则以义为胜，阴阳尊卑之义，男女长少之序，天地之大经也，阳少于阴而居上，则为胜，蛊少阳居长阴上，贲少男在中女上，皆阳盛也，坎虽阳卦，而阳为阴所陷溺也，又与阴卦重，阴盛也，故阴阳敌而有坎者皆在下篇，《困》、《井》、《涣》、《节》、《既济》、《未济》也，或曰一体有坎，尚为阳陷，二体皆坎，反为阳盛，何也？曰：一体有坎，阳为阴所陷，又重于阴也，二体皆坎，阳生于下而达于上，又二体皆阳，可谓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为盛也，若失正位，而阴反居尊，则弱也，故《恒》、《损》、《归妹》、《丰》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阴之胜也，凡女居上者，皆在

下篇，《咸》、《益》、《渐》、《旅》、《困》、《涣》、《未济》也，唯《随》与《噬嗑》，则男下女，非女胜男也，故《随》之《彖》曰“刚来而下柔”，《噬嗑》彖曰“柔得中而上行”，长阳非少阴可敌，以长男下中少女，故为下之，若长少敌，势力侔，则阴在上为陵，阳在下为弱，咸益之类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长下少也，乃二少相感以相与，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贞”之戒，困虽女少于男，乃阳陷而为阴掩，无相下之义也，《小过》二阳居四阴之中，则为阴盛，《中孚》二阴居四阳之中，而不为阳盛，何也？曰：阳体实，《中孚》，中虚也。然则颐中四阴不为虚乎？曰：《颐》二体皆阳卦，而本末皆阳，盛之至也，《中孚》二体皆阴卦，上下各二阳，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虚，故为《中孚》，阴盛可知矣。

项氏安世曰：上经言天地生万物，以气而流形，故始于《乾》、《坤》，终于《坎》、《离》，言气化之本也，下经言万物之相生，以形而传气，故始于《咸》、《恒》，终于《既济》、《未济》，言夫妇之道也。

蔡氏清曰：《序卦》之义，有相反者，有相因者，相反者，极而变者也，相因者，其未至于极者也，总不出此二例。

杂卦传

集说 孔氏颖达曰：《序卦》依文王上下而次序之，此《杂卦》，孔子更以意错杂而对，辨其次第，不与《序卦》同。

《朱子语类》云：卦有反有对，《乾》、《坤》、《坎》、《离》是反，《艮》、《兑》、《震》、《巽》是对，《乾》、《坤》、《坎》、《离》，倒转也只是四卦，《艮》、《兑》、《震》、《巽》倒转则为《中孚》、《颐》、《小过》、《大过》，其余皆是对卦。

又云：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离》是四正卦，《兑》便是翻转底《巽》，《震》便是翻转的《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余便只二十四卦，翻转为五十六卦，《中孚》是个双夹底离，《小过》是个双夹的《坎》，《大过》是个厚画底《坎》，《颐》是个厚画底《离》。

又云：三画之卦，只是六卦，即六画之卦，以正卦八，加反卦二十有八，为三十有六，六六三十六也，邵子谓之暗卦，小成之卦八，即大成之卦六十四，八八六十四也，三十六与六十四同。

龙氏仁夫曰：按《春秋传》释《系辞》，所谓“屯固比人”，坤安震杀之属，以一字断卦义，往往古筮书多有之，《杂卦》此类是也，夫子存之为经羽翼，非创作也。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

集说 苏氏轼曰：有亲刚乐，动众则忧。

朱氏震曰：此得位而众从之，故乐，师犯难而众比之，故忧，忧乐以天下也。

临观之义，或与或求。

本义 以我临物曰“与”，物来观我曰“求”，或曰：二卦互有与求之义。

集说 郭氏雍曰：《临》与所临，《观》与所观，二卦皆有与求之义，或有与无求，或有求无与，皆非《临》、《观》之道。

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

本义 《屯》震遇坎，震动故“见”，坎险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

集说 苏氏轼曰：“君子以经纶”，故曰“见”。“盘桓利居贞”，故曰“不失其居”。蒙以养正，蒙正未分，故曰“杂”。童明，故曰“著”。

龚氏原曰：不见则不足以济众，不居则不足以为主。

柴氏中行曰：在蒙昧之中，虽未有识别，而善理昭著。

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

集说 虞氏翻曰：《震》阳动行，故起。《艮》阳终止，故止。

朱氏震曰：阳起于《坤》而出《震》，则静者动，阳止于《艮》而入《坤》，则动者静。

郭氏雍曰：损已必盛，故为盛之始，益已必衰，故为衰之始，消长相循，在道常如是也。

俞氏琰曰：《损》、《益》盖未至于盛衰，而盛衰自此始也。

钱氏志立曰《损》、《益》、《否》、《泰》，为盛衰反复之介，易所最重者也，《杂卦》于它卦分举，而《损》、《益》、《否》、《泰》则合举之，以明盛衰之无常，反复之甚速也。《周易》自《乾》、《坤》至《否》、《泰》十二卦，自《咸》、《恒》至《损》、《益》十二卦，此除《乾》、《坤》外，自《比》、《师》、《至》、

《损》、《益》十卦，自《咸》、《恒》至《泰》、《否》十卦。

大畜，时也。无妄，灾也。

本义 止健者，时有适然，无妄而灾自外至。

集说 郭氏雍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然则“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亦以待时也，《无妄》之谓灾，其余自作孽而已，故《无妄》“匪正有眚”。

何氏楷曰：《大畜》若上九天衢之亨，可谓得时矣，然无畜而时，不谓时也，《大畜》故谓之“时”耳，《无妄》若六三“或系之年”，可谓逢灾矣，然有妄而灾，不谓灾也，《无妄》故谓之“灾”耳。

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

集说 郭氏雍曰：谦轻己，豫怠己也，以乐豫，故心怠，是以君子贵知几。

《朱子语类》云：“轻”是不自尊重，卑少之义，“豫”是悦之极，便放倒了，如上六“冥豫”是也。

项氏安世曰：自以为少，故“谦”。自以为多，故“豫”，小故“轻”，多故“怠”。

柴氏中行曰：谦者视己若甚轻，豫则有满盈之志而怠矣。

张氏振渊曰：《萃》有聚而尚往之义，《升》有往而不反之义。

噬嗑，食也。贲，无色也。

本义 白受采。

集说 郭氏雍曰：《贲》以白贲无咎，故无色则质全，有天下之至贲存焉。

项氏安世曰：物消曰“食”，噬者合，则强物消矣。

案 此二语之义，即所谓“食”取其充腹，衣取其蔽体者也，若饫于膏粱，则噬之不能合，而失饮食之正，若竞于华美，则目迷五色，而非自然之文。

兑见而巽伏也。

本义 《兑》阴外见，《巽》阴内伏。

集说 何氏楷曰：《巽》本以阴在下为能巽也，《彖传》乃为“刚异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兑》本以阴在上为能说也。《彖传》乃谓“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盖终主阳也云尔。

随，无故也。蛊，则飭也。

本义 《随》前无故，《蛊》后当飭。

集说 俞氏琰曰：故，谓故旧，与革去故之故同，随人则忘旧，《蛊》则飭而新也。

案 无故，犹庄子言去故，人心有旧见，则不能随人，故尧舜舍己从人者无故也。

剥，烂也。复，反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剥，烂尽。复，反生也。凡果烂而仁生，物烂而蛊生，木叶烂而根生，粪壤烂而苗生，皆《剥》、《复》之理也。

徐氏几曰：剥烂则阳穷于上，复反则阳生于下，犹果之烂坠于下，则可种而生矣。

晋，昼也。明夷，诛也。

本义 诛，伤也。

集说 虞氏翻曰：离日在上，故“昼”也。明入地中，故“诛”也。

郭氏雍曰：《晋》与《明夷》，朝暮之象也，故言明出地上，明入地中，“诛”亦“伤”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本义 刚柔相遇而刚见掩也。

集说 张子曰：泽无水，理势适然，故曰“相遇。”

朱氏震曰：往来不穷，故曰“井通”，遇阴则见掩而困，唯其时也。

郭氏雍曰：“往来井井”，则其道通，困遇刚掩，所以为《困》。

项氏安世曰：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与上经之数相当，而下经亦以《咸》、《恒》为始，以此见卦虽以杂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经之首，则未尝杂也。

咸，速也。恒，久也。

本义 咸速，恒久。

集说 蔡氏渊曰：有感则应故速，常故能久。

蔡氏清曰：“咸”非训速也，天下之事，无速于感通者，故曰“咸速”。

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

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

集说 虞氏翻曰：涣散故“离”，节制度数故“止”。

张子曰：天下之难既解，故安于佚乐，每失于缓。《蹇》者“见险而止”，故为“难”。

项氏安世曰：《涣》、《节》正与《井》、《困》相反，《井》以木出水，故居塞而能通，《涣》则以水浮木，故通之极而至于散也。《节》以泽上之水，故居通而能塞，《困》为泽下之水，故塞之极而至于困也。

徐氏几曰：《睽》者疏而外也，《家人》者亲而内也。

俞氏琰曰：《涣》、《节》皆有坎水，风以散之则离，泽以潴之则止。

徐氏在汉曰：外，犹言外之也，非内外之外，以情之亲疏为内外也。

大壮则止，遁则退也。

本义 止，谓不进。

集说 郭氏雍曰：壮不知止，小人之壮也。君子之壮，则有止。《遁》之退，《大壮》之止，则克己之道。赵氏玉泉曰：《大壮》以“壮趾”为“凶”，“用壮”为“厉”，欲阳之知所止也，《遁》以“嘉遁”为“吉”，“肥遁”为“利”，欲阳之知所处也。

何氏楷曰：壮不可用，宜止不宜躁，遁与时行，应退不应进，止者难进，退者，易退也。

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也。亲寡，旅也。

本义 既明且动，其故多矣。

集说 朱氏震曰：《大有》六五，柔得尊位而有其众，有其众则众亦归之，故曰大有众也。《同人》六二，得中得位而同乎人，同乎人则人亦亲之，故曰“同人亲也”。

潘氏梦旂曰：物盛则多故，旅寓则少亲。

离上而坎下也。

本义 火炎上，水润下。

小畜，寡也。履，不处也。

本义 不处行进之义。

集说 龚氏原曰：柔为君，故《大有》则众，柔为臣，故《小畜》则寡。

案 寡者，一阴虽得位而畜众阳，其力寡也，不处者，一阴不得位而行乎众阳之中，不敢宁处也。

需，不进也。讼，不亲也。

集说 李氏舜臣曰：乾上离下为《同人》，火性炎上而趋乾，故曰“同人亲也”。乾上坎下为《讼》，水性就下，与乾违行，故“不亲也”。

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本义 自《大过》以下，卦不反对，或疑其错简，今以韵协之，又似非误，未详何义。

集说 韩氏伯曰：刚柔失位，其道未济，故曰“穷也”。

《朱子语类》云：女待男而行，所以为渐。

又云：《杂卦》以《乾》为首，不终之以它卦，而必终之以夬者，盖《夬》以五阳决一阴，决去一阴，则《复》为纯《乾》矣。

项氏安世曰：《大过》之象，本末俱弱，而在杂卦之终。圣

人作易，示天下以无无穷之理，教人以拨乱反正之法。是故原其乱之始生于《姤》，而极其势之上穷于《夬》。以示微之当防，盛之不足畏。自《夬》而《乾》，有终而《复》始之义也。

又曰：自《大过》以下，特皆以“男女”为言，至《夬》而明言之曰：“君子”“小人”，然则圣人之意，断可识矣。

胡氏炳文曰：本义谓自《大过》以下，或疑其错简，以韵协之，又似非误。愚窃以为“杂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备”，此盖指中四爻互体而言也。先天图之左，互《复》、《颐》、《既济》、《家人》、《归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姤》、《大过》、《未济》、《解》、《渐》、《蹇》、《剥》、《坤》八卦。此则于右取《姤》、《大过》、《未济》、《渐》四卦，于左取《颐》、《既济》、《归妹》、《夬》四卦。各举其半，可兼其余矣。始于《乾》，终于《夬》。《夬》之一阴，决尽则为《乾》也。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九

易学启蒙

圣人观象以画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后世之人，皆有以决嫌疑，定犹豫，而为迷于吉凶悔吝之途，其功可谓盛矣。然其为卦也，自本而干，自干而枝，其势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为蓍也，分合进退，从横逆顺，亦无往而不相值焉，是岂圣人心思智虑之所得为也哉。特气数之自然，形于法象，见于图书者，有以启于其心而假手焉尔。近世学者，类喜谈易而不察乎此，其专于文义者，既支离散漫，而无所根著，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傅会，而或以为出于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也，若是者予窃病焉，因与同志，颇辑旧文，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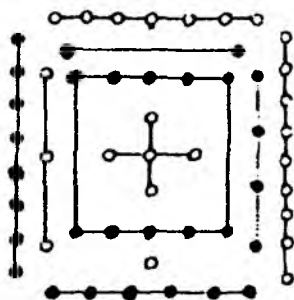
淳熙丙午暮春既望

魏氏了翁曰：朱文公易，得于邵子为多。盖不读邵易，则茫不知《启蒙》、《本义》之所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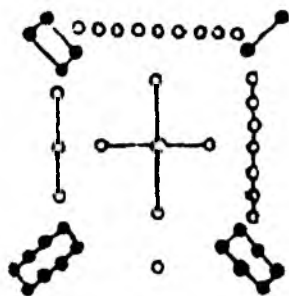
启蒙上

本图书第一

《易大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河 图



洛 书

孔安国云：“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

集说 朱子答袁枢曰：以《河图》、《洛书》为不足信，自欧阳公以来，已有此说，然终无奈《顾命》、《系辞》、《论语》皆有是言，而诸儒所传二图之数，虽有交互而无乖戾，顺数逆推，纵横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图》与易之天一至

地十者合，而载天地五十有五之数，则固易之所自出也。《洛书》与《洪范》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畴之数，则固《洪范》之所自出也。《系辞》虽不言伏羲受《河图》以作易，然所谓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安知《河图》非其中一事邪？大抵圣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规模，必有最亲切处，如鸿荒之世，天地之间，阴阳之气，虽各有象，然初未尝有数也。至于《河图》之出，然后五十有五之数，奇偶生成，粲然可见，此其所以深发圣人之独智，又非泛然气象之所可得而拟也。是以仰观俯察，远求近取，至此而后两仪四象八卦之阴阳奇偶可得而言，虽《系辞》所论圣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后决也。

刘歆云：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锡《洛书》法而陈之，九畴是也。《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

关子明云：《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

集说 朱子书《河图》、《洛书》曰：读《大戴礼》书，又得一证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语，而郑氏注云：“法龟文也”，然则汉人固以九数者为《洛书》也。

又偶读《漫记》曰：子华子论《河图》之二与四抱九而上跻，六与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据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书也。

案 郑注《大戴礼》是确证，至子华子，则位置虽明，但错以《洛书》为《河图》，故朱子疑其非古书。

邵子曰：圓者星也，历纪^①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井地^②之法，其仿于此乎。盖圓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③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此一节，夫子所以发明《河图》之数也。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而为二，则为阴阳，而五行造化，万物始终，无不管于是焉。故《河图》之位，一与六共宗而居乎北，二与七为朋而居乎南，三与八同道而居乎东，四与九为友而居乎西，五与十相守而居乎中。盖其所以为数者，不过一阴一阳，以两其五行而已。所谓天者，阳之轻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谓地者，阴之重浊而位乎下者也，阳数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属乎天，所谓“天数五”也。阴数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属乎地，所谓“地数五”也，天数地数，

① 历法合二始以定刚柔，二中以定律历，二终以纪闰余，是所谓历纪也。

② 州有九，井九百亩，是所谓画州井地也。

③ 蔡元定曰：古今传记，自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皆以为《河图》授羲，《洛书》授禹。关子明、邵康节，皆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盖《大传》既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洪范》又明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而九宫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正龟背之象也。唯刘牧臆见，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托言出于希夷，既与诸儒旧说不合，又引《大传》以为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其易置图书，并无明验，但谓伏羲兼取图书，则易、《范》之数诚相表里，为可疑耳。其实天地之理，一而已矣，虽有古今先后之不同，而其理则不容于有二也。故伏羲但据《河图》以作易，则不必豫见《洛书》，而已逆与之合矣。大禹但据《洛书》以作《范》，则亦不必追考《河图》，而已暗与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诚以此理之外，无复它理故也。然不特此尔，律吕有五声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数，究于六十，日名有十干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数，亦究于六十，二者皆出于易之后，其起数又各不同，然与易之阴阳策数多少自相配合，皆为六十者无不合若符契也。下至运气参同太乙之属虽不足道，然亦无不相通，盖自然之理也。假令今世复有图书者出，其数亦必相符，可谓伏羲有取于今日而作易乎？《大传》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者，亦汎言圣人作易作《范》，其原皆出于天之意，如言“以卜筮者尚其占”，与“莫大乎蓍龟”之类，易之书岂有龟与卜之法乎？亦言其理无二而已尔。

各以类而相求，所谓“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谓“各有合”焉者也。积五奇而为二十五，积五偶而为三十，合是二者而为五十有五，此《河图》之全数，皆夫子之意，而诸儒之说也。至于《洛书》，则虽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说，已具于前，有以通之，则刘歆所谓经纬、表里者可见矣。

案 中间述《大传》处，是夫子之意，天一生水之类，则是诸儒之说，盖诸儒旧说，皆以五行说图书，故朱子于《启蒙》、《本义》，因而仍之，它日又曰：《河图》、《洛书》于八卦九章不相著，未知如何也。然则朱子之意，盖疑图书之精蕴，不尽于诸儒之所云者尔。

或曰：《河图》、《洛书》之位与数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图》以五生数统五成数而同处其方，盖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数之体也。《洛书》以五奇数统四偶数而各居其所，盖主于阳以统阴而肇其变，数之用也。

集说 赵氏汝棣曰：一对二，三对四，而五居中，六七合一二，八九合三四，而十合五，奇偶数对，阴阳有合，而数之体以立。圣人所谓“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者，此其类也。体立矣不变则数不行，故阳以三左行，阴以二右行，三其一为三，而居东，三其三为九，而居南，三其九为二十七，而七居西，三其二十七为八十一，而一复居北，等而上之，至于亿兆，其余数之位皆然。二其二为四而居东南，二其四为八而居东北，二其八为十六，而六居西北，二其十六为三十二，而二复居西南，上而亿兆

亦然。八位既列，五仍居中，而数之用以通，圣人所谓“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者，此其类也。

鲍氏云龙曰：以《洛书》变数推之，阳以三左行，天圆径一围三。三，天数也。一在北；一而三之，三在东；三其三为九，而居南；九而三之，三九二十七而居西；三其二十七为八十一，而一复居于北。北而东，东而南，南而西，西而复北，循环不穷，有以符天道左旋之义。地方径一围四，两其二也，盖以地上之数起于二，而阴资以为始，位在西南而右行，二而二之为四，而居东南，二而四之为八，而居东北，二其八为十六，而居西北，二其十六为三十二，而二复居西南本位。西南而东南，东南而东北，东北而西北，西北而复西南，亦循环不穷有以协地道右行之说。一三九七，阳居四正，二四八六，阴居四隅，左右旋转，相为经纬，造化之妙如此。若以《河图》推之亦然，但阴阳对布，内外交错，有不同尔。

案 朱子此条，已尽图书之大义。盖以生数统成数而同处其方者，自五以前为方生之数，自五以后为既成之数。阴生则阳成，阳生则阴成，阴阳二气，相为终始，而未尝相离也。以奇数统偶数而各居其所者，四正之位，奇数居之；四维之位，偶数居之。阴统于阳，地统于天，天地同流，而定分不易也。揭其至以示人，而道其常者数至十而始全，缺一则不全矣。故曰数之体主于阳以统阴，而肇其变者，始于一，终于九，所以起因乘归除之法，故曰数之用。然生成之理则明矣，而正维之位所自定者，唯赵氏鲍氏之说，为能推明其义，诸家皆不及也。

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数之始，一阴一阳而已矣。阳之象圆，圆者径一而围三，阴之象方，方者径一而围四，围三者以一为一，故参其一阳而为三。围四者以二为一，故两其

一阴而为二，是所谓“参天两地”者也。三二之合，则为五矣，此《河图》、《洛书》之数，所以皆以五为中也。

案 三二之合，五也，一四之合，亦五也，一一二二之积，又五也，三三四四之积，又五之积也，此五所以为数之会而位之中与。

然《河图》以生数为主，故其中之所以为五者，亦具五生数之象焉。其下一点，天一之象也，其上一点，地二之象也，其左一点，天三之象也，其右一点，地四之象也，其中一点，天五之象也。《洛书》以奇数为主，故其中之所以为五者，亦具五奇数之象焉。其下一点，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点，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点，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点，则天七之象也，其上一点，则天九之象也，其数与位，皆三同而二异，盖阳不可易，而阴可易，成数虽阳，固亦生之阴也。曰：中央之五，既为五数之象矣，然其为数也，奈何？曰：以数言之通乎一图，由内及外，固各有积实可纪之数矣，然《河图》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数，以附于其生数之外。《洛书》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类以附于奇数之侧，盖中者为主，而外者为客，正者为君，而侧者为臣，亦各有条而不紊也。

集说 翁氏泳曰：《河图》东北阳方，则主之以奇，而与合者偶，西南阴方，则主之以偶，而与合者奇。

吴氏曰慎曰：阳始北而终西，一三阳尚微，故居内。七九阳盛而著于外也，必实其中而后能著乎外，故五居中。阴始南而终东，二四阴尚微，故居内。六八阴盛而凝于外也，必坚乎外而后

能实其内，故十居中。自中而外，阳之生长，自外而中，阴之收藏，观于草木之枝叶果实，亦可见矣。

五，生数之终，十，成数之终，而藏于中，此“太和”之所以“保合”深固，而生机之所以充实于内也。

案 此段即与上生数统成数奇数，统偶数一段相发明。以生数统成数者，生数常居内而为主，成数常居外而为客。如一岁之寒暑往来，一月之明晦死生，一日之昼夜进退，其自生而长者皆为主者也，其自盛而衰者，皆为客者也，此《河图》之大义也。以奇数统偶数者，奇数居四正而为君，偶数居四侧而为臣，如天之以圆而运旋，则枢在四正，地之以方而奠位，则维在四隅，天尊而地卑之位也，阳主而阴辅之分也，此《洛书》之大义也。翁氏吴氏之论《河图》，深得朱子内外宾主之意，其于《洛书》虽未及，然前文赵氏鲍氏之说，足以通之矣。

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图》主全，故极于十，而奇偶之位均，论其积实，然后见其偶赢而奇乏也。洛书主变，故极于九，而其位与实，皆奇赢而偶乏也。必皆虚其中也，然后阴阳之数，均于二十而无偏耳。

案 此段亦与上段数之体、数之用相发明。

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图》以生出之次言之，则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复于中，而又始下也。以运行之次言之，则始东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东也。其生数之在内者，则阳居下左而阴居上右也，其成数之在外者，则阴居下左，而阳居上右也。《洛书》之次，其阳数，则首北次东次中次西次南，其阴数，则首西南次东南次西北次东北也。合而言之，则首北次

西南次东次东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东北而究于南也。其运行，则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复克水也，是亦各有说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数不同何也？曰《河图》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数之外矣，此阴阳老少进退饶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数一三五之积也，故自北而东，自东而西，以成于四之外。其六者，生数二四之积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于一之外。七则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则六之自北而东者也，此又阴阳老少、互藏其宅之变也。《洛书》之纵横十五而七八九六，迭为消长，虚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则参伍错综，无适而不遇其合焉，此变化无穷之所以为妙也。曰：然则圣人之则之也，奈何？曰：则《河图》者虚其中，则《洛书》者总其实也。《河图》之虚五与十者，太极也，奇数二十偶数二十者，两仪也。以一二三四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离坎，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巽艮者，八卦也。《洛书》之实，其一为五行，其二为五事，其三为八政，其四为五纪，其五为皇极，其六为三德，其七为稽疑，其八为庶徵，其九为福极，其位与数尤晓然矣。

集说 《朱子语类》云：《洛书》本文，只四十五点。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古字画少，恐或有模样，但今无所考。汉儒此说未是，恐只是以义起之，不是数如此，盖皆以天道人事参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参之，故第二；身既修，可推之于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验之于天道，故五纪次之；又继之以皇极居五，盖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修五纪，乃可以建极也，六三德，乃是权衡此皇极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征继之者，著其验也，又继之以福极，则善恶之效，至是不可加矣，皇极非大中也，皇乃天子，极乃极至，言皇建此

极也。

吴氏曰慎曰：《河图》虚中宫以象太极，故周子曰“无极而太极”，《洛书》主中五以为皇极，故曰皇建其有极。

阴阳皆自内始生，穷外而尽，观四时之寒暑相推，万物之荣枯生死可见。《河图》生数始于内，成数终于外，先天圆图，震一阳至乾三阳，巽一阴至坤三阴，皆自内而外，内者为主而渐长，外者为客而渐消，此法象之不可易者也。

《洛书》上三数象天，中三数象人，下三数象地，人能参天地，赞化育，建中和，故归重于五皇极焉。

案 吴氏三条，于图书卦畴，深有发明。所谓无极有极云者，则易、《范》之第一义也，其以先天图合《河图》，语尤真切。圣人所谓则之者，为其理之符契耳，岂必规规于点画方位而求密合哉！《洛书》以四正之参数象天，四隅之两数象地，中宫之合数象人，吴氏分三重者，似亦本于《大戴礼》子华子之说，然今以《洪范》考之，盖始于一二三，中于四五六，终于七八九，而各以相天道，建主极，协民居，为之先后次第，自日用饮食修己治人之近，层累增高，至于上下同流而后已焉，皆所谓得其理而不规规于点画方位以求密合者。大抵易卦以八为节，其根起于两仪也，《范·畴》以九为节，其根起于三才也，知易、《范》所起之根，则知“图书”所蕴之妙矣。

曰：《洛书》而虚其中，则亦太极也，奇偶各居二十，则亦两仪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纵横十五而互为七八九六，则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为乾坤离坎，四隅之偏，以为兑震巽艮，则亦八卦也。《河图》之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则固《洪范》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畴之子目也，是则《洛书》固可以为易，而《河图》亦可以为

《范》矣。且又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也邪！曰：是其时虽有先后，数虽有多寡，然其为理则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图”，而初无所待于“书”，《范》则大禹之所独得乎“书”，而未必追考于“图”耳。且以《河图》而虚十，则《洛书》四十有五之数也，虚五则大衍五十之数也，积五与十，则《洛书》纵横十五之数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则又皆大衍之数也。《洛书》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为大衍之数矣，积五与十，则得十五，而通为《河图》之数矣，苟明乎此，则横斜曲直，无所不通，而《河图》、《洛书》，又岂有先后彼此之间哉！

原卦画第二

朱子答袁枢曰：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传》，则其所论，固当专以文王之易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画卦之所由，则学者只从中半说起，不识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类，皆本伏羲画卦之意。今新书原卦画一篇，亦分两义，伏羲在前，文王在后。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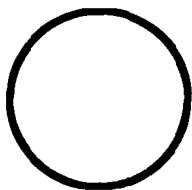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大传》又言包羲画卦所取如此，则易非独以《河图》而作也，盖盈天地之间，莫非太极阴阳之妙，圣人于此，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于其心矣。故自两仪之未分也，浑然太极，而两仪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于其中。自太极而分两仪，则太极固太极也，两仪固两仪也，自两仪而分四象，则两仪又为太极，而四象又为两仪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于百千万亿之无穷。虽其见于摹画者，若有先后而出于人为，然其已定之

形，已成之势，则固已具于浑然之中，而不容毫发思虑作为于其间也。程子所谓加一倍法者，可谓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谓画前有易者，又可见其真不妄矣，世儒于此，或不之察，往往以为圣人作易，盖极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谓凡卦之画，必由蓍而后得，其误益以甚矣。

集说 谢氏良佐曰：尧夫易数甚精，明道闻说甚熟，一日因监试无事，以其说推算之皆合，出谓尧夫曰：尧夫之数，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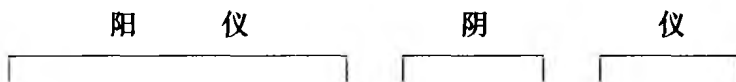
朱子答虞大中曰：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此乃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孔子发明伏羲画卦自然之形体，孔子而后；千载不传，唯康节明道二先生知之，盖康节始传先天之学而得其说，且以此为伏羲之易也。《说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图”乾一至坤八之序皆本于此，然康节犹不肯大段说破易之心髓全在此处。不敢容易轻说，其意非偶然也。明道以为加一倍法，其发明孔子之言，又可谓最切要矣。



易有太极

太极者，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之目，在《河图》、《洛书》，皆虚中之象也。周子曰：“无极而太极。”邵子曰：“道为太极。”又曰：“心为太极。”此之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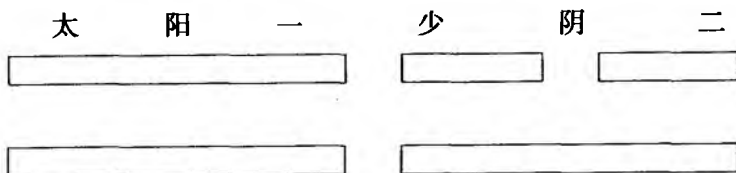
案 太极之在易书者虽无形，然乾即太极也，偏言之，则可以与坤对，亦可以与“六子”并列，专言之，则地一天也，“六子”亦一天也。故程子曰：夫天，专言之则道也，以形体言谓之天，以主宰言谓之帝，以妙用言谓之神，以性情言谓之乾，其言可谓至矣。虽然画卦之初亦未有乾之名，其始于一画者即是也，摹作圆形者，始自周子，朱子盖借之以发易理之宗，学者不可误谓伏羲画卦，真有是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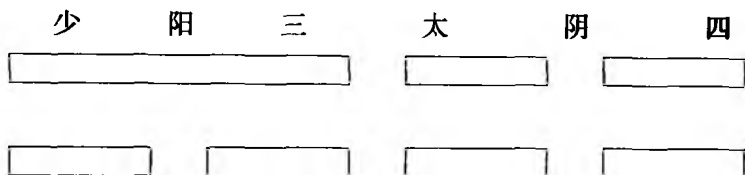


是生两仪

太极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为一画者二，是为两仪，其数则阳一而阴二，在《河图》、《洛书》则奇偶是也。周子所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邵子所谓“一分为二”者，皆谓此也。

集说 朱子答袁枢曰：如所论两仪，有曰乾之画奇，坤之画偶，只此乾坤字便未稳当，盖仪，匹也，如俗语所谓一双一对云耳，自此再变至第三画，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当其为一画之时，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谓之阴阳，未得谓之乾坤也。





两仪生四象

“两仪”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二画者四，是谓“四象”，其位则太阳一；少阴二；少阳三；太阴四。其数则太阳九；少阴八；少阳七；太阴六。以《河图》言之，则六者一而得于五者也，七者二而得于五者也，八者三而得于五者也，九者四而得于五者也。以《洛书》言之，则九者十分一之余也，八者十分二之余也，七者十分三之余也，六者十分四之余也。周子所谓“水火木金”，邵子所谓“二分为四”者，皆谓此也。

集说 朱子答程迥曰：所谓“两仪”为乾坤初爻，“四象”为乾坤初二，相错而成，则恐立言有未莹者，盖方其为“两仪”，则未有“四象”也，方其为“四象”，则未有八卦也，安得先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两仪”只可谓之阴阳，“四象”方有太少之别，其序以太阳少阴少阳太阴为次，此序既定，递升而倍之，适得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也。

又答袁枢曰：“四象”之名，所包甚广，大抵须以两画相重四位成列者为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数之实也。其以阴阳刚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阴阳太少分之者，专以天道而言也，若专以地道言之，则刚柔又自有太少

矣，推而广之，纵横错综，凡是一物，无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数者而已矣。

《语类》云：易中七八九六之数，向来只从揲蓍处推起，虽亦吻合，然终觉曲折太多，疑非所以得数之原。因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说，极为捷径，盖因一二三四，便见六七八九，老阳位一便含九，少阴位二便含八，少阳位三便含七，老阴位四便含六，数不过十，唯此一义，先儒未曾发，但说中间进退而已。

乾一 兑二 离三 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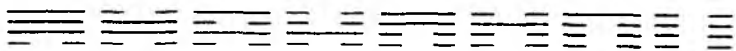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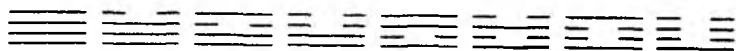
☰ ☱ ☲ ☳

巽五 坎六 艮七 坤八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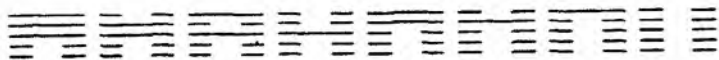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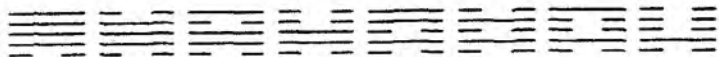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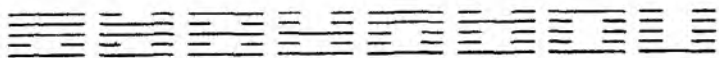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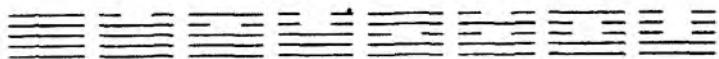
四象生八卦

“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三画者八，于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其位则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图》，则乾坤离坎分居四实，兑震巽艮分居四虚。在《洛书》，则乾坤离坎分居四方，兑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礼》所谓三易“经卦皆八”，《大传》所谓“八卦成列”，邵子所谓“四分为八”者，皆指此而言也。



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四画者十六，于经未见，邵子所谓“八分为十六者”是也，又为“两仪”之上，各加八卦，又为八卦之上，各加“两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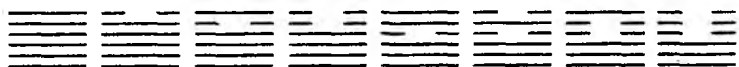
案 四画十六者，为八卦之上，各加“两仪”，又为“四象”之上，各加四象也。于经虽未见，然及六十四卦既成之后，以其自二至五，四爻互之，或自初至四，或自三至上，或自四而又至初，或自五而又至二，或自上而又至三，错综颠倒互之，皆得《乾》、《坤》、《既济》、《未济》、《剥》、《复》、《姤》、《夬》、《渐》、《归妹》、《大过》、《颐》、《解》、《蹇》、《睽》、《家人》诸卦适合十六之数，孔子于杂卦发其端矣。汉儒互卦之说，盖本诸此也。邵子诗云：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即以此四画者，为四象相交者尔，学者误以上文天地否泰十六卦当之，失其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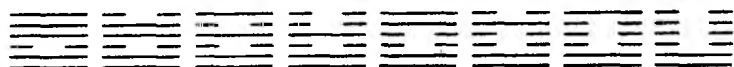
四画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五画者三十二，邵子所谓“十六分为三十二者”是也，又为“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又为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

案 五画三十二者，自初至三，可互一卦，自三至五，又可互一卦，六十四卦既成之后，依此法错综，颠倒互之，则得《复》、《姤》、《颐》、《大过》、《屯》、《鼎》、《恒》、《益》、《丰》、《涣》、《坎》、《离》、《蒙》、《革》、《同人》、《师》、《临》、《遁》、《咸》、《损》、《节》、《旅》、《中孚》、《小过》、《大壮》、《观》、《大有》、《比》、《夬》、《剥》、《乾》、《坤》诸卦亦适合三十二之数，先儒亦有以是说互卦者，如《损》、《益》皆互《颐》，《颐》象离为龟，故《损》、《益》二五言“十朋之龟”之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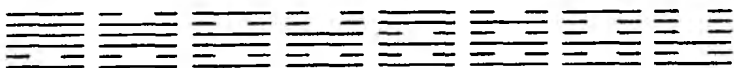
乾 夬 大有 大壮 小畜 需 大畜 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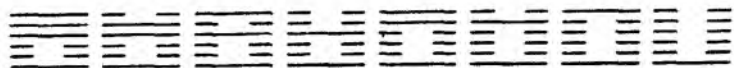
履 兑 睽 归妹 中孚 节 损 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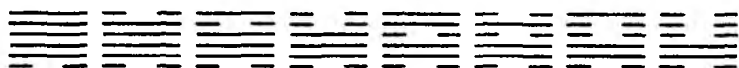
同人 革 离 丰 家人 既济 贲 明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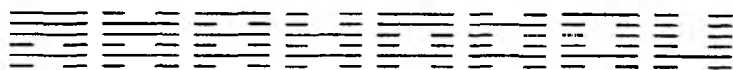
无妄 随 噬嗑 震 益 屯 颐 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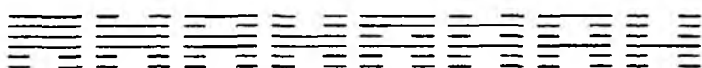
姤 大过 鼎 恒 巽 井 蛊 升



讼 困 未济 解 涣 坎 蒙 师



遁 咸 旅 小过 渐 蹇 艮 谦



否 萃 晋 豫 观 比 剥 坤



五画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六画者六十四，则“兼三才而两之”，而八卦之乘八卦亦周，于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矣。《周礼》所谓三易之别，皆六十有四，《大传》所谓“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邵子所谓“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者”是也。若于其上各卦，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七画者百二十八矣；七画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八画者二百五十六矣；八画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九画者五百十二矣；九画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十画者千二十四矣；十画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十一画者二千四十八矣；十一画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十二画者四千九十六矣。此焦贛

《易林》变卦之数，盖亦六十四乘六十四也，今不复为图于此，而略见第四篇中。若自十二画上，又各生一奇一偶，累至二十四画，则成千六百七十七万七千二百一十六变，以四千九十六自相乘，其数亦与此合，引而伸之，盖未知其所终极也，虽未见其用处，然亦足以见易道之无穷矣。

案 《易林》之数，盖古占筮之法，《洪范》占法，“曰贞曰悔”，夫以八卦变为六十四言之，则八卦贞也，重卦悔也，《春秋传》“贞风悔山”是也。以六十四卦变为四千九十六言之，则六十四卦贞也，变卦悔也，《春秋传》“贞屯悔豫”是也，因卦画之生生无尽，故占筮之变化无穷，焦贲能知其法，而至各缀之以辞则凿矣，邵朱二子，所为传心之要者在此。

集说 朱子答林栗曰：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于第四分而为十六，第五分而为三十二，第六分而为六十四，则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排，而与前之三分焉者，未尝不吻合也。比之并累三阳以为乾，连叠三阴以为坤，然后以意交错而成“六子”，又先画八卦于内，复画八卦于外，以旋相加而为六十四卦者，其出于天理之自然，与人为之造作，盖不同矣。

又答袁枢曰：若要见得圣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不如且看卷首横图，自始初只有两画时，渐次看起，以至生满六画之后，其先后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费辞说，于此看得，方见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来，圣人只是见得分明，便只依本画出，元不曾用一豪智力添助。盖本不繁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于其间也。及至卦成之后，逆顺纵横，都成义理，千般万种，其妙无穷，却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见为说，虽若各不相资，而实未尝相悖也。盖自初未有画时，说到六画满处者，邵子所谓“后天之学”也，卦成之

后,各因一义推说,邵子所谓“先天之学”也。先天后天既各自为一义,而后天说中,取义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执一而废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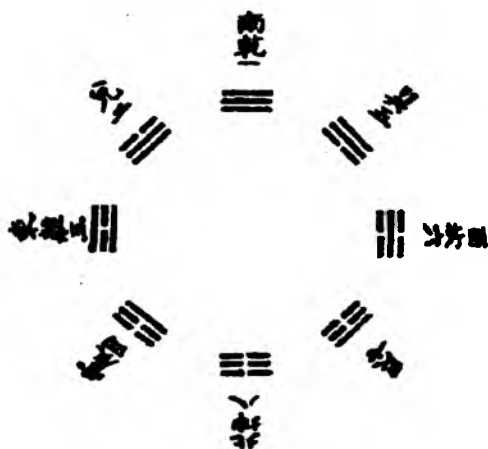
《语类》问自一阴一阳,见一阴一阳又各生一阴一阳之象,以图言之,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节节推去,固容易见,就天地间著实处,如何验得?曰:一物上又自各有阴阳,如人之男女阴阳也,逐人身上,又各有这血气,血阴而气阳也,如昼夜之间,昼阳而夜阴也,而昼阳自午后又属阴,夜阴自子后又属阳,便是阴阳各生阴阳之象。

又云:先天图直是精微,不起于康节,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传,次第是方士辈所相传授,《参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扬雄《太玄》,全模仿易,他底用三数,易却用四数,他本是模易,故就他模底句上看易,也可略见得易意思。

又云:自有易以来,只有邵子说得此图如此齐整,如扬雄《太玄》,便零星补凑得可笑。若不补,又却欠四分之一,补得来,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潜虚》之数用五,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画则五也,下横一画则为六,横二画则为七,盖亦补凑之书也。

黄氏瑞节曰:先天图与太极图同时而出,周邵二子不相闻,则二图亦不相通,此勿论也。陈莹中云:司马文正与康节同时友善,而未尝有一言及先天之学,邵伯温云,伊川在康节时,于先天之学非不问,不语之也。即二先生之论,则先天图在当时,岂犹未甚著邪,陈莹中云,先天之学,以心为本,其在《经世书》者,康节之余事耳。又曰:阐先圣之幽,微先天之显,不在康节之书乎,然则朱子以前表章尊敬此图者,了翁为有见也。

伏羲八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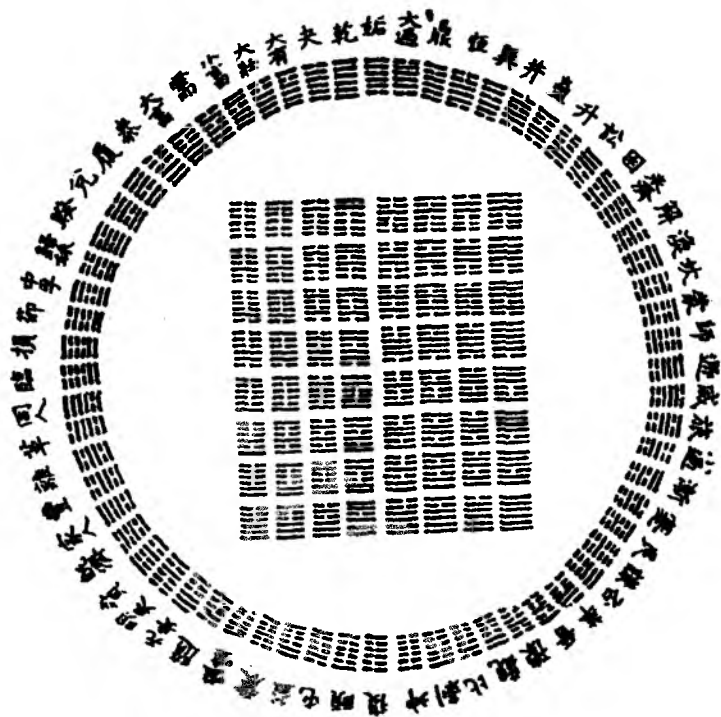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邵子曰：此一节，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错者，明交相错而成六十四也，“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数往”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来”也。夫易之数，由逆而成矣，此一节，直解图意，若逆知四时之谓也。^①

① 以横图观之，有乾一而后有兑二，有兑二而后有离三，有离三而后有震四，有震四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圆图之左方，自震之初为冬至，离兑之中为春分，以至于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进而得其已生之卦，犹自今日而追数昨日也，故曰“数往者顺”。其右方，自巽之初为夏至，坎艮之中为秋分，以至于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进而得其未生之卦，犹自今日而逆计来日也，故曰“知来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则其先后始终，如横图及圆图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数也。”

伏羲六十四卦图



集说 《朱子语类》云：若自乾一横排至坤八，此则全是自然，故《说卦》云：“易逆数也。”皆自己生以得未生之卦，若如圆图，则须如此，方见阴阳消长次第，震一阳，离兑二阳，乾三阳，巽一阴，坎艮二阴，坤三阴，虽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

附录 项氏安世曰：“数往者顺”，以指上文，“知来者逆”，以指下文，“是故易逆数也”，此一句以起下文八句也。上文据八卦已成之后，对而数之，其序顺而理明，故曰“数往者顺”。下文据八卦始画之初，左右对画，而上下逆生，故曰“知来者逆”。非圣人于顺之外别为逆象也，此之逆象，即上文之顺象。

章氏潢曰：自乾纯阳，历兑离以至一阳之震，自坤纯阴，历艮坎以至一阴之巽，非数往之顺乎？自震一阳，历离兑以至乾之纯阳，自巽一阴，历坎艮以至坤之纯阴，非知来之逆乎？左旋则总为“知来”，右旋则总为“数往”，但易以“知来”为主，生生不穷，是以逆而数之。

案 邵子所谓左旋者，犹言向左而旋耳。所谓右行者，犹言向右而行耳，与历家所谓左旋右转，义正相反，各为一说也。其所谓“已生”“未生”，正指阴阳生生而言，如章氏之说，而项氏说尤得前后联贯语气。盖其顺数者，既如上文所列矣，而图之作，主于逆数，故其终始生成，又如下文之所叙也。朱子之解似又自为一说，学者分别观之。

又曰：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上交于阴，阴下交于阳，而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错，而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愈大则愈小，愈细则愈繁。

集说 《朱子语类》：问：程易乾辞下解云，圣人始画八卦，三才之道备矣，因而重之，以尽天下之变，故六画而成卦。或疑此说却是圣人始画八卦，每卦便是三画，圣人因而重之为六画，似与邵子一分为二，而至六十四为六画，其说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画上叠成六画，八卦上叠成六十四耳，与邵子说诚异，盖康节此意，不曾说与程子，程子亦不曾问之，故一向只随他所见去。但程子说圣人始画八卦，不知圣人画八卦时，先画甚卦，此处便晓不得。

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长之，巽以消之。长则分，分则

消，消则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兑离坎艮再交也，故震阳少而阴尚多也，巽阴少而阳尚多也，兑离阳浸多也，坎艮阴浸多也。

又曰：无极之前，阴含阳也，有象之后，阳分阴也。阴为阳之母，阳为阴之父，故母孕长男而为《复》，父生长女而为《姤》，是以阳起于《复》，阴起于《姤》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无极”如何说前？曰：邵子就图上说循环之意，自《姤》至《坤》，是阴含阳；自《复》至《乾》，是阳分阴。《坤》、《复》之间乃“无极”。问“无极”之前，既有前后，须有有无。曰：本无间断。问先天图阴阳自两边生，若将坤为太极，与太极不同，如何？曰：姑自据它意思说，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论它太极，中间虚者便是，它亦自说图从中起，它两边生，即是阴根阳，阳根阴，这个有对，从中出者即无对。

案 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者，以阴阳之本体言之，《中庸》所谓“天命之性”也。邵子所谓“无极”者，以动静之枢纽言之，《中庸》所谓“未发之中”也。天命之性，固周流而无不在，然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则冲漠无朕之时，乃本体之真之所以具，故周子亦言主静，程子言其本也，真而静，三子之说，实相发明而不相悖也。

又曰：震始交阴而阳生，巽始消阳而阴生。兑，阳长也，艮，阴长也，震兑，在天之阴也，巽艮，在地之阳也，故震兑上阴而下阳，巽艮上阳而下阴。天以始生言之，故阴上而阳下，交泰之义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阳上而阴下，尊卑之位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离列左右之门，天地之所阖辟，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

夜长短，行度盈缩，莫不由乎此矣。^①

集说 邵子曰：阳爻，昼数也；阴爻，夜数也。天地相衍，阴阳相交，故昼夜相离，刚柔相错。春夏，阳也，故昼数多，夜数少。秋冬，阴也，故昼数少，夜数多。

胡氏方平曰：此一节先论震巽艮兑四维之卦，而后及于乾坤坎离四正之位。震始交阴而阳生，以震接坤言也，至兑二阳，则为阳之长。巽始消阳而阴生，以巽接乾言也，至艮二阴则为阴之长。震兑在天之阴者，邵子以震为天或少阴，兑为天或太阴，唯其为阴，故阴爻皆在上，而阳爻皆在下。天以生物为主，始生之初，非交泰不能，故阴上阳下，而取交泰之义。巽艮在地之阳者，邵子以巽为地或少刚，艮为地或太刚，唯其为刚，故阳爻皆在上，而阴爻皆在下。地以成物为主，既成之后，则尊卑定，故阴下阳上，而取尊卑之位。乾坤定上下之位，天地之所阖辟也，坎离列左右之门，日月之所出入也。岁而春夏秋冬，月而晦朔弦望，日而昼夜行度，莫不胥此焉出，岂拘拘爻画阴阳之间哉。

又曰：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为阴所克也，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为所克之阳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②

又曰：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

又曰：阳在阴中，阳逆行，阴在阳中，阴逆行，阳在阳中，阴在阴中，则皆顺行，此真至之理，按图可见之矣。

又曰：《复》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阳，《姤》至《坤》凡八十阳，《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阴，《复》至《乾》凡八十阴。

^① 震始交阴而阳生，是说圆图震与坤接而一阳生也，巽始消阳而阴生，是说圆图巽与乾接而一阴生也。

^② 兑离以下更属之。

今按：兑离二十八阳二十阴，震二十阳二十八阴，艮坎二十八阴二十阳，巽二十阴二十八阳。

又曰：坎离者，阴阳之限也，故离当寅，坎当申，而数常逾之者，阴阳之溢也。然用数不过乎中也。^①

集说 蔡氏元定曰：此论阴阳往来，皆以驯致，不截然为阴为阳也，以坎离而言，离中当卯，坎中当酉，然离之所生，已起于寅震中，坎之所生，已起于申巽中矣，故邵子谓离当寅，坎当申也，坤当子半，乾当午半，即离卯坎酉之谓也。

又曰：先天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于心也。

又曰：图虽无文，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

案 自孔子既没，易道失传，义理既已差讹，图象尤极茫渺，唯《大传》“帝出乎震”一条，所载八卦方位，显然明白，故学者有述焉。其余如“卦气”“月候”之属，皆汉儒傅会，非圣人本法也，至宋康节邵子，乃有所谓“先天图”者，其说有六十四卦生出之序，则今之横图，自一画至六画，一每分二者是已，有八卦方位，则今之小圆图，乾南坤北离东坎西者是已，有六十四卦方位，则今之大圆图，始《复》、《姤》、终《乾》、《坤》者是已，大圆图中自方图，又所以象天地之相函也。诸图之义，广大高深，信非圣人不能造作，然当邵子之时，伊川程子则未之见，龟山杨氏见而未之信，唯明道程子，稍见其书，而括以加倍之一言，然则当时知邵子者，明道一人而已。南渡之后，如林栗袁枢之徒，攻邵者尤众，虽象山陆氏，亦以为先天图非圣人作易本指。独朱子与蔡氏，阐发表章，而邵学始显明于世，五百年来虽复有为异论者，而不能夺也。顾朱子之意，以为孔子之后

^① 此更宜思。离当卯，坎当酉，但以坤为子半可见矣。

诸儒不能传授，而使方外得之，故其流为丹灶小术，至康节然后返之于易道。今以《参同契》诸书观之，其六卦月候，盖即“纳甲”之法，其十二辟卦主岁，盖即“卦气”之流，所为始于震复者，与先天偶同尔，似未足为先天传受之据。唯扬雄作《太玄》，其法始于三方，重于九洲，又重于二十七部，又重于八十一家，则与先天极仪象卦加倍之法相似也。流行之序，始于中羨从，中于更辟廓，终于减沈成，则与先天始《复》终《乾》，始《姤》终《坤》之序相似也。首用九九，策用六六，则与先天卦用八八，策用七七之数相似也。意者康节读扬雄之书而心悟作易之本与，然非扬雄之时，易传未泯，则雄亦无自而依仿之，故康节深服《太玄》，以为见天地之心，盖其学所启发得力处也。然自邵书既出，则《太玄》为僭经，为汨阴阳之叙，与邵书迥乎如苍素之不相侔矣。观明道程子之意，盖以为康节能自得师，故于希夷之传，扬雄之书，皆有取焉，而其纯一不杂，汪洋浩大，则非扬陈之所能及也，故曰尧夫之数，似玄而不同。又曰：穆李皆得之希夷者，而其言与行事，概可见矣，尧夫特因其门户而入者尔，程子之言至当，后之学者，欲考先天之传，不可以不知。

文王八卦图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

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邵子曰：此一节明文王八卦也。

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为《泰》，坎离交而为《既济》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终于寅，离终于申，以应天之时也。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长子用事，而长女代母，坎离得位，而兑艮为偶，以应地之方也。王者之法，文王也其尽于是矣。^①

案 邵子言乾坤交而为“泰”者，释“先天”变为“后天”之指也。

^① 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图之意也。盖自乾南坤北而交，则乾北坤南而为《泰》矣。自离东坎西而交，则离西坎东而为《既济》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变则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离之变者，东自上而西，西自下而东也。故乾坤既退，则离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发生于东方，巽代母者，长养于东南也。

先天之位，乾南坤北，今变为乾北坤南，故曰“交”。然邵子言乾生于子，坤生于午，今按图考之，则乾在西方，乃亥而非子，坤在西南，乃未而非午，其故何也？曰：阳自静以之动，故气肇于子。然自亥月而已朕兆胚胎，故古人以亥为阳月，言天道于是始也。阴自动以之静，故功著于午。然至未而后育养蕃庶，故古人以未为中央，言土德于是，王也。亥字从草为亥，从木为核，皆朕兆胚胎之意。未从日为昧，言日于是始向昧谷，而万物将西成也。乐律黄钟子为天统，然自应钟亥而阳气已应于内，故曰应钟。林钟未为地统，故班固引“西南得朋”释之，下至纳甲星命浅术，亦以亥为天门，未为坤始，疑皆本于后天以为说也。若乃火虽始于东而盛于南，水虽始于西而盛于北，雷霆之气，虽动于寅，而发声于卯，膏泽之润，虽畅于巳而收功于酉，风在西南，则凉风也，成万物者也，故《春秋传》曰“风落山”，在东南，则和风也，生万物者也，故薰风之操曰：可以阜吾民之财，艮在西北，则动极而静者也，故《大传》曰“艮以止之”，在东北，则静极，复动者也，故《大传》曰“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凡此皆先天后天相为发明之妙，要之无非造化之所以流行而发育者，先儒有乾坤不用之说，考以孔子之言，则坤曰“致役”，曰“致养”，其为用莫大于是，至于乾曰“战”，则又所以著刚健之体，有以克胜群阴，而主宰天命，八卦之用，皆其用也，夫岂不用者哉！此圣人精意，不可不表而出之者。

又曰：易者，一阴一阳之谓也。震兑始交者也，故当朝夕之位，坎离交之极者也，故当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阴阳犹杂也，故当用中之偏，乾坤纯阳纯阴也，故当不用之位也。

又曰：兑离巽，得阳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阴之多者也，是以为天地用也。乾极阳，坤极阴，是以不用也。

又曰：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①

集说 邵子曰：乾统三男于东北，坤统三女于西南。

案 邵子之言，可蔽图之全义，《周易》、《坤》、《蹇》、《解》诸卦彖辞，皆出于此也，大抵先天则以东南为阳方，西北为阴方，故自阳仪而生之卦，皆居东南，自阴仪而生之卦，皆居西北也。后天则以北东为阳方，南西为阴方，故凡属阳之卦，皆居东北，属阴之卦，皆居西南也。然先天阳卦虽起于东，而其重之以叙卦气，则所谓“复见天地心”者。仍以北方为始，后天阳卦虽起于北，而其播之以合岁序，则所谓“帝出乎震”者，仍以东方为先。盖两义原不可以偏废，必也参而互之，则造化之妙，易理之精，可得而识矣。岁始于东，终于北，而西南在其间，后天图意主乎阳以统阴，故自震而坎而艮者，以阳终始岁功也，自巽而离而兑者，以阴佐阳于中也。震阳生，故直春生之令，以始为始也，乾则以终为始，而莫得其端，乃《传》所谓“大始”者也，所谓“不可为首者”也，兑阴成，故毕西成之事，阴功之终也，坤则致役以终事，而不居其成，乃《传》所谓“作成”者也。所谓“无成而代有终”者也，是故阳居终始，而阴在中间，乃天地万物之至理。如草木之种实，阳也；华叶，阴也。人类之父子，阳也；妻妾，阴也。始于植种，终于成实，而其间华叶盛焉，始于有父，终于有子，而其间嫡媵繁焉，实生于华，子生于母，此阴佐阳之验，然而实成、则为来岁之种矣，子生则为它日之父矣，此又所谓以终为始者，而元阳之生生不已，其首尾端倪，真不可得而窥矣。谢

^① 尝考此图而更为之说曰：震东兑西者，阳主进，故以长为先而位乎左，阴主退，故以少为贵而位乎右也。坎北者，进之中也，离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当四方之正位，而为用事之卦，然震兑始而坎离终，震兑轻而坎离重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亲而父尊，故坤犹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东北巽东南者，少男进之后而长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傅，女将冇行，故巽稍向用，而艮全未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东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复用也。故下文历举“六子”而不数乾坤，至其水火雷风山泽之相偶，则又用伏羲卦云。

氏良佐论一起于震,发生也。又曰:一起于乾,探本也,其有得于后天之精意者与。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程子曰:凡阳在下者动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止之象,阴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丽之象,在上说之象。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此远取诸物之象。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此近取诸身之象。

集说 《朱子语类》云:伏羲画八卦,只此数画该尽天下万物之理,学者于言上会得者浅,于象上会得者深,王辅嗣伊川皆不信象,伊川说象只似譬喻样说,郭子和云,不独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谓之象,只是卦画便是象,亦说得好。郑东卿专取象,如以鼎为鼎,革为炉,小过为飞鸟,亦有义理,但尽欲如此牵合傅会便疏脱,学者须先理会得正当道理,然后于此等另碎处收拾以相资益,不为无补。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

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今按坤求于乾，得其初九而为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于坤，得其初六而为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为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为离，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为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为兑，故曰“三索而得女”。

凡此数节，皆文王观于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以为说，邵子所谓后天之学，人用之位者也。

案 邵子既以“天地定位”一章为先天之易，因以“帝出乎震”以下为后天之易，先羲后文，其序既可信，而先天图易简浑涵，得画卦自然之妙，后天图精深切至，于《周易》义例合者为多，其理尤可信也。然后天所以改置先天之意，朱子之说颇略，其见于答袁枢书者，可以得先贤慎重之盛心矣。诸家以五行为说者，亦有条理，然今即八卦之象求之，则唯坎水离火巽木坤土，合于本象耳。金者乾之一象，而不足以尽乾也。苍筤竹者震之一象，而不足以尽震也。艮山之为土，犹可假借，兑则绝无为金之义也，况易之为书，不言五行，而《说卦》解释图体，亦与五行生克，邈不相涉，则疑文王之意，不出乎此也。质以孔子之言，盖不离乎八卦之德象而得之。何则？以德言之，则震者动也，阳气动则出，而万物亦于是乎出也；巽者入也制也，阳动则阴亦动，亦阴气凝滞，阳能入而散之，则阴与阳齐，而万物亦于是乎齐也；离者明也，故曰“相见”，帝与物相见，而万物亦于是乎相见也；坤者顺也，故曰“致役”，又曰“致养”，自帝言之，坤则以顺而效其劳，自万物言之，坤则以顺而厚其生也；兑者说也，

帝之生意，于是乎充，万物之生意，亦于是乎足也；乾者健也，故曰“战”，阴功已成，则当敛其机而化其迹，唯天德之刚，故能制伏群阴，使之退听，而不已之命，于是乎流行矣；坎有习险之义，故为勤劳之卦。习久则熟矣，故又为休劳之卦。帝生物之勤，既成而休，万物之生，亦既成而息也；艮者止也，不止则不行，不息则不生，故不唯成终而且成始也。以象言之，动阳气而出之者莫如雷，挠阴气而散之者莫如风，扬之以发其光焰者莫如火，滋之以足其精液者莫如泽，泽既足其精液矣，而至于枯落之后，则有源之水，复润其根，水既润其本根矣，而至于生息之交，则艮德之厚，又固其气。凡此者，皆统于乾而具于坤。乾坤以德言之，则健也顺也，可与八卦并叙。以象言之，则天也地也，不可与“六子”分职也。是故以形体言谓之天，“天地定位”是也。以性情言谓之乾，乾君坤藏是也，以主宰言谓之帝，“帝出乎震”是也。以妙用言谓之神，“神妙万物”是也，其实一天也。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其实一太极也。以乾为主，而流行为八卦之功用，此先天后天，所以相为经纬，异而同，二而一者也。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十

启蒙下

明蓍策第三

大衍之数五十。

《河图》、《洛书》之中数皆五，衍之而各极其数以至于十，则合为“五十”矣。《河图》积数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后得，独五为“五十”所因，而自无所因，故虚之则但为“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为阴阳老少之数，而其五与十者无所为，则又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为“五十”矣。《洛书》积数四十五，而其四十者，散布于外，而分阴阳老少之数，唯五居中而无所为，则亦自含五数，而并为“五十”矣。

案 《洪范》曰：“卜五占用二衍忒。”衍者，推衍也。忒者，过差也。卜筮所以推衍人事之过差，故揲蓍之法，谓之“大衍”。大音太，如太卜太筮之比，乃尊之之称，非如先儒小衍大衍之说也。五

十之数，说者不一，唯推本于图书者得之，《河图》之数则赢五，数之体也。《洛书》之数则虚五，数之用也。大衍者，其酌河洛之数之中，而兼体用之理之备者与。

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数五十，而蓍一根百茎，可当大衍之数者二，故揲蓍之法，取五十茎为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极，而其当用之策，凡四十有九，盖两仪体具而未分之象也。

集说 崔氏憬曰：“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长阳七七之数也，六十四卦，既法长阴八八之数，故四十九蓍，则法长阳七七之数，蓍圆而神象天，卦方而智象地，阴阳之别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极虚而不用也。

邵子曰：蓍之用数，“挂一以象三”，其余四十八，则一卦之策也。四其十二为四十八也，十二去三而用九，四三十二，所去之策也，四九三十六，所用之策也；十二去五而用七，四五二十，所去之策也，四七二十八，所用之策也；十二去六而用六，四六二十四，所去之策也，四六二十四，所用之策也；十二去四而用八，四四十六，所去之策也，四八三十二，所用之策也。是故七九为阳，六八为阴，九者阳之极数，六者阴之极数，数极则反，故为卦之变也。

又曰：奇数极于四而五不用，策数极于九而十不用，故去五十而用四十九也。

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

挂者，悬于小指之间。揲者，以大指食指间而别之。奇，谓余

数。扚者，扚于中三指之两间也。蓍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两仪”；而挂右手一策于左手小指之间，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时”；而归其余数于左手第四指间，“以象闰”；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归其余数于左手第三指间，“以象再闰”；五岁之象，挂一一也，揲左二也，扚左三也，揲右四也，扚右五也，是谓一变。其挂扚之数，不五即九。

案《河图》之中宫，太极也。《洛书》之中宫，人极也。故大衍之数，其虚一者，既以象太极之无为，其挂一者，又以象人极之参赞，虚一之后，继以分二者，明乎分阴分阳，造化之本也。挂一之后，继以揲四归奇者，明乎定时成岁，人事之纲也。分二挂一，则天地设位，而人立焉，而三才之体具矣。揲四归奇，则四气交运，五行参差，百物生焉，万事起焉，而三才之用行矣，大衍之数，所以为酌河洛之中，而兼体用之备者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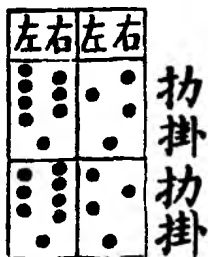
得五者三，所谓奇也。^①

① 五除挂一即四，以四约之为一，故为奇，即两仪之阳数也。



得九者一，所谓偶也。①

一变之后，除前余数，复合其见存之策，或四十，或四十四，分挂揲归如前法，是谓再变，其挂扚者不四则八。



得四者二，所谓奇也。②

得八者二，所谓偶也。③

① 九除挂一即八，以四约之为二，故为偶，即两仪之阴数也。
 ② 不去挂一，余同前义。
 ③ 不去挂一，余同前义。

●	●	●	●	●	●	三
●	●	●	●	●	●	二
●	●	●	●	●	●	一
●	●	●	●	●	●	三
●	●	●	●	●	●	二
●	●	●	●	●	●	一
●	●	●	●	●	●	三
●	●	●	●	●	●	二
●	●	●	●	●	●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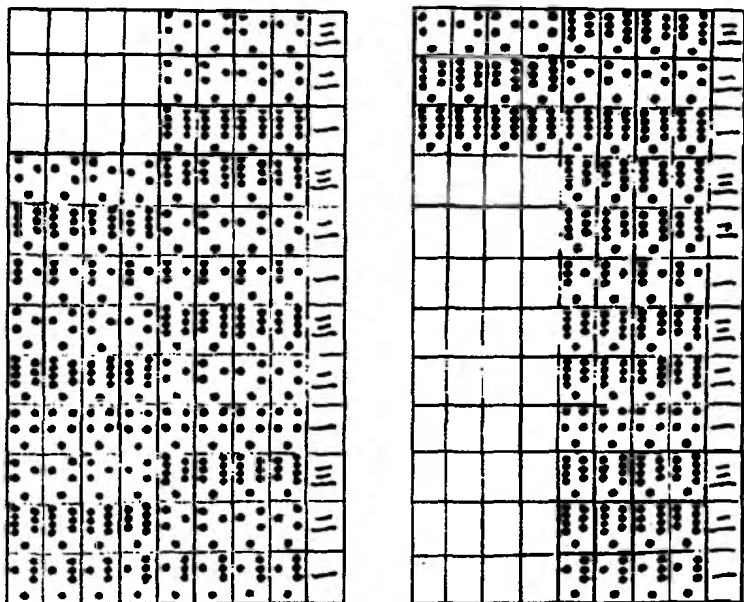
再变之后，除前两次余数，复合其见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挂揲归如前法，是谓三变，其挂扚者如再变例。

三变既毕，乃合三变，视其挂扚之奇偶，以分所遇阴阳之老少，是谓一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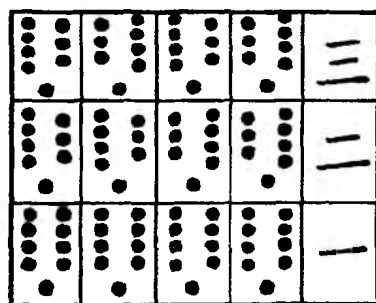
右(即左图)三奇为老阳者凡十有二，挂扚之数十有三，除初挂之一为十有二，以四约而三分之，为一者三，一奇象圆而围三，故三一之中各复有三。而积三三之数则为九，过揲之数三十有六，以四约之，亦得九焉。^①皆径一而围三也，即四象太阳居一含九之数也。

右(即下左图)两奇一偶，以偶为主，为少阴者凡二十有八，挂扚之数十有七，除初挂之一为十有六，以四约而三分之，为一者二，为二者一，一奇象圆而用其全，故二一之中各复有三。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一二之中复有二焉。而积二三一二之数则为八，过揲之数三十有二，以四约之亦得八焉，挂扚除一，四其四也，自一其十二者而进四也，八之母也，过揲之数，八其四也，自三其十二者而退四也，八之子也，即四象少阴居二含八之数也。

^① 挂扚除一，四分四十有八而得其一也，一其十二而三其四也，九之母也。过揲之数四分四十八而得其三也，三其十二而九其四也，九之子也。



右(即前右图)两偶一奇,以奇为主,为少阳者凡二十,挂扚之数二十有一,除初挂之一为二十,以四约而三分之,为二者二,为一者一,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二二之中各复有二。一奇象圆而用其全,故一三之中,复有三焉。而积二二一三之数则为七,过揲之数二十有八,以四约之亦得七焉。挂扚除一,五其四也,自两其十二者而退四也,七之母也,过揲之数,七其四也,自两其十二者而进四也,七之子也,即四象少阳居三含七之数也。



右(即左图)三偶为老阴者四,挂扚之数二十有五,除初挂之一为二十有四,以四约而三分之,为二者三,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三二之中各复有二,而积三二之数则为六,过揲之数亦二十有四,有四约之亦得六焉,挂扚除一,六之母也,过揲之

数,六之子也,四分四十有八而各得其二也,两其十二而六其四也,皆围四而用半也,即四象太阴居四含六之数也。

集说 蔡氏元定曰:蓍之奇数,老阳十二,老阴四,少阳二十,少阴二十八,合六十有四。三十二为阳,老阳十二,少阳二十;三十二为阴,老阴四,少阴二十八;其十六则老阳老阴也,老阳十二,老阴四;其四十八则少阳少阴也,少阳二十,少阴二十八。老阳老阴,乾坤之象也,二八也,少阳少阴,“六子”之象也,六八也。

凡此四者,皆以三变皆挂之法得之,盖经曰“再扚而后挂”,又曰“四营而成易”,其指甚明,注疏虽不详说,然刘禹锡所记僧一行、毕中和、顾彖之说,亦已备矣。近世诸儒,乃有前一变独挂,后二变不挂之说,考之于经,乃为六扚而后挂,不应“五岁再闰”之义,且后两变又止三营,盖已误矣。

集说 胡氏方平曰:案王辅嗣注云,“分而为二”,一营也;“挂一象三”,二营也;“揲之以四”,三营也;“归奇于扚”,四营也。孔颖达疏云,“再扚而后挂”者,既分天于左手,地于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数,最末之余,归之合为挂扚之一处,是一扚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数,最末之余,又合于前所归之扚而总扚之,是“再扚而后挂”也。

刘禹锡《辨易九六论》云，毕中和之学，其传原于一行禅师，一行唐开元时所作《大衍历·本义》云：综盈虚之数，五岁而再闰，盖其衍法皆以再扚而后挂也。毕中和有揲法，其言三揲皆挂，正合四营之火。朱子亦谓毕氏揲法，视疏义为详，顾彖之说未详。禹锡又自言揲法，第一指余一益三；余二益二，余三益一，余四益四；第二指余一益二，余二益一，余三益四，余四益三。第三指与第二指同，此可以见三变皆挂矣。近世儒者，若郭雍所著《耆卦辨疑》，专以前一变独挂，后二变不挂，其载横渠先生之言曰：“再扚而后挂”，每成一爻而后挂也，谓第二第三揲不挂也。且谓横渠之言，所以明注疏之失。朱子辨之曰：此说大误，恐非横渠之言也。“再扚”者，一变之中，左右再揲而再扚也，一挂再揲再扚而当五岁，盖一挂再揲，当其不闰之年，而再扚，当其再闰之岁也。“而后挂”者，一变既成，又合见存之策，分二挂一，以起后变之端也。今日第一变挂，而第二第三变不挂，遂以当挂之变为挂而象闰，以不变之变为扚，而当不闰之岁，则与《大传》所云“挂一象三”，“再扚”、“象闰”者，全不相应矣。且不数第一变之再扚，而以第二第三变为再扚，又使第二第三变中，止有三营，而不足乎成易之数，且于阴阳老少之数，亦多有不合者。其载伊川先生之说曰：再以左右手分而为二，更不重挂奇。朱子辨之曰：此说尤多可疑。然郭氏云：本无文字，则其传授之际，不无舛舛，宜矣。郭氏又云，第二第三揲虽不挂，亦有四八之变，盖不必挂也。朱子辨之曰：所以不可不挂者有两说，盖三变之中，前一变属阳，故其余五九皆奇数，后二变属阴，故其余四八皆偶数。属阳者为阳三而阴一，皆围三经一之术，属阴者为阴二而阳二，皆以围四用半之术也。是皆以三变皆挂之法得之，后两变不挂，则不得也。三变之后，其可为老阳者十二，可为老阴者四，可为少阴者二十八，可为少阳者二十，虽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是亦以三变皆挂之法得之，而后两变不挂则不得也。郭氏仅见第二第三变可

以不挂之一端耳，而遂执以为说，夫岂知其挂与不挂之为得失，乃如此哉。大抵郭氏它说偏滞虽多，而其为法尚无甚戾，独此一义，所差虽小，而深有害于成卦变爻之法，尤不可不辩。愚尝考之，第一变独挂，后二变不挂，非特为六扚而后挂，三营而成易，于再扚四营之义不协。且后二变不挂，其数虽亦不四则八，而所以为四八者，实有不同：盖挂则所谓四者，左手余一，则右手余二，左手余二，则右手余一。不挂则左手余一，右手余三，左手余二，右手余二，左手余三，右手余一，此四之所以不同也。挂则所谓八者，左手余四，右手余三，左手余三，右手余四，不挂则左手余四，右手亦余四，此八之所以不同也。三变之后，阴阳变数，皆参差不齐，无复自然之法象矣。

且用旧法，则三变之中，又以前一变为奇，后二变为偶，奇故其余五九，偶故其余四八。余五九者，五三而九一，亦围三经一之义也。余四八者，四八皆二，亦围四用半之义也。三变之后，老者阳饶而阴乏，少者阳少而阴多，亦皆有自然之法象焉。^①

集说 苏氏轼曰：唐一行之学，以为三变皆少，则乾之象也，乾所以为老阳，而四数其揲得九，故以九名之；三变皆多，则坤之象也，坤所以为老阴，而四数其揲得六，故以六名之；三变而少者一，则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为少阳，而四数其揲得七，故以七名之；三变而多者一，则巽离兑之象也，巽离兑所以为少阴，而四数其

^① 蔡元定曰：案五十之著，虚一分二，挂一揲四，为奇者三，为偶者二，是天三地二自然之数。而三揲之变，老阳老阴之数本皆八，合之得十六，阴阳以老为动，而阴性本静，故以四归于老阳，此老阴之数所以四，老阳之数所以十二也。少阳少阴之数本皆二十四，合之四十八，阴阳以少为静，而阳性本动，故以四归于少阴，此少阳之数所以二十，而少阴之数所以二十八也。阳用老而不用少，故六十四变，所用者十六变，又以四约之，阳用其三，阴用其一，盖一奇一偶对待者，阴阳之体，阳三阴一一饶一乏者，阴阳之用。故四时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东西南可见。而北不可见，人之瞻视，亦前与左右可见，而背不可见也，不然，则以四十九著，虚一分二，挂一揲四，则为奇者二，为偶者二，而老阳得八，老阴得八，少阳得二十四，少阴得二十四，不亦善乎？圣人之智，岂不及此，而其取此而不取彼者，诚以阴阳之体数常均，用数则阳三而阴一也。

揲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揲数以名阴阳，而阴阳之所以为老少者，不在乎是，而在乎三变之间，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学也。

《朱子文集》曰：初一变得五者三，得九者一，故曰余五九者，五三而九一。后二变得四者二，得八者二，故曰余四八者，四八皆二。三变之后，为老阳者十有二，老阴四，故曰阳饶而阴乏，少阳二十，少阴二十八，故曰阳少而阴多。沈氏《笔谈》云，易象九为老阳，七为少阳，八为少阴，六为老阴，其九七八六之数，皆有所从来，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归余之数，有多有少，多为阴，如爻之偶，少为阳，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阳，九揲而得之，故其数九，其策三十六；两多一少，则一少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谓之少阳，少在初为震，中为坎，末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数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阴，六揲而得之，故其数六，其策二十有四；两少一多，则一多为之主，巽离兑也，故皆谓之少阴，多在初谓之巽，中为离，末为兑，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数八，其策三十有二。诸家揲蓍说，唯《笔谈》简而尽。孔颖达非不晓揲法者，但为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然其于大数亦不差也。毕中和视疏义为详，柳子厚诋刘梦得以为肤末于学者，误矣！毕论三揲皆挂一，正合“四营”之义，唯以三揲之挂扚分措于三指间为小误，然于其大数亦不差也。其言余一益三之属，乃梦得立文太简之误，使读者疑其不出于自然，而出于人意耳。此与孔氏之说，不可不正，然恐亦不可不原其情也。蔡氏所谓以四十九蓍虚一分二挂一揲四者，盖谓虚一外，止用四十八。分挂揲之余，为奇偶各二，老阳老阴变数各八，少阴少阳变数各二十四，合为六十四，八卦各得八焉，然此乃奇偶对待加倍而得者，体数也，若天三地二衍而为五十者，用数也，盖体数常均，用数则阳饶而阴乏也，此正造化之妙，若阴阳同科，老少一例，是体数，非用数也。

若用近世之法，则三变之余，皆为围三径一之义，而无复奇偶之分。三变之后，为老阳少阴者皆二十七，为少阳者九，为老阴者一，又皆参差不齐，而无复自然之法象，此足以见其说之误矣。至于阴阳老少之所以然者，则请复得而通论之。盖四十九策，除补挂之一而为四十八，以四约之为十二，以十二约之为四，故其揲之一变也；挂扚之数，一其四者为奇，两其四者为偶，其三变也；挂扚之数，三其四，一其十二，而过揲之数，九其四，三其十二者，为老阳；挂扚过揲之数，皆六其四，两其十二者，为老阴；自老阳之挂扚而增一四，则是四其四也，一其十二而又进一四也，自其过揲者而损一四，则是八其四也，三其十二而损一四也，此所谓少阴者也；自老阴之挂扚而损一四，则是五其四也，两其十二而去一四也，自其过揲而增一四，则是七其四也，两其十二而进一四也，此所谓少阳者也；二老者，阴阳之极也，二极之间，相距之数凡十有二，而三分之，自阳之极，而进其挂扚，退其过揲，各至于三之一，则为少阴。自阴之极，而退其挂扚，进其过揲，各至于三之一，则为少阳。老阳居一而含九，故其挂扚十二为最少，而过揲三十六为最多。少阴居二而含八，故其挂扚十六为次少，而过揲三十二为次多。少阳居三而含七，故其挂扚二十为稍多，而过揲二十八为稍少。老阴居四而含六，故其挂扚二十四为极多，而过揲亦二十四为极少。盖阳奇而阴偶，是以挂扚之数，老阳极少，老阴极多，而二少者，一进一退而交于中焉，此其以少为贵者也。阳实而阴虚，是以过揲之数，老阳极多，老阴极少，而二少者，亦一进一退而交于中焉，此其以多为贵者也。凡此不唯阴之与阳，既为二物，而迭为消长，而其一物之中，此二端者，又各自为一物，而迭为消长，其相与低昂如权衡，其相与判合如符契，固有非人之私智，所能取舍而有无者。而况挂扚之数，乃七八九六之原，而过揲之数，乃七八九六之委，其

势又有轻重之不同，而或者乃欲废置挂扚而独以过揲之数为止，则是舍本而取末，去约以就繁，而不知其不可也，岂不误哉。

集说 归氏有光曰：九具于揲，则三奇见于余；六具于揲，则三偶见于余；七具于揲，则二偶一奇见于余；八具于揲，则二奇一偶见于余。不必反观其在揲之数，而已举其要矣！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挂扚虽举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数，仍以在揲之策为正，七八九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若挂扚之策，因过揲而见者也。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又曰“当期之日”，而归奇以象闰。

何氏楷曰：案翼言“揲四以象四时，归奇以象闰”。四时，正也，闰余也。下文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皆以七八九六起数，明乎用正数而不用余数矣。

案 归氏何氏之说，亦可与朱子相参酌。

邵子曰：五与四四，去挂一之数，则四三十二也，九与八八，去挂一之数，则四六二十四也，五与八八，九与四八，去挂一之数，则四五二十也，九与四四，五与四八，去挂一之数，则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数，以成九八七六之策，此之谓也。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复分挂揲归以成一变，每三变而成一爻，并如前法。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积六爻之策各三十六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积六爻之策各二十有四而得之也；“凡三百六十”者，合二百一十有六百四十有四而得之也；“当期之日”者，

每月三十日，合十二月为三百六十也。盖以气言之，则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则有“三百五十四日。”今举气盈朔虚之中数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然少阳之策二十八，积乾六爻之策，则一百六十八，少阴之策三十二，积坤六爻之策，则一百九十二，此独以老阴阳之策为言者，以易用九六，不用七八也，然二少之合，亦三百有六十。

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二篇”者，上下经六十四卦也，其阳爻百九十二，每爻各三十六策，积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阴爻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积之得四千六百八，又合二者，为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若为少阳，则每爻二十八策，凡五千三百七十六，少阴则每爻三十二策，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为万一千五百二十也。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四营”者，四次经营也。“分二”者，第一营也；“挂一”者，第二营也；“揲四”者，第三营也；“归奇”者，第四营也。易变易也，谓揲之一变也，四营成变，三变成爻。一变而得两仪之象，再变而得四象之象，三变而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两仪之画，二爻而得四象之画，三爻而得八卦之画，四爻成而得其十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三十二者之一，至于积七十二营而成十有八变，则六爻见，而得乎六十四卦之一矣。然方其三十六而九变也已得三画，而八卦之名可见，则内卦之为贞者立矣，此所谓“八卦而小成”者也。自是而往，“引而伸之”，又三十六营九变以成三画，而再得小成之卦者也，则外卦之为悔者亦备矣。六爻成，内外卦备，六十四卦之别可见，然后视其爻之变与不变，而触类以长焉，则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

皆不越乎此矣。

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

道因辞显，行以数神，“酬酢”者，言幽明之相应，如宾主之相交也。“佑神”者，言有以佑助神化之功也。

卷内蔡氏说，为奇者三，为偶者二，盖凡初揲，左手余一余二余三皆为奇，余四为偶。至再揲三揲，则余三者亦为偶，故曰奇三而偶二也。

考变占第四

《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坤》卦用六“利永贞”。《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用九”“用六”者，变卦之凡例也，言凡阳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阴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阳变为少阴；用六，故老阴变为少阳；不用七八，故少阳少阴不变。独于《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诸卦之首，又为纯阳纯阴之卦也。圣人因系以辞，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六者，即此而占之，盖“群龙无首”，则阳皆变阴之象，“利永贞”，则阴皆变阳之义也。余见六爻变例。^①

凡卦六爻皆不变，则占本卦彖辞，而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②
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辞占。^③

集说 胡氏一桂曰：《启蒙》谓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辞占，其下引毕万所筮，以今观之，未尝不取之卦，且不特论一爻，兼取贞悔卦体，似可为占者法也，观陈宣公筮公子完之生，尤可见矣。

二爻变，则以本卦二变爻辞占，仍以上爻为主。^④

① 欧阳子曰：《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谓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变而七八无为，易道占其变，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谓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无九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释也。六十四卦皆然，特于《乾》、《坤》见之，则余可知耳。

愚案此说发明先儒所未到，最为有功。其论七八多而九六少，又见当时占法，三变皆卦，如一行说。

② 彖辞为卦下之辞，孔成子筮立卫公子元，遇《屯》，曰“利建侯”。秦伯伐晋筮之遇《蛊》，曰贞风也，其悔山也。

③ 沙随程氏曰：毕万遇《屯》之《比》，初九变也；蔡墨遇《乾》之《同人》，九二变也；晋文公遇《大有》之《睽》，九三变也；陈敬仲遇《观》之《否》，六四变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变也；晋献公遇《归妹》之《睽》，上六变也。

④ 经传无文，今以例推之当如此。

集说 胡氏一桂曰：案陈抟为宋太祖占，亦旁及诸爻与卦体。

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辞，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前十卦主贞，后十卦主悔。^①

集说 胡氏一桂曰：案《启蒙》但云占本卦之卦彖辞，然以晋侯《屯》、《豫》之占，则并占卦体可见。

熊氏朋来曰：七八皆不变爻，何以罕言七而专言八。曰：七七，著数也，八八，卦数也。

四爻变，则以之卦二不变爻占，仍以下爻为主。^②

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占。^③

六爻变，则《乾》、《坤》占二用，余卦占之卦彖辞。^④

于是一卦可变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矣，所谓“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岂不信哉。今以六十四卦之变，列为三十二图，最初卦者，自初而终，自上而下，得末卦者，自终而初，自下而上，变在第三十二卦以前者，占本卦爻之辞，变在第三十二卦以后者，占变卦爻之辞。^⑤

① 凡三爻变者，通二十卦有图在后。

沙随程氏曰：晋公子重耳筮得国，遇贞《屯》悔《豫》皆八，盖初与四五凡三爻变也。初与五用九变，四用六变，其不变者二三上，在两卦皆为八，故云皆八，而司空季子占之曰“皆利建侯。”

② 经传亦无文，今以例推之当如此。

③ 穆姜往东宫，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盖五爻皆变，唯二得八，故不变也。法宜以“系小子失丈夫”为占，而史妄引《随》之彖辞以对，则非也。

④ 蔡墨曰：《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是也，然“群龙无首”，即《坤》之“牝马”“先迷”也。《坤》之“利永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

⑤ 凡言初终上下者，据图而言，言第几卦前后者，从本卦起。

	渙	漸	大畜	中孚	无妄	訟	同人	
蠱	未濟	旅	需	睽	家人	巽	履	
井	困	咸	大壯	兌	離	鼎	小畜	
恆					革	大過	大有	

在象月之夕也

卷二十一

<p>印 其 司 リ 下 コ ニ ト 蒙 下 ト ニ</p>									

		无妄				同人	乾	姤
	中孚	家人	蠱	渙	否	履	遯	
大畜	睽	離	井	未濟	漸	小畜	訟	
需	兌	革	恆	困	旅	大有	巽	
大壯					咸	夬	鼎	
							大過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訟				姤	遯	同人
	觀	巽	賁	益	履	否	乾	
艮	晉	鼎	既濟	噬嗑	小畜	漸	无妄	
蹇	萃	大過	豐	隨	大有	旅	家人	
小過					夬	咸	離	
							革	

<p>卷下</p>								
		蒙				渙		
		坎	損	剝	蠱	未濟	頤	中孚
		解	節	比	井	困	屯	大畜
		升	歸妹	豫	恆		震	需
		坤	泰	謙			明夷	大壯
	師	臨	復					

		遯				否	訟	履
	巽	觀	損	小畜	同人	姤	无妄	
蒙	鼎	晉	節	大有	益	渙	乾	
坎	大過	萃	歸妹	夬	噬嗑	未濟	中孚	
解					隨	困	睽	
							兌	

卷第二十

二十

大月三十一		晉					否			
二		萃		未濟	旅		剝	睽		
三		坤		困	咸		比	兌	離	
四		小過		師	謙				革	
五		解	豐	恆				大壯	明夷	
六		震								

大月三十一











二

三

































四

五

六

<p>御纂周易折中</p> <p>卷之二十一</p> <p>雜卦下</p> <p>三十一</p>									
									
									
									
									
									

		 萃				 咸	 大過	 夬
	 坎	 蹇	 泰	 節	 隨	 困	 革	
 升	 解	 小過	 小畜	 歸妹	 既濟	 井	 兌	
 巽	 訟	 遯	 大有	 履	 豐	 恆	 需	
 鼎					 同人	 姤	 大壯	
							 乾	

	 坤				 比			
	 觀	 復	 師	 謙	 豫	 臨		 屯
	 晉	 益	 渙	 漸	 否	 中孚	 明夷	 震
	 艮	 噬嗑	 未濟	 旅		 睽	 家人	 无妄
	 蒙	 賁	 蠱			 大畜	 離	
 剝	 頤	 損						

		履				乾	同人	
	益	小畜	艮	觀	訟	无妄	姤	
賁	噬嗑	大有	蹇	晉	巽	家人	否	
既濟	隨	夬	小過	萃	鼎	離	漸	
豐					大過	革	旅	
							咸	

御書月令多抄

卷二十一

二二

<p>中孚</p>	<p>損</p>				<p>中孚</p>				
<p>節</p>	<p>蒙</p>	<p>頤</p>	<p>大畜</p>	<p>睽</p>	<p>剝</p>			<p>渙</p>	
<p>歸妹</p>	<p>坎</p>	<p>屯</p>	<p>需</p>	<p>兌</p>	<p>比</p>	<p>蠱</p>		<p>未濟</p>	
<p>泰</p>	<p>解</p>	<p>震</p>	<p>大壯</p>		<p>豫</p>	<p>井</p>		<p>困</p>	
	<p>復</p>	<p>升</p>	<p>明夷</p>			<p>謙</p>	<p>恆</p>		
<p>睽</p>	<p>師</p>	<p>坤</p>							

中孚











節

歸妹

復

睽

									卷第二十 启蒙下
		同人				无妄	履	訟	
									卷二十一
	小畜	益	蒙	巽	遁	乾	否		
									卷二十二
損	大有	噬嗑	坎	鼎	觀	中孚	姤		
									
節	夬	隨	解	大過	晉	睽	渙		
									
歸妹					萃	兌	未濟		
									
							困		

 貴					 家人			
 既濟	 艮	 大畜	 頤	 離	 蠱		 漸	
 豐	 蹇	 需	 屯	 革	 井	 剝	 旅	
 復	 小過	 大壯	 震		 恆	 比	 咸	
 泰	 坤	 臨			 師	 豫		
 明夷	 謙	 升						

御纂周易折中

卷二十一

故案下

二二二

		益				小畜	巽	卷第二十 启蒙下 二
	履	同人	鼎	讼	觀	中孚	漸	
大有	損	賁	大過	蒙	遯	乾	渙	
夬	節	既濟	升	坎	艮	大畜	姤	
泰					蹇	需	蠱	
							井	

印集司の斤ロ		噬嗑					无妄		
六二		隨					未濟		
六三		復							
六四		豐							
六五		歸妹							
上六		震							

									名 易 卷 第 二 十
									第 二 十

屯	節	既濟	隨	復	益
比	蹇	萃	坤	觀	
坎	需	兌	臨	中孚	
		革	明夷	家人	
			震	无妄	頤
	井	困	師	渙	
	咸	謙	漸		
		豫	否	剝	

卷第二十·启蒙下

才二一

二一

	復			屯			
	益	坤	臨	明夷	震	師	比
	噬嗑	觀	中孚	家人	无妄	渙	謙
	賁	晉	睽	離		未濟	漸
	損	夬	大畜			蠱	旅
頤	剝	蒙					

								
		姤				訟	否	无妄
								
	漸	渙	頤	家人	乾	遯	履	
								
剝	旅	未濟	屯	離	中孚	觀	同人	
								
比	咸	困	震	革	睽	晉	益	
								
豫					兌	萃	噬嗑	
								
							隨	

卷第二十·启蒙下

卷二十一

三

御纂周易折中 卷二十一 繫辭下 三								

卷第二十·启蒙下

才二一

二二

<p>周易卷之二十一 卦下 三</p>									

		未濟				鼎	旅	離
	剝	蠱	家人	頤	睽	晉	大有	
漸	否	姤	明夷	无妄	大畜	艮	噬嗑	
謙	豫	恆	革	震	乾	遯	賁	
咸					大壯	小過	同人	
							豐	






























<p>御纂周易折中</p>									
<p>欽定四庫全書</p>									
<p>三十一</p>									

		困				大過	咸	革
	比	井	明夷	屯	兌	萃	夬	
謙	豫	恆	家人	震	需	蹇	隨	
漸	否	姤	離	无妄	大壯	小過	既濟	
旅					乾	遯	豐	
							同人	

卷第二十・启蒙下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師				 坎			
	 渙	 臨	 坤	 升	 解	 復		 節
	 未濟	 中孚	 觀	 巽	 訟	 益	 泰	 歸妹
	 蠱	 睽	 晉	 鼎		 噬嗑	 小畜	 履
	 剝	 大畜	 艮			 賁	 大有	
 蒙	 損	 頤						

		漸				觀	渙	中孚
	姤	否	睽	乾	家人	巽	益	
未濟	蠱	剝	兌	大畜	无妄	訟	小畜	
困	井	比	臨	需	頤	蒙	履	
師					屯	坎	損	
							節	

卷第二十·启蒙下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御纂周易折中		旅					遯			
卷二十一		咸		離		鼎		晉		同人
欽定四庫全書		謙		革		大過		萃		賁
欽定四庫全書		豫		明夷		升		坤		隨
欽定四庫全書		恆		震		解				復
		豐		大壯						

									卷第二十
									二
									三
									四
									五
									六

<p>御纂周易折中</p>		<p>漸</p>				<p>艮</p>			
	<p>謙</p>	<p>家人</p>	<p>巽</p>	<p>觀</p>	<p>遯</p>	<p>小畜</p>		<p>賁</p>	<p>賁</p>
	<p>咸</p>	<p>明夷</p>	<p>升</p>	<p>坤</p>	<p>小過</p>	<p>泰</p>	<p>益</p>	<p>同人</p>	<p>同人</p>
	<p>比</p>	<p>革</p>	<p>大過</p>	<p>萃</p>		<p>夬</p>	<p>復</p>	<p>豐</p>	<p>豐</p>
	<p>井</p>	<p>屯</p>	<p>坎</p>			<p>節</p>	<p>隨</p>		
	<p>既濟</p>	<p>需</p>							

故家下

		咸				萃	困	兌
	井	比	臨	需	革	大過	隨	
師	恆	豫	中孚	大壯	屯	坎	夬	
渙	姤	否	睽	乾	震	解	節	
未濟					无妄	訟	歸妹	
							履	

卷第二十·启蒙下

卷二十一

三二四

<p>即其象而合之</p>									

印其書方斤中 卷二一 樂象下 三二		 否				 晉			
	 豫	 无妄	 訟	 遯	 觀	 履		 噬嗑	
	 比	 震	 解	 小過	 坤	 歸妹	 同人	 益	
	 咸	 屯	 坎	 蹇		 節	 豐	 復	
	 困	 革	 大過			 夬	 既濟		
	 隨	 兌							

		比				蹇	井	蒙
	困	咸	大壯	兌	屯	坎	既濟	
恆	師	謙	乾	臨	革	大過	節	
姤	渙	漸	大畜	中孚	明夷	升	夬	
蠱					家人	巽	泰	
							小畜	

卷第二十

二

三

印		豫					萃			
否		否		震		解		小過		坤
剝		剝		无妄		訟		遯		觀
旅		旅		頤		蒙		艮		損
未濟		未濟		離		鼎		大有		同人
噬嗑		噬嗑		睽						
		噬嗑								
		噬嗑								
		噬嗑								

印

卷二

敬案下

...

		豫				小過	恆	大壯
	師	謙	需	臨	震	解	豐	
井	困	咸	大畜	兌	明夷	升	歸妹	
蠱	未濟	旅	乾	睽	革	大過	泰	
姤					離	鼎	夬	
							大有	

<p>御纂周易折中</p>		比					坤			
		剝		屯		坎		蹇		
		否		頤		蒙		艮		
		漸		無妄		訟		遯		
		渙		家人		巽			小畜	
				益						

敬案下

三二

		 乾				 履	 无妄	 否
	 家人	 中孚	 剝	 漸	 姤	 同人	 訟	
 頤	 離	 睽	 比	 旅	 渙	 益	 遯	
 屯	 革	 兌	 豫	 咸	 未濟	 噬嗑	 觀	
 震					 困	 隨	 晉	
							 萃	

卷第二十·启蒙下

二

三

大畜	需	蠱	賁	損	大有	艮	巽	
大壯	井	既濟	節	夬	蹇	蒙	鼎	
臨	恆	豐	歸妹		小過	坎	大過	
明夷	師	復			坤	解		
泰	升	謙						

		 中孚				 小畜	 家人	
	 无妄	 乾	 旅	 否	 渙	 益	 巽	
 離	 頤	 大畜	 咸	 剝	 姤	 同人	 觀	
 革	 屯	 需	 謙	 比	 蠱	 賁	 遯	
 明夷					 井	 既濟	 艮	
							 蹇	

卷第二十・启蒙下

三十一

三十一

印集周易折中									

卷二十一

故家下

日一

		睽				大有	離	旅
	頤	大畜	漸	剝	未濟	噬嗑	鼎	
家人	无妄	乾	謙	否	蠱	賁	晉	
明夷	震	大壯	咸	豫	姤	同人	艮	
革					恆	豐	遯	
							小過	

後天八卦圖

卷二十一

四一

印纂周易折中 卷二十一 故蒙下 九二								

卷第二十·启蒙下


卷二十一

四二

御纂周易折中 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臨				節			
	中孚	師	復	泰	歸妹	坤		坎
	睽	渙	益	小畜	履	觀	升	解
	大畜	未濟	噬嗑	大有		晉	巽	訟
	頤	蠱	賁			艮	鼎	
	損	蒙	剝					

		家人				益	中孚	渙
	乾	无妄	未濟	姤	漸	小畜	觀	
睽	大畜	頤	困	蠱	否	履	巽	
兌	需	屯	師	井	剝	損	訟	
臨					比	節	蒙	
							坎	

御纂周易折中									
卷二十一									
六二									
終家下									
卷二十二									

		 離				 噬嗑	 睽	
	 大畜	 頤	 渙	 蠱	 旅	 大有	 晉	
 中孚	 乾	 无妄	 師	 姤	 剝	 損	 鼎	
 臨	 大壯	 震	 困	 恆	 否	 履	 蒙	
 兌					 豫	 歸妹	 訟	
							 解	

卷第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御纂周易折中		家人				賁			
卷之二十一		明夷		漸		小畜		益	
卷之二十二		巽		觀		遁		謙	
卷之二十三		豐		復		泰		隨	
卷之二十四		升		觀		坤		小過	
卷之二十五		需		比		節		坎	
卷之二十六		蹇		井					

		 革				 隨	 兌	 國
	 需	 屯	 師	 井	 咸	 夬	 萃	
 臨	 大壯	 震	 渙	 恆	 比	 節	 大過	
 中孚	 乾	 无妄	 未濟	 姤	 豫	 歸妹	 坎	
 睽					 否	 履	 解	
							 訟	

卷第二十

四

周易卷第二十

卷二十一

四十五

					<p>无妄</p>
<p>萃</p>	<p>兌</p>	<p>革</p>	<p>屯</p>	<p>震</p>	
<p>困</p>	<p>咸</p>	<p>比</p>	<p>豫</p>	<p>否</p>	
	<p>夬</p>	<p>節</p>	<p>歸妹</p>	<p>履</p>	
		<p>既濟</p>	<p>豐</p>	<p>同人</p>	
			<p>復</p>	<p>益</p>	<p>噬嗑</p>
	<p>大過</p>	<p>坎</p>	<p>解</p>	<p>訟</p>	
	<p>蹇</p>	<p>小過</p>	<p>遯</p>		
		<p>坤</p>	<p>觀</p>	<p>晉</p>	

二日

示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卷第二十·启蒙下

一

一

御纂周易折中									
屯									
頤									
无妄									
家人									
中孚									
益									
觀									

以上三十二图，反复之则为六十四图，图以一卦为主，而各具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与焦贛《易林》合，然其条理精密，则有先儒所未发者，览者详之。

集说 胡氏一桂曰：焦延寿卦变法，以一卦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通变四千九十六卦，而卦变之次，本之文王序卦，且如以《乾》为本卦，其变首《坤》，次《屯》、《蒙》，以至《未济》，又如以末一卦《未济》为本卦，其变亦首《乾》，次《坤》、《屯》，以至《既济》，每一卦变六十三卦，通本卦成六十四卦，紫阳夫子以爻变多寡，顺而列之，以定一卦所变之序，又以《乾》、《卦》所变之次，引而伸之，为六十四卦所变相承之序，然后次第秩然，各得其所，虽出于焦，而比焦尤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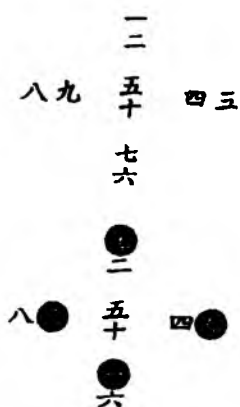
案 朱子三十二图，其次第最为详密，而后学之疑义有二：一曰筮法用“九”、“六”不用“七”、“八”，今四爻五爻变者，用之卦之不变爻占，则是兼用“七”、“八”也；二曰周公未系爻之先，则彖辞之用，有所不周也。三代筮法，既不尽传，今唯以经传为据而推之，则“用九”“用六”，经文甚明，而用“七”“八”者，诸书皆无明文，唯杜预以为夏商用之，先儒已摘其非矣。考之《春秋》内外传，盖无论变与不变，及变之多寡，皆论卦之体象与其彖辞。即一爻变者，虽占爻辞，而亦必先以卦之体象与其彖辞为主，则知古人占法，未有爻辞之先，即彖辞而已周于用，既有爻辞之后，则但以专动考占，而初亦不离乎彖辞以为断也，唯其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则两卦相参，而可以尽事物之理。故卦之有变者，意主于生卦，不主于成爻。爻之有变者，专动则有占，杂动则无占，如是则传记之文皆合，而学者之疑可释矣。至内外传言得八者三：一曰《泰》之八，则不变者也；一曰贞《屯》悔《豫》皆八，则三爻变者也；一曰《艮》之八为《艮》之《随》，则五爻变者也。诸儒以八为不动之爻，考之文意，似未符协。盖三

占者，虽变数不同，然皆无专动之爻，则其为用卦一也，卦以八成，故以八识卦，犹之爻以“九”“六”成，则以“九”“六”识爻云尔，观朱子之图者，更须以《左传》、《国语》诸书互相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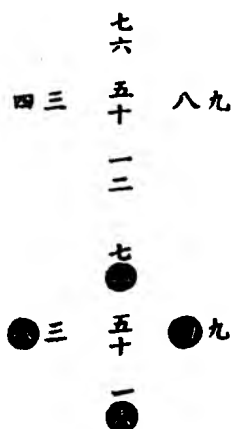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十一

《启蒙》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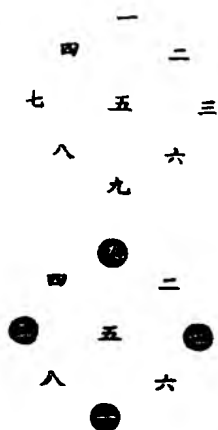
朱子之作《启蒙》，盖因以象数言易者，多穿穴而不根，支离而无据。然易之为书，实以象数而作，又不可略焉而不讲也，且在当日言图书卦画蓍数者，皆创为异论以毁成法，师其独智而訾先贤，故朱子述此篇以授学者，以为欲知易之所以作者，于此可得其门户矣。今摭图书卦画蓍数之所包蕴，其错综变化之妙，足以发朱子未尽之意者凡数端，各为图表而系之以说，盖所以见图书为天地之文章，立卦生蓍为圣神之制作，万理于是乎根本，万法于是乎权舆，断非人力私智之所能参，而世之纷纷撰拟，屑屑疑辨，皆可以熄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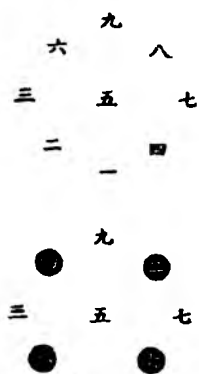
河图阳动阴静图



河图阳静阴动图



洛书阳动阴静图



河图阳静阴动图

《大传》言《河图》，曰一二，曰三四，曰五六，曰七八，曰九十，则

是以两相从也。《大戴礼》言《洛书》，曰二九四，曰七五三，曰六一八，则是以三相从也。是故原《河图》之初，则有一便有二，有三便有四，至五而居中；有六便有七，有八便有九，至十而又居中，顺而布之，以成五位者也。原《洛书》之初，则有一二三，便有四五六，有四五六，便有七八九，层而列之，以成四方者也。若以阳动阴静而论，则数起于上，故《河图》之一二本在上也，三四本在右也，六七本在下也，八九本在左也，《洛书》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本自上而下也，于是阳数动而交易，阴数静而不迁，则成《河图》、《洛书》之位矣。如以阳静阴动而论，则数起于下，故《河图》之一二本在下也，三四本在左也，六七本在上也，八九本在右也。《洛书》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本自下而上也，于是阳数静而不迁，阴数动而交易，则又成《河图》、《洛书》之位矣。盖其以两相从者，如有天则有地也，有君则有臣也，有夫则有妇也。以三相从者，如有天地则有人也，有君臣则有民也，有父母则有子也。阳动阴静者，如乾君而坤藏也，君令而臣从也，夫行而妇顺也，自上而下，以用而言者也。阳静阴动者，如乾主而坤役也，君逸而臣劳也，父安居而妻子勤职也，自内而外，以体而言者也。同本相从，以成合一之功，动静相资，以播生成之化，造化人事之妙，穷于此矣，先后天图象之精蕴，莫不于此乎出也。

自《洛书》以三三积数，为数之原，而自四以下，皆以为法焉，何则？三者天数也，故其象圆，如前图，居四方与居四偶者，或动或静，居中者一定不易而各成纵横皆十五之数矣。四者地数也，故其象方，如后图，居中居四偶与居四方者，或动或静，亦各成纵横皆三十四之数矣。自五五以下，皆以三三图为根，自六六以下，皆以四四图为根，而四四图，又实以三三图为根，故《洛书》为数之原，不易之论也！今附四四图如左（即后二图），以相证明，其余具数学中，不悉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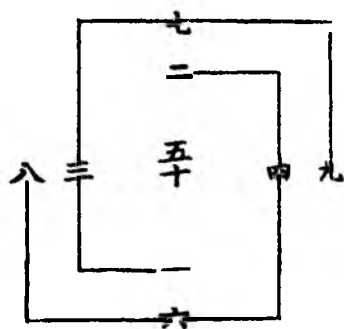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一	十五	十四	四
十二	六	七	九
八	十	十一	五
十三	三	二	十六
十六	二	三	十三
五	十一	十	八
九	七	六	十二
四	十四	十五	一

此以十六数自左而右自上而下列之第一图，其居中与居四偶者不易，而居四方者交易，则成纵横皆三十四之数第二图。若居四方者不易，而居中与居四偶者交易，亦成纵横皆三十四之数第三图。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六	二	三	十三
五	十一	十	八
九	七	六	十二
四	十四	十五	一
一	十五	十四	四
十二	六	七	九
八	十	十一	五
十三	三	二	十六

此以十六数自右而左，自下而上列之第一图，用前法变为两图第二图第三图。并得纵横皆三十四之数，但其不易者，即前之交易者，而其交易者，即前之不易者此第二图同前第三图，此第三图同前第二图，盖亦阴阳互为动静之理云。

河图加减之原



一 三 七 九

用中两率，三七相加为十，以一减之得九，以九减之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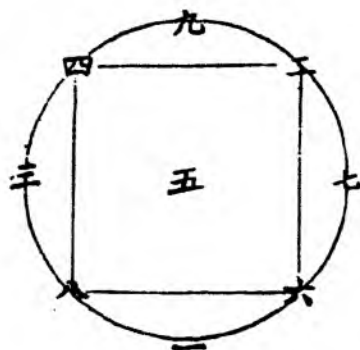
若用一九相加亦为十，以三减之得七，以七减之得三。

二 四 六 八

用中两率，四六相加为十，以二减之得八，以八减之得二。

若用二八相加亦为十，以四减之得六，以六减之得四。

洛书乘除之原



一 三 九 七

用中两率，三九相乘为二十七，以一除之得二十七，以二十七除之得一。

若用一与二十七相乘，以三除之得九，以九除之得三。

二 四 八 六

用中两率，四八相乘为三十二，以二除之得十六，以十六除之得二。

若用二与十六相乘，以四除之得八，以八除之得四。

《大传》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之数，皆自少而多，多而复还于少，此加减之原也。又曰：“参天两地而倚数。”天数以三行，地数以二行，此乘除之原也，是故《河图》以一二为数之体之始，《洛书》以三二为数之用之始。然《洛书》之用，始于参两者，以参两为根也，实则诸数循环互为其根，莫不寓乘除之法焉，而又皆以加减之法为本。今推得洛书加减之法四，乘除之法十六，积方之法五，勾股之法四，各为图表以明之如左（即如下）。

洛书加减四法

一用奇数左旋相加，得相连之偶数。

一加三为四，三加九为十二，

九加七为十六，七加一为八。

若用奇数减左旋相连之偶数，得右旋相连之奇数。

三减四为一，九减十二为三，

七减十六为九，一减八为七。

一用偶数左旋相加，得相连之偶数。

二加六为八，六加八为十四，

八加四为十二，四加二为六。

若用偶数减左旋相连之偶数，得右旋相连之偶数。

六减八为二，八减十四为六，

四减十二为八，二减六为四。

一用奇数右旋加偶数，得相连之奇数。

一加六为七，七加二为九，

九加四为十三，三加八为十一。

若用奇数减相连之奇数，得相连之偶数。

一减七为六，七减九为二，

九减十三为四，三减十一为八。

一用偶数右旋加奇数，得相对之奇数。

二加九为十一，四加三为七，

八加一为九，六加七为十三。

若用奇数减相对之奇数，得相连之偶数。

九减十一为二，三减七为四，

一减九为八，七减十三为六。

洛书乘除十六法

一用三左旋乘奇数，得相连之奇数。

三三如九，三九二十七，

三七二十一，三一如三。

一用八左旋乘偶数，得相连之偶数。

八八六十四，八四三十二，

八二一十六，八六四十八。

一用三左旋乘偶数，得相连之偶数。

三四一十二，三二如六，

三六一十八，三八二十四。

一用八左旋乘奇数，得相连之偶数。

八三二十四，八九七十二，

八七五十六，八一如八。

一用二右旋乘偶数，得相连之偶数。

二二如四，二四如八，

二八一十六，二六一十二。

一用七右旋乘奇数，得相连之奇数。

七七四十九，七九六十三，

七三二十一，七一如七。

一用二右旋乘奇数，得隔二位之偶数。

二九一十八，二三如六，

二一如二，二七一十四。

一用七右旋乘偶数，得相连之偶数。

七二一十四，七四二十八，

七八五十六，七六四十二。

一用一乘奇数，得本位之奇数。

一一如一，一三如三，

一九如九，一七如七。

一用六乘偶数，得本位之偶数。

六六三十六，六八四十八，

六四二十四，六二一十二。

一用一乘偶数，得本位之偶数。

一二如二，一四如四，

一八如八，一六如六。

一用六乘奇数，得相连之偶数。

六七四十二，六九五十四，

六三一十八，六一如六。

一用四乘偶数，得相对之偶数。

四四一十六，四六二十四，

四二如八，四八三十二。

一用九乘奇数，得相对之奇数。

九九八十一，九一如九，

九三二十七，九七六十三。

一用四乘奇数，得隔二位之偶数。

四九三十六，四七二十八，

四一如四，四三十二。

一用九乘偶数，得相对之偶数。

九二一十八，九八七十二，

九四三十六，九六五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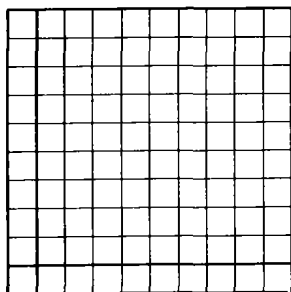
凡除法，除其所得之数，得其所乘之数。

《洛书》乘除十六法，可约为八法，何则？五者河洛之中数，自此以上，由五以生，五加一为六，六减五为一，是六与一同根也；五加二为七，七减五为二，是七与二同根也；三八四九，其理如之，今用三与八左旋乘奇偶，而皆得相连之奇偶，可以知八即三矣，用二与七右旋乘奇偶，而皆得相连之奇偶，可以知七即二矣。内惟二乘奇数，得隔二位之偶数者，其所得即相连奇位同根之数，犹之乎相连也，如二九一十八，八与三同根得八，犹之得相连之三也，余放此。用一与六乘，而皆得本位之奇偶，可以知六即一矣。内惟六乘奇数，得相连之偶数者，其所得即本位同根之数，犹之乎本位也。如六七四十二，七与二同根，得二，犹之得本位之七也，余放此。用四与九乘，而皆得对位之奇偶，可以知九即四矣。内唯四乘奇数，得隔二位之偶数者，其所得即对位同根之数，犹之乎对位也。如四九三十六，六与一同根，得六，犹之得对位之一也，余放此。其但得同根之数者何？凡奇乘偶，偶乘偶，所得皆偶数而同。如三四一十二，八四亦三十二。奇乘奇，其得数为奇，若偶乘奇，不能得奇数而同，故但得其同根之偶数也。如三三为九，八三二十四，九与四同根，得四，犹之得九也。所以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在《河图》则四方之相配，在洛书则正隅之相连，以其数之生于中五而同根也。

数有合数，有对数，合数生于五，对数成于十，一六二七三八四九，此合数也，皆相减而为五者也。一九二八三七四六，此对数也，皆相并而为十者也。在《河图》，则合数同方，而对数相连。在《洛书》，则合数相连，而对数相对。相合之相从者，六从一也，七从二也，八从三也，九从四也，如前乘除十六法。相对之相从者，九从一也，八从二也，七从三也，六从四也，如后积方五法。凡以合数共乘一数，所得之数必同。乘偶既同数，乘奇则同根。若各自乘焉，则又必合矣，如三三得九，八八六十四。以对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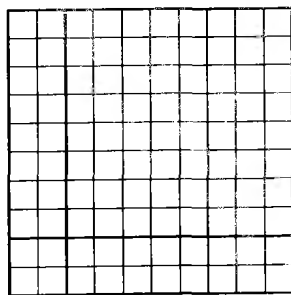
共乘一数，所得之数必对，如三三得九，七三二十一。若各自乘焉，则又必同矣，如一—得一，九九亦八十一，二二得四，八八亦六十四。是以自乘之数，相合之相从者，此得自数，则彼亦得自数也，如一得一，六得六。此得对数则彼亦得对数也，如四得六，九得一。此得连数，则彼亦得连数也。如三得九，八亦得四，二得四，七亦得九。相对之相从者，此得自数，则彼得对数也。如一得一，九亦得一，六得六，四亦得六。此得连数，则彼亦得连数也，如三得九，七亦得九，二得四，八亦得四。要皆会于一六四九而齐焉。故开平方之自乘数，止于一六四九而《洛书》之位。一六四九居上下以为经，二七三八、居左右以为纬者，此也。

《洛书》对位成十互乘成百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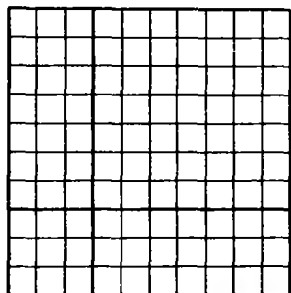
(一)

一与九对成十，十自乘其积一百。九自乘八十一；一自乘一；一乘九、九乘一，俱为九，共十八；合之一百，与十自乘积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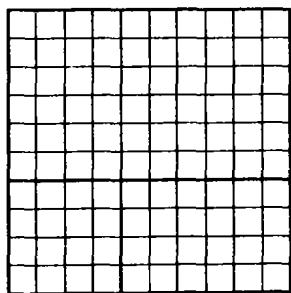
(二)

二与八对成十。八自乘六十四；二自乘四；二乘八、八乘二，俱十六，共三十二；合之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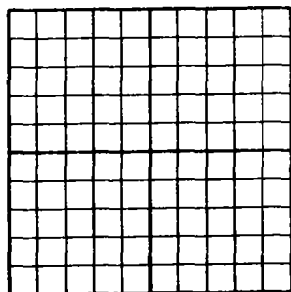
(三)

三与七对成十。七自乘四十九；三自乘九；三乘七、七乘三，俱二十一，共四十二；合之一百。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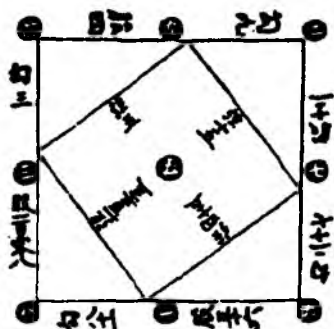
四与六对成十。六自乘三十六；四自乘十六；四乘六、六乘四，俱二十四，共四十八；合之一百。



(五)

中五含五成十。五自乘二十五；又五自乘二十五；又五互乘各二十五，共五十。合之一百。

洛书勾股图



勾三，股四，弦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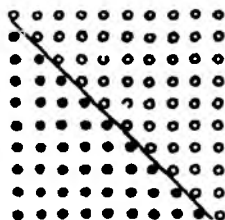
勾九，股十二，弦十五。

勾二十七，股三十六，弦四十五。

勾八十一，股一百零八，弦一百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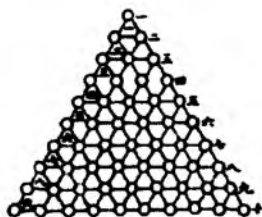
此《洛书》四隅合中方，而寓四勾股之法者，推之至于无穷法皆视此。

河洛未分未变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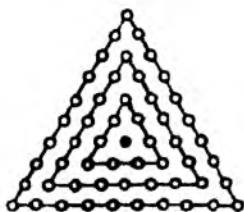
《河图》之数，五十有五，《洛书》之数，四十有五，合为一百，此天地之全数也，以一百之全数，为斜界而中分之，则自一至十者，积数五十有五，自一至九者，积数四十有五，二者相交，而成河洛数之两三角形矣。凡积数自少而多，必以三角，而破百数之全方，以为三角，其形不离乎此二者，下诸图之根，实出于此。

河洛未分未变三角图



《河图》之数，自一至十；《洛书》之数，自一至九。象之已分者也。图则生数居内，成数居外，书则奇数居正，偶数居偏，位之已变者也。如前图破全方之百数，以为河洛二数，又就点数十位，中涵幂形之九层，以为河洛合一之数，则虽其象未分，其位未变，而阴阳相包之理，三极互根之道，已粲然默寓于其中矣。故为分析以明之，如后论。

点数应《河图》十位



周围三角，分三重，中一重九，次内一重二九一十八，外一重三九二十七，除中心，凡五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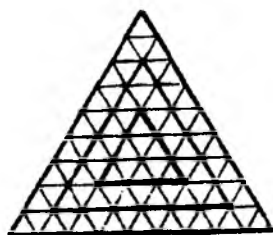
若自上而下作三层，亦如之。



中含六角,亦分三重,中一重六,次内一重二六一十二,外一重三六一十八,除中心,凡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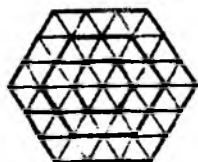
若自上而下作三层,亦如之。

幂形应《洛书》九位



周围三角分三重,中一重九,次内一重三九二十七,外一重五九四十五,凡八十一。

若自上而下作三层,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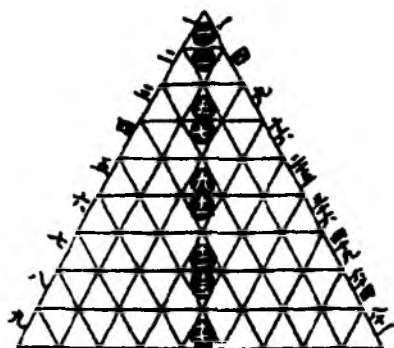
中含六角,亦分三重,中一重六,次内一重三六一十八,外一重五六三十,凡五十四。

若自上而下作三层,亦如之。

以上诸图，本同一根，虽积数若异，而其为九六之变则一也。九六可分为内外中之三重，亦可分为上下中之三层，就每重每层论之，则九为天而包地，六为地而涵于天，心为人而主乎天地。统三重而论之，则外为天，内为地，而中为人也。统三层而论之，则上为天，下为地，而中为人也。又合而论之，则九六者，在天为阴阳，在地为刚柔，在人为阴阳刚柔之会，而其心则天地人之极也。以上下分者，其心有三，所谓三极之道，三才各具一太极也；以内外分者，其心惟一，所谓人者天地之心，三才经体一太极也。此图之中，浑具理象数之妙者如此，故分而为图，则应乎阴阳刚柔之义，根于极而迭运不穷，“圣人则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阳九阴六，命爻衍策者此也。分而为书，则应乎三才之义，主于人而成位其中，“圣人则之”，皇极既建，彝伦攸叙，参天贰地，垂范作畴者此也。或曰：《河图》、《洛书》，出于两时，分为两象，今以一图括之可乎？曰：十中涵九，故数终于十，而位止于九，此天地自然之纪，而图书所以相经纬而未尝相离也。非有十者以为之经，则九之体无以立，非有九者以为之纬，则十之用无以行，不知图书之本为一者，则亦不知其所以二矣。或曰：《河图》、《洛书》，有定位矣，今以为有未变者何与？曰：《易大传》之言《河图》也，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顺而数之，此其未变者也。又曰：“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分而置之，此其定位者也，如易卦一每生二，以至六十有四，则其未变者也，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则其定位者也，不知未变之根，则亦不足以识定位之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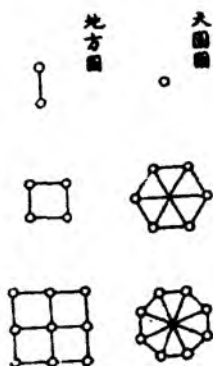
幂形为算法之原

此图左方注者，本数也，自一至九而用数全矣。中列注者，加数也，一加二为三，二加三为五，至于八加九而为十七，皆以本数递加，而每层之幂积如之。右方注者，乘数也，一自乘一，其幂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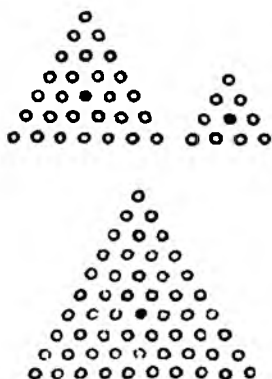


二自乘四,其幂积合一三两层而为四,至于九自乘八十一,则其幂积亦合自一至十七九层之数而为八十一,皆以本数自乘,而每形之幂积如之。得加乘之法,则减除在其中矣,自此而衍之至于无穷,其数无不合焉,推之九章之术,其理无不贯焉,今考洛书,纵横逆顺,无往不得加减乘除之法,开方勾股之算,乃自其未变之先,而诸法浑具,至洛书而始尽其参伍错综之致云尔。

图形合《洛书》为象法之原



人为天地心图



凡有数则有象，象不离乎数也，万象起于方圆，而测方圆者以三角，此勾股所以为算之宗也。圆者天象，方者地象，三角形者人象，何则？天之道如环无端，故其象圆也。地之道奠定有常，故其象方也。人受性于天，受形于地，犹三角之形，其心则圆之心，其边则方之边也。今就九数而三分之，则一者圆之根也，而十数之内，唯六角八角，为有法之圆形，其自十以后，角愈多以至于无角者视此矣，此一六八所以为圆象之数也。二者方之根也，而十数之内，唯四与九，可以积成方面，其自十以后，积愈多而皆可成方者视此矣，此二四九所以为方形之数也。以十数裁为三角，自一至四，则三其心也，自一至七，则五其心也，自一至十，则七其心也，所谓三角求心之法者如是，其自十以后，数愈多而皆可以求心者视此矣，此三五七所以为三角形之数也。《洛书》之位，一六八居下，为天道之下济，二四九居上，为地道之上行，三五七居中，为人道之中处，其数其象，亦于图形乎有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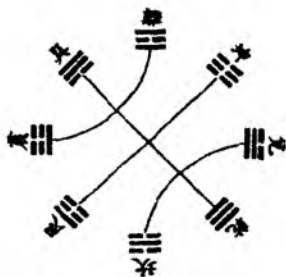
先后天阴阳卦图



先天之阳卦，曰震离兑乾；其阴卦，曰巽坎艮坤。后天之阳卦，曰乾震坎艮，其阴卦，曰坤巽离兑，不同何也？盖先天分阴阳卦，自两仪而分之，由阳仪以生者，皆阳卦也；由阴仪以生者，皆阴卦也。后天分阴阳卦，自爻画以定之，其以阳为主者，皆阳卦也；其以阴为主者，皆阴卦也。先天则因乎画卦之序而中分之，后天则卦之已成，观其爻画之多寡而命之也，其理如何？曰：阳仪上有阴卦，此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也。阴仪上有阳卦，此所谓“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也。其法象之自然者如何？曰：火之炎热光明，其为阳也，明矣。泽者水之积湿，为阳气所驱，以滋润万物者也，是亦阳也，水之幽暗寒肃，其为阴也，明矣。山者土之隆起，与地为一体者也，是亦阴也。是故先天之卦，阴阳之象之正也，其变而后天，则火与泽从风而俱为阴，水与山从雷而俱为阳，盖有由矣。凡阴阳之气，未有不合而成者也，然有感应先后之别焉，先有阳而遇阴者属阳，先有阴而遇阳者属阴，有阳气在下将发而遇阴压之，则奋而为雷矣，有阳气在中将散而遇阴包之，则郁而为雨矣，有阳气直腾而上而遇阴承之，则止而为山矣，此皆主于阳而遇阴，所以皆为阳卦也。有阴在内，阳气必入而散之，观之阴霾尽而后风息可见也，有阴在中，阳气必附而散之，观之薪刍尽而后火灭可见也；有阴在外，阳气必敷

而散之，观之湿润尽而后泽竭可见也。此皆主于阴而遇阳，所以皆为阴卦也。总而言之，唯乾纯阳，坤纯阴，不可变也。雷阳动之始，凡阴生之始，亦不可变也，火温暖，泽发散，故以用言之则阳，然火根于阴之燥，泽根于阴之湿，故以体言之则阴；水寒凉，山凝固，故以用言之则阴，然水根于阳之嘘而流，山根于阳之蠢而起，故以体言之则阳。先天之象，著其用也，后天之象，探其根也，正如仁之发生为阳，而其柔和亦可以为阴，义之收敛为阴，而其刚决亦可以为阳。阴阳本一气而互根，故其理并行而不悖也。

后天卦以天地水火为体用图



造化所以为造化者，天地水火而已矣，易卦虽有八而实唯四，何则？风即天气之吹嘘而下交于地者也，山即地形之隆起而上交于天者也，雷即火之郁于地中而搏击奋发者也，泽即水之聚于地上而布散滋润者也。道家言天地日月，释氏言地水火风，西人言水火土气，可见造化之不离乎四物也。故先天以南北为经，而天地居之体也，以东西为纬，而水火居之用也。后天则以天地为体，而居四维，以水火为用，而居四正。雷者火之方发，故动于春；及火播其气，则王于夏矣；泽者水之未收，故散于秋；及水归其根，则王于冬矣。水火为天地之用，故居四正以司时令也。天气朕兆于西北，至东南而下交于地，易所谓“天下有风”《姤》也。故乾巽相对而为天纲，地功致役于西南，至东北而上交于天，易所谓“天在山中”《大

畜》也，故坤艮相对而为地纪。天地为水火之体，故居四维以运枢轴也，天地水火，体用互根，以生成万物，此先后天之妙也。若以卦画论之，则震即离也，一阴闭之于上则为震，兑即坎也，一阳敷之于下则为兑，巽即乾也，一阴行于下则为巽，艮即坤也，一阳亘于上则为艮，是以六十四卦始《乾》、《坤》，中《坎》、《离》，而终于《既济》、《未济》，则知造化之道，天地水火尽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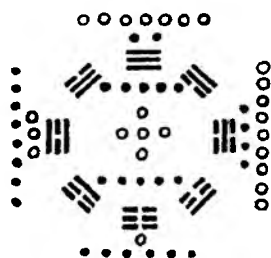
先天卦变后天卦图



此图先天凡四变而为后天也，盖火之体阴也，其用则阳，而天用之，故乾中画与坤交而变为离；水之体阳也，其用则阴，而地用之，故坤中画与乾交而变为坎；火在地中，阴气自上压之而奋出，则雷之动也，故离上画与坎交而变为震；水聚地上，阳气自下敷之而滋润，则泽之说也，故坎下画与离交而变为兑；阳感于阴则山出云，是山者，雷与泽之上下相感者也，故震以上下画与兑交而变为艮；阴感于阳而水生风，是风者，泽与雷之上下相感者也，故兑以上下画与震交而变为巽；风本天气也，因与山交而入其下，则下与地接，故巽以上二爻与艮下二爻交而变为坤；山本地质也，因与风交而出其上，则上与天接，故艮以下二爻与巽上二爻交而变为乾。或曰：此于经书有徵乎，曰：在易“天与火《同人》”，是天以火为用也，水与地《比》，是地以水为用也，离为火，亦为电，易曰：“雷电合而章”，又曰“雷电皆至”，是雷与火一气也。泽有水则为《节》，“泽无水”则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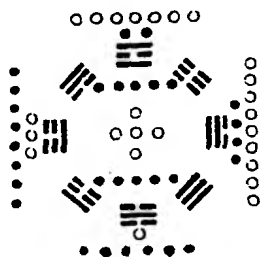
《困》，是泽与水一物也，《周礼》云：“日西则多阴。”盖西方积山，故多云雷。今之近嶂者皆然也，又云日东则多风，盖东方积泽，故多风飏，今之滨海者皆然也。庄周云：“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风与地气相接也。礼登山以祭，升中于天，是山与天气相接也。夫天地水火者，一阴一阳而已，其情则交易而相通，其体则变易而无定，故先天交变以成后天，莫不“各得其位”而妙其化，“各从其类”而归其根也，岂偶然哉。

先天卦配河图之象图



图之左方，阳内阴外，即先天之震离兑乾，阳长而阴消也；其右方，阴内阳外，即先天之巽坎艮坤，阴长而阳消也，盖所以象二气之交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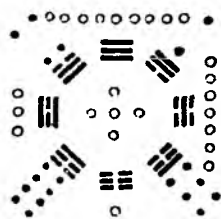
后天卦配《河图》之象图



图之一六为水居北，即后天之坎位也；三八为木居东，即后天

震巽之位也；二七为火居南，即后天之离位也；四九为金居西，即后天兑乾之位也；五十为土居中，即后天之坤艮周流四季，而偏旺于丑未之交也，盖所以象五行之顺布也。

先天卦配《洛书》之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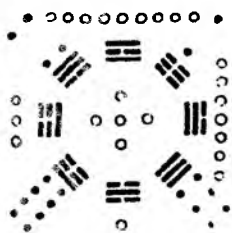


乾一
震四
坎六
艮七
巽五
离三
兑二
坤八

直列《洛书》九数，而虚其中五以配八卦。

阳上阴下，故九数为乾，一数为坤，因自九而逆数之，震八坎七艮六。乾生三阳也，又自一而顺数之，巽二离三兑四，坤生三阴也，以八数与八卦相配，而先天之位合矣。

后天卦配《洛书》之数图



离九
坎八
震七
兑六
巽五
艮四
坤三
乾二

火上水下，故九数为离；一数为坎，火生燥土，故八次九而为艮；燥土生金，故七六次八而为兑为乾；水生湿土，故二次一而为坤；湿土生木，故三四次二而为震为巽；以八数与八卦相配，而后天之位合矣。

《洛书》之左边，本一二三四也；其右边，本九八七六也。然阴阳之道，丑未之位必交，《洛书》之二与八，正东北西南之维，丑未之

位，此其所以互易也。以此类之，则先天图之左方，坤巽离兑；其右方，乾震坎艮，以震巽互而成先天也。后天图之左方，坎坤震巽；其右方，离艮兑乾，以艮坤互而成后天也。

据先儒说，图书出有先后，又或谓并出于伏羲之世，然皆不必深辨，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况天地之理，虽更万年，岂不合契哉，《洛书》晚出，而其理不妨已具于《河图》之中，是故以易象推配，亦无往而不合也。

先后天卦生序卦杂卦图说





先天图者，序卦之根也。


序卦之法，以两卦相对为义，有相对而翻覆不可变者，《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是也。有相对而翻覆可变者，《屯》、《蒙》以后，《既济》、《未济》以前，五十六卦皆是也。就五十六卦之中，则翻覆而二体不易者十二卦，《需》、《讼》、《师》、《比》、《泰》、《否》、《同人》、《大有》、《晋》、《明夷》、《既济》、《未济》也。翻覆而二体皆易者十二卦，《随》、《蛊》、《咸》、《恒》、《损》、《益》、《震》、《艮》、《渐》、《归妹》、《巽》、《兑》也。其翻覆而止于一体易者三十二卦，则自《屯》、《蒙》至《涣》、《节》皆是也。盖翻覆而不可变者，法八卦之乾坤坎离也。翻覆而可变者，法八卦之震艮巽兑也。就翻覆可变之中，其二体不易者，又皆乾坤坎离相交者也。其


一体不易者，亦皆交于乾坤坎离者也。唯震艮巽兑相交之卦，则二体皆易焉，《颐》、《中孚》、《大过》、《小过》，虽为震艮巽兑相交之卦，而翻覆不可变者，《颐》、《中孚》具离之象，《大过》、《小过》具坎之象也，故《序卦》以之附于《坎》、《离》、《既济》、《未济》，为其具离坎之象焉尔。


先天图八卦，两两相对，《序卦》之根也，乾与坤对，坎与离对，震与巽对，艮与兑对。相对而不相变，所以定《序卦》之体也，然既相对，则必相交，四正之卦相交，则虽翻覆而其体不易，四维之卦相交，则翻覆而其体遂易矣。若四正之卦、与四维之卦杂交，则易者半，不易者半，所以极《序卦》之用也，是故“天地定位”，上经所以始于《乾》、《坤》，中于《否》、《泰》也，“山泽通气，雷风相薄”，下经所以始于《咸》、《恒》，中于《损》、《益》也，“水火不相射”，上下经所以终于《坎》、《离》、《既济》、《未济》也。


艮  下去一阴，上生一阴，则为坎。


坎  下去一阴，上生一阴，则为震。


震  下去一阳，上生一阳，复为艮。


乾  下去一阳，上生一阳，仍为乾。


兑  下去一阳，上生一阳，则为离。


离  下去一阳，上生一阳，则为巽。


巽  下去一阴，上生一阴，复为兑。


坤  下去一阴，上生一阴，仍为坤。


艮  下去一阴，上生一阳，为巽。

坎  下去一阴，上生一阳，为离。

震  下去一阳，上生一阴，为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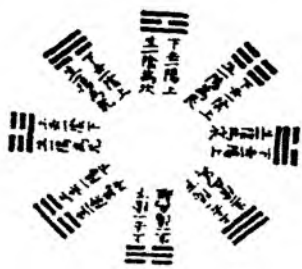
乾  下去一阳，上生一阴，为兑。

兑  上去一阴，下生一阳，为乾。

离  上去一阳，下生一阴，为坎。

巽 ䷸ 上去一阳，下生一阴，为艮。

坤 ䷁ 上去一阴，下生一阳，为震。



后天图者，杂卦之根也。

杂卦，即互卦也，互卦之法，或上去一画而下生一画，或下去一画而上生一画，则其体遂变矣。互体所成，凡十六卦，其阳卦从阳卦，阴卦从阴卦者八，《乾》、《坤》、《颐》、《大过》、《蹇》、《解》、《家人》、《睽》也。其阳卦交阴卦，阴卦交阳卦者亦八，《剥》、《复》、《夬》、《姤》、《渐》、《归妹》、《既济》、《未济》也。以交互之法求之，乾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阳，或下去一阳，上生一阳，仍是乾矣。坤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阴，或下去一阴，上生一阴，仍是坤矣。唯震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阴，则变为坎；下去一阳，上生一阳，则变为艮。巽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阳，则变为离；下去一阴，上生一阴，则变为兑。坎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阴，则变为艮；下去一阴，上生一阴，则变为震。离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阳，则变为兑；下去一阳，上生一阳，则变为巽。艮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阳，则变为震；下去一阴，上生一阴，则变为坎。兑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阴，则变为巽；下去一阳，上生一阳，则变为离。此八变者，皆阳得阳卦，阴得阴卦。故乾之变，则乾也；坤之变，则坤也；震之变，则雷水《解》也，山雷《颐》也；巽之变，则风火《家人》也，泽风《大过》也；坎之变，则水山《蹇》也，雷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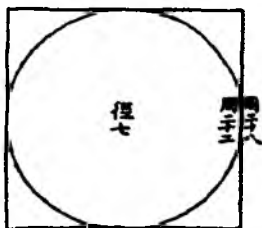
《解》也；离之变，则火泽《睽》也。风火《家人》也；艮之变，则山雷《颐》也，水山《蹇》也；兑之变，则泽风《大过》也，火泽《睽》也。皆因其能相变，故能相合也。又乾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阴，则变为巽；下去一阳，上生一阴，则变为兑。坤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阳，则变为震；下去一阴，上生一阳，则变为艮。震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阳，则变为兑；下去一阳，上生一阴，则变为坤。巽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阴，则变为艮；下去一阴，上生一阳，则变为乾。坎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阳，或下去一阴，上生一阳，皆变为离。离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阴，或下去一阳，上生一阴，皆变为坎。艮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阴，则变为坤；下去一阴，上生一阳，则变为巽。兑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阳，则变为乾；下去一阳，上生一阴，则变为震。此八变者，皆阳得阴卦，阴得阳卦，故乾之变，则天风《姤》也，泽天《夬》也。坤之变，则地雷《复》也，山地《剥》也。震之变，则雷泽《归妹》也，地雷《复》也。巽之变，则风山《渐》也，天风《姤》也。坎之变，则《既济》也，《未济》也。离之变，则《未济》也，《既济》也。艮之变，则山地《剥》也，风山《渐》也。兑之变，则泽天《夬》也，雷泽《归妹》也。亦皆因其能相变，故能相合也。易互卦之法尽于此，此其卦所以止于十六也。

后天图八卦，阴阳上下画互变，杂卦之根也，何则？后天之卦，有各从其类以相变者焉，有各得其对以相变者焉，乾居西北，而三阳从之，坤居西南，而三阴从之，此各从其类者也。乾与巽对，坎与离对，艮与坤对，震与兑对，此各得其对者也，相从者除乾坤纯阳纯阴不变外，坎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阴，则为艮；艮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阳，则为震；震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阴，则复为坎，此三阳相次之序也。巽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阳，则为离；离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阴，则为兑；兑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阴，则复为巽；此三阴相次之序也。相对者，乾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阴，则为巽；坎而上去一阴，下

生一阳，则为离；艮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阴，则为坤；震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阳，则为兑；此四阳卦变为对位四阴卦之序也。巽而下去一阴，上生一阳，则为乾；离而下去一阳，上生一阴，则为坎；坤而下去一阴，上生一阳，则为艮；兑而下去一阳，上生一阴，则为震；此四阴卦变为对位四阳卦之序也。然寻其对位相变之根，则又自父母男女长少而来，盖四阴卦，兑为最少，离为中，巽为长，坤为老。四阳卦，艮为最少，坎为中，震为长，乾为老。凡变者自少而老。故兑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阳，则变为乾矣。离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阴，则变为坎矣。巽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阴，则变为艮矣。坤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阳，则变为震矣。四阳卦之变，自阴而来，故又变而为对位之四阴也。艮而下去一阴，上生一阳，则变为巽矣。坎而下去一阴，上生一阳，则变为离矣。震而下去一阳，上生一阴，则变为坤矣。乾而下去一阳，上生一阴，则变为兑矣。四阴卦之变，自阳而来，故又变而为对位之四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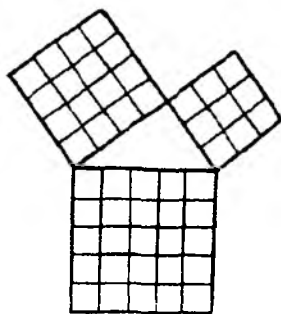
合而观之，凡阳卦相变者，震变坎艮也，坎变震艮也，艮又变震坎也。凡阴卦相变者，巽变离兑也，离变巽兑也，兑又变巽离也。凡阳卦变阴卦者，乾变巽兑也，震变坤兑也，坎变离也，艮变坤巽也。凡阴卦变阳卦者，坤变震艮也，巽变乾艮也，离变坎也，兑变乾震也，易中所谓互卦者止于此，而其错综次序，皆具于后天也。

大衍圆方之原



凡方圆可为比例,唯径七者,方周二十八,圆周二十二,即两积相比例之率也,用其半,故若十四与十一。合二十八与二十二,共五十,是大衍之数,函方圆同径两周数。

大衍勾股之原



勾三,其积九。

股四,其积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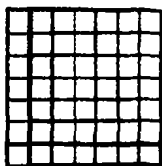
弦五,其积二十五。

合之五十,是大衍之数,函勾股弦三面积。

蓍策之数,必以七为用者,盖方圆之形,唯以径七为率,则能得周围之整数。勾股之形,亦唯以三四为率,则能得斜弦之整数。径七,固七也,勾三股四之合亦七也,是故论方圆周围之合数则五十,论勾股弦之合积亦五十,此大衍之体也。因而开方,则不尽一数,

而止于四十九，此大衍之用也。开方而不尽一数，则蓍策之虚一者是已，方面之中，函八勾股，而又不尽一数，则蓍策之挂一者是已，唯老阳老阴之数，与此密合，故作图以明之。

老阳数合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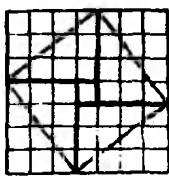
全方四十九。

中含大方六六三十六，为过揲之数。

小角一一如一，一六五互乘为十二，并成十三，为挂扚之数。

此与前《洛书》以自乘互乘为积方之法同，但《洛书》用对数，如一与九之类是也，大衍用合数，则一与六是也。

老阴数合勾股法



全方四十九。

勾三股四，其积六，四因之得二十四，为过揲之数。

弦五，其积二十五，为挂扚之数。弦实亦函四勾股积，而多勾股较一。

十数之中，除一一不变，自二二至十十，皆可成方，然唯三三则五数居其中，七七则二十五数居其中，此二者为能得天地之中数，余则不能也。盖三三者《洛书》之数也，七七者蓍策之数也，《洛书》

之数，五居其中矣，而其四方，则又成四勾股之数，而以中五为弦之法焉。蓍策之数，二十五居其中矣，而其四方，则又具四勾股之积而即以二十五为弦之实焉，是故卦数之八，合乎《河图》之四也，为其虚五十者同一根也。蓍数之七，合乎《洛书》之三也，为其用中五者同一根也，圣人因心之作，与天地自然之文，其相为经纬者如此。

大衍迎日推策法

史称黄帝迎日推策，所谓策者，盖即神蓍也。推衍策数以候日月，故曰“迎日推策”。考之后代，谭卦画者多以历法推配，然孔子未尝言也，唯于“大衍之数”，则曰“象四时”“象闰”，又曰“当期之日”，则蓍策之与历法相表里也，可见矣。顾有以理言之而肖似者，有以数推之而密合者，以理言而肖似者，孔子《大传》所陈是也。盖四十九算，排列成方，以勾股之数求之，则零一者归于中而为心；以开方之法求之，则零一者归于隅而为角；以其归于中也，故“分二”以象天地。而“挂一”者象人之为天地心也，以其归于隅也，故“分二”以象二气，而“挂一”者象闰之为一岁余也。《大传》所谓“挂一以象三”者，此零一之策也。所谓“归奇于扚以象闰”者，亦此零一之策也。然当分二之初，此一之挂者，徒以象气盈耳。至于每揲之后，又得余策而扚之，然后以此挂一者归之，而并以象闰，则合气盈朔虚而为一者也，此以理言之而大概相似是孔子之说也。至于以数推之者，自黄帝之法不传，至唐僧一行，始以大衍命历，以策数起岁分闰余之算，然案《唐书·历志》考之，其法益未密合也，故今以孔子之言为宗，而参以一行之数，康节之理，据颛顼《周髀》之制，以约略千载坐致之术，为法表以明之如左（即如下）。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百分。

凡三万六千五百二十五分。以天数二十五除之，得一千四百六十一分，为日数。又以地数三十除日数，得四十八零七分，为月

数。是为大衍用数。

《大传》言蓍数，而以《河图》之数首之，故一年全数，以二十五除之得日数者。日有晓午昏夜凡四限，四分期日，为一千四百六十一也；以三十除之得月数者，月有朔望，上下弦凡四限，四分岁月，每月三十日算，为四十八零七分也，与大衍用数相应。

揲策合左右共四十八，应四十八弦，每弦七日半，为期日岁月之经数，三百六十。

挂策一，应气盈之余数，五日四分日之一。

以初变为主。

日法十。

揲策应弦，每弦以十分为率。

挂策应气盈五日四分日之一，于日法为十分弦之七。

扚策合阴阳共十二，得少则四为阳，得多则八为阴，应十二朔，每朔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为一岁之实数，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

挂策一，应朔虚之余数，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

亦以初变为主，月法十九。

扚策应朔，每朔以十九分为率。

挂策应朔虚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于月法为十九分朔之七。

以初变之揲策扚策计之，揲策四十八，以应四十八弦之整数，其“挂一”者，以应气盈五日四分日之一也；扚策十二，以应十二朔之实数，其挂一者，以应朔虚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也。据四分历法，每日九百四十分，故一岁之气盈，有五日二百三十五分。一岁之朔虚，此合气盈总算，有十日八百二十七分，每弦七日四百七十分，如日法十分弦之七，则为五日二百三十五分矣；每朔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如月法十九分朔之七，则为十日八百二十七分矣。月每日

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故以十九为法，日月之法不同，而其余分皆七。故汉儒卦气，每卦直六日，尚余七分，每卦直六日七分者，日以八十分为法也。盖岁数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乘而三除之，为四百八十七，故四百八十七者，岁策也。每卦直六日，六八四十八，得四百八十分，又余七分，岁策之根也。积六十卦，直三百六十日，余分之积，共四百二十分，以日法除之，为五日四分日之一。古今历法，一章之内，有七闰月者，法由兹起也。其在蓍数，则何以见挂一之策，为余七之算乎？盖亦以生蓍之法而知之尔。卦数八，八者体数也，蓍数七，七者用数也，蓍以七为用，而挂一者用中之用，故其分数亦止于七也。此皆以一行之历，康节之说，参而用之者。然一行以弦为实弦，而不足七日有半，以挂一为实闰，而其数又余于一弦之外，故今以弦为七日半之经弦，以挂一为五日四分日之一之盈分，必待协余之后，然后其归奇之挂一，乃得应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之数，而为一岁之实闰也，似于《大传》之先后次序，更为吻合。

过揲为正策，乾策三十六，合六爻二百一十有六。坤策二十四，合六爻百四十有四。

凡三百有六十，当一期之日数。

挂扚为余策，乾策十三，合六爻七十八，坤策二十五，合六爻百五十。

凡二百二十有八，当一章之月数。正策以三十为进退之法，故其合皆六十，余策以十九为进退之法，故其合皆三十八，三十者，日法也，十九者，朔法也。

“二篇之策”为全策，阳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阴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零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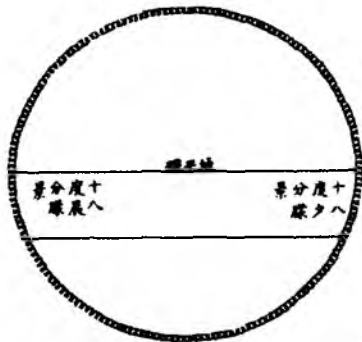
凡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闰终之总数。

此因《大传》之说而推备之者。岁者，正数也，太阳主之；闰者，

余数也，太阴主之。故《尧典》始而殷正四时，则曰“日中”“日永”“日短”，此以太阳为主者也，终则曰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此以太阴为主者也。蓍策之正数三百有六十，当一期之日，盖日周天而为一期，故为太阳所主也。其余数二百二十有八，当一章之月，盖气朔分齐而为一章，故为太阴所主也，其全数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闰终之总数，盖三十二月而闰一月，其辰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三十二年而闰一年，其日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此则日月正余会终，蓍卦齐同之数也。

历代之历，岁分消长不同，故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余者，亦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者，然举其中者以该其变者，则四分为常法，故颛顼历《周髀经》皆用之，而司马迁历书述焉，盖古法也。

乾策坤策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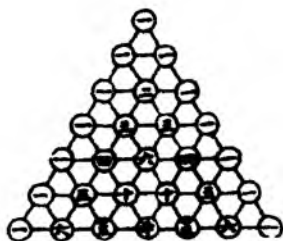


以地平线分周天之度为二，各一百八十度，日出入朦景昏旦各十八度，共三十六度，以加昼景一百八十度，合二百一十有六，则乾之策之数也，以减夜漏一百八十度，余一百四十有四，则坤之策之数也。

《大传》曰：“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故各一百八十者，塞暑昼夜并行之体数也。然阳生而阴杀，阳明而阴暗，故阳

饶而阴乏，阳盈而阴虚。今以昼夜平分推之，其自然之数如此，若一岁寒暑之候，则若邵子之说，开物于寅末，是亦先十八日也，闭物于戌初，是亦后十八日也。以故万物之数，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其从阳者六千九百一十二，其从阴者四千六百八，生气常盛，则为丰年，善类常多，则为治世，其消息盈虚之理，亦若是而已矣。

加倍变法图



此图用加一倍法，如第二层两一，生第三层中位之二，并左右两一成四，是倍二为四也，第三层一二各生第四层中位之三，并左右两一成八，是倍四为八也，下放此，出于数学中，谓之开方求廉率，其法以左一为方，右一为隅，而中间之数，则其廉法也。第三层为平方，第四层为立方，第五层六层七层，为三乘四乘五乘方，于成卦之理，亦相肖合。何则？阳大阴小，阳如方，阴如隅，分居两端，阴阳合则生中间之两象。如平方之方隅合而生两廉，其长如方，其广如隅也。又乘则生中间之六卦，如立方之方隅合而生六廉，三平廉根于方，而其厚如隅，三长廉根于隅，而其长如方也。故开方之法，虽相乘至于无穷，莫不依方隅以立算，成卦之法，虽相加至于无穷，莫不根阴阳以定体。成卦之始，一阴一阳，每每相加而已，及卦成而分析观之，则自一画至六画，唯纯阴纯阳者常不动，其余则方其为四象也；中间一阴一阳者二，方其为八卦也；中间一阴二阳者三，一阳二阴者三，方其为四画也；中间一阴三阳者四，一阳三阴者

四,二阴二阳者六,方其为五画也;中间一阴四阳者五,一阳四阴者五,二阴三阳者十,二阳三阴者十,及其六画之既成也;中间一阴五阳者六,一阳五阴者六,二阴四阳者十五,二阳四阴者十五,三阴三阳者二十。朱子卦变之图,以此而定也,盖其倍法同于画卦,而其多寡错综之数,则卦变用之。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十二

《序卦》、《杂卦》明义

卦之序也，杂也，皆出于文王也，其所以序之杂之必有深意，亦必有略例。至夫子为之传，乃因其次第，而发明阴阳相生相对之义，以见易道之无穷，盖文王之立法至精，而夫子之见理至大，二者皆不可以不知也。韩孔诸儒，疑卦序若如夫子所言，则不应卦皆反对，故《程传》于卦下既述夫子之意，又为上下篇义以绎其未尽之指，至欧阳修诸人，直斥《序卦》为非孔子之书者，妄也。若《杂卦》则乾坤之后，继以《比》、《师》，其次叙又与《序卦》无一同者，是岂无义存焉？而诸儒皆莫之及，唯元儒胡氏于篇终微发其端，未竟其绪也，今因程胡之说而详推二篇之所以类序错综者，目曰明义以附焉。

《序卦》程子有上下篇义，今祖其意而详推之。

上篇，阳也，天道也，故凡天道之正，阳卦阳爻之盛，及阴阳长少先后有序者，皆上篇之卦也。下篇，阴也，人事也，故凡人事之交，阴卦阴爻之盛，及阴阳交感杂乱，长少先后无序者，皆下篇之卦也。故以八卦而论，乾坤，阴阳之纯也，坎离，阴阳之中也，皆正中之正，故为阳。震巽，阴阳始交也，艮兑，交之极也，皆正中之交，故

为阴。以八卦之交而论，唯《否》、《泰》天地之交，交中之正也，故为阳，《咸》、《恒》、《损》、《益》、《既济》、《未济》六子之交，交中之交也，故为阴。又乾交阳卦凡六，《需》、《讼》、《无妄》、《大畜》皆为阳盛，唯以爻画参之，则《大壮》为阳过中，《遁》为阴浸长，故虽阳卦而居阴也。坤交阴卦凡六，《晋》、《明夷》、《萃》、《升》皆为阴盛，唯《临》则阳浸长，《观》则阴过中，故虽阴卦而居阳也。又乾交阴卦凡六，《小畜》、《履》、《同人》、《大有》皆五阳而一阴，阳之盛也，唯以爻画参之，则《夬》为阳已亢，《姤》为阴始生，故不得为阳而为阴也。坤交阳卦凡六，《师》、《比》、《谦》、《豫》、《剥》、《复》皆五阴而一阳，凡阳有主阴之义，阴虽多，不为盛而为役，阳虽少，不为衰而为主，故皆不为阴而为阳也。又阳卦相交凡六，《屯》、《蒙》、《颐》长少先后以序者也，故为阳；《蹇》、《解》、《小过》失序者也，故为阴。又阴卦相交凡六，独《大过》为《颐》之对，又得其序，故亦为阳；《家人》、《睽》、《革》、《鼎》、《中孚》皆阴也，《革》、《鼎》得序，故犹为阴中之阳也。又阴阳相交之卦凡十有二，其得序者六，《随》、《蛊》、《噬嗑》、《贲》为阳中之阴，《井》因为阴中之阳；其失序者六，《渐》、《归妹》、《丰》、《旅》、《涣》、《节》阴中之阴也。二篇之分既定，其逐节逐卦次第先后，则以阴阳盛衰消长之义次之，如后论。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

右(上)阳卦第一节。

《泰》、《否》、《同人》、《大有》、《谦》、《豫》

右(上)阳卦第二节。

《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

右(上)阳卦第三节。

《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

右(上)阳卦第四节。

《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

《解》

右(上)阴卦第一节。

《损》、《益》、《夬》、《姤》、《萃》、《升》

右(上)阴卦第二节。

《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
《巽》、《兑》

右(上)阴卦第三节。

《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右(上)阴卦第四节。

阳卦第一节

《乾》、《坤》者，众卦之宗，故居篇首。先儒谓《周易》首《乾》，则此是文王所定，不可易也。《乾》、《坤》之外，三男为尊。《屯》、《蒙》者，三男之卦也，而皆长少先后不失其序，得阳道之正，故次《乾》、《坤》焉。《需》、《讼》上下皆阳卦，二五皆阳爻，阳之盛之，故次《屯》、《蒙》焉。《师》、《比》皆以一阳为众阴主，而居二五中位，亦阳之盛也，故次《需》、《讼》焉。《小畜》、《履》五阳一阴，阳既极多，而二阴又退居三四之偏位，皆阳盛之卦也，故次《师》、《比》焉。

阳卦第二节

《泰》、《否》者，《乾》、《坤》之合体，义同《乾》、《坤》者也，然以其《乾》、《坤》之交，故亚于《乾》、《坤》，《同人》、《大有》义反《师》、《比》。然以其阳多极盛，故同《小畜》、《履》而亚于《师》、《比》，《谦》、《豫》义反《小畜》、《履》，然阳为卦主，故同《师》、《比》而亚于《小畜》、《履》，此六者并为阳盛之次也。

阳卦第三节

以上二节，除《屯》、《蒙》为三男纯卦，余则皆有《乾》、《坤》为主，未尝有男女之交也，故曰阳盛。至《随》、《蛊》、《噬嗑》、《贲》然后有男女之交，是阴始生也，然而长少先后皆不失序，故犹为阳中之阴，《随》、《蛊》之后，继以《临》、《观》、《噬嗑》，《贲》之后，继以《剥》、《复》，则阳又盛矣。

阳卦第四节

《无妄》、《大畜》，《乾》与阳卦合体，义同《需》、《讼》，然二五不皆阳爻，故亚于《需》、《讼》。《颐》、《大过》男女类，分长少先后，义同《屯》、《蒙》。然二卦不皆阳卦，故亚于《屯》、《蒙》。《坎》、《离》得天地之中气，义同《乾》、《坤》，然六子之卦也，故又亚于《乾》、《坤》。此六卦者，颠倒与篇首六卦相对，并为阳复盛之卦也。

阴卦第一节

下篇主人事之交，故以夫妇之道始。男女之合，少则情专，老则谊笃，故《咸》为首，《恒》次之，《遁》、《大壮》阴长阳过，阴之盛也，故次《咸》、《恒》。《晋》、《明夷》上下皆阴卦，二五皆阴爻，义反阳之《需》、《讼》。《家人》、《睽》三阴之卦也，而又长少失序，阴道也，义反阳之《屯》、《蒙》，故四卦次《遁》、《大壮》。《蹇》、《解》本三阳之卦，而亦长少失序，义反《屯》、《蒙》，故从《家人》、《睽》焉。

阴卦第二节

《损》、《益》二少二长之交，义同《咸》、《恒》，《夬》、《姤》阳极阴生，义同《遁》、《大壮》，《萃》、《升》、《坤》与阴卦交，义同《晋》、《明夷》，故六卦相继，阴盛之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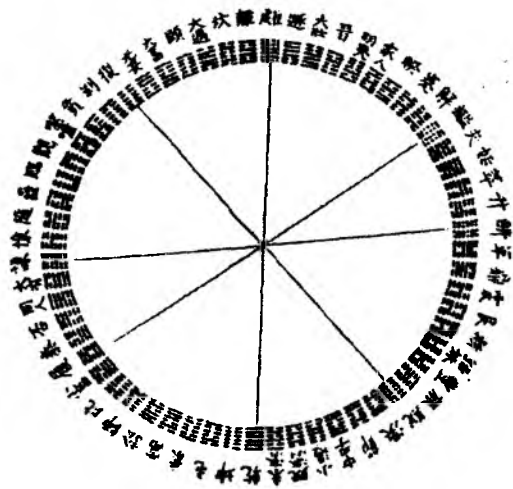
阴卦第三节

《困》、《井》男女交而以序，义同阳之《随》、《蛊》，《噬嗑》、《贲》，阴中之阳也，《革》、《鼎》三阴之卦，同《家人》、《睽》，然长少以序，故从《困》、《井》，犹《大过》之从《颐》也。《震》、《艮》虽下经之主，然本阳卦也，故此六卦并为阴中之阳，《渐》、《归妹》、《丰》、《旅》男女交而失序，与《困》、《井》、《革》、《鼎》反，《巽》、《兑》阴卦，与《震》、《艮》反，此六卦则又自阳而向乎阴矣。

阴卦第四节

《渐》、《归妹》、《丰》、《旅》、《涣》、《节》六卦，男女交而失序，相类也。然《渐》、《归妹》两卦，长男长女皆在焉，《丰》、《旅》有长男在焉，《涣》、《节》唯长女在焉，则《涣》、《节》者变之穷，阴道之极也。《中孚》、《小过》与上篇《颐》、《大过》相对，《大过》虽阴卦，以得其序而从《颐》，故《小过》虽阳卦，以失其序而从《中孚》，其义与《蹇》、《解》之从《家人》、《睽》者同，并为阴复盛之卦也。《既济》、《未济》终篇，所重在《未济》，盖三阳失位，男之穷也，阴盛之极也，然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序卦》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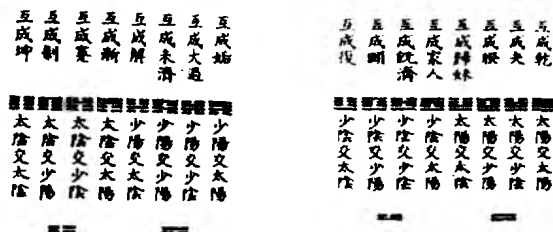


孔子《系辞传》，叙上下篇九卦曰：“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先儒以其卦推配上下经皆相对，盖《乾》与《咸》、《恒》对，《履》与《损》、《益》对，《谦》与《困》、《井》对，《复》与《巽》、《兑》对，每以下篇两卦，对上篇一卦，凡十二卦而二篇之数适齐矣，然十二卦之中，又止取九卦者，《乾》、《咸》其始也，《兑》其终也，略其终始，而取其中间之卦，以著阴阳消息盛衰之渐，故止于九。

前所推上下篇各四节，阴阳消息盛衰之次，与此图密合。

《杂卦》先儒有以杂卦为互卦者，今用其说而详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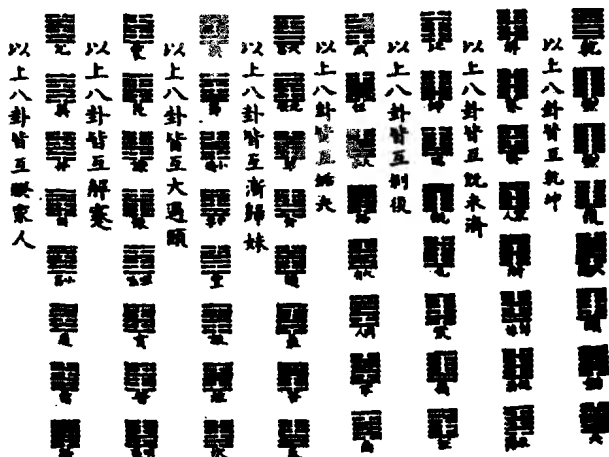
四象相交为十六事图



此互卦之根也，唯其方成四画时，所互有此十六卦，故六十四卦成后，以中爻互之，只此十六卦，既以六爻循环互之，亦只此十六卦。

四画互成十六卦，又以其中二画观之，则互《乾》、《坤》、《剥》、《复》、《大过》、《颐》、《姤》、《夬》者，皆中二爻为太阳太阴者也；互《渐》、《归妹》、《解》、《蹇》、《睽》、《家人》、《既济》、《未济》者，皆中二爻为少阳少阴者也，故十六事归于四象而已。

六十四卦中四爻互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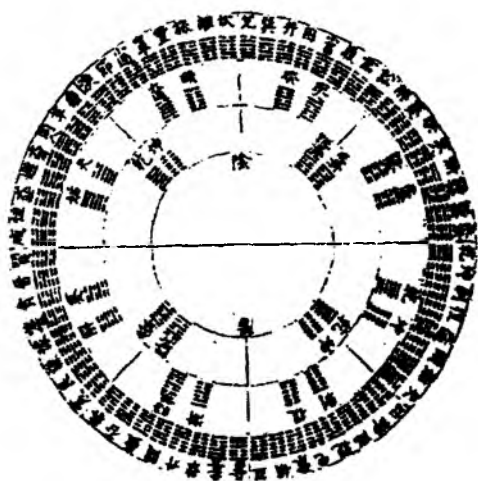


十六卦互成四卦图



互《乾》、《坤》、《既濟》、《未濟》之十六卦，即諸卦之所互而成者也，故十六卦又只成《乾》、《坤》、《既濟》、《未濟》四卦，猶十六事之歸于四象也，蓋四象即《乾》、《坤》、《既濟》、《未濟》之具體，故以太陽三疊之即《乾》，以太陰三疊之即《坤》，以少陰三疊之即《既濟》，以少陽三疊之即《未濟》。《乾》、《坤》、《既濟》、《未濟》統乎易之道矣，故《序卦》、《雜卦》皆以是終始焉。

互卦圆图



《乾》、《坤》，体也；《既济》、《未济》，用也。故以《乾》、《坤》始之，《既济》、《未济》终之。中间则左方六卦，《剥》、《复》、《渐》、《归妹》、《解》、《蹇》为阳卦，皆以《震》、《艮》为主，而统于《乾》、《坤》，右方六卦，《姤》、《夬》、《大过》、《颐》、《睽》、《家人》为阴卦，皆以《巽》、《兑》为主，而统于《既济》、《未济》，故图之外一层者，六十四卦也；次内一层者，所互之十六卦也；又次内一层者，十六卦所互之四卦也。以其象限观之，则皆互《乾》、《坤》者居前，互《既济》、《未济》者居后，以其左右观之，则左方者皆统于《乾》、《坤》，右方者皆统于《既济》、《未济》也。

为互卦之主，不在互卦之内者，十四卦

《乾》互之得《乾》，《坤》互之得《坤》，《既济》互之得《未济》、《未济》互之得《既济》，此四卦者不可变，故不在互卦之内也。阳卦六，《剥》、《复》者，《震》、《艮》交于《坤》者也；《渐》、《归妹》者，《震》、

《艮》交于《巽》、《兑》者也；《解》、《蹇》者，《震》、《艮》交于《坎》者也，故《震》、《艮》为互阳卦之主。阴卦六，《姤》、《夬》者，《巽》、《兑》交于《乾》者也；《大过》、《颐》者，《巽》、《兑》关于《震》、《艮》者也；《睽》、《家人》者，《巽》、《兑》交于《离》者也，故《巽》、《兑》为互阴卦之主。以三画言之，《艮》阳极而《震》阳生也；以六画言之，《剥》阳极而《复》阳生也，故《剥》、《复》象《艮》、《震》而为阳卦之首。以三画言之，《兑》阴极而《巽》阴生也；以六画言之，《夬》阴极而《姤》阴生也，故《夬》、《姤》象《兑》、《巽》而为阴卦之首，《乾》、《坤》之用在《否》、《泰》，犹《坎》、《离》之用在《既济》、《未济》也，故《否》、《泰》、《乾》、《坤》之交，而为《既济》、《未济》之宗，此十卦亦不在互卦之内，《杂卦》中遇此数卦，皆从本卦取义，不用互体，其余自《比》、《师》以后，《需》、《讼》以前悉以互体相次。

互卦阴阳次第

自《乾》、《坤》至《晋》、《明夷》二十八卦，为阳卦。皆互《剥》、《复》、《渐》、《归妹》、《解》、《蹇》，凡上经之卦十八，而杂下经十卦于其中。

自《井》、《困》至《需》、《讼》二十八卦，为阴卦。皆互《姤》、《夬》、《大过》、《颐》、《睽》、《家人》，凡下经之卦十八，而杂上经十卦于其中。

自《乾》、《坤》至《噬嗑》、《贲》，为阳卦之正。首《剥》、《复》，次《渐》、《归妹》，次《解》、《蹇》。

自《兑》、《巽》至《晋》、《明夷》，为阳卦之变。首《渐》、《归妹》，次《剥》、《复》，次《解》、《蹇》。

自《井》、《困》至《否》、《泰》为阴卦之变。首《睽》、《家人》，次《姤》、《夬》，次《大过》、《颐》。

自《大壮》、《遁》至《需》、《讼》，为阴卦之正。首《姤》、《夬》，次

《大过》、《颐》，次《睽》、《家人》。

《乾》、《坤》首诸卦

乾刚坤柔。

《周易》首《乾》、《坤》，故《序》、《杂卦》皆不易焉。以互卦论之，唯《乾》、《坤》、《既济》、《未济》四卦互之，仍得《乾》、《坤》、《既济》、《未济》，不与它卦相变。然《既济》犹变为《未济》，《未济》犹变为《既济》，唯《乾》仍得《乾》，《坤》仍得《坤》，其体一定而不可变者也。易之道主于变易交易，《序卦》者，时之相生，变易者也。《杂卦》者，事之相对，交易者也。然非有不易者以为之体，则所谓“乾坤毁无以见易”者，而变化何自生哉！是故先之以《乾》、《坤》，然后别互卦之阴阳以次之。

阳正卦首《剥》、《复》

“《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

此八卦皆互体为《剥》、《复》，而杂《震》、《艮》二卦于其中，盖《震》、《艮》阳卦之主，而《剥》、《复》之具体也。自《比》、《师》、《临》、《观》、《屯》、《蒙》，皆上经之卦，而《损》、《益》独为下经之卦，《震》、《艮》亦下经之卦也，故次于《损》、《益》之前，上经之卦六，比师一阳，《临》、《观》、《屯》、《蒙》二阳。

次《渐》、《归妹》

“《大畜》，时也；《无妄》，灾也。《萃》聚而《升》不来也。”

此四卦，皆互体为《渐》、《归妹》，阳卦以上经居前，下经居后，故先《大畜》、《无妄》，后《萃》、《升》。

次《解》、《蹇》

《谦》轻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贲》，无色也。”

此四卦，皆互体为《解》、《蹇》。《谦》、《豫》一阳，《噬嗑》、《贲》三阳。

以上为阳卦之正。

阳变卦首《渐》、《归妹》

“《兑》见而《巽》伏也”。

《震》、《艮》交于《兑》、《巽》，而成《渐》、《归妹》，下文将叙《渐》、《归妹》，故以《兑》、《巽》先之。

“《随》，无故也；《蛊》，则飭也”。

此两卦，互体为《渐》、《归妹》，上首《剥》、《复》者，天行也，此首《渐》、《归妹》者，人事也。

次《剥》、《复》

“《剥》，烂也；《复》，反也。”

此两卦，不用互体，但取《剥》、《复》之义，此言《剥》以归于《复》，篇终言《姤》以终于《夬》，皆扶阳之意。

次《解》、《蹇》

“《晋》，昼也；《明夷》，诛也”。

此两卦，互体为《解》、《蹇》。

以上为阳卦之变。

除篇终八卦自立义例外，余皆入阴阳正卦，其变者，唯各举两卦以见义而已。

自《乾》、《坤》至此，为阳卦者二十八。

阴变卦首《睽》、《家人》

“《井》通而《困》相遇也”。

此两卦，互体为《睽》、《家人》，阳卦之变，首于《渐》、《归妹》者，《震》、《艮》交于《巽》、《兑》，阳中之阴也，阴卦之变，始于《睽》、《家人》者，《巽》、《兑》交于《离》，阴中之阴也，阳主正，自天道而人事，阴主变，自人事而天道。

次《姤》、《夬》

“《咸》，速也；《恒》，久也。”

此两卦，互体为《姤》、《夬》。

次《大过》、《颐》

“《涣》，离也；《节》，止也。”

此两卦，互体为《颐》。

六十四卦中，有两卦只互得一卦者，如《剥》、《复》只互得《坤》，《姤》、《夬》只互得《乾》，《涣》、《节》只互得《颐》，《丰》、《旅》只互得《大过》。

《既济》、《未济》统阴卦

“《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

《解》、《蹇》、《睽》、《家人》，皆互体为《既济》、《未济》，故次于阴变卦之后。《否》、《泰》不在互卦之内，而为《既济》、《未济》之根者也，故次于《既济》、《未济》之后。盖凡阳卦皆统于《乾》、《坤》，而尤以正卦为主，故《比》、《师》之前，首以《乾》、《坤》也，凡阴卦皆统于《既济》、《未济》，而尤以变卦为主，故《涣》、《节》之后，系以《解》、《蹇》、《睽》、《家人》、《否》、《泰》也。

以上为阴卦之变。

阴正卦首《姤》、《夬》

“《大壮》则止，《遁》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此六卦，皆互体为《姤》、《夬》，阴之《大壮》、《遁》，如阳之《临》、《观》，阴之《大有》、《同人》，如阳之《比》、《师》，前阳卦中先《比》、《师》，次《临》、《观》，此则先《大壮》、《遁》，次《大有》、《同人》者，阴卦先下经，后上经也，阴之《革》、《鼎》，如阳之《屯》、《蒙》。

次《大过》、《颐》

“《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亲寡，《旅》也。《离》上而《坎》下也。”

此六卦，皆互体为《大过》、《颐》，《小过》、《中孚》、《丰》、《旅》在下经居先，《离》、《坎》在上经居后。

次《睽》、《家人》

“《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

此四卦皆互体为《睽》、《家人》，《小畜》、《履》一阴，《需》、《讼》二阴。

以上为阴卦之正。

自《井》、《困》至此为阴卦者亦二十八。

循环互卦图



“《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以上五十六卦，皆以两相对，如《序卦》之例，独此八卦错综而不反对者，以见卦之有互，不独中四爻可互，六爻循环皆可互也，卦卦皆然，独举大过一卦者，中四爻以阳居之，唯《大过》一卦，且自初爻起，而正卦左旋，互卦右转，恰始于《姤》，终于《夬》而《乾》，得易道用阴而尊阳之意也。故案图观之，自初至四为《姤》，自上至三为《渐》，自五至二为《颐》，自四至初为《归妹》，自三至上为《夬》，自二至五为《乾》，然夫子传文无《乾》者，《乾》在篇首，《夬》尽则为纯《乾》，首尾相生之义也，《既济》、《未济》不在互卦之内，故以义附于此，自阴阳相遇之后，如《渐》之得礼，如《颐》之养正，则为《既济》而定矣。如《归妹》之越礼失正，则为《未济》而穷矣，故必决阴邪以伸阳道，然后“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既济》、《未济》统六十四卦之义，故《杂卦》以是终篇，与《序卦》同。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周易折中 (下册)

作者= (清) 李光地撰

页数=1687

\$\$号=80403628

出版日期=2002年09月第1版

前言

目录

御纂周易折中卷首

纲领一

纲领二

纲领三

义例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一

周易上经

乾

坤

屯

蒙

需

讼

师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三

谦

豫

随

蛊

临

观

噬嗑

贲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四

剥

复

无妄

大畜

颐

大过

坎

离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五

周易下经

咸

恒

遁

大壮

晋

明夷

家人

睽

蹇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六

解

损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七

井

革

鼎

震

艮

渐

归妹

丰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八

旅

巽

兑

涣

节

中孚

小过

既济

未济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九彖上传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彖下传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一象上传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二象下传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三系辞上传（上）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四系辞上传（下）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五系辞下传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六文言传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七说卦传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八序卦传

杂卦传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九

启蒙上

本图书第一

原卦画第二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十

启蒙下

明蓍策第三

考变占第四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十一

《启蒙》附论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十二 《序卦》、《杂卦》明义
附录：王太岳等校勘记